
武俠世界
第37年
14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山寨奇緣錄」。朱五是趕豬郎，老六是乞丐，二人棲身破廟裏，日子倒也過得悠然自得。某日，來了一羣黑衣人，一掌打死了朱五藉以生存的大肥豬，並要他倆去見宮爺與文爺……究竟這兩個落魄潦倒的窮措大與他們有何過節？爲何二人竟淪落如斯地步？欲知蘊藏的秘密，請閱本故事。

* * *

今期新刊溫瑞安先生撰著的「黑火」續集「金血」，捧場的讀友，若您想知道黑火故事的發展如何，千祈莫錯過六人幫故事之二，請繼續欣賞。

讀友喜歡的中篇故事「寒夜屠龍」，本期續刊完，熱愛霍去病先生作品的讀友，請欣賞精采的故事大結局。

本期選刊麥菁先生所著的短篇「排雲島風雲」，石人先生著的「鐵頭功鬥蛤蟆功」，奇人奇事，故事新鮮刺激，莫失諸交臂。

* * *

下期將刊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十三太保」，請拭目以待。

* * *

84.7.7.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51.00
	一年港幣	$1,10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19.00
	一年港幣	$1,23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3.00
	一年港幣	$1,425.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14期
（總號187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奇情武俠故事／南　宮　宇・文
可　　飛・圖

山寨奇緣錄





患難兄弟　齊投鏢局

幾個小孩子本來是在這間大祠堂前的空地追追逐逐的，但一聽到有其他小孩子叫道：「來了，來了！」他們便立刻湧到前面。

前面是這個寶華鄉的唯一大路。

有另一班小孩子又嚷道：「來了，來了！」

甚麼大人物來了？使這班小孩子既興奮又熱鬧，看來好像在為他們心目中的大英雄開路似的。

孩童的後面，傳來「乙乙」的幾聲。

來的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豬！

這隻大肥豬，身長足有四尺，兩隻大耳一搖一擺，間中發出「乙乙」的叫聲，似乎非常受孩童的歡迎。

這肥豬有時想開小差，不過，後面有一個趕豬郎，一見牠走的路綫有點偏差，便拿起小竹，在牠背上輕輕的打了幾下，這肥豬便走回應走的路上。

那趕豬郎只是四十來歲，但形容憔悴，衣衫破爛，不過，孩童對他却極為尊敬。

無論是認識這趕豬郎的，或者不認識的，都會叫他一聲「五叔」。

他對這個稱呼也極為滿意。

「五叔！」

「五叔！」

他所經的地方，人人都這樣向他招呼。

這趕豬郎本身姓朱，單名一個五字，普通人都叫他趕豬郎，也有人直呼其名為朱五，但孩子總是叫他五叔。

朱五對孩子極好，但千萬別作弄他的肥豬，他常常對孩子道：「這是我的生財工具。」

「甚麼叫生財工具？」有個孩子問。

「用來賺錢的！」

「豬怎樣賺錢？」

「賣給人家劏？」

「不，這隻豬我永遠不會劏，一定要養到牠百年歸老，你看牠是否一身福相？」

「你又不賣，如何賺錢？」有孩子仍然追問。

「你想知道嗎？」

孩子們都點了點頭。

「那你們跟着來！」

鄉村地方，孩子沒有甚麼消閒玩意，因此都好奇地跟着他。因此，「趕豬郎」朱五所經過的地方，跟着他與肥豬的孩子們，總是越來越多。

其中一些是好奇。

而相熟的孩子，却有另一個目的。

朱五一直把肥豬趕到一個農家，後面的孩子是鬧哄哄的。朱五轉身道：「你們快安靜下來！」

那些相熟的孩童，非常聽話的便靜了下來。

而其他人見靜下來，他們也自己掩着嘴巴靜了下來。

「你們等一下，很快便出來了！」

朱五把肥豬趕入了這農家的豬欄之內，大約過了一炷香的時刻，他又把肥豬趕了出來。

那肥豬仍然是蹣跚地走着，而朱五手中却多了一些錢，並不是很多錢。

朱五對孩童道：「賺到錢了！」

孩子們都歡叫起來。

有些好奇的孩子道：「為甚麼趕趕這肥豬入內，又再把牠趕出來，這便賺到錢？」

朱五並沒有回答他。

這個好奇的孩子再問身邊的孩子，道：「你知道這豬是怎樣賺錢嗎？」

那孩子也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朱五道：「好了，我們去買糖果！」

孩子們聽了，都拍手叫好。

原來這些孩子，除了好奇之外，最大目的還是要吃朱五給他們買的糖果。

那個聽到有糖果吃的孩子也不再追問肥豬怎樣賺錢，而是簇擁着朱五，離開了農家。

朱五每次趕豬出來，都有這個習性，賺了錢之後，總會買一些糖果分給小孩子吃。

小孩子有糖吃，當然高興，更加喜歡「五叔」。其實，朱五並不是單以糖果贏得孩童的喜歡，他雖然衣衫襤褸，但為人慈祥親切，也是博得孩子歡心的另一原因。

朱五在市集買了糖果，分派給所有孩子，孩子們高高興興接過，一同與他趕豬回家。

朱五自己也買了一些餸菜。

「好了，你們的娘親都等着你們回家吃飯啦！」

孩子們向朱五道別，一哄而散。

朱五仍然趕着他的寶貝肥豬，回到他的家去，他住的當然不是甚麼大屋，而是一間早已沒有香火的小破廟。

廟中早已連菩薩的神位也沒有了。

一邊半露天的是肥豬所住的，另一邊總算有些遮蔽的地方，便是朱五所住的。

朱五並不是單獨一個人居住。

當他一回來，便已嗅到屋中傳來陣陣香氣。

「六弟，又弄了些甚麼好味道回來？」

沒有人回答他。

他走入屋中，只見當中一個泥爐，上面擱着一個大砵子，傳出香氣的，正是這個熱騰騰的砵子。

朱五又再猛力地吸了一下，道：「好香！」

這時，一個鶉衣百結，蓬頭垢面的人從後面出來，並且道：「這當然香，你猜我今天早上乞到一些甚麼肉？」

「豬肉？牛肉？」

「那會有那麼香。」

「羊肉……兔肉？」

「不，是狗肉！有道是：狗肉滾兩滾，神仙企不穩！我害怕這裏的土地公公也忍不住要出來與我們爭吃呢！」

兩人都笑了起來。

朱五道：「狗肉好味，我這些唐萵菜配合你的狗肉，正是牡丹綠葉，相得益彰！」

這個蓬頭垢面的人，正是老六，這並不是一個簡稱，而是眞正的名字，他姓老，名六，他爲人放蕩不羈，不拘小節，自與朱五到寶華鄉之後，靠做乞兒來渡日。

不過，老六的求乞方法，與別不同。

人們去乞，只得殘羹冷飯，但老六去乞，却是美食，有時是生的，有時却已是熟的。

老六有甚麼特殊本領，連做乞兒也優勝過別人？

原來老六未做乞兒之前，是個食家，非常懂得吃，而且還懂得烹調，他可以把最簡單的食物，變成天下最美味的食物，更可以把天下本已是非常美味的食物，變成難得一嘗的美味。

他這本領早已聞名這個小地方。

每早，他在街市附近坐一會，便有人來請教他如何弄一道美味菜式，老六只要看一眼那些東西，便可以滔滔不絕的教他如何烹製，當然，他有一個條件。

這條件便是要給他一些材料，讓他自己回來炮製，有些美味食物，要經過一連串工夫才可以製成的話，那麼，他便要求那詢問的人，烹製好之後，分他一杯羹。

這地方很多富戶人家的廚師，也不嫌他這個蓬頭垢面的人，因爲他實在是有眞材實料，可以使腐朽化神奇。

老六接口道：「你看，還有甚麼？」

朱五看見他手上拿着一個小酒埕，道：「原來你去買酒！」

「有餚怎可無酒？五哥，咱們今天好好飲一杯！」

朱五道：「好極！」

於是，老六去預備碗筷，朱五去把唐萵菜洗淨了，放入砵子之內，一時之間，香氣四溢。

兩人用碗喝酒，顯得份外豪氣。

他們你一碗，我一碗，然後是大塊肉的吃，半晌兩人已是酒酣耳熱。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豬叫的聲音。

這聲音把半醉的朱五也弄得清醒起來，因爲那隻豬是他的生財工具，是他的衣食父母，因此，他常常都提高了警覺，甚至此時半醉，也提高了警覺。

「外面有人來？」朱五問。

老六道：「這個時候，會有甚麼人來？可能是那豬太悶了，不要理牠，我們好好再嚐一碗！」

朱五道：「不，我要出去看看！」

「好啦，好啦，你去看看你寶貝，回來之後，我們再喝！」

朱五站了起來，他覺得有些暈眩，想不到果眞喝多了。不過，他猛地吸了一口氣，仍然走向豬欄。

他還沒有走到豬欄之時，又傳來一陣殺豬似的叫聲，朱五知道事情並不簡單。

他一個箭步，竄了出外。

那簡陋的豬欄內，躺着他那寶貝。

朱五上前，叫道：「豬公！豬公！」

那豬公與朱五平日極有默契，只要朱五一叫牠，牠便會昂首叫着回應。

可是，這時牠仍躺在豬欄之內，並沒有反應。

忽然，朱五看見那個豬欄下的一條小溝渠內，正淌出了一些血。

血水緩緩流出。

朱五撲上前去，叫道：「豬公！豬公！」

只見那豬公躺在地上，豬鼻以及身體其他部份正流出鮮血，朱五用手摸摸牠的身體，仍然溫暖，不過，却已全無氣息。

立時，朱五整個人也清醒過來。

他知道，可以用一掌擊斃這隻足有五百斤重的大肥豬並不是一件易事！同時，他感到異常的憤怒，因爲這是他唯一的生財工具，衣食父母。

他大聲叫道：「既有膽殺我豬公，爲何又要鬼鬼祟祟的躲藏？」

忽然，豬欄的旁邊出現了一個人，這人身材肥胖，足以與豬欄內的肥豬媲美！

「你爲何殺我豬公？」

那人道：「朱爺！」

朱五怒道：「甚麼朱爺？」

那肥胖男人道：「朱爺，你何必再過這種生活？」

朱五並不理會他說甚麼，只道：「你殺了我的豬公，快賠給我！」

「你要賠多少也可以。」

朱五道：「我要你賠回這隻豬公給我！」

「可以，你跟我回去。」

朱五怒極，想撲過去。

那胖男人一揚手，後面出現了十多個人，他們一色勁裝打扮。

但朱五並沒有理會，仍然衝向那胖男人。

後面那些人已分別竄上，立時，朱五手中多了一條趕豬用的趕豬鞭，他舞動着那豬鞭，一時之間，無人可以近到朱五的身邊。

那肥胖男人道：「留活口！」

他自己却退在一旁觀戰。

這時的朱五，不再是趕豬郎的模樣，只見他一臉英氣，揮動着豬鞭，面對着這十個大漢，全無懼色。

朱五叫道：「你們仍要爲虎作倀，那恕不得我！」

這警告的話，十個大漢並沒有理會。

朱五一抖豬鞭，突然以「狂風掃落葉」的手法，一條豬鞭化作了無數豬鞭，在十個大漢之間抽鞭拍架。

四個大漢同時中鞭，倒在地上。

那些人實在想不到，一個趕豬郎竟有這樣的武功，其餘六個大漢見同伴受傷倒地，心中有些怯意。

那肥胖的人叫道：「上，活口留不了，斬了他的首級下來！」

六個大漢又再上。

他們手中都有非常鋒利的刀子，他們的武功，在江湖上也算出色，但遇到這個趕豬郎，却是手忙腳亂。

朱五知道，再傷這六個大漢，亦無濟於事，最重要的還是殺這肥豬玀般的胖子！

他決定殺這肥豬玀爲豬公報仇。

他又再舞動豬鞭，一連使出七招，每一招分別的招呼在六個大漢的身上。

最後一招，他騰空而上，正撲向那胖子，這突如其來的騰空撲，使那胖子措手不及。

不過，他也機警，立時一退，雙掌遞出。

朱五感到一股巨大力量，不過，他已撲下，再無轉圜餘地，然而，他的豬鞭比他快了一步，這招「抽鞭斷水」，在這胖子左臉耳邊掠過！

登時，胖子像殺豬般號叫，一邊耳朵應聲跌在地上！

朱五硬接這雙掌，胸口之間也頓時感到一陣翳悶，不過，他落地穩身之後，猛地吸了一口氣，血脈翻騰的感覺才好些。

那胖子按着斷耳處，回身便走。

朱五叫道：「那裏走？」

他把豬鞭向着胖子的後心擲去，軟軟的竹鞭子，立時變了一支像用精鋼打成的箭，直插胖子背部。

胖子立時倒了下來。

朱五走上前去，拔了豬鞭出來，回頭對那些受了傷的漢子叫道：「還不走？」

這時，他才聽到屋內傳出吆喝之聲。

朱五立時入內，叫道：「六弟！」

只見這陋室之內，小紅爐仍然十分火旺，砵子上的狗肉仍然發出香氣，可能是砵內汁液漸乾，發出了「吱吱」的聲音。

老六仍然坐在小紅爐的前面，意態從容。

不過，圍着老六的却有十個大漢，十個大漢外面，又有一個男子。

看來這男子是首領，不過，他並不是一個肥豬玀，却是一個瘦得像竹竿的漢子。

「上！」那瘦子喝道。

可是，那十個大漢當中，有五個已是呆若木鷄，其餘五個，生龍活虎，却不敢多動。

朱五道：「六弟，你沒有甚麼吧？」

老六道：「你看我有甚麼？還不是好端端的在吃這狗肉！」

在這個時候，他居然挾了一塊狗肉放入口中，然後又再喝了一口酒！

那瘦漢子見朱五進來，知道外面的同伴，多半是已失手。此時，他不想再拖下去，突然一個竄身，來到老六的身旁。

這一竄非常快，幾乎連朱五也走漏了眼。

不過，老六却比他更快。

當那瘦漢子仍未穩身於地，他已出手。

他的武器便是那雙筷子。

只見他雙手一伸，那雙筷子已插在那人的肩膊鎖骨之上，那人只哼了一聲，整個人已呆在那裏，動也不動。

老六坐回他小紅爐前的矮櫈上，自言自語地道：「幸好還有一雙！」

他拿起了另一雙筷子，繼續吃他的美味的食物。

朱五看着他這情形，知他無恙，但仍然問他道：「六弟，沒有甚麼事吧！」

老六道：「當然沒有，你呢？」

朱五道：「總算托賴！」

「既然無恙，快來繼續我們的美酒佳餚！」他一邊說一邊挾了一

塊香肉入口。

老六道：「你認爲這些人……」

「打發他們走。」他回首對那雙肩插了筷子的漢子道：「你回去告訴他們，我們早已決意不理他們的事，不要再來騷擾我們，否則……」

朱五對那漢子道：「你聽到了沒有？」

那人點了頭，臉露痛苦之色。

朱五續道：「告訴他們，咱朱五老六，只想過平靜生活，咱們不想富有！」

那人頻頻點頭。

老六道：「五哥，不必與他們多說，他們回去，自然有話說！」

「我不想再受他們騷擾！」

老六用筷子示意那漢子走近，道：「來，你來。」那人滿臉倉皇之色走近。

老六道：「你聽到我五哥所說的嗎？」

那人又點了點頭。

「你會告訴他們？」

那人又再點頭。

「好極，那你快快在我跟前消失！」

那漢子却是遲疑不走。

老六吃了一塊肉，喝了一口酒，那人仍然站在旁邊，似沒有離開的意思。

「怎麼？」朱五問道。

那漢子道：「宮爺與文爺要在下……」

老六聽了，忽然大怒道：「不要再在我跟前提起兩位大爺的名字！」

那人嚇了一跳，本來有話說，也縮回肚內，只期期艾艾的道：「我……」

「我甚麼？」老六又喝了一聲。

那人被這一喝，有心膽俱裂的感覺，道：「老爺，我雙肩上插着……」

老六聽了，却也笑了起來，道：「你居然叫我老爺，你又不是我的兒子，也不是我的媳婦！」

「老爺，請高抬貴手，饒我一命！」

老六看着那人，道：「這是你應得的報應，我老爺子坐在這裏享受，你却來……」

那漢子滿臉痛苦道：「我也只是受人錢財，替人擋災，請老爺……」

朱五道：「六弟，放他一馬！」

老六望了那漢子一眼，道：「幸好五哥爲你講情！」他頓了一頓，似有所等待。

可是，那漢子却沒有甚麼反應。

老六又大聲道：「還不謝過五哥？」

那漢子道：「謝謝朱爺！」

朱五想說話，但老六早已接口道：「你居然叫他的豬，而不叫他？」

漢子惶恐道：「朱爺！」

「你還叫！」老六手上的另一雙筷子又出，那人退了兩步，只見他雙手僵着，沒有抵擋的能力。

朱五道：「六弟，不要再玩他了！」

老六道：「好，看在五哥份上，你還不再謝謝這位五哥？」

那漢子道：「謝謝五哥！」

老六又大叫道：「五哥是你叫的麼？」

「不，不是！」他一時之間，實在不知道怎樣稱呼這位大爺才好，叫朱爺，他誤爲「豬爺」；叫五哥，却又被他認爲不恭敬，自己雙肩又被他筷子插着，沒有他的解救，就算是離開也有大麻煩。

爲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腦筋拚命轉，道：「多謝朱五爺爺！」

老六聽了，笑道：「這才像個樣子！」

那漢子舒了一口氣，道：「老爺，請！」

「應該叫老六爺爺！」

那人立即道：「老六爺爺！」

老六這樣才滿意，突然出手，雙手拍那漢子肩膊，那雙插在他肩上的筷子自動的飛了出來。

那漢子倉皇地與其他人趕緊離去。

老六嘆了口氣，猛地喝了一口酒。

朱五道：「六弟，我知你滿腹牢騷，何必發洩在這個漢子身上？」

老六道：「那麼你叫我發洩在甚麼人身上？」

朱五無言，這實在是實情。

老六道：「已經這麼一段日子了，他們仍不放過我們，實在沒有道理！」

「我也想不到，他們仍然那麼冥頑不靈，你叫我們……我們該如何？」

「以我的性格，我們應該另找一個地方棲身，以免他們不斷的來糾纏。」

朱五道：「能避得了嗎？」

「走着瞧吧！」

「因爲他們最近出來，又再做了一樁買賣，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去山寨，豈不是讓宮三與文四以爲我們二人願意與他們合作，同流合污嗎？」

老六嘆道：「就算你剛才那樣回答，宮三與文四一樣不會放過我們。」

朱五點點頭道：「是的。」

老六道：「既然如此，我們何不爽爽快快去找他們，痛痛快快

殺一場？」

「仍然不是適當的時候！」

朱五嘆了一口氣。

老六也嘆了一口氣，道：「我眞有點奇怪，爲甚麼我們的性格這麼不同，却可以聚在一起！」

朱五笑道：「也許前世你欠了我，或者是我欠了你，今生作償還。」

老六道：「我們欠了他們才是。」

兩人互望一眼，點頭稱是。

* * *

朱五與老六，究竟是欠了誰人？欠的是甚麼？

那應該是二十年前的事。

朱五與老六，自小便是一對好朋友，他們出身貧窮，無父無母終日在市井之中鬼混，找尋生存之道。

要生存並不是難事，但要好好的生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市井之內，根本上是個鬥獸場，爲了生存，他們天天鬥。

有時爲了一些食物，與其他市井之徒作鬥；有時更爲了一些瑣碎金錢或事，也要作一番生死鬥。

爲了好好保存自己的生命，他們從小訓練，練得手脚靈活，出手有力。

朱五與老六都是聰明人，他們知道，單靠蠻力，可逞一時之强，却永遠不會使人心服。

那時，他們所住的小市鎮，是個商旅必經之地，因此引來很多賣藝之人。

那些賣藝之人，除了懂得耍一些吸引人看的雜技之外，還會懂一些刀劍拳脚的功夫。

朱五與老六這兩個小孩子，往往站在那些賣藝者攤檔之前，用心看他們所耍的武藝。

當他們一看之後，兩人便走到附近一間破土地廟前，互相切磋引證一下，這樣你一拳我一脚，居然讓他們學會了一點打架的竅門。懂得虛招引人注意，讓人們疏於防範之際，一個重拳使出時，一擊便打中敵人的要害。

對於普通市井之徒來說，這無疑是覺得他們有些本領，其實那只是一些三脚貓也不如的所謂武藝。

一日，朱五與老六兩人，又在賣藝攤檔前看。

這攤檔的賣藝人，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這人來自北方，操一口北腔口音，沒有幾個人聽得懂，因此圍觀的人並不多，但朱五却非常注意這人。

因爲這中年漢子，無論是耍拳耍棍，都是虎虎生威，這種功力，並不是做作出來的，而是他眞的有實力。

朱五心想：「這人有眞武功，有機會拜他爲師也不錯！」於是他一直看着他表演。

那中年漢子也異常賣力，他知道自己說的話並沒有多少人懂，因此，他說話不多，只是拚命耍出他的拳脚本領，在朱五看來，倒是十分精彩。

不過，看的人也越來越少，因爲單是武功表演，很多婦孺不喜歡看，當那中年漢子示意人們給錢時，那些人却一哄而散。

只留下朱五一人。

這時，朱五才發覺，連他的好朋友老六也不見了，本來他是與朱五一起在這兒看這中年漢子的表演。

那中年漢子見只有一個十五六歲小孩仍在看他，非常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却沒有把那個銅鑼拿到朱五跟前，因爲他知道，從這個孩子打扮看來，也比自己好不了多少，渴望他給錢，倒不如及早去找個另一個地方擺檔。

不過，世事往往是出乎意料之外。

朱五居然拿了一個銅錢上前，放在那個銅鑼上。

那中年漢子說了幾句話。

朱五無法聽得懂他在說甚麼，只茫然的望着他，中年漢子連忙拱拱手多謝作揖。

這次，朱五倒是明白，因爲這手勢明顯是謝謝他的銅錢，朱五也連忙拱拱手。

那中年漢子又說了幾句話，朱五依然不懂，隨即，那中年漢子耍了兩下拳脚。

朱五立即竪起了大拇指，中年漢子笑笑，並且搖了搖頭，好像在說自己武藝並不到家。

這一老一少，居然在互相不懂對方的語言之下，可以用手勢交談。

朱五知道這是個機會，叫中年漢子教他武功。

那中年漢子見這孩子生得一副好心腸，也就教了他一套「北腿功」，那只是皮毛的功夫，並沒有多大用處，不過，對這個不懂武功的孩子來說，學了這套腿功姿式之後，看來是武功高强了很多。

朱五一直學到日落黃昏，無奈那中年漢子要趕往別處，也離別了朱五。

朱五雖然與這漢子相處了半天，但感覺上這人便是他的師傅，臨別之時，問道：「師傅，你高姓大名？」

這一句話，這漢子居然懂得，便說了他的名字。不過，朱五却一個字也聽不懂，連他姓甚麼也不曉得。

那中年漢子見他不明白，又拿了一張紙出來，上面寫有幾個字，

可是朱五識得的字不多，只認得其中一個北字，也可能是姓，其他的因筆劃太多，他實在不懂。

那漢子匆匆而去。

朱五心中十分興奮，他最想立即找到老六，告訴他學了這套腿功。

可是，整個市集，那時已大多收了檔，却不見老六的影子，於是，他只好回到他們簡陋的居所！

所謂居所，其實是個廢置了的豬欄，兩人在豬欄之內，各佔一個剛可容身躺下的位置。

老六仍然沒有回到這個居所。

朱五心裏覺得奇怪，老六一向與他共同進退，很少這樣單獨離開，而且離開之前，不發一言。

於是，朱五再出市集，找遍了老六可能會去的地方，却仍不見他踪影。

這時，他感到有些肚餓，摸摸口袋，還有幾個銅錢，便往一間酒樓的後門，買了一砵雜肉。

所謂「雜肉」，其實是酒樓食客吃剩下的，廚房內的人收集起來，再煮好了賣給那些市井之徒，這些「雜肉」十分好味道，問題是是否清潔。不過，朱五老六向來都是隨遇而安的人，早已習慣，並不理會是否清潔，只要能塡飽肚子，那還計較甚麼？

他又買了幾個饅頭，一些肉汁，若用饅頭沾肉汁，未吃已流口水。他又回到他們居處，希望老六早已歸來。

剛來到居處，老六奔了出來。

朱五道：「你去了那裏，我找你幾遍也不見人！」

老六道：「不要吵！」

「爲甚麼？」

「因爲我帶了一個和尚回來。」

「和尚？甚麼和尚？」

「一個看來快要死的和尚。」

「那你還帶他回來？」

「人命關天，我總不能像其他人一樣，看到別人奄奄一息也不理會！」

朱五向來知道，老六是得好心腸的人。

老六拉了朱五，進了那個廢置的豬欄之內，那和尚雙目緊閉，臉容灰暗，不過，他並沒有躺下，仍然打坐。

「他怎麼了？」朱五問。

老六道：「你看看他，是不是死了？」

「我看過會打坐的人不會死了的！」他上前，摸摸和尚的額頭，十分冰冷。不過，他的鼻端仍有氣息，而且心口起伏。

朱五道：「看來還沒有死！」

和尚突然發出了一些喉間的聲音，十分刺耳。

朱五道：「快灌他喝口水！」

老六立刻找了碗水，灌進那和尚口裏。這一口水居然有效，那和尚發出了一些聲音，好像在說甚麼。

老六道：「你說甚麼？」

那和尚又是嘴唇微動，喉間發出一些聲音，不過，仍然不知他說甚麼。

朱五道：「你把耳朵靠近他嘴唇聽聽。」

老六依言，湊近一聽，點頭道：「他好像說好餓好餓！」

朱五道：「看來他是餓壞了！」

「有沒有甚麼東西吃？」

朱五道：「我買了一盤雜肉，還有饅頭！」

「和尚是吃素的，可以吃饅頭。」

朱五立即拿了饅頭出來，老六把饅頭放進和尚口中，那和尚咬了兩口，似不能吞下。

朱五灌他一口水，但饅頭似乎太硬，一時之間，和尚不能下咽。

老六非常心急。

朱五道：「倒不如用饅頭蘸些肉汁，既可以使饅頭變軟，又有些味道，自然更易下咽！」

老六道：「這也是個好方法！」不過，頓了一頓，他又道：「不能，不能，罪過！罪過！」

「甚麼？」

「他是個和尚，焉能吃肉！」

朱五也覺得是。

老六道：「如果不讓他吃，他可能隨時會死。」

朱五道：「你想和尚死，還是破戒？」

老六道：「當然不想他死。」

「那便用肉汁餵他！」

老六只好依言，饅頭蘸了肉汁，變得香軟，而且好味道，和尚居然大大的吃了兩口。

有東西到肚，和尚清醒了許多。

和尚道：「多謝兩位……兩位施主！」

老六道：「不用謝，你快快吃下去才說！」

那和尚又咬了一口，忽然，他發覺這饅頭有肉的味道，便一口吐了出來，叫道：「你害煞我了！」

「甚麼？」

「這饅頭有肉汁。」

朱五用手扯扯老六的衣衫，示意他不要說。

可是，老六却道：「是的，是有肉汁的。」

那和尚又吐了口中殘餘。

老六道：「你想死還是想破戒？」

那和尚不言，只閉目合十。

朱五道：「如果不吃，人也死了，還有甚麼戒可言？」

老六道：「對，如果死了，還有甚麼可說？」

朱五道：「我們這些全無道行的人，也懂得好死不如賴活！」

老六道：「我這樣辛苦抬他回來，他居然要守戒而死，那我眞的白費心機了！」

朱五道：「那只好讓他死！」

老六道：「他死後可上不得西天極樂世界！」

朱五奇怪道：「爲甚麼？」

「因爲西方極樂世界不會有餓鬼！」

「餓鬼只在十八層地獄之下，據說是甚麼阿鼻地獄！」

「不是這個原因！」

「那是甚麼？」

「佛祖也不想見一個和尚餓死！」

朱五忽然唸了一句話：「人生本是無一物！」這話其實是他在一次看大戲之時，學到的一句話，他對這話只是一知半解。

不知爲了甚麼，他居然在這個時刻說了出來。

和尚突然睜開了雙眼，道：「人生本來無一物，好！你拿那些東西來，我不想死！」

老六道：「我們沒有齋！只有肉，而且是肉的大雜會，有鷄、有鴨、有鵝、有豬，有牛，甚至有羊，也說不完，你要嗎？」

和尚道：「要！」

朱五與老六互望了一眼，把肉盤遞上。

和尚拿起饅頭，大力一蘸，並且用手拿起了一塊肉，大口大口的吃下。

看來這和尚眞的餓了一段時間，轉眼之間，一大盤雜肉，三個饅頭，已是一掃而光。

和尚吃飽了，連氣色也好得多了。

可憐的是，朱五與老六只剩下兩個硬饅頭，呷了幾口水便吞了下去。

老六道：「五哥，對不起，累你挨餓！」

朱五道：「沒關係！」

那和尚聽了兩人之言，突然站起來，竟要向這兩個少年下跪。

朱五與老六兩人立時阻止他，道：「師傅不必這樣對待我們兩個小子！」

「師傅！」和尚對朱五道。

「師傅！」他又轉向老六道。

兩人聽了，非常詫異，不知所措。

老六道：「師傅，你爲甚麼叫我們作師傅？」

「因爲你們的確是我的師傅！」

朱五道：「師傅爲何如此說？」

「因爲你點化了我！我向來執迷不悟，聽了你們的話，我才茅塞頓開。」

兩人實在不知點化了和尚甚麼。

和尚道：「其實我一直餓了多天，我不吃並不是因爲沒有東西吃，而是沒有齋！」

「你是出家人，不吃肉，要吃齋，非常正確！」

「不！」和尚道：「在平日，出家人當然要守齋戒，但在非常時期，我怎能拘泥於這一戒？一旦歸去，我怎能向佛祖交代？是你們好一句『好死不如賴活』，另一句『人生本是無一物』，這兩句話對我來說是當頭棒喝，點化我於執迷之中！」

兩人順口之言，竟被和尚認爲是大智大慧之言。

和尚又道：「我身負重任，如果死去，辜負了住持之托，也辜負了……」

老六道：「師傅，我看你還是要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我再去找些齋菜回來。」

和尚道：「兩位施主菩薩心腸，實在令貧僧感動！」

朱五道：「好好休息，明天再從長計議。」

那天晚上，寒風凜烈，但朱五與老六依然把豬欄中最好的位置讓予和尚，兩人互倚過了一夜。

翌日一早，和尚已醒來。

朱五與老六倆經一夜風寒，抖瑟不已。不過，兩人總算身體很好，到了天大亮便起來了，老六立時走出市集，希望可以找些齋菜回來。

但是，那日，他們三人，只是吃了一砵雜菜倸。

和尚因爲飢餓而瘦弱，而今有了食物，整個人顯得生龍活虎。

早上，朱五一早醒來，只覺筋骨有些酸軟，於是便在豬欄前面把那中年漢子所教的「北腿」耍了出來。

「好，好極了！」和尚邊從豬欄出來邊道。

朱五道：「我只是……」

「誰教你的？」

「我也不知道！」

「怎麼師傅的名字也不知？」

朱五把日前所遇之事，告訴了和尚。

和尚道：「以我所知，懂得這一套『北腿』的，只有『北腿華北』一人！」

「華北？對，師傅姓名中有一個『北』字，其他的我看不懂，華北，是個武功高强的人嗎？」朱五問。

「你可聽過『北腿南拳，文武雙全』？」

這時，老六也走過來，問道：「甚麼文武雙全？」

朱五把和尚所說的，轉述一

遍。

老六聽了，高興道：「五哥，想不到你遇到了異人，終於學到了上乘武功！」

和尚聽了，則笑了起來。

朱五問道：「師傅，你笑甚麼？」

和尚道：「我只是笑你學到的，的確是北腿。不過，只有皮相，而無實質！」

老六道：「甚麼皮相，甚麼實質？」

和尚道：「你看我打出這一拳……」和尚一揮衣袖，長拳搗出。

「好美妙！」朱五道。

「啊！原來師傅也是個武學大行家！」

和尚合什道：「善哉！善哉！和尚也只是略知一些三脚貓功夫。」他頓了一頓，又再打出一拳，道：「你看這拳如何？」

朱五道：「並不好看，但虎虎有生氣。」

老六道：「對，第二拳，雖不好看，但一定可以置敵於死地。」

和尚道：「正是，第一拳漂亮好看，只是皮相，第二拳既無花巧，也不講究姿勢，却有實質。」

兩人聽了，頓然明白。

朱五道：「怎樣才可把我所學的北腿皮相，變成有實質的北腿？」

和尚道：「來，你集中精神於右腿，然後，一脚踢出來。」

朱五依言。

這一脚倒是有些勁道。

和尚道：「你仍未完全集中精神。」

「你怎知道？」朱五問道。

「因你仍有懷疑，你懷疑我只是這樣指點你，究竟有多少實質效用。」

朱五不得不佩服這個和尚，有看透人家心事本領，於是，他眞的完全集中精神。

他整個人似乎只有右腿。

這一脚踢出，果然是力道非凡，非比尋常。

和尚讚道：「對，這才是眞正的勁道。」

朱五踢了這一脚之後，已領悟了練功之道，在乎集中，也領悟了使出功夫武藝的秘密竅門——集中精神，事半功倍。

朱五再把今天所學，集中了全副精神，使了一遍，這一次連老六也知道他所學不凡。

和尚一邊看，一邊指點他，使他出腿更爲準確有勁，當他使完後，和尚道：「只要你以後多用時間練習，他日你北腿的成就，可能不在那個華北之下。」

老六也爲朱五無端得這師父指點而覺慶幸。

朱五道：「六弟，你以後也要跟我一起練習。」

和尚道：「好，如果二人一起練習，說出心得，那麼一定進步神速，老六，你五哥可以教你腿功，而你也可以教他拳功。」

「拳功？我懂什麼拳功？」

「你而今不懂，我教你之後便懂。」

「你教我？你身體……」

「我身體本沒有什麼，只因太餓了，以前我執着，定要吃齋，沒有齋吃，寧願餓死，我這樣墨守成規，實在是頭腦迂腐，經你們救治，也點醒了我，因此，我教你一套『南拳』，以表謝意。」

老六道：「多謝師父！」

和尚道：「我不是你師父，只是還你我欠你之債。」

老六明白。

和尚又道：「朱五，你雖然也救過我，也點化我，但一切都是由老六開始，因此……」

朱五明白，立時離開了他們，過了一個時辰，他才回到他們之處。

只見老六已滿頭大汗，臉却露欣喜之色。

和尚道：「老六，你以後也可以把這套南拳傳授你五哥，他傳你北腿，你教他南拳，共同切磋，後日必有成就。」

老六道：「多謝指點！」

那一夜，朱五與老六睡得非常甜，翌日醒來，已是日上三竿。

朱五本想先出去找些食物回來，不過，他却發現不見了和尚踪跡。

他推醒了老六。

老六也四出找尋，也找不到和尚。

兩人只覺有點惘然不安。

朱五道：「他可能因重任在身不便躭擱走了。」

老六也同意道：「是的，這和尚可能是個異人，我們得遇，也算是機緣巧合。」

自此之後，兩人一同練腿練拳，武功日有進益，而他們也日漸長大，不再在市井中胡混。

* * *

爲了增廣見聞，也爲了更好的生活，他們離開那小縣城，向大城溫州而去。

溫州是個繁華之地，行旅客商，絡繹不絕。

城內有間大鏢局，名叫龍華鏢局，正在招募趟子手。所謂趟子手，其實是保鏢的雜工，不過，他們要求的雜工，却要略懂武功。

兩人見這鏢局所出工錢，也算優厚，於是兩人聯同應徵。鏢局主人便叫龍華，見二人拳脚功夫不錯，相貌又敦厚，於是便錄用了。

開始的三個月，朱五與老六什麼工作也要做，他們並無怨言，只是加倍努力，做完份內工作。

有空的時候，還幫忙鏢局中其他趟子手，因此，兩人在鏢局之內，上下和睦，生活倒也過得不錯。

這樣安定的生活，對兩個孤兒來說，實在已算是非常好，他們有工作，不用擔心下一餐如何籌措，已算是找到一頓安樂茶飯。

三個月之後，他們被派往保鏢。

當然，他們只是負責保着鏢銀的趟子手，第一趟走鏢，途中他們一切都感新鮮，平安到埗，使他們對這份工作更爲喜歡。

鏢局主人龍華，知道二人工作落力，不斷派他們出外，除了做趟子手的工作之外，還叫大鏢頭龍世昌指點他們，在半年之後，他們已不再是趟子手，而是保鏢隊伍之中的副鏢師。

兩人擢升非常快，主要原因是他們工作努力，盡忠職守，但他們拳脚功夫了得，也是一個重大原因。

出門保鏢，當然是會遇到麻煩之事。

鏢頭是見慣江湖的人物，可以用人情疏通之法，他們也盡量去疏通，但很多時候，遇到一些毛賊，他們也不得不用武。

朱五與老六，兩人齊練「南拳」、「北腿」，相輔相承，因此，他們的武功比一般鏢師更勝一籌，遇到了動刀動槍的場面，兩人表現更爲出色。

那日，他們出差之後，回到鏢局，暫時沒有被派工作，忽然，鏢局來了一個看似大商家模樣的人。這大商家還帶有兩個下人，看來是找鏢局保護他們的財物。

鏢局主人龍華親自接見，談了一會，那大商家帶着兩個人離去。

龍華親自叫了朱五與老六二人入內。

內室大廳，早已坐了龍世昌。

朱五與老六招呼龍世昌道：「龍鏢頭！」

龍華道：「世昌，你對二人說說。」

龍世昌道：「我們剛接到一宗大生意，是剛才那個大商家來接洽的。」

龍華道：「這眞是一宗大生意，龍鏢頭親自點了你們二人助他，作爲這趟鏢的副鏢師。」

二人聽了，喜出望外，同道：「多謝龍鏢頭提携。」

龍世昌道：「我叫你們二人協助，因爲知道你們二人武功不錯，爲人又負責，因此希望你們悉力以赴，保好這趟鏢，既幫助我，也助你們自己，更助我們龍華鏢局的聲名。」

龍華道：「對，如果我們能把這趟鏢好好護送，日後傳出江湖，咱們龍華鏢局聲名遠播，生意也不用愁。」

龍世昌道：「我們這次要四十個趟子手協助，你們二人各管二十個，我作統籌，你們認爲怎樣？」

兩人道：「自當盡力而爲。」

這趟鏢也實在是大陣仗，一共有十箱財物，由四十個趟子手護送，目的地是京城。

從溫州往京城，雖然大部份官道，但其中有幾段地方相當荒涼，而那個時候，北方有水災，因而使這些官道也出現治安不靖的情形。

商家找保鏢護財物，當然是明白自身帶財物有危險，才會找鏢局。

龍世昌已計劃週詳，並且吩咐了朱五與老六該在那些地方要特別提起精神。

龍世昌臨出發之前，對二人道：「這次我們出發，有兩個地方要特別注意，第一個地方，是離溫州八十里外一處叫松鳴的地方，那裏有一個大樹林，據說近日被一班盜賊佔了。」

朱五道：「可知道是什麼盜賊？」

「那只是烏合之衆。」

老六道：「相信不難對付。」

龍世昌點了點頭，道：「另外一處也是八十里。」

老六道：「是同一地點？」

「不是。」龍世昌笑道：「是離京城八十里處。」

朱五道：「這地方……」

「這地方叫風拗，是個非常大風的地方，據說這地方有兩個大賊佔着。」

「兩個大賊？」

「是的，據說已有很多平民百姓，甚至是江湖人物死在他們手裏。」

老六道：「這兩個大賊武功厲害？」

朱五道：「非常兇殘？」

龍世昌道：「據我接到最新消息，兩者都是。」

朱五與老六同道：「那便難於應付。」

龍世昌道：「你們不用心怯，這些可能是江湖上以訛傳訛的事，大大誇大了。」頓了一頓，他又道：「我們既然吃了這一口飯，便是刀山油鍋，也要去的。」

兩人同道：「當然。」

打點了十日之後，他們才出發。

路上總算平安，沒有什麼事發

生。

但快到達了那個叫松鳴的地方，果然遇到了一些毛賊騷擾，不過，有龍世昌、朱五、老六三人，加上趟子手，輕易地把這些烏合之衆，殺個片甲不留。

衆人過了這個關口，舒了一口氣。

再過十日，他們已到第二個關口——風拗。

那裏，他們在客店打尖，吃過晚飯，龍世昌召集了朱五、老六及各趟子手開會。

龍世昌道：「明天，我們便要經過風拗，也是我們這趟鏢一定要經過的地方，我已派了兩個人，前往察看形勢，不過，他們快馬去了十二個時辰，仍沒有回報。」

看來龍世昌有點擔心。

龍世昌續道：「如果他們今夜仍不回來，看來……」似乎不想說下去，不過，爲了激勵人心，他又道：「也許他們會在那邊等我們，不過，無論如何，明日經過風拗，一定有事發生。」

他吩咐了趟子手，各自護守財物的崗位。

龍世昌又對朱五道：「你作右先鋒，探清地形形勢，老六，你作左先鋒，也是先行部隊，探清楚一切，我們才上路，那應該較爲安全。」

二人領命。

龍世昌又再吩咐其他趟子手，一旦有任何事發生，如何退後，如何再作會合。

龍世昌的部署非常精密，並且鼓勵各趟子手，一時之間，上下一心。

翌日，他們一早起來，吃過早點便出發。

鏢隊浩浩蕩蕩，未到辰時，已接近風拗，他們依着計劃，朱五作右先鋒，老六作左先鋒先行進入風拗。

朱五策騎，只見附近官道荒涼，似日久失修，近山地的地段，更爲可怕，有很多地方早已塌下，看來近日來往的人並不多。

朱五到了此地，心裏早已作了準備，以爲總有一些小嘍囉之類來作騷擾，可是，他左左右右走了幾個圈子，並沒有發現甚麼，只覺勁風吹來，淒涼處處。

於是，他撥馬回程。

走到一半路，已見老六單騎而來。

朱五問道：「有甚麼發現？」

老六搖搖了頭，道：「沒有，附近一片平靜，似乎不是土匪打劫之處！」

「對，我也有同樣感覺。」

「難道我們所收到線眼所報的有所差錯？」

朱五道：「看來其中有重大差錯！」

老六道：「那麼我們立即趕回去！」

兩人策馬回到所在之地，未到之前，他們從遠處已發覺有些不對勁，他們龍華鏢局那支大鏢早已不見，再策近一些，只見鏢車散碎，趟子手有的躺在地上流血不已，更有些早已身首異處！

兩人驚極，但仍急趕前來，叫道：「總鏢頭！」

「龍世昌鏢頭！」

沒有人回應。

看來他們倆離開之後，匪徒就在這地方劫鏢。

朱五恨恨道：「怎麼我們離開後才下手，否則……」

老六道：「否則甚麼？看來劫鏢的人數衆多，而且下手狠辣，若我們在，與他們並沒有甚麼分別。」

老六並沒有誇張，龍總鏢頭既然也抵擋不了，多了他們兩個人在，也並不一定有能力把局面扭轉。

而今是鏢銀已被劫去。

忽然，朱五發現有一個趟子手還沒有完全死去，立刻找着他問，道：「究竟生了甚麼事！」

那趟子手滿臉鮮血，開口說話之時，還噴出了血，道：「咱們……咱們……他們……他們……」

朱五道：「快說，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老六道：「不要催他，讓他慢慢說！」

趟子手道：「他們有很多人……很多人……非常狠辣……不發一言，便出手……出手殺人……」

「龍鏢頭呢？」

「他……他滿身鮮血……好像被擄了！」

老六道：「擄往那裏去了？」

那趟子手再說不出話來，只見他指了那邊高聳的山，朱五老六互望了一眼。

就在這時，本是非常寂靜的郊野，突然響起了一片人聲馬聲。

兩人仰首一望，只見四方八面都有人馬湧到，人馬喊殺喧天。

兩人再無選擇，只有見人打人，見招拆招。

可是，無論他們如何勇猛也好，總敵不過這一大批的土匪，他們拼命殺敵，以至雙手完全無力。

朱五躺在馬背上，而老六早已半躺半掛的在馬鞍旁，有嘍囉上前，似乎要立時殺了他們。

兩人身上早已滿身傷痕，痛苦不堪，此時却不懼前來殺他們的人，反而希望他們及早下手，免卻

皮肉之苦。

可是，一把聲音把所有嘍囉壓住。

矇矓之中，只見一人騎着一匹黑馬，另一人却騎着一匹白馬，排衆而出。

衆嘍囉紛紛讓開。

那騎白馬的人道：「三哥，這兩人倒也硬朗！」

那騎黑馬的人道：「對，四弟，你向來敬重漢子，這兩人怎樣處理！」

三哥道：「既然他們再無反抗之力，而今我們又大獲全勝，抓多兩個俘虜也不是壞事。」

四弟道：「好極！快將這兩人抬上山去，其餘的人，先把這地方收拾，然後上山！」

衆嘍囉齊應，一時之間，山谷響應，氣勢非凡。

這時的朱五與老六，已是筋疲力盡，昏了過去，只得任人擺佈。

山寨奇遇　師徒重逢

朱五睜開雙眼，只見上面是純白的蚊帳，而身體也躺在非常舒適的軟褥之上。

不過，他感到一陣疼痛，因爲身上有很多地方，都被綳帶裏着。

他想起來，却是乏力。

朱五叫道：「有人嗎？」

「有！」

朱五聽到那似是老六的聲音，連忙問道：「是你嗎？六弟！」

「是，五哥，你在……你在那裏？」

其實他們所隔不遠，同在一間房間之內，只不過老六也是身纏綳帶，動彈不得。

朱五稍把頸項移動，看見老六與他一樣，躺在一張掛有白色蚊帳的床上。

朱五似自言自語道：「我們怎會在此？」

老六應道：「我也想知道。」

這時，有人推門而進，來的是兩個穿了黑衣的人，當他們走近，才發現是兩個女人。

其中一個道：「醒了，醒了！」

另一個道：「快告訴哥哥！」

那先前的一個，奔了出去。

留下的一個，上前對朱五道：「公子，你已睡了二十多個時辰……」

朱五道：「你們是誰？我們在甚麼地方？」

那女子道：「公子仍然有傷在身，何必這麼心急？」

老六也問道：「姑娘，這究竟是甚麼地方？」

女子道：「你也是同樣這麼心急！」

這時，外面傳來步履之聲，那女子帶了幾個人進來，其中兩個，有些面善，却不知在那地方見過。

「三哥，他們果然銅皮鐵骨，死不了。」

「四弟，我早已說過，他們是條漢子。大夫，你再小心看看二人！」

那大夫也是一身黑衣打扮，上前小心先爲朱五把脈，然後道：「再沒有甚麼了，只是血氣仍虛弱，多吃一些補品，很快可復原！」

大夫又再爲老六把脈，同樣道：「這漢子復原也不錯，吃些好東西，明天也許可以走動了！」

那個叫三哥的人道：「大夫，你不是說過，這二人流了這麼多血，不用醫治了？」

大夫臉有尷尬之色，道：「我也想不到這二人身壯如牛……其實，我早已把他們當作死馬……把死馬當作活馬來醫治的！」

那個叫四弟的人道：「居然把死馬也醫活了！」

兩人大笑起來。

其中一個女子道：「你們還是先出去，讓大夫寫下藥方，我們再爲他們弄些補品！」

三哥道：「阿燕，你倒懂得服侍男人。」

那個叫阿燕的，臉上似有紅暈，道：「甚麼服侍男人？我們見你們敬重這兩條漢子，也只是投你們所好而已！」

四弟道：「我看沒有這麼簡單，阿奇，你也看上……」

阿奇道：「哥哥，你怎麼這樣說人……」

一時之間，他們都笑了起來。

阿燕發嗔道：「既然你們不喜歡，我便叫人把他們兩人拋下懸崖……」

阿奇也道：「或者召兩個劊子手來，斬死他們，餵下面那些豺狼！」

三哥道：「不，不，我們只是笑說罷了！」

四弟也道：「我們只希望他倆日後又再是條硬梆梆的漢子，大夫，你再開藥方，兩位好妹妹，這裏一切由你們負責好了！」

說完兩人離開了房間。

朱五只覺唇乾口渴，喉間發出了一些聲音。

阿燕道：「這位公子……你想喝些水？」

朱五點點了頭。

阿燕道：「奇姐，我想那個也是一樣的了！」

兩人各自斟了一杯水，然後小心的用匙羹把水灌入他們嘴內。

口渴之時，一滴水有若甘露，他們兩人，喝了幾口，頓時覺得舒暢無比，連身上的痛楚也減了不少。

大夫開了藥方之後也離開了。

阿奇與阿燕二人，見他們沒事，也離開了房間，朱五和老六兩人談了幾句後，也覺疲倦，便昏然入睡。

當他們再醒的時候，是被一些非常誘人的食物香氣所弄醒的，一時之間，他們只覺腹內飢餓。

阿燕上前，輕聲道：「吃些粥，好嗎？」

朱五點點了頭。

阿燕小心把朱五扶了起來，但朱五全身仍是乏力，阿燕用枕頭把他扶了起來，挨在枕上。

立時，阿燕小心把非常鮮美的粥水，餵入他口內，朱五吃了幾口，似乎覺得體力有點恢復。

他望向另一邊，只見阿奇也同時正在餵着老六，而老六正吃得津津有味。

老六望了他一眼，沒有說話，不過，他的眼神充滿了疑惑，當然，朱五也是滿腹狐疑。

當他們都吃完了那碗鮮味的粥，兩位姑娘都異口同聲道：「好好休息一下。」

朱五與老六只能答以微笑。

當兩人離開後，朱五與老六互望了一會，沉默了一會，又同時開口道：「我們……」

兩人又都停了下來。

老六道：「五哥，你先說！」

朱五道：「還是你先說！」

老六道：「究竟我們在那裏？在天堂？在地獄？」

朱五道：「看來不應在地獄，地獄沒有這麼好招呼的呢！」

老六也笑了起，道：「既不是地獄，那一定是天堂了！」

「不，」朱五道：「依照我們的記憶，我們應該在山寨之內！」

「是的，我們被擄劫，被打得遍體鱗傷……」

「但他們爲甚麼又救了我們？」這實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朱五道：「你身體怎樣？」

「皮外傷而已，你呢？」

「也差不多，你記得那兩個人？」

「三哥與四弟？」

「是的，他們是三哥四弟，我們是五哥六弟，看來有些緣份！」

「但龍總鏢頭呢？」

「還有我們的兄弟？那些鏢銀呢？」

朱五想到那個可怕的場面，衆多兄弟身首異處，馬匹東歪西倒，血跡斑斑……

老六道：「那三哥四弟，便是這夥賊人的首領？是殺我們鏢頭、兄弟的人？」

朱五道：「也許是！」

「那麼我們還接受他們的恩惠？」他頓了一頓，越想越是氣憤，道：「我們躺在這裏，溫暖舒適，而他們却要在黃泉路上……」

老六是個性情中人，性子率直，想到這裏，覺得自己實在對不起陣亡的兄弟，立時拚命坐了起來，並且要下床去，但他根本上體力還沒有完全恢復，勉强一動，不單傷口痛楚，而且有點力不從心，「蓬」一聲，當然滾了下床。

朱五也勉强起來，道：「你怎麼啦？」

老六索性躺在地上，道：「我不能再接受這些仇人的恩惠！」

朱五道：「六弟，你何必這麼生氣？事情根本還沒有弄清楚，你亂猜無用，也無益處，況且，那兩個三哥四弟，就算是我們的敵人，那兩個阿奇、阿燕，應該不是吧！」

「她們可能是他們的妹子！」

「她們只是二人的妹子，服侍我們，她們又沒有劫過我們的鏢，也沒有殺過我們，那麼，她們不是敵人吧！」

「是敵人的妹妹，也是敵人！」

朱五道：「好了，好了，你認爲她們也是敵人，那麼你立刻離去！」

老六想爬起來，但手脚有綳帶，而且全身痛楚，一時之間，實在無法再爬上床去。

這時，外面又傳來人聲。

老六又再用力爬上去，但仍不成功。

原來前來的是阿燕與阿奇二人。

阿奇一進來，已見老六倒在地上，她立刻上前，叫道：「你怎會從床上跌下來？」她小心攙扶，看來不夠氣力，阿燕也立時上來，兩人一起合力。

開始時，老六仍然有些抗拒，但看看兩個姑娘，既不避嫌，也出盡了氣力，他實在也不好意思。

兩人終於把老六抬了上床。

阿奇道：「公子，你想要甚麼，或者做甚麼，你祇要大聲叫一下，便有人來幫忙！」

老六並不作聲。

阿奇又再小心爲老六檢視身上的綳帶，因爲剛才老六跌下去之時，撞到了一些地方，綳帶鬆散，又有些地方流出血來，阿奇不厭其煩，一一爲他包紮好。

朱五並沒有作聲，而阿燕亦站在朱五那邊，噓寒問暖，朱五本也不想與她多作閒談，但見她天眞純樸，全沒機心，也不忍心完全不答。

阿奇弄好了一切之後，對阿燕道：「我們還是多派幾個丫頭來這裏，萬一他們有甚麼需要，也立時有人可以幫忙！」

阿燕道：「這個主意不錯！」

老六却馬上開口，道：「兩位姑娘好意，在下實在不敢當……兩位對我們的大恩，眞不知何日才能報！」

阿奇與阿燕聽了，立時笑了起來。

朱五不明白地問道：「你們笑甚麼？」

阿燕道：「我們對你們有甚麼大恩？你們只是我們山下兩個受傷的過路人……我們祇是把你們救回來，我們負責爲你們療傷！」

老六趁這機會，問道：「你們兄長是誰？」

兩位姑娘聽了並不回答。

朱五道：「你們兄長並不是好人！」

阿燕與阿奇問道：「甚麼好人？壞人？」

阿燕又道：「你以爲我們兩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老六道：「對我們來說，你們救了我們，你們當然是好人！」

朱五道：「我祇是說你們兄長！」

阿奇道：「我們兄長？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

「爲甚麼？」

「因爲他們聚在此山頭，打劫一些經過下面的富商大官的財物……」

朱五道：「打劫殺人，當然不是好人！」

阿奇道：「你聽我說下去，他們打劫殺人，都是殺那些爲富不仁，剝削欺壓善良百姓的奸商，也殺那些爲官不正，搜刮民脂民膏的貪官汚吏，然後把那些得來的財帛，養了我們山上百多兄弟，這有甚麼不對？」

老六道：「你們兄長劫富濟貧？」

阿燕道：「對，他們是劫了你們的鏢，不過，他們並不是中飽私囊！」

「劫鏢總是不對！」

阿奇道：「爲甚麼不對？你可知道這趟鏢的主人是誰？」

「當然是我們龍華鏢局！」

阿奇道：「不，我的意思是指這些鏢銀的主人是誰？」

兩人並不知道。

阿燕道：「是江南大米商胡厚利！」

朱五也聽過這人的名字，這個大米商並不是個好人，却是家傳戶曉的。

阿燕道：「胡厚利囤積糧食，到大饑荒之時，才以高價出賣米糧，自然是賺得盤滿砵滿，你們兩位大爺認爲，劫這種人的金銀財物，會不合理？」

一時之間，兩人實在無言以對。

「你們怎麼知道這些財物是胡厚利的？」

阿燕道：「我的哥哥早已收到消息，一個月前已作了部署，接收這批鏢銀！」

老六道：「好了，好了，我當你們的話是眞的，而今鏢銀劫了，你們兄長也家肥屋潤啦！」

阿奇道：「並不！」

「爲甚麼不？」

「因爲他們已把鏢銀運往北方！」

「運去作甚麼？」

「賑濟最近遭水災的黃河一帶災民！」

阿燕道：「以囤積居奇賺來的錢，歸還受災的災民，那是天公地道的事！」

兩人聽了，心中雖是狐疑，但如果這是事實，那麼劫鏢也不是壞人。

阿奇見他們沒有作聲，便問道：「好了，你快快解答我們剛才的問題。」

「甚麼？」

「我們兩位兄長，是不是壞人？」

朱五與老六你眼望我眼，不知如何作答。

朱五道：「這些話，祇是你們兄長一面之詞，不知他們是否眞的劫富濟貧！」

阿燕道：「等你們傷好了之後，我們兩位兄長也大概已回來，你們可以親自問他們！」

老六道：「假如他們眞是你們口中的劫富濟貧，我們不單不認爲他們是壞人，反而會敬重他們！」

阿燕道：「既是如此，你們先在這好好地方休息吧！」

兩人又再謝了兩位姑娘。

過了兩天，他們身體已漸康復，可以下床走走。

兩位姑娘每日都前來送飯送藥，並且對他們噓寒問暖，服侍週到。

朱五、老六向來是無家可歸的天涯浪子，那曾試過有如此溫馨安定的生活？自然一切感到心滿意足。

朱五覺得自己已恢復了氣力，便問道：「我們可以出去走走嗎？」

阿燕道：「可以，不過，祇能在附近！」

老六道：「走遠一些也不可以？」

阿奇道：「不是不可以，你們根本也不能走遠！」

「有很多守衛？」

兩人都沒有回答，祇是微笑。

當兩位姑娘離開，朱五便道：「我們立刻往外面走走，看看爲甚麼我們不能走遠！」

老六道：「好的，如果可以

走，我們走不走？」

朱五沒有回答，老六也明白，被人俘擄了，有機會逃走，那有不走之理，不過，面對這兩位姑娘，而且還要找出她們兩位大哥的眞相，却又有些捨不得。

兩人出門，看見附近並無守衛。

這時已是初春，山上植物到處都在發芽開花，青葱一片，使人覺得十分舒服。

他們所住的屋子，原來祇是用一些粗木磚瓦造建，外面看來，全不起眼，但裏面却修飾得不錯。

走了一圈，他們才發現有一道小橋，這小橋似是通往另一個山頭的。

兩人立時過橋。

橋的那邊，風景更佳，前面是一大片桃林，桃花已凋謝，桃子處處，微風吹來，桃香撲鼻。

朱五與老六兩人沿着小徑，進了桃林，心想這裏大約有路可以下山。

不過，走了半天，他們却又回到了小橋。

朱五道：「這桃林是個迷宮！」

老六道：「怪不得兩位姑娘說過，就算讓我們走，沒有守衛，也逃不出去！」

「不，祇要懂些五行八卦道理，走出去並不難！」

「你懂嗎？」

朱五搖搖頭。

老六道：「那麼，我們怎樣走出去？」

朱五道：「我們也不必忙於一時，想走出這迷宮，我自有辦法！」

老六知道，朱五是個心思細密的人，他說有辦法，自然有辦法，所以也不追問。

他們回到小屋之內。

屋內已坐了兩人，桌上也擺滿了佳餚。

阿燕道：「走得可累了？」

老六道：「你知我們……」

阿奇道：「當然知道，你們遊遍桃花林，有沒有摘兩個桃子來吃？」

朱五道：「你們怎知道我們去過桃花林？」

阿燕道：「這裏祇有小橋一道，除了往桃花林，還有甚麼好去處？而且，你們也明白我們所說，就算沒有守衛，你們也走不出去的！」

朱五道：「是的，這地方好奇怪，走來走去，最終也會走到小橋這邊來！」

兩位姑娘沒有甚麼表示。

朱五想追問，但看她們表情，他知道這樣直接去問，也是多餘。

老六也機靈，道：「這麼多好吃的東西，我們還等甚麼！」

朱五也道：「費一番氣力，眞該好好吃一頓！」

老六道：「你們也一起吃吧！」

阿燕與阿奇也眞的歡歡喜喜地陪同兩人吃。

「你們要喝些酒嗎？」

老六道：「有酒當然更好！」

阿燕從懷中拿了一個小葫蘆出來，道：「這裏有些桃子酒，僅夠你們一人喝一小杯！」

他把小葫蘆內的酒斟了出來，兩人先用舌頭舐了一下，再用鼻子嗅嗅，那實在是誘人的桃花酒！

朱五道：「是桃花林內的桃子所釀？」

阿燕道：「正是，好味道嗎？」

「好極！」

二人一飲而盡。

這一頓飯，他們四人吃得極爲開心，大家的隔膜似乎也少了。

朱五道：「燕姑娘，我們還未請教你們姓名！」

阿燕道：「我姓宮，單名一個燕字，我的哥哥是宮三，是他帶你們上山的！」

阿奇道：「我姓文，也是單名一個奇字，我的哥哥是文四。」

朱五道：「我們的姓名，你們大概知道！」

宮燕搖頭道：「我們祇知你姓朱，他……」

老六道：「我？我叫老六。」

文奇道：「我們早知道，但老六祇是你們兄弟的稱呼，而眞姓名是甚麼？」

老六道：「那便是眞姓名！」

「甚麼？你姓老？」

老六笑道：「是的，我並不太老，但我的確是姓老！」二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宮燕道：「你們是拜把兄弟？」

「可以說是。」朱五望了老六一眼。

老六道：「我們沒有經過甚麼拜把儀式，不過，我們一早便是孤兒，二十多年來，互相照顧，其實比兄弟更好！」

朱五道：「你們兄長，也是拜把兄弟？」

「看來你們眞的有緣，你們的情形，與他們的情形也差不多！」

「他們至低限度，並不是孤兒，他們各有你們一人的妹妹！」

宮燕道：「我們也不是他們胞妹！」

朱五與老六都覺得奇怪。

文奇道：「我們兩人都是山下的棄嬰！」

「棄嬰？甚麼？」

宮燕道：「你們都知道，鄉下人並不喜歡女嬰，那些窮苦人家誕下了女嬰，如果家中人口早已太多，便會把女嬰棄掉，我是其中一

個，幾乎死了！」

文奇也道：「我是另外一個！」

兩人說起了身世，都似乎帶了沉重的傷感。

文奇道：「幸好我們天生福相，有兩個兄長救了我們，她被宮三救回來，便叫宮燕，我被文四救回來，便叫文奇！」

「原來你們四個也是孤兒。」

朱五道：「加上我們，便一共六個了。」

宮燕道：「提起兄長，看來在這幾日之內他們也該回來了。」

文奇道：「你們的名字，全用數字，身世又這麼相同，眞是有緣，大家能在一起，也是有意思的事。」

朱五與老六，文奇與宮燕四個年輕人，經過這番談話之後，已經熟絡好多，朱五和老六好希望早日見到她們口中的兄長，好解開心中對這兩個劫鏢的山大王之謎。

一連數天，仍然沒有她們兩位大哥到山中的消息。

每日清早，朱五與老六仍然步出屋外，走入桃花林中，他們雖然明知那是一個不可破的迷宮，但仍然有興趣去走一走。

走了幾天，他們似乎發現了一點線索。

桃花林內的桃花，全是高過人身，因此，人在林中，根本不能知道自己走了多少路，但如果可以居高臨下，看清楚那條路徑，那麼，走出這個桃花林，看來並不是一件大難事。

但要躍上去看，却並不容易，因爲這一帶都是桃花，桃花樹雖有骨幹，但在樹梢之處，却全是軟枝，不能支持一個人的重量。

朱五與老六都試過利用輕功，無奈找不到立足之處，因此無法居高臨下。

忽然，朱五靈機一觸，道：「老六，你吃虧點，好不好？」

老六道：「大家兄弟份上，有什麼吃虧可言。」

朱五道：「我站在你的肩膊上……」

老六道：「對，這是個居高臨下的好方法。」立時，他蹲了下來，讓朱五站在他的肩膊上，然後，他再站了起來，朱五已高出桃樹，可以看到附近迷宮大概。

於是，朱五在上面指點，老六依言而行。開始的時候，仍然有困難，但漸漸已有眉目。

朱五見老六負荷太重，有點辛苦，便下來休息，當氣力恢復後，二人又再試。

過了兩個時辰，他們已開始找到了出路，出路的地方，桃樹漸少，而荊棘雜草極多。

終於，他們看見了一個山崖，出崖上面，建了一排用樹幹造成的房屋。

附近也沒什麼守衛，兩人非常好奇，走近那排房屋一看。

起初，他們以爲這可能是用來儲糧或者儲物的房屋，但走近一看，却發現似有人跡。

朱五與老六躡足而走。

來到這排屋的第一間，入門處却見有鐵柵。

如果用來儲物，鐵柵是多餘之物，這地方會有什麼人來偷東西？就算是偷了東西，也無法運走。

忽然，一陣鐵鏈拖地的聲音傳來。

兩人嚇了一跳，伏在一旁，再仔細傾聽，這一聽更嚇了他們一跳，因爲鐵鏈拖地之聲外，還似有呻吟聲音，那聲音似是非常痛苦，也非常淒涼。

朱五道：「我們往裡邊看去。」

老六也同意，道：「小心！」

走到第一間，出乎意料之外，鐵柵竟然並沒有上鎖，一推即開。

裏面的佈置，顯然是一間囚室。

內裏還有鐵欄，欄內地下滿鋪了禾草稈，可是，並沒有人，只傳來一陣令人欲嘔的氣味。

原來屋內還有幾間房間，非常昏暗，却原來沒有人，看來是空置了。

朱五道：「那剛才的人聲從那裏來？」

老六道：「隔壁？」

他們又再去隔壁房，可是，這裏的佈置與前面的差不多，但傳出的氣味更濃。

兩人不由自主的按着鼻子。

老六道：「進去看看。」

朱五點點了頭，他們進了屋內，起初並不習慣這光線，只覺黑暗一片，什麼也看不到，但定神一看，却漸漸看到了人影。

那人是伏在欄柵之內，看不見他的臉孔，看來那人經過一番掙扎，但結果仍然敵不過死神，猝然而逝。

老六輕聲呼喚道：「喂！」

那人並沒有反應。

朱五移近，那腐屍似的氣味，使他不想再多走一步，可是爲了要摸清眞相，他大步踏上前，蹲了下來，伸手入鐵欄之內，推了那人一下。

那人身體冰冷，毫無反應。

他再用力一掀，那人被反了過來，那陣攻上來的氣味，更是難以忍受。

老六已嘔吐出來，但朱五依然閉住氣息，看了那人一眼。

那人已不再是人，而是一具面目模糊的屍體，衣衫敞開，胸上似有東西在蠕動。

老六一把拉了朱五出去，道：「走，快走。」

朱五便跟隨他出去，其實他看得並不清楚，問道：「你看到那蠕動的是什麼?」

「屍蟲!」

朱五聽了，也忍不住嘔了出來。

兩人到了屋外，過了半晌，才喘過來。

「怎麼人死了，也沒有人來收屍?」朱五道。

老六道：「看來那裏不止一人死去。」

「就算那些在同一房間內未死的人，也會被這些屍氣屍蟲攻死。」

「不過，我們明明聽到有人聲，有鐵鏈聲。」

「還有兩間。」

他們決定再看個究竟。

朱五躡足前行，老六跟着，他們先掩着鼻子，不過，當他們進了那間屋時，並沒有傳來那可怕的氣味，而且鐵鏈拖地的聲音更响。

朱五閃身進內，他看到鐵欄之內，有一個黑影在移動。

老六也進內，伏在一旁。

朱五等了一會，見那人並沒有什麼動靜，便輕聲道：「老兄!」

那在鐵欄內的人，有些動作反應，但並沒有作聲。

朱五又道：「老兄!」

那人這一次似乎聽得較為清楚，發出沙啞的聲音，道：「你們要殺要剮，不用客氣。」

他的話雖如此，但見他縮進牆角，似乎受到了太多驚嚇，口中雖說不懼，但人却不由自主的害怕而躲了起來。

朱五害怕屋中還有其他的人，於是向老六示意之後，自己移身屋中，只見這屋子只有這一個監倉，也只有這一個看不清臉孔的囚犯。

朱五道：「老兄，我不是他們的人。」

那人「哼」了一聲。

老六也道：「你是什麼人?我們可以救你。」

那人道：「你們又想弄些什麼花樣?若是想得到我的武功秘笈，那是休想。你們早已廢了我雙手，還要弄些什麼才滿意?」

這人這番話雖然充滿顫抖，但他的語氣仍然十分硬朗，顯然是一個硬漢子。

老六道：「他們廢了你雙手?為的是什麼?」

那人聽了，竟然笑了起來，當然，那笑聲充滿了苦澀與凄涼，道：「那要問你們才知道。」

老六忽然低聲對朱五道：「你聽聽，這人聲音似有點熟悉。」

「對，我也有這種感覺，難道是我們朋友?」

老六走近監倉的鐵欄，那人又再縮一下，其實他已退至牆角，無可再退，他這樣做只不過是自然的反映而已。

老六道：「我們也是被脅持上山的，剛巧有個機會逃到這裏，如果你也是同道中人，何不一起走?」

那人道：「你……你是逃了出來?」

老六道：「是，本來我們可以馬上走的，但走到這屋旁，聽到鐵鏈聲、呻吟聲，才好奇地走過來一看。」

那人道：「那麼，你們快走!」

「為什麼?」

「你們剛逃離狼洞，再來這裏，豈不是再進虎穴?」

朱五也插言道：「前輩，既然是同道中人，你也一併走吧!」

「我……我?」聲音充滿疑惑，又道：「我雙手已廢，什麼也失去了，逃了出去，還可做什麼?」

朱五道：「螻蟻尚且有生存價值。」

老六道：「你什麼也沒有了嗎?」

那人道：「我生平以雙手自傲，但而今……」

「你還有一種最重要的東西。」

「什麼?」

「仇恨!」

那人聽了，似乎被仇恨二字所激起，道：「對，我什麼也沒有，但有仇恨，我要報仇!」他這話充滿了信心，不過，這信心並不能持久。

老六道：「其實我們也是什麼也沒有了，大家既是天涯淪落人，何不……」

那人慢慢的走出來，道：「老兄，你的聲音可有點相熟。」

老六道：「我也覺……」

這時，那人已走近鐵欄。

老六只見到那是一個長髮披肩的人，那些頭髮不只披肩，而且覆蓋着前面臉部，看來好像一個幽靈鬼魅。

突然，那人呆呆的看着老六，老六也看着那人，在厚厚的頭髮下面，仍閃動着一雙眸子。

忽然，那人似十分激動，但已沒有了雙手，只用雙肩挨着鐵欄，而且他全身開始顫抖，那不由自主的顫抖，把鐵欄也弄响了。

兩人都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人道：「你懂打拳?」

老六道：「也算是學過。」

「誰教你的?」那人殷切地問。

「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

「是一個和尚，教你南拳?」

「什麼?你怎知道?」突然，大家都靜了下來。

老六突然狂叫起來，道：「師父，師父，你便是我日夜盼望再見到的和尚師父……」

不過，他實在不能相信，這人長髮披面，怎會是當年的和尚師父?

朱五當然也知道這件事，他比老六冷靜，這時，他不理其他，用力推開門，但那門用鐵鏈鎖着，一時之間，並不能開。

朱五也不理會那麼多，一脚踢向鐵欄，那鐵欄竟然被踢斷了。

「對了，對了，你是老六的好朋友。」

「前輩，我正是朱五。」

兩人進了監倉之內，才看清楚那人已完全沒有了雙掌，全身也被打傷，兩人立即扶了他出去。

老六撥開了他的頭髮，果然是當日那和尚，不過，一時之間，老六也難辨認，因為當日他見的，是個一條頭髮也沒有的和尚，而今却是長髮披肩。

老六道：「他們怎麼把你弄成這個樣子?」

「我是路見不平，可惜……孤掌難鳴，被他們捉了上來，我以『南拳』名重江湖，他們知道後，竟不殺我，要我傳他們南拳，我堅決不肯，他們便廢了我雙手……」和尚激動起來。

老六道：「師父，我定為你報仇!」

和尚道：「你仍練南拳?」

老六點了點頭!道：「多蒙師父所授，這些年來苦練，用這套南拳，作了個保鏢。」

「總算有用。」那和尚嘆了口氣。

朱五道：「我們還是快離開這裏吧。」

和尚道：「不，你們還要救一個人。」

「什麼人?」

「與我同被押上山的人。」

「在那裏?」

和尚道：「照理他也是應該囚在附近，也許就在這一排屋裏!」

「是個甚麼人?」朱五問。

和尚嘆了口氣道：「看來是個比我更慘的人!他……」

老六道：「師傅，救人要緊，我們還是先去找那人，有機會再細說長談。」

和尚點頭，朱五往其他排屋搜查。

果然，在另外一間屋內，發現了一個人，這人似是奄奄一息。

朱五也是用腿踢開了那個上了粗鎖鍊的監倉，那個人也是長頭髮披肩，看來囚在這裏的人，總要經過一段日子，才會被折磨而死，因此他們都是長髮披肩。

其實這個囚倉之內，還有很多囚犯，不過，他們已成了一堆一堆的白骨，因此，囚倉之內，臭氣冲天，實非常人可以忍受。

那個被救出來的却是被廢了雙腿，他被朱五抱出來之時，早已身輕如燕，看來已餓了好久的了。

朱五立刻找了水讓他喝，有了水他漸漸甦醒過來，但一睜眼睛，却畏縮有如一隻老鼠。

他怪叫連聲，雙手掩目，那情形實在叫人心酸。

朱五道：「前輩，前輩!」

那人聽了朱五的聲音，仍然縮在一旁，全身顫抖。

和尚道：「老兄，記得我們當日同被押上山嗎?」

那人聽了，一陣光芒自他長髮中射了出來，他緩緩地點頭，似乎有了相熟人，他開始鎮定下來。

和尚又道：「不用害怕，這兩個是好人，一個是我徒弟，另一個是我徒弟的好朋友，他們都是好人，不用害怕!」

那人聽了，又再緩緩點頭。

和尚道：「那天我們被押上來，你我都是完整無缺的，雖然是傷痕纍纍!不過，後來他們廢了我雙手!」

那人聽了，看着自己雙脚，開口道：「他……他們也廢了我……我雙腿!」

和尚道：「怪不得你只能坐在地上……其實，你怎會被他們抓上來?」

那人道：「他們想要我的武功秘笈，我絕不答應。」

「你是用腿的人?」

那人點了點頭，道：「是的。」

朱五看着那人，心下非常同情，道：「前輩，我們還是找個地方躲藏起來吧!」

忽然，那人撥開了頭髮，似是在細心端詳朱五。

朱五道：「前輩，你認識我?」

那人有點猶豫道：「依稀似是故人……你像……懂用腿嗎?」

朱五與老六不知他說些甚麼，全靠和尚翻譯。

老六道：「當然懂，他學北腿功……」

那人霍然挺胸，整個人似是有了新的力量，道：「甚麼，你是練北腿功?」

朱五點點了頭。

那人道：「甚麼人教你的?」

朱五道：「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在市集之中……」

那人竟接口道：「你給了他一個銅錢，他教了你一套『北腿功』。」

朱五聽了，心內砰砰跳動，因為那人怎樣授自己北腿功夫，並沒有人知道，連老六也不知其中情形，而這人竟然知道。

他立刻道：「你是……」

「我是華北！」

「師傅！」朱五狂叫，上前抱起了華北，道：「師傅，師傅，我正是當年的那個孩子，我叫朱五！」

「朱五，我剛才也有點認得你，我記得你剛才是用腳踢開木欄鐵鍊的！」

「他們怎會這樣對你？」

華北道：「這兩個山寨惡魔，知道我以北腿馳名於江湖，他們暗算了我，得不到武功秘笈，也廢了我雙腿…… 他們實在心術不正……」

和尚道：「我也是以南拳著名於世，他們也是知道了，得不到武功秘笈，便立刻廢了我雙手……」

兩人頓時哭了起來。

兩個大男人相對哭泣，實在敎人心酸。

老六道：「五哥，這仇……」

朱五立時接口道：「這仇不共戴天！」

老六道：「不過，我們而今自身難保，倒不如找個隱蔽的地方安置兩位師傅，我們再想辦法！」

華北道：「附近有間茅屋，裏面住着個老守衛，他間中也有煮一些食物來！」

朱五道：「六弟，你看着兩位師傅，我過去看看！」

華北道：「那老人家也十分可憐，想辦法弄走他，千萬不要殺他。」

朱五點頭道：「好的！」

他循着華北師傅所指，離這排屋不遠之處，果然有一間小茅屋，朱五走近，從一個小窗望進去，却見一個老人躺在床上。

他故意弄出一些聲音，但那老人全無反應，他走進室內，裏面傳來一陣臭味。

當他走近那床，才發覺那老人早已死去，他把老人拖了出屋外，馬上挖個洞，把他葬了。

他再回屋內，發覺仍有一些糧食，看樣子可過十天八天的糧，而這茅屋，似是山上唯一的屋，沒有人加以理會。

朱五立刻回到排屋那邊，把情形告訴了衆人。

老六道：「我們暫時安置兩位師傅在那邊，相信再過幾天，我們就可以找到下山的辦法！」

他們一人抱了一個，直往那茅屋去。

屋內雖然簡陋，但比起排屋之內，簡直是天淵之別，朱五與老六爲他們煮了一些稀粥，又爲他們換了那老人所剩下的衣服。

朱五待一切妥當後，向華北道：「師傅，爲了免山上人懷疑，我們先回去，但無論如何，我們會天天來看你們！」

老六也對他的和尚師傅道：「師傅，你身體較好，暫時還可照顧華師傅，我們一有辦法，便會來救你們。」

和尚師傅道：「如果救不了我們，也不用……」

華北道：「對，我們已成半個廢人，只要你們逃出，總有一天可以爲我們報仇！」

朱五道：「不，我們一定會救你們出去。」

老六也道：「這兩人所作之事，天人共憤，我們若不殺這二人，誓不……」

和尚師傅道：「老六，不用發甚麼毒誓，做人其實有時是身不由己，自己控制不了的，只要無愧怍於天地，那一切都無所謂。」

「是，師傅！」

兩人忙了大半天，再走回桃花林之時，已是入黑。

朱五道：「如果讓文奇宮燕二人得知我們行徑，不知道她們會怎樣？」

老六道：「她們到底是宮三文四兩人的妹妹，她們自然會幫着兄長，因此，我們暫時萬勿提及此事，並且盡量套取她們所知的山中秘密！」

兩人沿着早已有了標記的桃花林小徑，不一會已回到了出口之處。

他們還沒有走到出口，便聽嚦嚦鶯聲。

宮燕道：「我猜他們又在桃花林陣內迷了路。」

文奇道：「看來我們也要進去找他們！」

朱五接口道：「不用找了。」

老六也道：「你看得我們的智慧那麼低？」

宮燕與文奇迎了上來。

宮燕道：「這一次你們一定走得很遠了？」

朱五道：「也不是十分遠，不過…… 回來却有些麻煩，幸好……」

文奇接口道：「是六哥找到出口的！」

老六道：「是我們兩人合作的。」

宮燕道：「不要再說了，我們已爲你們預備好食物了。」

朱五道：「回去吃東西！」

老六道：「一提起有東西吃，我才覺得自己原來肚子好餓。」

四人進了屋內，桌上早已擺滿了食物，他們坐下，一起吃得津津有味。

吃了一會，朱五與老六還是滔滔不絕在東拉西扯，不過，宮燕與文奇却不發一言。

朱五發覺了，便問道：「你們爲甚麼不說話？」

宮三與文四慫恿朱五老六二人留在山上……

宮燕道：「你們說，我們聽，那便樂了。」

文奇也道：「對，對，聽你們說好了……」

老六道：「你們平日不是這樣的，難道……」

兩人似欲言又止。

宮燕道：「我們已收到了飛鴿傳書，明天，我們的哥哥都要回山來了。」

「他們都回來？」朱五與老六似有些緊張。

文奇道：「我們會在他們面前，好好爲你們說話，不過，你們也要……」

老六道：「要甚麼？要求他們……」

朱五也道：「他們抓了我們上來，要殺要剮？」

宮燕道：「不，我想我們兄長不是這樣的人，他們是敬重你們的。」

文奇也道：「如果我們兄長要見你們，我只想你們好好的……」

朱五道：「那要看他們怎樣對我們。」

老六道：「如果他們要殺我們？」

宮燕與文奇異口同聲道：「不會的，我們……」

朱五道：「如果他們眞要殺我們？」

宮燕與文奇同露憂色。

老六道：「如果他們眞的要……你們兩人也不要爲了我們，太過委屈自己，與你們兄長……」

老六用的是激將之法。

文奇道：「我們一定可以說服他們！」

不過，從她們的表情看來，她們似並不是有十足的把握。

朱五道：「其實我們也非常感激二位，看來一切都要看天意，天意若要我們死在這裏，我們也……」

宮燕道：「不，不，你們不會死的！」

文奇也道：「你們一定會好好的活下去！」

這一頓飯，本來是高高興興的，但提起了宮三文四兩人之後，便蒙上了一層陰影。

那夜，朱五與老六也沒有好好睡過。

翌日一早，果然聽到外面傳來鼎沸人聲，看來山上的嘍囉都出來迎接兩位山大王。

那日，文奇與宮燕沒有來，中午却另有人送飯前來，兩人吃了午飯之後，偷偷走入桃花林，到了那間茅屋，兩位師傅仍好好的在那裏。

朱五與老六囑咐兩人，叫兩位師傅提高警惕，因爲宮三文四二人

已回山上了。

為了免被懷疑，他們很快便趕回屋中，剛到了不久，宮燕與文奇已然前來。

兩人臉上都有喜色。

老六道：「我們兄長知道你們身體好了，十分高興，並且請你們一聚。」

朱五道：「那麼客氣？」

宮燕也道：「一定是你們替我們說了很多好話？」

文奇道：「不，不，其實他們請你們上山，是對你們尊敬。」

老六笑了起來。

文奇道：「有甚麼好笑？」

「尊敬兩字是誇大了，但願他們不要殺我們，我們便感激不盡！」

宮燕道：「不，不，他們不會殺你們的，不過……」

「不過甚麼？」

「有甚麼條件？」

文奇道：「沒有甚麼，我想你們都是英雄，所謂識英雄重英雄……」

朱五與老六互望一眼，他們都明白文奇言中之意，不要衝撞兩位山大王，朱五與老六也都心裏有數。

宮燕道：「姐姐，我想兩位公子都是極其明理的人，我們不用嚕嘛了。」

兩人跟着宮燕與文奇出了小屋。

本來出了小屋，一定要經過桃花林，才可以找到其他出口，走往這個山寨的另一邊，不過，這次由文奇與宮燕帶路，卻又不同。

她們不用經桃花林，只是經過一堆毫不起眼的小樹叢，轉了個彎，前面便豁然開朗。

山上的氣氛看來十分熱鬧，那些嘍囉，來來往往，一見了文奇與宮燕兩人都向她們點頭招呼，對二人非常尊敬。

不一會來到了一間大屋。

雖然說是大屋，只是用巨大的樹幹所建成，看來有些粗糙。

不過，一走進屋內，卻有煥然一新的感覺，裏面佈置非凡，大廳頗有氣派。

兩人安座太師椅內，已有傭僕奉上香茗。

不一會，兩個穿着儒服的人走出來。

宮燕與文奇一見了，便上前招呼，道：「哥哥！」

原來這二人便是宮三與文四。

朱五與老六互望一眼，心中覺得有些詫異。

其實他們在風拘時，早已見過這二人，不過，當時，他們身穿勁裝，威風凜凜。

而今出現他們面前的，卻是典雅異常，一派儒生風範，手上不再是大刀，而是紙扇。

宮三見了二人，笑笑道：「兩位公子已完全復原？」

文四也道：「看來比在山下之時，更覺神采飛揚。」

兩人不只外表斯文，說話也是溫文爾雅。

朱五道：「兩位……」

宮三道：「在下宮三，這是我的好兄弟文四。」

文四拱手為禮，老六也作了一揖。

宮三道：「本來我們兄弟早就應該與你們相見，但因要事纏身，所以到了今天才與兩位兄台見面。」

文四道：「轉瞬之間，你們在山上已有十多天，我們兩位妹妹可有待慢？」

老六口直心快，也不想與這兩個而今外表像個儒生的山大王兜圈子，道：「宮爺與文爺，你倆可知道我們的身份？」

宮三與文四互望一眼，大笑起來，雖然是大笑，却並不是粗豪，而是另一種令人懾服的豪氣。

宮三道：「當然知道。」

文四道：「閣下是龍華鏢局兩位副鏢師。」

朱五道：「兩位既然清楚……」

宮三沒有讓他說下去，反問道：「兩位却又可知咱們身份？」

朱五本想用較婉轉的語言道出。

老六却一口便道出：「你們是山大王。」

朱五聽了，心中滿以為這兩位山大王，被老六一言道出，一定會發怒。

連文奇與宮燕姐妹也不禁望了老六一眼，怪他太過率直。

但出乎意料之外，兩人並沒有表示任何慍怒。

宮三道：「對，你們說得對，一般人都是對咱們有些看法，並且把咱們當作綠林強盜。」

文四道：「但咱們並不是。」他只用這簡單的語言，一口否認。

朱五道：「你們早知我們是保鏢的，而我們眼看你們劫了我們的鏢，殺了我們的趟子手。」

文四道：「對，一切都是如此。」

老六道：「那麼，我們並不想與強盜為伍。」

朱五也想不到老六這麼直接了當，但話已出口，再沒有挽回的餘地。

宮三與文四却仍無怒火。

宮三道：「好極，六兄快人快語，也不枉咱們兄弟姐妹四人的眼光。」

文四轉向二女道：「你們果然是慧眼識英雄。」

宮燕與文奇被這一讚，竟是滿臉通紅，顯得羞赧。

宮三道：「兩位既是快人快語，咱們也不兜圈子，我反問二位，你可知你們所保之鏢，究竟是屬於何人？」

朱五、老六搖搖頭。

朱五道：「我們只是副鏢師，只負責保鏢，並不知道，也不理會那是什麼人託的鏢。」

「對，你們說得對，你們只是盡責，行其位負其責，這當然沒有錯。」

文四接口道：「你們可知剛剛過去的三個月，廣東一帶乾旱為患，朝廷派了黎焯這個賑災巡撫去廣東時，帶了六百萬両去賑災嗎？」

朱五點了點頭。

宮三道：「而近日黃河以北一帶，却又洪水為患，朝廷又再召黎焯回去，打算叫他用八百萬両，為黃河以北災民築堤壩之事？」

老六道：「略有所聞。」

宮三道：「這個黎焯，因為有一個妹子，在朝廷之內長伴昏君，因此，他得以隻手遮天——他到了廣東，未派過一文錢賑災，反而多掠了四百萬両回去。」

「什麼？」朱五與老六異口同聲道。

文四道：「而你們這趟鏢，正是黎焯交代米商胡厚利出面所託。」

「你們怎知？」

「當然知道，我們雖然是劫鏢，但並不是每一趟鏢都劫，我們一定要打聽得清清楚楚才下手。」

「我們劫了這趟鏢，只是用來賑災。」

他一臉凜然，倒是令人折服。

老六道：「劫鏢作綠林漢子，倒不是大英雄所為。」

宮三道：「六兄此言差矣，你要看劫的是誰？劫了之後，作何用途。」

朱五不言，只是冷笑了一下。

文四道：「咱們這次北上走了一趟，一千萬両全都用在了災民身上。」

宮三道：「官府動用八百萬両，不是北上賑災，而只是築堤防洪，對那些災民完全沒有照顧，我們把這千萬両送了出去，也只是使那些民衆，在這冬臨之前，稍有溫飽，到了冬天，他們生死仍未卜。」

「費了千萬，也只落得如此？」朱五問。

文四道：「這樣你便可知道這一次水災為患，所帶來的禍患是如何的厲害。」

老六道：「假如沒有了這千萬？」

「那麼，白骨纍纍，足以排列得如長城。」

衆人聽了，都不禁嘆息起來。

朱五道：「若果宮爺文爺兩位眞是如此，那當是黎民之福。」

老六道：「那眞是大英雄所為。」

宮三却立時道：「我們並非什麼大英雄，我們只是實現了我們建寨之時所立下之誓願——劫富濟貧而已！」

文四也接口道：「我們這樣做，並沒有昭告天下，只是略盡我們學武之人的本份。」

朱五與老六聽了，更是佩服這兩位英雄。

宮三道：「我們已說得太多了，倒不如我們一邊吃一邊繼續談。」

宮燕與文奇已協助丫環傭僕，擺下了碗筷，桌上並非大魚大肉，却是非常精美的小菜。

宮燕與文奇二人，並沒有坐下來一起進食，不過，她們却站在一旁，殷勤侍候。

朱五道：「兩位姑娘何不一起同吃？」

宮燕道：「不，我們侍候四位大哥便可以了。」

老六也道：「妳們坐下一起吃，這樣我們更加暢快。」

宮三與文四也叫兩位妹妹坐下，但二人仍然站在一旁侍候。

宮燕道：「我們兩位兄長不慣要傭僕服侍，因此，我們在這裏，不是服侍，而是讓兩位辛勞的哥哥，可以暢暢快快地吃一頓。」

文奇道：「其實我們已吃過一些……因為我們做這些菜，也要試試味道。」

朱五道：「原來這些美味菜餚是你們所做，怪不得與別不同，風味特別。」

文奇有點緊張地道：「好吃嗎？」

老六道：「不……」

兩位姑娘，甚至朱五也非常詫異地望着老六。

老六慢條斯理道：「……錯，畢生難忘。」

衆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朱五道：「我這位兄弟，便是這麼喜歡說笑。」

宮三道：「對，人生歡笑無多，哭是活着一場，笑也是活着一場，我們何不多歡笑？」

文四道：「好極，讓我們歡笑看人生。」

衆人乾杯，與高采烈。

席上他們沒有再談什麼嚴肅問題，只是笑談一些江湖趣事，宮三與文四二人，久歷江湖，見過很多奇人異事，說起來，趣味盎然。

那夜朱五與老六吃了愉快的一頓，也對兩位「山大王」的感覺，完全改變過來。

當他們喝得半醉，宮燕與文奇勸二人不要多飲，因爲身體重要，二人也十分聽話，飽餐之後，便回到居處。

翌日一早醒來，兩人還未梳洗，便討論昨日所見的兩位「山大王」宮三與文四。

朱五道：「實在出乎意料之外。」

老六也道：「他們兄弟兩人，不單外表不像綠林豪傑，而且內心也不是貪財之人，他們刧富濟貧，實在使人佩服，可是……」

朱五也道：「我們兩個師父所遭遇又如何？」

老六道：「這只是他們一面之詞，倒不能全信。」

朱五道：「我們兩人，只是龍華鏢局的副鏢師，出道日子不多，有什麼利用價值？他們騙了我們上來，對我們這樣好，有什麼價值？」

老六道：「他們對我們是一套，對兩位師父又是另一套，其中一定有問題。」

「什麼問題？」

兩人實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朱五道：「直至目前爲止，他們派兩位妹妹這麼好的招待我們，卻又沒有什麼要求。」

老六道：「也許他們認爲時機未到，沒有說出。」

朱五道：「假若他們一旦提出什麼要求，你認爲我們應怎麼辦？」

老六道：「若要求是正義的，我們也是義不容辭，當仁不讓。」

「假若是……」

「那麼，我們便拒絕。」

朱五沉吟道：「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

老六道：「我們立刻去看看兩位師父，看他們對這事有什麼看法。」

兩人立時入桃花林，去見兩位師父。

兩師父住在小茅屋之內，倒是安詳地過了一夜，精神恢復了不少。

朱五與老六爲兩位老人家煮了一些熱粥，然後把昨天見到過宮三與文四的經過說了一遍。

華北聽了，一口咬定道：「他們並不是英雄，他們所說的，只是爭取你們。」

和尚也道：「沒有理由，他連我這個出家人也不放過，他們怎會爲災民賑濟千萬兩？」

朱五道：「我們也有如此想過，不過，我們只是兩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他們爭取我們作什麼？」

老六道：「他們說，見我們二人盡忠職守，要招攬爲己用，但我們究竟有什麼用？」

和尚笑道：「你們自己也不知？」

兩人齊道：「實在不知道。」

華北道：「他們第一次見面不說出來，但始終也要說出來的。」

朱五道：「所以我們要等。」

老六道：「不，我們還是要先救師父出去。」

「怎麼救？」

和尚道：「朱五、老六，聽你們說過，宮燕與文奇兩位姐妹，似乎對你們……」

兩人竟紅了臉。

和尚道：「我不是叫你們利用感情，但如果她們二人對你們有感情的話，你們可以找她們幫忙一下。」

兩人齊問：「幫甚麼？」

和尚道：「譬如探聽下山的通道！」

「那是叫她們姐妹背叛她們兄長？那怎能說得過去？」

「不，不是叫她們背叛，而是說出她們看到她們兄長眞正的一面！」

「甚麼眞正的一面？」老六問。

「你們兩人祇見過宮三與文四的表面，便佩服了他們的爲人，因此，我可以肯定，他們二人極具說服能力，而她們兩姐妹，一直在兄長身旁，她們當然會相信兄長都是大英雄！」

「那要說服她們更難！」

和尚道：「叫她們來看看我們！」

「爲甚麼？」

「因爲她們兩個兄長如此折磨我們，不要說是讓她們看看那些屋內纍纍白骨，而祇要她們看看我們兩人身上所遭受的便知道！」

華北也接口道：「我以北腿著名，他們便廢我雙腿，和尚以爲南拳著名，他們便廢了他的一雙手，這種懲人之法實在是天地間最殘酷的手法！」

朱五道：「不過，這樣做很危險，說服她們成功的話，我們可以逃出，假如不能……」

老六道：「我認爲還是要博一博，否則，我們將會永遠呆在這裏，甚至……」

朱五也同意，於是，他們商量了一個辦法。

當朱五與老六回到居處，宮燕與文奇二人也在等候。

宮燕道：「你們又到桃花林那邊去？」

朱五不語。

文奇道：「其實那個迷宮，從來沒有人可以離開，你們再花心思也無用。」

老六道：「是的，不過我們喜歡看桃花，在桃林之內，也可呼吸香氣！」

文奇道：「怪不得你們一身桃花香氣，你們大概想走桃花運吧！」

兩人聽了，哈哈笑起來，文奇笑了一會，才發現自己說錯了話，羞赧地低下頭來。

殷勤款待　另有目的

宮燕道：「我們兩位哥哥又有請了！」

朱五道：「他們找我們有甚麼事？」

宮燕道：「我不知道！」

文奇道：「我哥哥一直說與你們有緣，他們很少在山上，既然有空閒，和你們也應多聚一下。」

老六望了朱五一眼，並沒有說話，而文奇與宮燕已開始向門外走去。

朱五道：「既來之，則安之！」

兩人跟着宮燕與文奇，又再來到宮三與文四所住的大本營。

他們坐下，傭僕送上香茗，可是，卻不見了宮燕與文奇，他們正在覺得有不安之時，便聽到了宮三與文四的笑聲與步履聲自遠處傳來。

朱五與老六連忙站起來。祇見宮三與文四，兩人同與進大廳。

今日所見的宮三與文四，又與昨日的不同，今天，他們身穿青色緞袍，中束腰帶，仍帶儒者風範，卻又添了一份武者的風采。

宮三道：「兩位兄台久等了！」

朱五與老六道：「沒有，沒有。」

文四道：「今日我們請二位過來，隨了喝酒聊天之外，還想帶兩位兄弟看一些東西。」

老六道：「有甚麼東西讓在下開開眼界的？」

宮三道：「開眼界却見不得，來，來，我們邊走邊說，好嗎？」

兩人跟着宮三與文四。出了大屋，轉過另一邊，却又是豁然開朗，原來這一邊是一個大牧場，這大牧場足可容納五六千人。

山中並非有很多平坦的地方，但要開發這一片大平地，工程極其浩大，也需很多人手。

朱五道：「山中兄弟衆多，才有這個大牧場！」

宮三道：「是的，我們山中兄弟，平日各司其職，但一遇事故，便可聚集在此。」

文四道：「也許兩位兄台未見過我們山上兄弟，正好趁這機會見一見他們吧！」

老六正想說些客氣之話，文四已步上一個小亭之上，亭內有台，台上安置了一個大銅鑼。

文四把銅鑼旁一個大鎚拿起來，向銅鑼敲了三下。

一時之間，本來幾十個正在牧場上工作的人，都聚集了過來，而接着四方八面也湧出了人，他們迅速來到，分成八隊。

這八隊漸漸成形，形成了一個八卦圖樣。

朱五與老六看看這些初像螻蟻一般的人羣，轉眼排成此陣，實在覺得這並非一般山寨所能做到的事情。

這些並非嘍囉的烏合之衆，而是軍陣。

朱五與老六看得口呆目瞪，但宮三與文四二人臉上却是稍露驕傲與得意之神色。

宮三與文四步出小亭外面一個大平台。

立時，牧場上傳來歡呼，一時之間，歡聲震響，山谷回應，嗡嗡之聲，不絕於耳。

朱五輕聲對老六道：「你看兩人像甚麼？」

「像大將軍！」

「對！我祇覺得他們氣勢非凡，一時之間，也想不到他們的身份是甚麼！他們並非一般山大王，而是將軍，是大將軍！」

宮三與文四分別與衆人說了幾句話，聲音清清楚楚的送入各人耳中，可見兩人功力之高。同時因爲建造這牧場之時，早已利用了附近山谷回音，使說話可以清晰傳出。

宮三道：「各位，我們就趁此機會，介紹朱爺與老爺與各位見面！」

一時之間，歡呼聲又起。

朱五與老六想推辭也來不及，文四已一把推着兩人，一同步出了那個台上。

歡呼聲再起。

文四道：「朱爺與老爺……老爺並不老，老，祇是他的姓而已！」

一時之間，笑聲迭起。

不過，當文四再開腔說話之時，又再回復了平靜，文四道：「朱爺與老爺古道熱腸，相信他們很快便與我們一起，爲我們的事業出一分力量！」

歡呼聲又起。

朱五與老六這時，根本沒有機會說話，下面的兵丁又再歡呼。

然後，宮三出來，雙手一揮，衆人又再平靜下來。

宮三道：「多謝各位！」

文四已步入小亭之內，再敲銅鑼。

鑼聲過後，牧場上人羣漸漸退

去，轉瞬之間，牧場又已空無一人！

宮三道：「兩位兄台看過這裏的兵丁，覺得如何？」

朱五道：「的確是大開眼界！」

老六也道：「兩位兄台對兵丁訓練有素，實在並非一般山寨可及！」

文四道：「我們根本並不是山寨！」

宮三道：「這裏說話並不方便，何不再回大屋，咱們好好把盞暢談！」

衆人回到了大屋之內。

大廳之內，早已擺了酒席，席上菜餚不多，但款款精緻，味道絕佳。

他們酒過三巡，宮三才開口道：「兩位在山上養傷，已有了一段日子，覺得山中生活如何？」

朱五道：「叨擾兩位了。」

文四道：「何必這樣客氣。」

老六道：「我們眞不知如何報答兩位！」

「六兄何出此言，你剛才沒有聽過，我早已把你們介紹與衆兄弟，說你們已是咱們一份子！」

朱五道：「我正想問……」

宮三接口道：「請問兩位兄台平生宏願是甚麼？」

朱五道：「咱們是學武之人，一介武夫，可以做得甚麼？有甚麼宏願？」

宮三道：「譬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些俠義之事，如何？」

老六道：「這個當然，就算是普通平民，也是義不容辭！」

朱五道：「對了，既然你們都有俠義之心，古道熱腸，你們定當答應我們……」

老六道：「我們可做甚麼？」

「救黎民於水火！」

朱五道：「我們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宮三道：「有。」他說得斬釘截鐵，然後又道：「問題是你們願否？」

朱五道：「國家多難，天災人禍，有能力救黎民於水火，有那一個男兒不願爲！」

宮三與文四立時擊掌。

宮三道：「對，好一句那一個男兒不願爲！四弟，我不是早說過，兩位兄台一定會答應加盟咱們組織的！」

朱五正想再問。

文四已接口道：「我們聚集了衆多兄弟在此，目的也就是拯救黎民於水火，而今朝政腐敗，民不聊生，黎民都陷入水深火熱，要救他們，祇有向那些貪官污史，搜刮民脂民膏的商賈下手！」

宮三道：「其實，我們早已說過，劫富濟貧。」

朱五道：「我們……」

宮三不讓他說下去，接口道：「我們劫了龍華鏢局的鏢銀，動機與用途早已說過，相信你們也不會反對！」

朱五與老六不知如何分辯。

文四道：「兩位既然與我們認同，何不與我們結盟一起，爲黎民百姓盡一分力！」

老六望了朱五一眼，道：「不過……」

宮三道：「不要再不過了！兩位既是熱血心腸的漢子，怎會如此婆婆媽媽，應該當仁不讓！」

文四道：「對，當仁不讓！」

兩人同時舉杯，也異口同聲道：「先乾爲敬！」

朱五與老六無奈，祇好舉杯盡飲。

宮三道：「我們邀請兩位加盟，其實有好幾個原因。第一，兩位武藝超羣，第二，兩位是俠義心腸，第三，我們姓名之中，恰巧是三四五六，四個並連數字，相信是冥冥之中已安排。」

文四道：「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

「甚麼原因？」朱五與老六齊聲問。

文四並沒有立刻回答。

朱五道：「大家既是兄弟，說了也無妨！」

文四道：「那是關於我們妹子……當日她們也在山下劫鏢，救了你們之後……我們都可以看出，他們二人對兄台二人，倒是一見鍾情。」

朱五與老六登時臉有紅暈。

文四道：「兩位不必介意我們說的，而且這是後話，不過，我祇是隨便一提！」

他們把話題又開了。

朱五道：「其實，兩位兄台究竟要我們做些甚麼？」他頓了一頓，又道：「請原諒我的率直！」

宮三道：「五兄是快人快語，我也簡單俐落的告訴二位，爲了拯救貧民，我們兩人常常不在山上，山上祇有兩位妹子在這裏，你們也明白，婦道人家要領導山上衆弟兄，總有些不便，如果你們兩人答應，那我們再無後顧之憂，那麼，劫富濟貧兩件大事，當可更加成功！」

朱五道：「管理山上之事？」

文四道：「是的。」

老六道：「我們並沒有這種經驗！」

文四道：「你們學一下便會。」

「向誰學？」

文四道：「我們兄弟在山上之時，自然會一起研究，我們不在之時，我們兩位妹子也可以輔助！」

朱五道：「其實我們並非適當

人選……」

宮三道：「不，你們絕對適當！」

「爲甚麼？」老六問。

朱五也道：「你們可以去找更佳人選！」

宮三道：「當然，我們找過，不過，我們祇覺你們最爲適合……也許，我們太過突兀，來得太快，你們好好在山上，再與我們相處一段時間，你們自然明白，你們是最適合的人選！」

老六道：「其實我們並非不想做，而是……」

文四舉杯道：「我們不必再在這問題上糾纏下去，來來來，快乾杯！」

就此之後，他們再無說及山上合作之事，祇說一些風花雪月。

不一會，宮燕與文奇也出來，大家圍在一起，飲酒說笑，暫時忘了心事。

老六與朱五喝得半醉，最後由宮燕與文奇扶着回到桃花林這邊休息。

當宮燕與文奇離開之後，朱五突然醒來，輕聲道：「老六！」

老六也立時張開了眼睛，道：「你沒醉？」

「當然沒有！」朱五道。

兩人沉默了一會。

朱五道：「你覺得事情有些怪異嗎？」

「有，當然有，第一，我們根本上是一個普通鏢師，武功平凡的人，爲甚麼他們會把我們說成俠義之士？」

「對，第二，訓練那批軍人似的人物來劫富濟貧？會不會是一個桃花源記的故事？」

「第三，宮三與文四，根本不認識我們，祇說名字上有很多關連，便說那是緣份，豈不是太牽强附會？」

「第四，兩位姑娘是否眞的喜歡我們？」

兩人也不禁相對笑了起來。

朱五道：「喜歡我們甚麼？」

老六道：「五哥，你還可以說是瀟灑俊俏，而我……不說也罷！」

朱五道：「不要這麼說，我自己也明白自己的情況，好了，四個理由都不能成立，要我們有甚麼用？」

老六道：「是呀，要我們有甚麼用？」

兩人沉默，想了很久，才異口同聲道：「這是一個陰謀！」

過了一會，朱五又道：「既是一個陰謀，我們身無長物，有甚麼值得他們去謀取？」

老六也搖頭道：「沒有，眞的沒有！」

兩人想了整個晚上，半點頭緒也沒有，他們睡得並不安穩，似醒似睡之間，噩夢連連。

一早醒來，精神有些萎頓。

兩人起了床之後，坐在床緣。

忽然，兩人同聲開口。

朱五道：「還是你先說！」

老六道：「你先說！」

朱五道：「我想過，既然我們兩人身無長物，他們的希望並不在我們身上，可能是我們身邊的事物！」

「身邊事物？」

「龍華鏢局是第一個大可能！」

老六也同意。

朱五又道：「另外和我們的師傅也許有關。」

「師傅！是華北與長髮和尚？」

朱五點了頭。

「既是如此，我們應該去看看兩位師傅！」

兩人匆匆梳洗，便走入桃花林，來到小茅屋，華北已經好得多了，其實他們身體受傷已好久了，主要是居住環境太差，才會使他們百病滋生。

朱五與老六把過去幾天與宮三、文四二人相處的情形向兩位師傅轉述了一遍。

兩人想了一會，同道：「是陰謀！」

朱五道：「你們都同意這一點？」

老六道：「但我們有甚麼值得他們使陰謀，其實，我們像兩位師傅一樣，肉附砧板上，他們要劏要殺，悉隨其便！」

華北道：「世上有很多事情，不是要劏要殺便可以弄妥的！」

長髮和尚也道：「龍華鏢局也可能是他們的目標！」

朱五道：「以你們所見，宮三與文四，是否眞如他們口中所說的君子？」

華北首先笑了起來。

長髮和尚人合什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老六道：「你們都不認同他們是君子！」

兩人同時不斷搖頭。

長髮和尚道：「我擅長用雙拳，他們便廢了我的雙拳，這種趕盡殺絕的行爲，那豈是君子所爲？」

華北道：「我這雙腿走遍大江南北，踢盡了多少不平之事，而他們廢了了我雙腿，這比殺死我更爲難受，想出這種折磨人的方法的人，豈會是君子？」

長髮和尚道：「我這個和尚，也是身無長物，他們抓了我上來，豈不是更無理可言？」

華北道：「我只是個跑江湖賣解的，他們爲何要把我抓來？」

朱五道：「看來他們言行並不一致！」

老六道：「另一個荒謬的想法，你們認爲又如何？」他雖是這麼說，却期期艾艾，並沒立即把話說出來。

「甚麼想法？」

「他們說過，他們兩位妹子看上我們……」老六有點不好意思。

華北反而道：「這個可能性並不能抹殺，這兩位姑娘，相信是天生麗質！」

長髮和尚笑道：「那麼，他們是爲妹子搶新郎了？」

兩人都笑了起來。

華北突然又嚴肅起來，他們兩個妹子，生活在這山上，所見的都是嘍囉，沒有機會認識更多人，而今見到你們英俊瀟灑……加上假如這兩位兄長，疼他們妹子，這個可能性極大！」

長髮和尚道：「事實上他們經營這個山寨越來越大，多找幾個人合作，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華北道：「他們找的人，一定要可以信任，又要懂武功，最好當然是孤兒……那麼，當你們成爲山上的姑爺之時，一切條件豈不是正好都符合？」

談到這裏，似乎是一個初步結論。

但朱五仍不同意，道：「爲甚麼揀我們兩個人？我們在江湖上名不見經傳，武功平凡，有甚麼好揀？」

華北道：「不，宮三與文四二人，在江湖上地位顯赫，他們當然不會找一些名頭響的人！」

老六也十分同意。

朱五道：「無論他們心懷甚麼目的，但我們怎麼也不會答應！」

「爲甚麼？」

「因爲他們根本上是我們的仇人！而且，假若他們並非他們口中所說的劫富濟貧者，那麼，根本是大盜大賊，是天下百姓的公敵！」

老六道：「對了，既是仇人，我們爲何還留在此？」

朱五道：「我們立時便走！」

華北道：「我們四人這麼出走，並不容易！」

長髮和尚道：「對，我們並不能這樣走，一來逃不過山下山上的各個關卡，二來逃了出去，也祇是逃，對我們來說沒有意義！」

朱五道：「師傅，你想怎樣？」

華北道：「我有個一石二鳥之計。」

衆人凝神恭聽。

華北道：「山上一定不祇囚了我們二人，相信一定還有一些重要人物，我們想法去放了他們出來，再在山上各處作破壞，這樣，既可助一些人，也可毀滅宮三與文四在這山上所建下的根基！」

朱五與老六同時讚好。

長髮和尚道：「對，我記得我們初期也並不是被囚在這裏，而是在另一邊山頭，我們雖看不見有甚麼囚犯，但聽到一些呻吟之聲，相信被囚的一定也不少！」

朱五道：「我們也不用那麼心急，多躭兩天，看清楚山上形勢，再趁其不防而弄得他們措手不及，那麼，我們逃走也較有把握。」

華北道：「我們身體已漸復原，再過兩天，逃出去的機會更大！」

於是，朱五與老六爲兩位師傅準備了食物之後，便回去居處。

說也湊巧，宮三與文四兩人，這兩天以來都十分忙碌，並沒有找他們。

而宮燕與文奇都有前來。

朱五趁這機會，提議到山上各處參觀一下，兩人也沒有甚麼異議，便帶他們四處閒逛。

不過，山上很多禁地，連她們姐妹二人也不能闖入，朱五與老六一一把這些禁地記上，因爲既是禁地，自然是他們應破壞的重點。

兩位姑娘對朱五與老六並沒有半點懷疑，與他們逛山之餘，還帶了很多好吃的東西。

不過，當他們向二人打探宮三與文四二人的身邊事情時，兩人却顧左右而言他。

看來她們不想談論，一來可能是被兄長吩咐過，二來也許她們根本並不知道得那麼多。

第三天，朱五心中已有了一個計劃。

朱五把山上的各處形勢繪了一張簡圖，對老六道：「明天一早，我們潛往那邊山上，放下火種。」

老六道：「放火種？」

朱五道：「這幾天來，我找到一些草紙，捲成紙條，不過紙條並不容易完全燒着，但到了當風之處，被風吹了幾下，便會自動燃起！」

老六道：「好辦法。」

朱五道：「對了，依我看，今晚無風，但一早便翻起西北風，我們把這些紙條捲，放在西北方處，最好附近有亂草之類易燃物品，那麼，到接近天亮，西北風一起，火也起來了！」

老六道：「五哥這眞是好計謀！」

朱五道：「那也要看看上天會不會幫助我們！」

老六道：「到處着火，我們便可逃？」

朱五道：「是的，我們救出兩位師傅，趁亂逃出機會極大！」

「那麼不去救其他人等？」

「我已想過，這樣貿然去救人

並不方便。因爲我們尚不知囚人正確的之處，我們祇好先爲自己及師傅着想！」

「是的，相信起火之後，若是重要犯人，他們也會放，就算不讓他們逃出，也使他們有機可乘！」

朱五似乎還有未解決的問題。

老六問道：「還有甚麼疑難？」

朱五道：「逃下山的路徑，我們還不知道，祇是靠好運而已！」

老六道：「天助自助，船到橋頭自然直！」話雖是如此說，但總有些擔憂。

老六忽然也沉默下來。

朱五道：「你想到些甚麼？」

老六似乎不想說出來。

朱五道：「兄弟一場，而今是生死同命，何必隱瞞？」

老六道：「我想的是兩位姑娘！」

朱五立時嘆了口氣。

老六道：「原來你也有此心！」

朱五道：「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是的，原來她們兩人所知不多，就算她們兄長犯下如何滔天之罪，罪也不及她們身上！」

「可是，我們又不能……」

朱五嘆了口氣，道：「那一切都要看看緣份了！」

老六道：「還有一切由上天作主，我們要好好一睡，才有精神上山搞破壞。」

三更過後，第一聲鷄啼還未開始，兩人已在整裝出發，他們帶備了火種，依照簡圖所繪，一一放置。

到了五更時分，一切都已就緒。

算是上天保祐，他們並沒有被巡更兵丁發現。

接着二人再回居處，穿過桃花林，來到二位師父之處，兩位師父也已準備妥當。

華北無腿，由長髮和尚背着走路；長髮和尚無手掌，一切由華北指揮。

這個組合，想不到也配合得天衣無縫。

到了曙光初露，果然有刮風跡象。

朱五喜道：「風來了！」

果然，大風一起，那邊山頭便起了陣陣火煙。

老六也高興道：「來了！來了！」

他們先走過茅屋的另一邊，邊望山的另一邊，果見那邊火起處處。

「走！」朱五道。

老六也走前，直往山下走，不過，開始道上有小徑可循，但多走一會，却只見處處荊棘，無路可走。

就在這時，不遠之處，有人影出現。

朱五首先發現，叫道：「快躲！」

可是，那兩個人影來得也快，赫然是宮燕與文奇兩位姐妹。

兩人一見他們如此情形，不用多問，也知他們要逃走。

宮燕叫道：「你們要逃……還帶了這兩個……」

文奇道：「這兩個是山中囚犯，三哥說過，這兩人還有利用價值。」

朱五道：「兩位姑娘，我們不辭而別，實在是……」

宮燕道：「你們爲什麼要走？」

朱五道：「第一，我們並不適合山中生活；第二，這兩人是我們的師父，被你們哥哥所害的。」

文奇道：「我們哥哥害人？」

老六道：「是的，我們偶然發現兩位師父被折磨成這樣，所以……」

宮燕道：「我們兩位哥哥，是菩薩心腸，怎麼會折磨這二位老人家？」

老六道：「他們不單折磨人，而且是折磨人的專家。」

「爲什麼這樣說？」

華北道：「我是江湖上人稱『北腿』的華北，可是，如今我一雙小腿……沒有了。」

長髮和尚接口道：「我是一個出家人。」

「他們要你留長髮？」

「不，我外號稱爲『南拳』。」

宮燕與文奇都看見了沒有雙手的長髮和尚，道：「他們廢了你的雙手？」

和尚慘笑。

宮燕道：「不，不，我們兄長不會如此。」

朱五道：「開始之時，我們也認爲不會，但事實的確是如此，將來，到了我們沒有利用價值，我們也會是如此收場。」

文奇道：「不會的。」

老六道：「我們被你們兄長厚待，相信目前仍有利用價值，不過……」

「什麼利用價值？」

朱五道：「我們暫時也不知道。」

突然，遠處傳來聲音，道：「你們想知道嗎？」

衆人愕然，循來聲望去，不一會，只見二人似乘風而來，赫然是宮三與文四。

兩人臉露猙獰之色。

宮三道：「枉我們好好待你們，你們却用火燒我們這個山寨，弄得……」

文四道：「殺了你們二人，才可解我心頭之恨。」

宮三道：「不，正如他們所言，他們還有利用價值，怎能這麼便宜他們？」

宮燕道：「你們果眞是利用他們？」

文奇道：「這兩個只是普通鏢師，有什麼可利用？」

宮三與文四同時笑了。

宮三想了想，道：「我們是慣於利用人的人嗎？」他頓了一頓，轉向朱五道：「五兄，你覺得怎樣？」

朱五道：「我覺得怎樣？我要多謝你救了我們。」

「除此之外？」

朱五無言。

老六道：「那麼，你想我們怎樣報恩？」

文四接口道：「施恩不望報。」

朱五道：「那好極了，我們而今只想走，而且要多帶兩個人走。」

宮燕與文奇有點吃驚。

不過，她們的吃驚很快便變成失望。

朱五道：「我們要帶走我們的兩位師父。」

「師父？」宮三與文四同時叫了出來。

「對，是我們的師父，是被你們折磨得半生不死的師父。」朱五道。

「天下事竟有那麼湊巧的事！」文四嘆道。

老六道：「怎樣樣？」

宮三與文四並沒有作聲。

老六道：「那我們走了。」

朱五與老六走近兩位師父處，便要起行。

宮三道：「好極，如果你們可以走出我們這個山寨，而且，我們兩位妹子願意讓你們走的話。」

朱五與老六不再理會他們。

宮燕與文奇一時之間，似不知如何是好。

朱五與老六分別背起了他們的師父，拔腿便跑。

宮三道：「我把這四個人交在你倆的手中，若眞的可以逃出山去，限你倆把他們交回來。」

文四道：「假若你們不能完成這任務，我想……你們兩人也不必回來見我們了，不過，他們的確有利用價值！」

文四的說話，聽似平淡，但其中充滿了威脅之意。

兩人說完，竟不再回頭，消失在山的另一邊。

宮燕與文奇兩人互望了一眼。

宮燕一咬嘴唇，下了極大決心似地道：「奇姐，這麼多年來，我們盼望的機會來了。」

文奇道：「抓他們回去？」

宮燕已轉身追去，道：「看情形而定。」

山路崎嶇，朱五與老六並不認得途徑，因此，他們雖然先走，但走不了多遠。

宮燕追了上來，道：「五哥！」

文奇也道：「六哥！」

朱五與老六背着師父，回過頭來，看着二人。

朱五道：「妳們想怎樣？」

老六道：「抓我們回去？」

宮燕吶吶地，欲言又止，她又再望了文奇幾眼，終於，她似立下了決心道：「你們跟我們來！」

文奇道：「往那裏？」

「暗道！」

宮燕再沒有加上任何解釋，她率先走在衆人之前，一直往前走。

前面的路越來越難走，不過，爲了逃命，朱五與老六沒有哼過半聲。

到了午時，山上煙霧已散。

他們來到一個山崖，宮燕首先停了脚步。

朱五與老六把兩位師父放了下來。

朱五上前，對宮燕道：「姑娘，在下好生感激。」

宮燕淡淡地道：「感激什麼？」

老六也上前，道：「感激再一次活命之恩。」

宮燕並沒有回答，把頭轉向另一方。

文奇也上前，道：「兩位不必感激，因爲……因爲我們也想離開。」

這話實在出乎朱五與老六意料之外。

「妳們也想離開？」

宮燕道：「我們想走的這個決心下得並不容易，不過……直到如今，我還未敢說，我們一定可以走得出去。」

文奇道：「是的，我們……」

朱五道：「你們認識暗道？離開這裏的暗道？」

宮燕與文奇都齊齊點頭。

老六道：「那好極了。」

宮燕道：「不，到了暗道，我們還是未必一定可以離開。」

「爲什麼？」

宮燕嘆了口氣。

文奇道：「宮三與文四，對我們來說，也是再生父母，沒有他們，我們早已成爲遊魂野鬼。」

宮燕道：「既是父親，也是兄長，亦是師父。」

「他們對妳們……」

「恩重如山。」宮燕與文奇同時道。

朱五道：「我明白你們的心境。」

老六道：「既是如此，你們早該下決定，不應該帶我們離開。」

文奇幽幽地看了老六一眼，道

：「不過，這麼多年來，我們實在不忍。」

「不忍什麼？」

「我們看到多少江湖好漢，在這山上受盡折磨。」

「什麼？像我們一樣？」長髮和尚與華北原來一直聽着她們所說的話。

宮燕與文奇點了點頭。

「妳們怎知？」

宮燕道：「宮三與文四，下山辦事之後，山上事情由我們打點，哪會不知。」

朱五道：「他們去辦事，當然不是劫富濟貧。」

「當然不是。」

「那麼，他們當然是爲了自己。」

「也不！」

「那麼，他們爲了什麼？」

宮燕與文奇沉默了一會，無法說出宮三與文四做了大買賣之後，把銀兩拿去了那裏，做了些什麼。

文奇道：「如果他們爲了私慾，經過那麼多年，打劫得來的金銀財帛，應該足以使他們富可敵國，照理，他們不應再躭在這山上。」

宮燕道：「他們有了這麼多錢，理應也會收手，他們也明白，獵犬終須山上喪的道理，不過，他們仍是日夜找尋可以下手的對象。」

朱五道：「他們究竟爲了什麼？」

宮燕與文奇都沒有辦法回答。

兩位師父想了又想，也不能找出一個可解釋的答案。

朱五道：「妳們說過，他們在江湖上抓來的人，都是大有來頭，並且對他們折磨？」

宮燕道：「是，他們心狠手辣，對你們來說，你們兩位師父，是活生生的例子。」

老六道：「還有其他的也被抓上山嗎？」

宮燕道：「你們可聽過鐵頭行者？」

長髮和尚道：「鐵頭行者嗎？」

「對，他是三年之前，被抓上山。」宮燕道。

「怪不得他在江湖上無端失踪，有人說他眞的受了戒，不再做行者，眞眞正正的做了和尚。」華北道，原來他也知道這個著名的江湖人物。

宮燕道：「鐵頭行者是個非正非邪的人，他爲人十分貪婪，搶了不少奇珍異寶藏在他一間破屋之內。」

文奇續道：「據我兩個兄長所言，這位行者，生平最愛古董珍品，他只想擁有，却不會變賣，我兄長說，那簡直是暴殄天物，於是……」

「他們下手？」

「是的，他們部署了一段時間，下手搶了鐵頭行者多年來的奇珍異寶，並且擄了他回來。」

「爲什麼？」

「因爲他有可能在別地方收藏更多的寶物，不過，我兄長無法找到。」

「抓了他來，迫他供出？」

宮燕與文點點了頭。

「他有沒有供出？」

兩人搖頭。

「你們兄長怎樣對付他？」

宮燕道：「先用飢餓來折磨他，幾乎餓死了他，可是他寧死不講。」

「這人倒口硬！」

「最後，這鐵頭行者被我兩位兄長，打斷了頸項……」

「甚麼？」

「打斷了頸項，這人的鐵頭功馳名於世，而今頸項斷了，只頂着一個無用的頭顱。」

「天，這多殘酷！」

華北與長髮和尚齊齊嘆氣。

華北道：「那與我被廢了雙腿一樣。」

長髮和尚道：「與我被廢了雙拳同出一轍！」

朱五道：「他們沒有讓鐵頭行者死去？」

「沒有，他只能癱瘓在床上。」

「他肯說出其他異寶所在？」

「他仍然不肯。」

「那麼他而今怎樣？」

「沒有人知道，可能已成了一堆白骨！」

衆人聽了，都感到非常不安。

文奇道：「這其實只是一個例子，還有……」

朱五道：「我不想再聽下去。」

文奇不再說話。

老六道：「你們這兩兄長，對你們來說，是大恩人，是有求必應……」

文奇道：「是的，他們對我們姐妹非常好。」

宮燕道：「對其他人來說，他們是魔鬼，是從地獄來的牛鬼蛇神！」

朱五道：「怪不得你們陷於進退兩難的局面。」

老六道：「可是，我們既不是著名江湖人物，也不是身懷絕世武功，亦沒有甚麼財富，那麼，他們擄我們上來，有甚麼意思？」

朱五也想不通，道：「而今還讓我們走，又是甚麼意思？」

「我們不一定能離開這裡！」宮燕道。

文奇接口道：「可能是一次重大的押寶。」

「爲甚麼？」

「因爲我們眼前要走的路，根本上可以說是一次大折磨。」

「甚麼路？」

「我們要離開這山，其實應該循上山的大路，那裏，我們當然無法昂然過去，因此，我們要走這暗道，知道這暗道的人不多，只有我們姐妹。」

「當然還有你們兩個兄長。」

兩人點點了頭。

「他們既不來攔截，我們還恐懼甚麼？」

宮燕道：「他們不用親自來攔截！」

「爲甚麼？」

宮燕道：「因爲有兩個天然的屏障。」

「甚麼屏障？」

「我們要走暗道，一定要經過兩個地方，第一個叫『猴林』，第二個叫『蛇谷』！」

「猴林？滿佈猴子的森林？」

「對。」

朱五與老六心中覺得，這雙姐妹似乎看小了自己，對猴子，有甚麼可以恐懼？

宮燕並沒有再作解釋，只道：「時間不早，我們也應該起程了。」

他們下了一個山谷，眼前已見一個樹林。

宮燕道：「前面便是猴林！」

「我們怎樣過去？」朱五問。

宮燕道：「我們當然是互相照應，不過……」

「不過甚麼？」

文奇接口道：「不過，無論我們怎樣部署，都無法預防那些火猴怎樣攻擊我們！」

「火猴？」

「是，這樹林內有火猴，這些火猴，據說吃了這樹林的一種有毒果子，使火猴全身長出了紅毛，性如火烈，出手攻人，更是厲害無比，牠們不只攻擊人，只要是生物，他們也攻擊，如果遇着牠們脾氣不佳……」

朱五道：「老六，我們各顧自己師傅！」

他打算各背一人。

華北道：「看來情況並不簡單，你們也許自顧不暇，多了我們兩個負累，那麼……」

「怎會是負累？當年不是你們……」

華北道：「朱五，不要再婆婆媽媽，我們有個實際可行之法，我們兩人互相配合，可能可以走出生天。」

「怎麼配合？」

華北道：「我有手，長髮和尚有腿！」

長髮和尚道：「我們互相配合，我用腿，他用拳！」

「這倒是一個好方法！」宮燕道。

於是，他們一步一步向猴林而去。

猴林是出奇的恬靜，本來，猴子應該是非常吵鬧的，但他們此時卻聽不到一些聲響。

朱五道：「猴子並不多？」

宮燕道：「你想問爲甚麼這麼靜？」

朱五點點了頭道：「對，爲甚麼這麼靜！」

「這些火猴，非常聰明，並且十分服從領袖！」

「領袖？牠們也有領袖？」

「是的，那領袖發出的命令，便是聖旨一般，沒有一隻猴子敢不服從。」

衆人又走近幾步，這時，夕陽開始西下，從兩面斜射而來的光線，照透了整個樹林。

忽然，老六道：「我看見樹林之內，掩掩映映的影子！」

文奇道：「那可能是火猴！」

忽然，衆人都停了步，因爲他們都有一種可怕的預感，因爲無論甚麼動物，在襲擊之前，都會發出聲响，但火猴並沒有。

宮燕道：「我們一定要闖過去，否則明早到不了暗道，那我們逃離這個山的希望更加渺茫！」

衆人點頭，跟着她向前走。

剛一入林，一陣刺耳的聲音便響起來，他們想後退，已來不及。

幾十個黑影自前面撲來，並帶一股腥臭的味道。

宮燕雙手護着臉，然後是騰身一個大旋身，雙脚在半空之中踢，好像一個大風車似的，嚇走了一些黑影，也踢走了十來隻猴子。

朱五也同時以手護頭，然後，用雙腿踢，他是華北的弟子，他的雙腿功夫造諸當然是與別不同。

他雙脚一起，幾十隻猴子中招，其中前面那些被踢得更慘，立時被踢得腸穿肚爛。

這一下，嚇怕了其他火猴。

不過，其他人並沒有他那麼大的威力。

老六揮着一雙手，發揮了南拳的精髓，把逼來的猴子打個七葷八素。

文奇似是非常瞭解猴子的特性，她左閃右避，盡量不與牠們有正面的接觸，但一有機會，便出手傷猴，一時之間，猴子傷她不得。

這時，華北騎在長髮和尚脖子上，兩人合而成爲一人，華北揮拳，長髮和尚走動，兩人開始的時候，還有一點不能互相配合的感覺，但過了一會，兩人已漸默契，長髮和尚走方位，配合華北的拳，兩人的配合，竟然是天衣無縫。

這一次人猴交戰，似乎並不分

勝敗。

忽然，一聲尖銳的長嘯，火猴都紛紛退了下來，並且退隱在黑暗之處。

衆人都鬆了一口氣，滿以爲羣猴害怕。

但文奇却最清楚這些猴子，叫道：「快伏下。」

衆人聽了，立即依言。

但華北與長髮和尚二人，却難以立時伏下來，就因爲這樣，他們首先吃虧。

那猴羣並不是眞的退了下來。

另一聲尖嘯又起。

這時猴羣不再單獨的撲上來，而是分成了不同的大小隊伍，一起衝上來。

華北與長髮和尚未及躺下，首先遭殃，十隻火猴，先襲向華北，華北只覺臉上、身上，有如被火灼燒一樣，他叫了一聲，跌了下去。

火猴襲倒了一人，並不放棄，反而再向傷者攻來，牠們的手脚都露出了鋒利的爪，爪向華北。

長髮和尚立時撲上，打救華北，但另一隊火猴又來，牠們早已手互相牽着，成了一條長長的猴子鍊，一個合攏，已把二人圍在當中。

長髮和尚無手，只能翻身以脚相迎，一時之間，火猴向兩人猛抓，兩人立時遍體鱗傷。

宮燕也正對付着另一隊火猴。

火猴之所以稱爲火猴，那是因爲牠們身上的長毛紅似火，另一個原因，是牠們指爪厲害，並且發散一種灼熱的感覺，假若一中猴招，傷口之處，不但痛楚難當，而且有被火燒過的感覺。

宮燕雙手護臉，以雙腿對付撲過來的火猴，可惜當時所能踢出的範圍有限，一時之間，她也中了火猴招數。

火猴像永流不完的湖水，一浪來了，繼後又是一浪，打得衆人衣衫破爛。

文奇最懂猴性，一直躺在地上，與火猴搏鬥，猴子擅長半空施襲擊，對於躺在地上的文奇，沒有甚麼辦法，只是猛烈攻來，文奇一脚踢一隻，但並沒受害。

老六一直注視文奇，本來他希望自己可以保護文奇，但猴羣一來，實在自身難保，他只能拚命自保，但他仍然不時瞥一眼文奇。

當他看見文奇躺在地上有效，他也立時學她，躺在地上，並且以雙拳對付來襲的猴子，他的雙拳功夫，當然在文奇武功之上，因此，猴子一近，總是被他打得半死，不能再戰。

一輪大混戰，又聽到一聲尖銳呼嘯。

這時，衆人都看到不遠之處，在一棵大樹之上，正坐着一隻老猴子。

這老猴子全身火紅，長毛也比一般猴子爲長，發號施令正是來自這猴子。

文奇叫道：「殺那老猴！」

宮燕已應聲而飛身上去，朱五反應好快，身體一弓一彈，整個人飛上那樹上，老六也是當仁不讓，憑他雙腿的威力，直竄向那老猴。

三人並不是同時出發，却是同時追殺。

三人從三方襲向老猴，那老猴雖然已提高警覺，但總不及三人來得快。

而三人一齊向老猴施襲。

朱五把全身力度集中在雙腿，雙腿一蹴就蹴向老猴的腹部。

老六雙拳却是由上而下，打向火猴的頭部，只聽到「彭」一聲，火猴的天靈蓋已碎！

而宮燕也沒有慢下手來，她雙手抓向火猴胸部，幾乎把火猴的心也拉了出來。

火猴發出了悽厲的叫聲，這叫聲不再是號令，而是警告，衆猴聽了，立時散開。

而三人離開這老猴，老猴再無知覺，從樹上跌了下來，倒在地上，有如一堆爛泥！

衆猴即時起了騷動，華北與長髮和尚同時大喝一聲，所有猴子再無猶疑，一齊消失了。

衆人喘過氣來。

朱五與老六上前，扶起了兩位師傅。

「你們怎樣？」

「還算好！」長髮和尚道，他抖抖身上泥塵，又道：「如果我像以前一樣光頭，沒有頭髮讓猴子抓到，倒沒有那麼辛苦！」

華北道：「和尚，想不到我們兩人同時沒有了最厲害的東西，但相配合起來，却又那麼厲害。」

長髮和尚道：「是的，你要授我北腿功夫。」

華北也道：「你要授我南拳功夫。」

老六道：「南拳北腿，豈不是又再配合！」

朱五道：「那麼，你們兩人配合，二身共用，既有南拳，也有北腿，那便天下無敵。」

衆人都笑了起來。

朱五與老六又過去，分別扶起了宮燕與文奇，她們兩人，都沒有受到大傷害，尤其是文奇，只是手脚有些受傷，但宮燕却被猴羣抓破了衣裳。

文奇道：「猴子首領已死，猴羣暫時羣龍無首，不會再襲擊我們，快走！」

於是，衆人快步走出了這個「猴林」，一路總算平安，雖然間中

有些火猴在附近蟄伏，但牠們沒有了領導，也不敢再施任何偷襲。

走出猴林，已是三更時份。

本來烏雲密佈的天空，突然晴朗起來，一輪明月，掛在當中。

眾人在一個小山崗上休息了一下。

朱五問道：「宮姑娘，我們離那個蛇谷還有多遠？」

宮燕道：「快到了，再向下走，便見蛇谷。」她臉上似帶一些憂愁。

老六問文奇道：「文姑娘，妳對火猴那麼熟悉，對蛇又如何？」

文奇道：「這個要問阿燕，阿燕是對付蛇的聖手。」

宮燕道：「也不是什麼聖手，不過，在山上走動得多，自然明白蛇性。」

「既然如此，何必擔憂？」

宮燕道：「你有所不知，雖然在這個時候，過蛇谷應該沒有多大危險，因為這個時候，所有蛇都在冬眠期間，牠們大半睡了，不過……」

「不過什麼？」朱五與老六同問。

宮燕道：「因為這一輪明月。」

「為什麼？」

「這輪明月，令那些半睡的蛇醒過來，並且會出來噴一下霧，再繼續牠們的冬眠，這個時期，有本領甦醒以及出來的蛇，都是劇毒而且非常危險的。」

「有沒有應付之法？」老六問。

宮燕道：「有，不過却不知管不管用，因為這個方法僅是對付一般時期普通的毒蛇，而今要對付的，却是非一般時期，特殊之蛇，我也不敢說管不管用。」

「用什麼辦法？」

宮燕道：「我們先去摘些艾草。」她在附近找了一會，便找到一叢艾草，並且把草繫在腰間。

眾人依她指示，各自找到了艾草。

宮燕道：「天地萬物，互生互尅，十分奇妙，有蛇的地方，自然有這種艾草，不過，而今是冬天，艾草也少了，而且不會像夏天那麼容易發散那種特殊治蛇的氣味。」

幸好各人都找到了一叢，繫了在腰間。

宮燕道：「看來我們可以動身了，如果平平安安過去，天亮之時，我們可到暗道。」

文奇道：「我們過這蛇谷之時，也是要各顧各，當然，我們也當盡力照顧左右的人。」

宮燕領頭，文奇跟着。

朱五與老六伴兩位師父，華北與長髮和尚為了互相照顧，仍是華北騎着長髮和尚，這樣可以互相發揮所長，希望得以平安渡過這個蛇谷。

當他們走近蛇之時，便嗅到一股腥羶的味道，忽然，一堆綠色的東西，在地上左右橫竄。

宮燕道：「飛身過去。」

她雙足一點，人像疾矢離弓，飛過另一邊。

眾人也學她，竄過了另一邊。長髮和尚頂着華北，彈跳略為吃虧，幸好二位徒弟摻扶，以力借力，也可以飛身過了那一邊。

忽然，宮燕「呀」的叫了一聲。

文奇上前，宮燕叫道：「快走！」

文奇見一條赤蛇，自宮燕足下竄過，再撲自己，文奇知道，這赤蛇雖然是短小，却是一條非常厲害的毒蛇，她一躍，右腳便踢向那蛇。

那赤蛇本來是飛身而過，遇到了這突襲，不得不回身迎敵，那赤蛇全身飛起，一口便咬着文奇的右腿。

文奇只覺右腿一痲，隨即又不再感到什麼痛楚，而那赤蛇却逃不過文奇這猛力一踢死了。

宮燕道：「怎麼了？」

文奇道：「好像被咬了一口，便沒有什麼感覺。」

「我也是。」

「快走！」

過了這堆毒蛇，華北與長髮和尚沒有受到什麼傷害，不過，並不是沒有毒蛇出現，而是朱五與老六引開了蛇的注意，讓他們可以安然過去。

朱五也幾乎中了幾條毒蛇的撲噬，不過，他為人聰明，除了身上繫了艾草之外，他也用了艾草的草莖作為武器，趕走撲來之蛇。

那些蛇本來非常凶猛，但一嗅到艾草的味道，十分害怕，反身躲了過去。

老六遇到一堆黑色的蛇，幸好那些蛇並不十分活躍，他殺死了幾條，也逃過了牠們的襲擊。

這蛇谷是長而狹窄，他們迅速的橫渡，轉眼之間已過了另一邊，那一邊有一個高崗，眾人躍上了高崗。

以宮燕的經驗，山崗應該並沒有蛇，因此，她首先領着眾人躍上，那知道，高崗之上，却盤着一條大白蛇。

這大白蛇盤蜷着，昂首吐信。

一見有影子移來，早已噴出毒霧，並且向黑影襲擊，幸好宮燕非常機警，喝了一聲，阻止其他人再上，而她自己橫掃一腳。

這一腳本應非常厲害，等閒的巨蟒，也會被她掃斷，不過，這白蛇却與眾不同，牠並不與宮燕的腿硬碰，反而順着來勢，避了開去，然後一個反捲，竟把宮燕的腿捲着

了，並且立即纏上去。

文奇見狀，為了救妹情切，也失去應有的理智，整個人撲下，用手來捉蛇。

朱五與老六在後面，看見她兩人的情形，已知不妙，但却無能為力。

宮燕與文奇已被大白蛇所捲着。

朱五與老六來到，拿出身上的匕首，猛刺白蛇，這白蛇只顧纏着二人，並沒有再襲擊朱五與老六，一時之間，蛇身已中了多刀，噴出血來。

華北與長髮和尚也趕到，他們也合力刺殺白蛇，白蛇終敵不過四人襲擊，癱軟下來。

宮燕與文奇幸好被他們及時救出，否則白蛇一發力，早已將二人纏死。

兩人擺脫了白蛇。

朱五扶起了宮燕，老六也扶起了文奇。

兩人本想自己站起來，那知道兩人竟是力不從心，軟了下去，倒在二人懷中。

朱五道：「燕姑娘，妳怎麼了？」

「沒有什……」

「麼」字還沒有說完，她已不省人事。

文奇比宮燕好一些，但她也只道：「我們剛被蛇噬，又遇這白蛇……」

他也再沒有氣力說下去。

這一次由華北與長髮和尚領路，一直往山腰而去，朱五與老六各自抱着玉人，隨着他們上了山腰。

到了山腰，只見一棵從山邊伸出的巨大松樹，他們暫時坐在松樹歇息。

歇了一會，華北看到那邊有一個山洞，長髮和尚躍了過去，華北指着草叢，叫道：「快過這邊來，也許這便是暗道的入口。」

眾人躍了過去。

果然，在草叢的後面，是一個大洞口。

朱五只覺宮燕身體本來是熱的，但經過這一段短短的時間，却有越來越冷的感覺。

他放下了宮燕，只見宮燕面色却是非常紅，似是充了血，文奇也有同樣的情形。

長髮和尚道：「她們中了劇毒。」

「是剛才的毒蛇？」

「我看可能是雙重中毒，否則不會有這樣相對的兩種情形出現——臉孔發燒，而身體發冷。」華北道。

朱五與老六聽了，一時六神無主。

華北道：「快救她們，否則……」

朱五聽了，立時在宮燕身上找尋傷口，但找了一會仍找不到，這時，他已不理男女有別之嫌，揭起了她的褲筒，果然在足踝的地方，發現了黑氣，也發現了一個小小的傷口。

傷口並沒有出血。

華北道：「用刀割開。」

朱五拿起刀，却不敢下手。

華北道：「割下去，否則她毒氣攻心，那時想救她也沒有辦法了。」

朱五再拿起刀，一刀割下，本來是個小傷口，刀割下去，却是黑血狂噴。

朱五不再理會一切，用口吮了那些黑血出來，然後吐了在地上。

老六的情形也差不多，不過，文奇却是傷在右腿，他也用力把傷口割開，然後為文奇吮去毒血。

過了一會，臉孔的發熱程度已退，而身體也漸漸和暖起來。

當他們發現所吮出來的血，再沒有呈現黑色時，才停止下來，但朱五與老六也中了蛇毒。

這時，兩人似有甦醒的跡象。

文奇首先醒了過來，他只覺渾身輕飄飄似的，看見自己右腿的褲管被捲起，立時用手拉下，道：「我……我怎麼樣了？」

老六道：「妳中了蛇毒，而且是中了兩種蛇毒，不過，妳不用擔心，我已替妳吮去了毒血。」

文奇道：「謝謝你。」

這時，宮燕也睜開了眼睛，不過，她平日總是機靈的一雙眼睛，而今却是雙目無神，她整個人軟了，想用手把褲管拉下，也似無力。

朱五道：「妳不用擔心，看來暫時是沒有什麼危險了，妳覺得怎樣？」

宮燕有氣無力地道：「我……整個人又冷又熱，又似輕飄飄的，不知要飄到那裏去，快，快拿出我身上的解毒蛇藥，每人吃一顆，否則你們也會中毒而亡。」

朱五立時掏出解藥，四人各吞下一顆。

「沒事了。」朱五道。

宮燕想說一句多謝的話，但也覺有氣無力。

朱五立時道：「你不用說什麼，好好休息一下。」

華北道：「看來她們雖然再沒有毒發的危險，但身體極其虛弱，這樣下去，也是……」

長髮和尚道：「只有運眞氣入她們體內，讓她們元氣快些恢復。」

朱五道：「我的功力非常淺，不知道能否把功力運入她體內。」

老六也是有同樣的難題。

朱五與老六其實也是武功平凡之輩，說到內力，可以說是毫無根基可言。

華北道：「我也可以與你一起輸送內力入燕姑娘體內。」

長髮和尚也道：「我用雙腿，通過你迫眞氣入文姑娘體內，看看成不成。」

於是長髮和尚通過雙腿，然後老六自己以雙掌按着文奇背部，以眞氣迫入文奇體內。

兩對師徒，各自爲二位姑娘輸入眞氣，但用這個間接方法，成效並不顯著。

兩位姑娘稍有起色。

朱五道：「如果她們兄長追來，我們便束手無策。」

老六道：「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們自己也變成手脚無力，自身難保。」

華北道：「對，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長髮和尚道：「你們先休息一下，我倆出外面找找，看看有些什麼可吃的，有了食物吃，相信我們氣力增加，救二位姑娘也較爲有把握。」

兩人又再合作，動身往外面找尋食物。

宮燕此時醒來，知道朱五與師傅合力把眞氣迫入自己的體內。

宮燕道：「謝謝你，我眞不知……」

朱五道：「燕姑娘，不要這麼說，如果不是你們當初救了我們，我們早已……」

文奇也道：「我們救你，祇是奉命而行，而你們以性命相救，實在使我們……」

老六道：「在此危難時刻，大家也不用客氣，我們只是希望快快可以離開這山！」

宮燕道：「這便是暗道的入口，我們過了這暗道，可以出生天了！」

文奇道：「不過，我們還仍然沒有力氣，倒不如你們走吧！」

宮燕也道：「不要再理我們！」

朱五道：「不，我們不會先走的！」

老六也道：「若要走，也要大家一起走！」

兩人十分感激，雖然大家沒有說話，但一切已盡在不言之中。

宮燕問：「兩位師傅呢？」

朱五道：「他們出外找吃的東西！」

宮燕道：「這地方十分荒涼，又是初冬季節，沒有甚麼可吃！」

文奇道：「連野味也沒有！」

老六道：「不用擔心，兩位師傅一定有辦法，可以找到東西給我們裹腹！」

宮燕道：「有獵物也沒有煮的用具！」

文奇道：「如果一起火，我們兄長自然知道，他們一進來，我們將無法應付！」

老六道：「不用擔心，他們來到，我們自然會與他們拚……不過，他們是你們兄長，我們不知……」

宮燕道：「他們如此對待我們，早已不視我們爲他們的妹妹！」

文奇道：「他們既不視我們爲妹妹，我們當然不會再視他們爲兄長！」

朱五與老六並沒有回答，因爲他們這時也是手傷脚損，內力不繼，如果宮三與文四進來，根本不用多言，很輕易可以把他們一起捆回去。

這時宮燕與文奇也不再多言，她們各自運氣，這樣對她們自己的體力恢復，也有幫助。

朱五與老六也跟着她們，運氣調息。

不一會，華北與長髮和尚回來，並帶回一些蛇肉，原來他們甚麼也找不到，却帶回剛才他們殺的那條大白蛇的部份蛇身。

這白蛇非常大，祇是幾節蛇身，已捧個滿懷。

華北道：「我們看見沒有甚麼東西可吃，見這蛇身仍有餘溫，大概可以……」

朱五道：「蛇有劇毒，怎可以吃？」

宮燕道：「不，蛇毒來自牠的牙齒，身上並沒有毒，可以吃的。」

「怎麼吃？」

這倒是傷腦筋之事。

朱五看着這大段蛇節，仍有一些血水流出來。

宮燕道：「仍有血嗎？」

朱五點點了頭。

「你試試吃一下？」

朱五輕輕咬了一下，蛇血充盈，一時之間，他滿口蛇血，蛇血的味道，並非想像那麼難聞。

朱五道：「不錯，你們也試試！」

其他人都有些猶豫，不過，老六却首先拿起另一段蛇節，輕輕咬了幾下，覺得味道不錯。

衆人見他如此，也嚐試一下，起初也是淺嚐即止，但一經試過，便放膽而吃，飽餐一頓。

宮燕與文奇二人喝了蛇血，身體本是非常衰弱的，吃了蛇肉之後，即時見效，原來那蛇是天然的大補劑。

六人吃飽了，竟有一些熏熏然的感覺。

長髮和尚與華北首先叫道：「

好睏啊！」

他們說完不久，便睡着了。

而宮燕與文奇也接着睡了。

朱五與老六本來想收拾一下才休息，但也抵不住睡覺的侵襲，已墜入夢鄉。

* * *

翌日醒來，外面早已透入一片陽光。

朱五睜開了眼，自覺體力充盈，身體輕靈，他轉頭看去，祇見宮燕已在山洞的另一邊坐了起來。

朱五連忙道：「你身體仍然虛弱，怎麼不多休息一下？」

宮燕笑道：「我不再虛弱了，你看！」她蓮步輕盈，在朱五面前轉了個圈。

朱五道：「啊，你體力恢復得快眞！」他自己也站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祇覺自己也是非常精神，雙手雙腿，甚至全身，都充滿力量。

宮燕道：「那蛇的血原來是寶！」

「甚麼？」

「我起初還以爲這祇是錯覺！不過，文奇醒來，也覺全身舒泰！」

「文姑娘呢？」

「她去了打水！」

「老六與兩位師傅？」

「他們都在外面舒展筋骨！」

「想不到我是最後一個醒來。」朱五也步出了洞口，祇見各人在洞口練起武來，朱五也甩動兩手，使了一套功夫，這時的朱五，祇感覺神清氣爽。

宮燕的話並沒有說錯，那白蛇血還眞是固本培元恢復體力的上佳妙品。

衆人在洞口都說出蛇血對自己的好處，想不到他們無意之間，竟然吃了天下第一補品。

忽然，遠處一個人影閃至。

那人正是文奇姑娘。

老六上前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文奇道：「快回洞內，我看兄長二人已經率人來攻我們！」

「甚麼？宮三與文四都來了？」

文奇點點了頭，催促衆人入內。

宮燕正在洞內收拾，聽了文奇的話，道：「看來他們不會放過我們了！」

朱五道：「怕甚麼？我們祇要同心，你們兄長亦難奈我們何！」

老六道：「我們祇怕你們心軟！」

宮燕望了文奇一眼，文奇的眼神也是十分堅定。

這時，外面傳來宮三的聲音：「快滾出來！」

接着是文四的聲音：「出來受死！」

朱五對衆人道：「見機行事。」

他帶領了衆人，出到洞口，祇見宮三與文四，帶了幾十個一身黑衣勁裝的嘍囉，站在不遠之處。

宮三與文四，不再是儒裝打扮，兩人也穿了錦衣勁裝，滿臉煞氣的站在面前。

宮三道：「兩個妹子，快走過來。」

宮燕與文奇，並沒有答他的話，也沒有甚麼表示。

文四道：「妹子，你們沒有聽到我們的話？」

文奇也沒有答話。

朱五本來想說話，但華北却發出了「嘻嘻」似笑非笑的聲音。

宮三一見了華北嘲諷道：「你沒有了雙腿，仍然未被折磨死去？」

華北一聽到他說起己雙腿，那無名火起，高於三千丈之上，突然不理一切，竄彈而起，撲向宮三。

宮三當然不懼這「北腿」，因爲他已沒有了雙腿，他以非常瀟灑的三招兩式，便消解了華北的一切來襲。

長髮和尚與華北相處多日，兩人遭遇又是相同，早已同病相憐，惺惺相惜，一見他不理會危險，撲向宮三，他也不再顧及甚麼，也一齊攻上。

文四見狀，也不遲疑，加入了戰圈。

長髮和尚本是長拳至尊，沒有了雙手，祇好利用雙腿，猛攻二人，但總是被他兩人，一一化解。

宮三一邊招架，一邊嚷道：「你們一個無手，一個無腿，還想作甚麼？活得不耐煩了？」

華北怒道：「我看你們活得不耐煩才眞！」他雙拳打出，招招凌厲。

可惜的是，他的雙拳，本來可以攻向對方，無奈總是在最重要關頭之中，給宮三或文四化解。

長髮和尚一見他使的拳法，已知道其中弱點在那裏，因爲他本是長拳的大行家。

於是他叫道：「拳探正道，肘鎖懸胸！」

華北立時會意，長髮和尚正是指點自己的拳脚功夫，他是個自小習武之人，雖然不擅長拳，但有了高人指點，立時把雙拳使得虎虎生風。

文四見長髮和尚如此，於是，一連發出幾招，使他祇有招架之力，無暇再多開口。

華北見了，立時也道：「脚踢中門，蝴蝶翻飛！」

長髮和尚當然立時會意華北的指點，這個北腿一代宗師，腿功已臻化解，一經指點，長髮和尚立時

一脚踢向文四中門，突然人却旋身，另一隻脚却在他跟前撩起，文四眼一花，竟然被他踢倒！

長髮和尚得手，更添信心。

而文四又再攻上，這一次他出招沉穩，處處尅制看着長髮和尚雙腿，不過，當華北再指點他運用腿法時，文四變得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招之力。

一時之間，華北與長髮和尚銳氣大增，兩人你指點我，我指點你，越戰越勇！

宮三與文四，想不到這兩個本來快要被折磨得死去的廢物，竟然可以再發揮自己的長處，在這個時刻對付他們，並且大有把他們打倒之勢。

他們兩人親臨戰陣多時，早已心意相通，一見勢頭不對，一打眼色，已有了對付之法。

一聲令下，那些嘍囉已然湧上。

華北和長髮和尚也不介意，來一個打一個，十來個大漢，亦奈何不了他們！

忽然，華北忽發奇想，叫道：「和尚，咱們合二爲一，讓他們再見南拳北腿的威力！」

長髮和尚聽了，立時應道：「好極！」

華北使了個虛招，衆人散開，他用力一躍，竟躍上了長髮和尚肩上。

他們早已嘗試過合二爲一的方法，但這一次，因爲曾經互相指點，華北的拳，與長髮和尚的腿，已有了新的配合，威力更大。

再有十來個黑衣大漢加入，仍無法擊敗二人，反而被二人南拳北腿，踢得人仰馬翻。

只不過，這一次是華北使南拳，長髮和尚使北腿。

宮三與文四在外圍，知道情況不妙，因爲對付這兩個老東西已無法速戰速決，又如何去解決朱五與老六？

突然又是一聲號令，衆黑衣人突然散開。

朱五已看見了後面一排黑衣人，個個手拿弩箭，他馬上叫道：「小心！」

不過，他還是叫得慢了一些。

前面的人早已避開，華北與長髮和尚成了一柱擎天般的箭靶。

幾十支弩箭，射向二人。

華北仍然騎着和尚，一時之間，無法閃開，兩人都中了幾支弩箭。

朱五急忙把長袍抖開，撥開了繼來的弩箭，老六也同樣騰身，也撥開不少弩箭。

朱五讓兩位老人家退後，叫道：「宮三、文四，恩怨是我們二人，何必難爲兩位老人家？」

宮三立時下了令，弩箭已停了下來，道：「好極，這一場恩怨，咱們立時便可解決！」

義犬相助　邂逅姐妹

宮三與文四躍了上來。

宮三道：「本來我們有緣，可以互相配合，作一番大事業，想不到你們……」

朱五道：「我倆本是平凡人，根本不想做甚麼大事業，何況，你們所謂的大事業……」

「甚麼？你說甚麼？」文四有些發怒。

老六道：「雖然我不知你們兩人懷的甚麼心，但我們也有自知之明……我們根本不配和你們合作，究竟你們認爲我們有甚麼利用價值？」

宮三聽了，大聲笑了起來。

宮三道：「老六，你眞的是有自知之明，也是快人快語，你們的確是不配與我們合作，不過……」

文四道：「三哥，何必跟他們多說，殺了他們再說！」

宮三道：「對，這個主意也不錯。」

兩人已然攻上。

朱五與老六當然不會退讓，四人開始混戰。

朱五是華北傳人，他的一雙腿，雖沒有當年華北那麼老練有功力，但他是初生之犢，踢出連環脚法，看來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老六也是不遑多讓。

他是長髮和尚的弟子，他那雙長拳，使出時虎虎拳風，連在旁觀看的長髮和尚，也佩服這位弟子。

兩人越使越有勁力，因爲他們這時已全身發熱，蛇血的補力開始發揮作用，正是越打越勁。

華北與長髮和尚雖然受了箭傷，但仍然非常清醒，看着二人施展南拳北腿，大爲欣慰，間中見到二人使出的招式稍有差池，便出聲改正。

華北道：「一蹴一緊，一踢一鬆！」

外人聽來，不知所云，但此話入了朱五耳中一切均已心領神會，踢出來的腿法，更有勁道。

長髮和尚也不甘後人，叫道：「拳打中空，旋風抑散！」也是長拳招法之名稱。

老六雖然苦練長拳，但始終沒有師傅在旁指點，很多長拳竅門，似通非通，而今經師傅一語道破，長拳使出，實在是得心應手。

兩人越打越勇，宮三與文四却是越被制肘。

他們知道，再纏下去，吃虧的總是自己，何不好好利用自己優勢？

他們互打眼色。

這動作外人不懂，但宮燕與文奇如何不懂？

宮燕叫道：「小心！」

宮三與文四已經躍了開來，宮三並且要發號施令，但宮燕却一躍而出，擋在朱五的前面。

文奇也立時站在老六的前面。

宮三本想叫弩箭手發箭，但見二人擋在前面，一時之間，他無法令那些弩箭手發箭。

「你們還不走開？」宮三怒道。

文四也叫道：「妹子，走開！」

兩位姑娘仍屹立在前。

宮燕道：「三哥，爲何要趕盡殺絕？」

宮三道：「趕盡殺絕？凡不依我意者，不得苟活！」

文四道：「我們禮待他們，他們恩將仇報，還叫我們手下留情？」

宮燕道：「人各有志，兩位哥哥，我想你們也不必强迫他人。」

「强迫？我們强迫他倆甚麼？讓他們享榮華富貴而已！並不是强迫他們甚麼？」

「榮華富貴並不是每一人所希望的。」文奇道。

文四聽了，大笑起來，道：「妹子，你在說甚麼？天下間有誰不希望榮華富貴？」

朱五道：「我不稀罕！」

老六道：「君子取財，取之有道。」

文四道：「你這小子，在繞彎罵人？」

老六道：「不，絕不！我只是……」

文四道：「我們取財，絕對取之有道，劫富濟貧，惠及蒼生，那不是有道？」

華北道：「宮三文四，你倆騙得過一般人，騙不過我這走過大江南北的人。」

長髮和尚道：「你們是狼披羊皮，好話說盡，却是壞事做盡。」

宮三與文四聽了，大爲動怒。

宮燕道：「兩位哥哥，過去之事，已成事實，不可再提，但你們能及早回頭，回頭是岸。」

宮三怒道：「丫頭，我難道也要你教？」

文奇道：「哥哥，瞞得一時，難掩天下人耳目。」

文四也十分忿怒，道：「死丫頭，臭丫頭，我們撿你倆回來，養育你們成人，而今却反指責我們？你們是甚麼心肝，受了他們蠱惑，也來恩將仇報。」

文奇道：「哥哥，我們絕不是這個意思……其實，你已擁有千萬家財，爲何仍要……」

文四道：「住口，丫頭，我們之事，絕不用你們來管，也絕不用你們來教。」

宮三道：「四弟，不用再與他們作口舌之爭。」

文四明白，躍後一旁。

宮三道：「你們兩個不知死活的丫頭，走開！」

宮燕與文奇仍然屹立不動。

宮三道：「你們還不走開？」

這時外面的黑衣勁裝漢子已慢慢向這洞口包圍而來。

宮三道：「走！」

宮燕與文奇仍然擋在朱五與老六面前，並沒有離開之意。

「走！假若不走，我連你們也殺了。」

宮燕道：「你們不會的，絕對不會不念親情，殺我們姐妹！」兩人靠近，互相依偎在一起。

宮三與文四同時怒道：「走開！」

但兩人仍不走。

在後面的朱五與老六也上前來，叫道：「兩位姑娘，這是我們與你倆兩位兄長的事，你們不用爲我們……」

宮燕回首道：「我們的性命，却是你們用生命救回來的，我們絕不會讓他們傷害你們。」

文奇道：「我們的性命早已屬於你們的。」

宮三與文四聽了，怒火更爲中燒。

「還不走？我要叫弩箭手放箭了。」

宮燕回過頭來，道：「如果你們眞的不念親情，那麼你們放吧！」

文奇也道：「我們一死，既可以報你們養育之恩，也可以報二位公子救命之恩，何樂而不爲？」

她望了宮燕一眼，兩人含笑。

宮三與文四聽了，實在是憤怒至極點。

宮三不再猶豫，叫道：「放箭。」

說時遲那時快，弩箭手已射出箭，朱五與老六想上前也來不及。

宮燕與文奇雖然以長袖阻擋弩箭，但放箭距離極近，那可以擋開？

她們身上各中了五六支箭。

朱五上前，叫道：「燕姑娘，你！」

老六也撲向文奇，道：「文奇姑娘！」

宮燕與文奇已倒下。

兩人已撲向地上。

宮宮燕臉色慘白，有氣無力的在朱五耳邊道：「走！快從暗道走……」她把腰間一小張紙塞了給朱五。

朱五接過，道：「我怎能……」

宮燕道：「我不一定會死，你們先走，異日有緣，可能再

見……」

文奇也是臉色慘白，道：「快依燕妹所言，走……」

看來她們早已預料有這一個場面。

朱五與老六看看二人，當然不忍離去。

宮燕道：「再不走，永沒有離開這裏的機會，也沒有辦法……」

她似乎想再說些甚麼，但已是有氣無力。

這時，華北與長髮和尚不理自己的傷勢，奮撲而起，爲的是要護着兩個徒兒。

而宮三與文四已退至弩箭手的後面，看來他們眞的要用弩箭，殺盡所有眼前人。

華北與長髮和尚身上仍插有箭，血水自箭尾流下來，朱五與老六回首過來，看見這情形，當然不能讓兩位老人家如此替他們擋着。

兩人竄前，同時抱起了師傅，返身奔回石洞之中。

當他們剛進入石洞，後面已連發弩箭，並射入洞中，幸好兩人腳快，並沒有中箭。

華北道：「我們也逃不了。」

朱五道：「不，我有這石洞的地圖！」他從腰間拿出剛才宮燕塞在他手裏的小紙張。

他放下了華北，打開了地圖，道：「那一邊，快走，那裏有另一個暗格，可以暫時藏身一下。」

老六道：「如果要走，要立刻走。」

「是的。」

兩人各自抱着自己的師傅，向洞內進發。

宮三與文四本可直接進入，但他們害怕在石洞之內受襲，他們不敢闖進，因此朱五等人有足夠的時間跑進了石洞更深入的地方。

這石洞外面乾爽，裏面却是陰濕濕，而且越是深入，越是多分叉，有時一個小洞引入一個大洞，却又會一個大洞引入了一個死洞之內。

如果沒有地圖，這樣胡亂的闖入，簡直是自取滅亡，幸好他們有了宮燕的地圖，才可以來到另一處豁然開朗的地方。

這地方有光透入，而且十分乾爽。

朱五放下了華北師傅，道：「我們可以休息一下，沒有按圖所指引，他們未必能找到這地方。」

老六也放下了長髮和尚，道：「我看燕姑娘早已預料有這一個場面，因此才繪就了這圖，對這兩位恩人，我們眞不知如何報答。」

朱五聽了，也爲之黯然。

他們有緣遇到兩位紅顏知己，却又要這麼快便分開，那實在是天意弄人。

華北與長髮和尚的傷口仍在淌血，並且相當痛楚。

華北道：「我看這地方不能久留，你們還是先走吧！」

「不，我們怎能留下你倆？」

長髮和尚道：「北兄說的有理，這地方不宜久留，因爲這是宮三文四地方，宮燕與文奇知道，他們兩人怎會不知道？他們很快便會進來。」

老六道：「要走，我們一起走。」

長髮和尚道：「不，我們身受重傷，與你們一起，反而拖累你們。」

朱五也不同意。

華北道：「依宮燕與文奇的傷，你們認爲可有救？」

「我想她們不會死的！」

「爲甚麼？」

「因爲她們兄長。」

「你也見過，宮三與文四已不再念兄妹之情，照發弩箭射殺她倆。」

「本來這宮三文四，非常疼惜兩個妹妹，現在爲甚麼他們竟要殺她們？」

「一來是他們痛恨二人救了我們，二來一定有一件事情，對他們來說，比之兄妹之情還更重要！」

老六道：「那是甚麼？」

長髮和尚道：「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而今，似有點頭緒。」

華北道：「說出來大家參詳一下。」

長髮和尚道：「那當然與這個山寨有關，他們這麼辛苦，去打劫金銀財寶，却又不見他們把金銀財寶放在這個山上，那麼，他們冒這麼大風險，爲的是甚麼？」

老六道：「我也覺得，以他們歷年來所得，應該是富可敵國，但在山上來說，却不見如何豪華。」

朱五道：「他們所劫的金銀財帛去了那裏？」

長髮和尚道：「我看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兩兄弟根本上受制於人，他們只是工具，劫了多少錢財，也只是向他的主子交代而已！」

「他們兄弟才智武功不凡，會甘心於爲人作嫁衣裳嗎？」

「對，他們沒有理由這樣做！」

「因此，我想到了第二個理由……」

衆人都側耳聆聽。

忽然，外面又傳來人聲，他們不敢作聲，看來是宮三與文四派了人來，要把他們趕盡殺絕。

他們一直匐伏着，直到再沒有人聲。

朱五道：「師傅，你們認爲這宮三與文四做這山大王的另一個理由是甚麼？」

長髮和尚道：「我看這事牽涉非常大，宮三與文四兩兄弟，大有可能是前朝遺族的一些忠心之士。」

「甚麼？是前朝的人？」

「只有希望恢復前朝的人，才會這麼忠心，也才需要這麼多錢！」

衆人想了一下，覺得長髮和尚這個猜想大有可能。復國是一件大事，要重新組織軍隊，聯絡前朝忠誠之士，這一切的一切，都需財，而且需要大財。

朱五道：「對，這個猜測實在大有理由，看宮三與文四兩人，倒不像一般土匪，而像兩個將軍。」

「對，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朱五道：「不過，說也奇怪，他們特別對我們兩人優待，那是甚麼原因？」

華北道：「原因簡單之至，他們兩個妹子——宮燕與文奇看上你們！」

老六道：「那並不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麼，宮三與文四，爲的是甚麼？」

這時，外面突然又有人聲，他們所躲的石洞突然有火光，衆人正驚恐之際，一隊持火把的嘍囉已衝了進來。

那些嘍囉如狼似虎，不說一句話，便揮動兵器，向四人攻打過來。

嘍囉越來越多，迫使他們四人分開，無法再互相照顧，而且他們爲了逃命，被迫出了石洞。

那知道外面的人更多。

對四個人來說，那簡直是千軍萬馬。

朱五用盡了力氣，才突圍而出，他拚命的走，一時躲起來，一時又向山洞外面竄去，不知走了多少時候，他才走出了山洞。

那時，他已遍體鱗傷，身邊也沒有同伴，不知道老六與兩位師傅如何？

他一時之間，感到心灰意冷，看見前面一條大江，竟想跳了下去，一死了之！

不過，當他回心一想，想到還有好兄弟老六，還有兩位師傅，還有兩位……可能已爲他們而被弩箭射死的紅顏知己，他實在不能這樣便死去。

他一定要爲他們報仇，也要把宮三文四兩人消滅，好爲貧苦黎民百姓做件好事，也爲一些被劫拿財物翻案復仇！

想到這裏，忽然，他覺得自己身負使命，有重大的責任，不能一死了之。

朱五沿着大江東去，過了兩天，竟然在江中一個石灘之上，發現了一個男人，倒在石上。

朱五上前一看，幾乎被嚇得昏了，原來這人竟是老六，他可能是與人激鬥之際，掉下江中，幸好他本身命大，雖已是奄奄一息，仍沒有斷氣。

朱五救了他上岸，來到一個村莊，遇上了一戶好心人家，請了大夫醫治，老六才死過翻生。

他們休養了一段時間，決定回龍華鏢局。

在他們到達龍華鏢局之前，路上兩人一直遭遇一些大大小小的攻擊，看來是宮三與文四的手下依然在找尋他們，甚至是下了格殺令。

朱五道：「六弟，我們這次回鏢局，並不是光彩之事，不知老鏢頭會不會怪責我們？」

老六道：「我看不論老鏢頭是否怪責我們，我們也應該向他作個交代。」

可是，當他們來到鏢局，想作一個交代，已不可能。因爲鏢局已空無一人，連那個懸在鏢局最當眼的地方那個金漆招牌，亦已被人砸碎了！

只見到處是一片頹垣敗瓦，庭園已荒廢。

兩人正在懷疑與惆悵之際，忽然，有人聲響起。

朱五從門隙中望出去，嚇了一跳，對老六道：「又有一班人來殺我們！」

老六道：「宮三與文四的人？」

「也說不定！」

這時，大門已被踢開，衝進一班手持鋼刀的人來。

朱五叫道：「你們是誰？誰派你們來的？」

沒有人回答，但人人却揮刀猛攻二人。

朱五與老六知道這班如狼似虎的人厲害，絕對不能跟他們糾纏下去。

兩人作了一個眼色，突然一躍而起，穿出了瓦頂，逃命去了。

兩人一直狂奔，直到再沒有人聲爲止才停了下來，他們驚魂甫定，喘氣不止。

朱五道：「我們不能再現身江湖，否則，我們終有一天會被他們擒獲，或者身中萬刀，血濺當場！」

老六道：「那我們怎辦？」

朱五一時之間，也無法作答。

老六道：「我們只能暫時躲起來，如有機會，再查這事！」

朱五也只好同意。

兩人躲在這小小鄉村，但爲了生活，他們都化作了普通鄉民，朱五因此成了一個趕豬郎，老六則當他的叫化子。

＊　＊　＊

早上，朱五一早醒來。

老六昨夜一醉，到如今還未醒來。

朱五也不以爲意，走出這狹小屋子。忽然，他覺得有點異樣。

「怎麼這麼靜？」朱五自言自語。

他走到豬欄，更覺得寂靜，他又再問自己：「爲甚麼這麼寂靜？」

他的聲音隨即收斂——因爲豬欄附近出現了幾個人。

那幾個人雖身穿普通人的衣服，但眼神中却透露了他們並非普通人，他們並非山寨黑衣人。

朱五緩緩道：「你們想……」

一個人却說：「只要你把秘密說出。」

朱五奇怪道：「甚麼秘密？」

「你還裝蒜？」那些人漸漸移近豬欄。

朱五心想：「看來這件事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解決。」他迅速躍出了豬欄。

那些人並沒有退開。

那爲首的人道：「快說！」

朱五實在是莫名其妙。不過，他知道形勢比人强，只順口道：「我說也可以，你們先退開……」

衆人聽了，看見那爲首的人作了個手勢，於是稍爲退開，朱五見他們稍爲鬆懈，立時出手。

近他面前的一個最爲不幸，被他一拳一脚，踢開了五丈之外。

其餘的人見了，立時動手。

朱五並不想跟他們瞎纏，但他們人多勢衆，擺脫得了一個，另一個又纏上來。

朱五這多年來，苦練北腿，早已有成，他左脚踢出，右脚隨之一連踢得兩個人頭爆腦裂。

那些人隨即亮出了武器。

朱五看看眼前晃動的刀劍，知道硬拚下去，自己並無僥倖之理，但他們來殺自己的原因，却仍未知，便虛幌了一招，叫道：「慢來！」

這一喝倒使各人慢了下來。

朱五道：「你們究竟要我說些甚麼？」

那人道：「秘密！」

「甚麼秘密？我心中有很多秘密！」

那人有點不耐煩，道：「你還口硬？」他正要發號施令，命衆人再上。

朱五忙道：「你究竟要我說甚麼？」

那人道：「冊子究竟在那裏？」

「冊子？」朱五實在摸不着頭腦。

那人道：「再裝模作樣，先殺了你！」

衆人不再理會朱五說些甚麼，一齊攻上，這一次，他們全力以赴，招招致命，使朱五左支右絀，一時之間，險象環生。

當朱五危急關頭，突然，有人叫道：「停手，冊子在我這裏！」

衆人循聲回首，只見老六傻兮兮的站在門邊，他們立時分作兩批人，五個仍守着朱五。

爲首那人，領着其餘的人，一擁而上。

老六道：「冊子，冊子……五哥，還不走！」

朱五這時才如夢初醒，兩脚同時踢出，當前的兩人，被這突如其來的兩脚，踢得魂飛天外！

那些人亦非常機警，立時攻向朱五，朱五踢開了兩人，已再佔有利位置，不再與他們糾纏，且戰且走。

老六也是如此。

兩人一直狂奔，走了約有十里，再沒有人追來，他們喘着氣，找了棵大樹，挨在樹幹上喘息。

過了一會，朱五才道：「那些人要甚麼冊子？」

老六道：「我也不知道。」

「爲甚麼你說冊子在你處？」

「爲了救你！」

朱五道：「我眞不明白，冊子，究竟是甚麼冊子？」

老六道：「不要想冊子的問題，先想甚麼人來襲我們，我們有甚麼值得他們偷襲？」

朱五道：「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早已有了，他們是爲了一本冊子，第一個問題是……」

「我們多年來再沒有在江湖露臉，沒有與甚麼江湖人交易過，只有……」

「宮三與文四？」

「當然，不是他們，還會是誰？」

「對，只有他們，我如今才知道，他們以前對我們那麼好，其實目的在一本冊子。」

「那究竟是甚麼冊子？」

「你們眞的不知道？」

這聲音像鬼魅般出現，嚇得兩人有些魂飛魄散的感覺，他們退開，大樹上面赫然躍下了兩人。

正是宮三與文四。

朱五與老六實在感到錯愕。

宮三笑道：「我的手下一直跟着你們，並且早已射出花炮，告訴了我們，你倆行踪！」

文四道：「我們一直以爲你兩個是聰明人，那知道比起那頭豬公還不如！」

朱五想起了豬公被殺，有點憤怒，道：「宮三文四，你們殺我們師傅，又殺害了你們妹妹，還不斷追殺我們，爲的是那勞什子的冊子？」

老六也道：「究竟那是甚麼冊子？」

宮三對文四道：「他們扮傻，

好像眞的不知道那本冊子！」

文四道：「讓他們先吃些苦頭……」他話未說完，一個箭步，標竄上前，攻向朱五。

朱五一閃，兩人在樹前大戰起來。

老六當然嚴陣以待，不過，文四亦同時攻上。

朱五知道，論武功也許不及宮三文四，不過，憑兩人合作之力，也許可以突圍。

朱五叫道：「六弟，過來！」

老六也明白，虛晃一招，飛身來到朱五這邊，兩人背對背，對付二人。

打了一會，朱五與老六又處劣勢。

朱五突然想起兩位師傅，合二爲一，發揮了兩人武功的厲害。

兩人合二爲一？

朱五雙腿厲害，老六雙拳無敵，只要合二爲一，便可破宮三與文四。

他叫道：「六弟，上我肩上！」

兩人早已合作有數，老六聽他一叫，亦立時明白，老六一躍而上，上了朱五肩上。

立時，朱五與老六兩人合而爲一，成了一個巨人似的。朱五雙腿踢出，腿腿有力，最厲害的反而是老六，他坐在朱五膊上，雙拳在半空打出，更能發揮那長拳的厲害招數！

一時之間，兩人反敗爲勝！

宮三與文四，見二人合而爲一，開始有些笨拙，但打了十來招之後，兩人已合作無間，無論出拳出腿，皆虎虎有風，殺傷力極重。

尤其是老六在半空使出雙拳，兩人不能越雷池半步，任由他們有多大功力，也無濟於事。

突然，宮三與文四吆喝一聲，兩人彈開。

朱五與老六正得意之時，天空已撒下一張大網，兩人察覺之時，却來不及走避！

兩人被罩在網下，拚命掙扎，那知道越想掙扎，網越是收緊，使兩人不得不安靜下來。

宮三與文四看着兩人狼狽樣子，不禁大笑起來。

朱五與老六細看，只見大樹外面，早已有了十多人，原來這些人一直跟踪二人，並通知了宮三與文四，前來會合，早已計劃活捉二人。

宮三走近，踢了朱五與老六各人一脚，道：「還不快說？」

「說甚麼？」

「那冊子所在！」

「甚麼冊子？」朱五仍問。

文四道：「你眞的不知？」

朱五想說，老六道：「放我們出來，我們自然會說。」

文四笑道：「你們不說，只是自取滅亡！」

朱五也明白，如果眞的直認不知道甚麼冊子，那麼，兩人再無生存價值，但他們事實上並不知道那是甚麼冊子。

朱五道：「你們要的是……」

宮三道：「當然是龍華鏢局內的冊子。」

老六立時作出了反應，道：「啊！原來是那本冊子！」

「在那裏？」文四喝道。

朱五道：「放了我們出來便說！」

「不！快說！」

老六也道：「放了我們出來才說！」

宮三與文四，當然不會放他們，只是在旁邊，各踢一人一脚，但朱五與老六並不吭聲。

他們踢了一會，只見二人已皮破血流，却仍不肯就範，宮三與文四商量了一下，覺得如此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吩咐手下，準備放二人出來。

當然，他們出了那張大網，仍然不獲自由，兩人分別被縛在大樹幹之上。

宮三道：「說！」

朱五道：「究竟你們要那本冊子作何用？」

宮三道：「你不用理會，只要交出冊子，給你們一條生路！」

老六道：「那本冊子根本記載的是普通受託鏢的名單，你們要來做甚麼？」

文四道：「不用你們理會！」

朱五道：「我們都是爽快之人，你先說出用途，我們才說出冊子下落！」

宮三却不與他們討價還價，只道：「說！」

兩人當然緘口不言。

文四突然拿了一柄匕首出來，他走向老六，道：「快說！」

老六把頭轉向另一面。

文四道：「你再不說……我倒有個好辦法，三哥，你看過牢中凌遲而死的犯人？」

「凌遲？很久沒有見過了！」

「那你開開眼界，我們一人一刀，看看他們可以忍受多久！」

朱五與老六聽了，全身毛骨悚然。

所謂「凌遲」，是古代酷刑，簡單來說，便是一塊塊肉割下來，讓犯人慢慢死去，這種把死人痛苦拖長，實在是一種非常殘酷的手段。人可以不怕死，但痛苦却不是可以忍受。

宮三也拿出匕首，一刀刺向朱五，朱五閃過，當然，宮三只是威嚇，如果他要刺下，朱五是避無可避的。

文四也一刀刺出，老六發出了一聲慘叫。

朱五知道，這樣下去，只有增加身體上的痛苦，便道：「好，好，我說！」

「快說！」

「不過，你們還是先說要那册子作何用途，我們才說。」

「不說又如何?」宮三又揮刀。

朱五朗聲道：「我咬舌而死！」

老六同時接口道：「我也會！」

其他自毀方法，朱五與老六此時已無能為力，但「咬舌」這一法，宮三與文四却無從阻止。

宮三道：「好，那我們也不怕你不說，那本册子就是那些大官或大富之人，委託你們龍華鏢局的名單，那些金銀寶物眞正屬於那一位大官、大富人，册子之內當然是記載了。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些金銀財富，送到了那一個地方！」

朱五立時明白過來，他們為了要打劫那些巨富大官，才挖空心思找那本册子。

朱五道：「你們早已毀了龍華鏢局，還找不到那本册子嗎?」

宮三道：「找到了也不會再來找你們二人！」

老六道：「不過，我們眞沒有那本册子！」

文四道：「你們還抵賴?我們劫你們龍華鏢局之前，早已打聽得一清二楚——你們兩人，初升副鏢師，那日出發之前，老鏢師親自叫你們入內……」

朱五與老六聽了這番話，回憶當日情形，也是正如他所描述。不過，老鏢師召他們入內，只不過是吩咐在路途上協助龍世昌，也鼓勵一下他們努力之言而已。

宮三道：「我們打劫你們之前，一切已部署好，老鏢師叫你們進內，交了一本册子給你們，對嗎?」

事實上並沒有，但二人支吾以對。

宮三道：「龍華鏢局老鏢師，早已知道終有一日，我們會來搶這册子，因此交了給你們兩人……」

朱五想了一下，如果再否認，那是自取其辱，倒不如另想脫身之計。

朱五沉吟了一會，才道：「册子的確有，但不在我身上！」

「在那裏?」

「在……在你們那秘道之中。」

文四道：「秘道?」

朱五道：「我們臨走之前，把册子藏在秘道的一片牆壁之內。」

「甚麼牆壁?」

朱五想了一下，才道：「而今也記得不清楚！」

「快想想……」

朱五道：「秘道這麼長，告訴了你們也難找到，不過，帶我們回秘道，也許可以……」

老六道：「對，到了秘道，我一眼便可以找回。」

宮三與文四商議了一會，似乎意動。

不過，他們仍然被縛在樹幹之上，露宿一宵。

翌日，宮三與文四竟然備了兩輛囚車，把他們當作囚犯運回山上。

一路上，二人沒有機會說話，因此，沒有機會商議脫身之法。

不過，兩人只抱見一步行一步之想法，希望可以逃離此二人之魔掌。

* * *

過了五天，他們已來到山脚之下，早已有一大隊嘍囉來迎接宮三與文四。

宮三吩咐嘍囉，把朱五與老六從囚車中釋放出來，並給了他們馬匹。

可是，他們仍是被分隔開來，沒有機會談話。

上山之後，宮三與文四直接押了朱五與老六到秘道之處，要他們立即找出那本册子。

朱五道：「我們要商量一下！」

宮三道：「商量甚麼?快去找！」

老六也向文四要求與朱五商量，道：「我們離開秘道已有一段日子，記憶總有些模糊，一定要好好商議一番，才可找到那石壁！」

文四本來不肯，但二人堅持，只好答應。

宮三警告道：「你們兩人，不要再弄些甚麼花樣，否則我們絕不客氣！」

朱五道：「我們商量一下，一有結果，自然把那本册子找出，雙手奉上。」

文四只好放開了老六。

老六一見了朱五的面，二話不說，只使了一個眼色，二人便向洞內狂奔。

這秘道到處是叉路，要追進來，並不容易。

兩人狂奔了一會，知道已入了秘道相當深入的地方，而開始還有人聲追來，到了如今，再沒有甚麼人再追。

兩人喘定，朱五才道：「總算逃離！」

朱五道：「逃離又怎樣，仍在他們的秘洞之內！」

朱五道：「總好過被他們縛着！」

兩人休息了一會，開始再辨認秘道中的方向形勢，雖然隔別了一段時間，秘道並沒有甚麼改變。

老六奇怪道：「你在找甚麼?」

朱五並沒有回答。

老六又問：「我們根本沒有那本册子，更沒有收藏了甚麼東西在洞內石壁！」

朱五道：「是的。」

「那我們如何向他們交代?」

「交代?交代甚麼?」他頓了一頓才道：「我在那時，見他們一定要找到他們的册子，因此才敷衍着他們，暫時不會被他們殺死！」

老六道：「現在雖然擺脫了他們，不過，仍然是困在他們這個秘道之內……」

朱五道：「最奇怪的，便是他們並沒有追來。」

「在這洞內，沒吃沒喝，我們總也要出去的。」

朱五也不得不同意，因為老六所說的是事實。

老六道：「如果餓死，我們也不出去！」

朱五道：「當然！」

兩人經過多天的坐在囚車，非常勞累，倚着石壁，不一會便各自睡着了。

這一睡，他們也不知睡了多久，直到一些狗吠的聲音，才把他們驚醒過來。

朱五推推似猶在夢中的老六，道：「六弟，你聽聽是甚麼聲音?」

老六擦擦眼睛，道：「狗吠聲！」

「怪不得他們沒有追來，原來他們早已心中有數，只要我們仍在洞中，也就飛不出他們的五指山。」

「那我們怎麼辦?」

朱五道：「看來幾隻狗奈我們何！」他開始收拾一些石塊。

老六也明白，用石塊可以對付這些畜牲。

不一會，狗吠聲漸近。

這些狗嗅覺極其靈敏，要在這洞中找人，靠人也許要一兩個月，但靠狗却快捷妥當。

再過一會，黑暗之中，有點點暗光閃耀。

兩人立時拿起了石塊，擲向狗羣。

開始的時候，那十來隻狗也無法近他們的身，首當其衝的幾隻，更是頭破血流，退了下去。

可是，狗聲越來越吵，第一排受傷了，便再有第二排補上，而且更為兇惡。

兩人並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狗。

當他們的石塊擲得七七八八，狗隻已把他們兩人團團圍住，並且前仆後繼似地撲上來。

最後，他們附近再無石塊。

幾隻大狗，已一齊撲上來。

朱五與老六，只有施展他們的南拳北腿，對付如潮水般湧上的惡狗。

幾隻撲上，朱五踢出連環腿，那幾隻狗立時頭破血流，倒了下去。

老六也沒有慢下來，他的南拳，見一隻打一隻，一時之間，滿是頭骨破裂的聲音。

不過，狗却越來越多，來個不完，兩人施展渾身解數，漸漸有些氣力不繼。

那些撲上來的狗隻，開始佔了上風。

一隻大狗撲起，朱五一脚踢出，但脚力似乎不繼，那狗一閃，那白森森的牙，咬着了朱五的褲管，「嘶」的一聲，整條褲管也被咬了下來。

老六的情況比他更壞。

兩隻狗分別由兩邊撲來，一隻咬着他的衣袖，另一隻咬着他的衣襟，他揮拳掃開，可是他雙拳已是無力，兩狗一扯，幾乎把他整件衣裳也扯了下來。

兩人知道，這樣下去，定會成為狗的點心，就是不死，也被牠們咬開，扯得皮開肉裂。

朱五狂叫一聲：「走！」

老六會意，兩人同時一個大車身，所有狗隻立時避開，而朱五與老六，也趁這個時機，衝出了狗羣之外。

他們見路便奔。

那些狗隻，也是見影便追去。

為了減少狗隻追趕，兩人一見有叉路，便各自往叉路走去，而狗也分作兩路，各自追去。

他們拚命走，直到筋疲力盡，但追來的狗，仍是精力旺盛！

兩人從叉路分開，奔了一會，又再見面。

朱五叫道：「那邊沒有路了?」

老六一手撥開一隻大狗，叫道：「沒有了！」

「那我們豈不是被困死在這裏?」

「看來是！」

「我們怎會被趕入這窮巷之地?」

「天知道！」

「難道我們是註定死於狗牙之下?」

「天知道！」

老六被狗咬了一下屁股，狂叫一聲，奔上了一片石壁，石壁之上，有幾塊突出石塊，暫時可以被他攀着。

朱五也有樣學樣，拚盡氣力，上了另一邊石壁，上面也是有一些突出石塊，暫時可供他佇脚。

在他們所處的地方，狗隻雖然可勉强撲上，却總無法到達他們所在之處。

那些狗並沒有放棄，拚命撲上，並以爪抓石壁，希望可以上來。

幸好石壁光滑，牠們無法使力。

一時之間，幾十隻狗圍在下面，汪汪而吠，作勢欲咬，嚇得他們心膽俱裂。

朱五與老六所攀着的石塊並不很大，靠着手指抓住，非常吃力，雙脚雖然也有所憑藉，不過，稍一不慎，或者石塊鬆脫，只要他們一滑下，相信立時會被那些狗隻撕個粉碎！

兩人只覺雙手越來越酸軟。眼看他們便要死在這些惡狗之下，忽然，整個石洞都靜了下來。

兩人正覺奇怪。

突然又有一聲狗吠，下面的狗聽了，紛紛伏下，似乎遇到了一些巨大勁敵似的。

又再是一聲吠聲，不過，這一聲吠聲却不似普通狗隻，而是低沉的吠聲之中，充滿了恐懼的聲音。

那些本已伏在地上的狗，紛紛退後，在最後面的，已拔腿跑開！

朱五與老六正覺奇怪。忽然，一隻身型龐大的狗自洞中另一邊奔了出來。

這時，在前排的狗也迅速退後。

接着，另一隻大狗出現，那狗擧起頭來，向天空發出了一聲長嗥。

登時，所有狗隻，不理死活，拚命向後面竄去，一時之間，整個山洞，再沒有一頭狗。

在朱五與老六面前的，只有這兩頭大狗。

這兩頭大狗，睛光靈動，凝視他們。

他們只覺陣陣寒意，自心底升起。

朱五心想：「走了那批惡狗，來了兩隻更惡的！天亡我也！」

老六也想：「被這兩隻大狗吃掉，總好過被那幾十隻狗，一隻噬一塊來得好受！」

這時，他們雙手已再無力氣，漸漸，雙手痲痺，已不聽使喚。

朱五首先滑了下來。

老六也跟着滑下來。

兩隻大狗迅速走了上來，用嘴嗅着他們，兩人閉上了眼睛全身顫抖，坐以待斃！

「大師！」是一聲嬌滴滴的聲音。

「師傅！走開！」是另一把聲音，也是清脆異常。

兩人睜開了眼，只見兩隻大狗竟然退開，他們迷迷糊糊，見到兩個身影。

朱五用盡氣力，叫道：「救命！」

老六也道：「救命！」

那兩人又再斥喝兩狗：「走開！」然後，彎身下來，其中一個叫道：「五哥，是你！」

另一個也道：「六哥！」

這時，朱五與老六也只是看到兩個長髮披肩的人，但聲音却是十分稔熟的。

「是阿燕？」

「阿奇？」

兩人並沒有答話，扶了他們起來，朱五與老六已完全無力，倒在那兩人懷中。

在長髮之中，他們眞的看到，面前竟眞的是阿燕與阿奇。

朱五似是自言自語道：「我們已死了？」

老六道：「阿奇，我們在天堂還是在地獄？」

宮燕道：「五哥，你沒有死去！」

文奇也道：「六哥，我們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獄，仍在山上這個秘洞之中。」

老六道：「你們沒有死？」

文奇搖頭。

老六道：「那麼我們也沒有死？」

「沒有！」

不知是高興過度，還是用力過度，老六已然昏了過去，朱五也比老六好不了多少，想多說一句，也無能爲力，便倒在宮燕懷中。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不見了宮燕與文奇兩人，只有兩隻大狗在他們身邊守候。

朱五首先坐了起來，那邊那隻大狗發出了低沉的叫聲，接着老六也在另一邊醒來，當他稍爲移動，那邊那隻大狗也發出了一些聲音。

兩人想再動，那兩隻大狗同時站了起來，又發出了一聲相當可怕的聲音，好像在警告他們不要再動。

兩人停了下來，兩隻狗也再坐回原來的位置。

朱五道：「痲煩，這兩隻狗十分忠心，似乎是看守着我們！」

老六道：「牠們也算是我們的救命恩人……不過，如今看來，牠們看我們不在眼內！」

忽然，兩隻大狗顯得有點興奮，伏在地上，尾巴一直在搖，看來極爲馴服似的。

原來宮燕與文奇正進來。

宮燕手上捧着一大碗東西，熱騰騰的，叫道：「大師，走吧！」

文奇手上却是一大盤東西，也叫道：「師傅，走開！外面有吃的。」

兩隻大狗在兩位嬌小的姑娘面前，顯得極爲柔順，看着她們手上的食物，顯得有點貪婪的樣子，却非常聽話的退了出去。

朱五道：「怎麼有這兩隻狗？爲甚麼又改了這兩個古怪的名字？」

兩人放下了手中食物。

文奇道：「這兩隻狗的來頭說來話長，你們快吃這些東西，有粥有飯！」

老六道：「咦，你們在洞裏住了一段日子？設備那麼週全？」

宮燕分別把食物送到二人面前，才道：「眞是說來話長，不說兩頭狗。那日，我們兩位兄長……而當你們走了之後，要我倆回山寨，我們堅決不肯……」

朱五道：「他倆眞不是東西，竟忍心……」

文奇道：「是的，他們不念親情，爲了達到他們的慾望，竟眞的要殺我們！」

「你們怎樣死裏逃生？」

「也就是這兩隻狗！」

「牠們怎樣來的？」

文奇道：「不知道，大概牠們早已住在洞中，我們被他們打下懸崖，却沒有墮下去，掛在山壁上一棵從石壁伸出來的老松樹上。」

宮燕道：「當我們正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之時，却來了這兩隻狗！」

「牠們懂得爬石壁？」

「不，牠們早已熟悉附近環境，繞過懸崖的另一邊，從下面爬上陡峭的山坡，救了我們！」

「爲甚麼牠們懂得救你們？」

文奇搖了搖頭，道：「不知道，實在不知道，開始的時候，我們被牠們體形嚇得尖叫起來，本來以爲墮崖不死，却要成了這兩隻大狗的點心！」

宮燕接口道：「牠們一來到我們身邊，便表示友善，舐舐我們的臉，然後咬着我們的衣裳，竟拖了我們上懸崖之上！」

文奇道：「我們實在是大難不死！」

朱五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對，看來這兩隻狗極具靈性，牠們把我們拖上了懸崖，來到這一帶山洞，這一帶山洞，本是那秘道的一部份，但我們却從未來過，這邊有幾個密室，並儲有日常用品，甚至有一些糧食，看來是以前負責掘這秘道之人，打算藏在這裏，覷準機會逃離山上，他們大概沒有機會用這些東西了。」

「狗兒又怎會知道？」

「大概是牠們鼻子較爲靈敏。」

「山中又怎會無端有狗？」

「不是無端，宮三文四兩人，一直養很多狗，一來是守衞這個山寨，二來他們也喜歡狗。否則，你們也不會被這麼多狗追嚇！」

「那麼，這兩隻大狗，大概可能是當中兩隻，在一些機緣之下逃了出來！」

「牠們已成野犬，應該視你們作點心！」

「是的，不過，這兩頭狗對我們兩人，却又非常忠心，而且言聽計從，說起來，也眞奇怪！」

朱五道：「兩位師傅的……」想起當日兩位師傅被打死的情形，朱五有點悲從中來。

文奇道：「也是這兩隻狗帶我們尋得兩位師傅的屍骨，我們早爲他們安葬，你們身體復原之後，我會帶你們去看看……不過，那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墳墓。」

老六道：「師傅的屍骨可以入土爲安，我們也已心滿意足，我們眞無用……既不能在師傅生前行弟子之禮，死後也不……」

文奇安慰道：「六哥，你不用悲傷，那時情勢迫人，如果你們不逃出此洞，相信我們幾個人之仇，也沒有希望可報！」

朱五道：「你們兄長……」

宮燕道：「他們不再是我們兄長！那次，他們竟然眞的用箭射殺我們，我們還以爲他們是作個幌子，開個玩笑，那知道他們爲迫你們，不單不是開玩笑，而是眞的親手殺死我們也在所不計，幸好我們還有天憫！」

文奇道：「我們有信心，你們兩個一定會回來救我們，並且殺死他們……」

朱五道：「其實我們也是被他們迫回來的，我們走出這秘道之後，一直躲躲藏藏，沒有好日子過，原來他們一直尋找我們，迫我們把龍華鏢局的名册，交給他們！」

「爲的是甚麼？」

「爲的是那些託鏢顧客名單，好讓他們清清楚楚知道那一個人有大量金銀，最重要的，還是這些人把金銀財寶藏在甚麼地方！」

「那麼他們可以按圖索驥，打劫他們，佔盡天下財富！唉……」

朱五道：「你爲甚麼嘆氣？」

宮燕道：「我實在不明白，他們作孽太多，劫了貪官汚吏的財寶，還說得過，但劫了賑災的金銀，那有甚麼江湖道義可言？」

朱五道：「我懷疑他們打劫，並不單爲了自己，大有可能是爲一個組織……不過，無論他們爲了甚麼，我們也要剷除他們！」

老六道：「我們武功不及他們，看來……」

朱五道：「不要長他們志氣，有道是：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他們弄得天怒人怨，日子也不會長久！」

話雖是如此說，但朱五心內仍沒有甚麼把握，可以剷除宮三文四這兩個山寨王。

翌日，他們元氣稍爲恢復，宮燕與文奇二人，帶了他們往祭拜兩

位師傅。

兩位師傅是安葬在懸崖的另一面，宮燕與文奇幾乎也認不得路，因爲路上荊棘滿途，並經風雨侵蝕，已改變了不少面貌，幸好兩隻大狗帶路，才找到兩位師傅墳墓。

朱五與老六看見師傅的墳墓，也想起這幾年來，由於機緣巧合遇到兩位師傅，直到再被迫上這山寨，時日雖不多，但變化之大，實在令人唏噓不已！

兩隻大狗伏在一旁。

朱五拜祭之後，忍不住問道：「這兩隻狗的名字誰改的，這麼古怪？」

老六也道：「與我們師傅有關？」

宮燕道：「是的，這一隻叫『師傅』，因爲是牠找到你師傅華北的，另一隻叫『大師』，因爲牠找到長髮和尚，爲了紀念他們！」

文奇道：「我們絕對不是對他們不敬！」

朱五道：「我明白。」他頓了一頓，叫道：「師傅！」那隻狗竟乖乖地走過來。

老六也試試叫道：「大師！」

那隻叫「大師」的，也同樣乖乖過來。

朱五摸着這大狗的背脊，道：「看來師傅也同意這兩個名字！」

老六也拍拍「大師」的身體，大師溫馴地躺在他的脚邊，好像護着多年的主人似的。

忽然，兩隻乖馴的狗突然豎起了耳朵，發出低沉的叫聲，站了起來。

宮燕道：「糟！難道有人來？」

文奇道：「如果有人來，那一定是……」

衆人都站了起來。

「大師」與「師傅」奔上前去，汪汪而吠。

「我早已說過，你們逃不了，果然在這一邊……」說話的人正是宮三。

文四也道：「你們逃……」

他們帶着人馬，出現在衆人之前，不過，他們呆着，是因爲看見宮燕與文奇。

宮三叫道：「好了，好了，妹子，你們並沒有死去，我們還以爲……」

文四道：「妹子，我們也想得你們好苦！」

宮燕怒道：「不要再叫我們妹子！我們已不再是你們的妹子！」

文奇也道：「你們救過我們，養育過我們，也殺死過我們，我們之間，一切恩怨，已一筆勾銷了！」

宮三與文四知道，爲了迫朱五與老六，他們連妹子也殺，怎麼說也說不過去，宮三道：「好，好，咱們既無恩怨也好！」

文四道：「那你們以後更怨不得我們！」

兩人欲移步上前。

兩隻大狗同時站起，發出可怖的吠聲。

宮三道：「靠兩隻畜牲？」

文四接口道：「我們剛才不是聽有人說過，這兩隻畜牲是紀念甚麼師傅的？你們沒有本領，靠兩隻畜牲！」

兩人言下之意，當然是侮辱兩位師傅。

朱五怒道：「牠們是畜牲也比你們有人性！」

老六道：「你們滅盡人性，才是畜牲！」

兩隻大狗發出狂吠，似在吶喊助威。

宮三以非常蔑視的口吻道：「讓我先殺死這兩隻畜牲再說！」

朱五道：「我也要殺死你們兩個畜牲！大師、師傅，走開！」

兩隻大狗居然讓開，退開後面，保護宮燕與文奇。

宮三道：「你們根本是我們手下敗將！」

文四也道：「快上來送死……」

宮三道：「不，千萬不要打死他們，因爲我們還要那本册子，打他們一個半死不活……」

朱五與老六怒極，撲上前去。

四人立時混戰起來。

經過多日來，朱五與老六雖然仍然苦練他們的南拳北腿，但在武功上來說，他們仍是不能超越宮三與文四。

不過，朱五與老六是拚命的打法，使他們也無法剋制二人。

可惜，豁命的打法，最爲耗力，不一會，一百個回合未到，朱五與老六已逞氣力不繼。

宮三與文四似乎要作弄兩人一番，故意左閃右避，要更加耗去他們氣力。

宮燕與文奇看情形不對，也加入了戰圈。

兩人武功不高，加入了戰圈，似乎反而累事。

宮三與文四二人，見可以控制他們四人，心中暗喜，咄咄迫人。

四人退後，一直退至近兩隻大狗之處，兩隻大狗伏着，只發出低沉的叫聲，似在聲援兩個女主人。牠們沒有得到女主人進一步的吩咐，不敢妄動。

可是，牠們眼看兩個女主人被打，却已蠢蠢欲動。

宮燕橫瞥一眼，心生一計。

她對文奇打了一個眼色，文奇會意，向後一退。

宮燕立時叫道：「大師，上！」

文奇也道：「師傅，上！」

兩隻早已蓄勢待發的大狗，一

接命令，如疾矢離弓，撲向宮三文四二人。

兩人見兩狗來勢極爲兇猛，一時之間，不敢直攖其鋒，略爲閃避。

但避開了一次，避不開另一次，兩狗回頭再攻，森白的牙齒，咬向二人咽喉。

宮三與文四再退，稍一低頭，雙掌遞出。

他們兩人功力深厚，但打在兩隻大狗的身上，却似泥牛入大海，無聲無息。

就在這時，朱五與老六已喘定了氣，並且知道只要趁二人對付大狗之際，攻其不備，也許有戰勝之機。

大狗又再撲起。

宮三雙手高舉，上盤空門大露。

朱五早已窺得這個大好形勢，突然一個橫身，飛竄出去，這一招「穿心腿」是北腿武功之中最厲害的一招，朱五一直沒有機會好好發揮這一招，可是，在這生死關頭之際，他把這一招「穿心腿」發揮得淋漓盡致！

宮三狂叫一聲，整個人被重創，胸口立時凹了下去，口中噴血。

老六也沒有錯過了這大好的機會。

當大狗撲向文四之時，文四並不以雙手對付大狗，反而凌空撲上，一招「雙飛連環腿」，想把「大師」踢開，但這如意算盤並不能打響，老六也已飛身射出，整個人標竄向前，他的雙拳已出。

這一招是南拳中的「拳拳盛意」，連環出了八拳，拳拳打在文四的身上，文四在飛撲半空之際，身體旋轉，這「拳拳盛意」每一拳，打得他內腑翻騰，不能自己！

兩人倒在地上，兩隻大狗又再撲上，牠們早已張大了口，只要牠們一撲至，兩人咽喉立斷。

宮燕與文奇同時喝道：「停！」

「大師」與「師傅」立時停了下來。

朱五道：「你們仍想放過他們？」

宮燕道：「不，我只想活捉他們！」

老六不明白地問道：「爲了甚麼？」

文奇道：「我們早已想過，宮三與文四，結此山寨，並不是爲自己，看來他們定是朝廷叛黨，可惜我們找不到證據，不過，留下他們兩個活口，交給朝廷，那便是最好的證據！」

朱五道：「這個主意也不錯！」

老六道：「他們日夕迫我們交出龍華鏢局的顧客名單．看來也是受人所指使！」

兩隻大狗仍然守候着二人，朱五與老六立時上前，用繩索把二人縛了五花大綁，並立刻教人下山報告。衆多嘍囉見此，早作鳥獸散。

官府方面，早已想盡辦法圍攻這山寨，但一直沒有能力攻上，而今一有消息，立時有一隊人馬上山。

山寨上並沒有人反抗，因爲兩個主子已被擒，他們無人領導，早已各散東西。

朱五把宮三文四交與那個姓關的將領。

關將軍道：「你們立了大功，因爲朝廷早已發現他們是叛黨，但一直無法剷平他們。宮三文四早已犯案纍纍，你們跟着我上京，定可當官發財！」

朱五聽了，才恍然大悟道：「怪不得他們要打劫這麼多人，而且不擇手段，只要有金銀，不理會是官賈財物，或是用來賑災財物，也一概劫掠，却原來是籌募反朝廷的經費！」

老六道：「事情原來這麼複雜，上京之後，這宮三文四，受到審訊，定會供出主使他們之人，也許這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反朝廷大案！」

宮燕也同意道：「五哥、六哥，你們隨着關將軍上京，也許可以做個大官也說不定！」

文奇道：「那麼你們便可以光宗耀祖了！」

關將軍也游說二人上京。

朱五望了老六一眼，二人同時搖頭。

朱五道：「江湖兇險的日子，我們已過不慣，更何況官場內明爭暗鬥，關將軍，謝謝你的好意！」

老六也道：「我們只望有一口安樂茶飯吃。」

文奇接口道：「最好還有一壺好酒！」

老六笑道：「你最明白我的心意！」

宮燕道：「你在想甚麼？」

她問朱五，朱五並沒有回答。

「難道你想再養一隻豬，再作趕豬郎？」宮燕開玩笑似地問。

可是，朱五却非常嚴肅地道：「對，我正想在這山上，養一羣豬，豬生豬仔，勤力致富！」

他望着宮燕。

宮燕道：「你人生目標便是那麼簡單？」

朱五道：「我還要很多豬仔！」

「你說甚麼？」

「我說要我自己的『朱仔』！」

宮燕起初不明白，最後，才明白「朱」與「豬」同音，羞赧地投入了他懷內。

（全文完）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麥可 著・文
飛・圖

排雲島風雲

海島仙境

晴空無雲，風和日麗，碧綠的海洋四望無際，令人看起來開朗而舒暢。

徐志堅站在岩石上瞭望海天景緻，臉上神色堅定，緊閉着的嘴唇及凝住的目光，表現了內心的堅決意志與不屈的氣概。

他只有二十歲上下年紀，英俊挺拔，多災多難的磨練使他智慧益發成熟，自幼巧遇明師習得一身絕世好武功，秉承俠義門風，天下最艱巨的大事，為害武林之禍患、鋤强扶弱，這些責任自然而然的全落在他的身上。

今天是他任務開始的第一步，精密的設計，巧妙的安排，還有許多俠義同道參與其事，因此不容許錯漏和失敗。

他思潮起伏如海洋中千層波濤此起彼伏前仆後繼。

從各方面左思索，右推理，這海邊即將開始的一幕，影响至巨。

山腰密林中有道鏡子反光閃動，對面山上立即有了相應的反應。

徐志堅緩緩的轉過身來，往前走去。

颼颼颼，三條人影如飛趕到，一言不發就將徐志堅困在當中。

義俠除惡

「你們這是幹甚麼？」徐志堅問。

「哼，小子，做了這等人神共憤之事竟然想逃，天下雖大誰敢容你！」一名老者恨聲的道。

「你們三位是何來歷？我從未見過尊駕，可說是毫無關係可言，更無仇恨，何必擺出這等駭人模樣。」徐志堅侃侃而談，但運用內勁說出，遠近皆聞。

「小子住口！」其中一名神態威猛的老者喝道：「當今俠義道，只要有良知的人，都要殺你為快，快點自裁，免我老人家殺了汚手！」

「哦，三位原來是大仁大義的俠客，失敬失敬，要你們動手殺我，的確是有辱身份，但是你們總得大名報一報，免得我死去也不知是誰下的手？」徐志堅神態輕鬆，似乎未把對方放在眼中。

「好，小子聽着。」神態威猛老者答道：「老夫血手上官霸，這兩位是淮陽雙義，生死判官何宗奇，禿鷹苗七虎，聽淸楚了沒有？」

「多謝相告，原來是威鎮江南的三位大俠，小子自不量力，想領教一下三位一身絕學，那即使死了也甘願！」徐志堅笑笑道。

「看老子拳頭！」禿鷹苗七虎是個壯漢，身高膀闊，威風凜凜，聞言首先忍不住衝上前就是一拳。

徐志堅紋風不動，待拳頭臨近胸口，手掌微托施展沾衣十八跌功夫，禿鷹苗七虎「叭」地一聲跌倒，雖未受傷，但也跌得七葷八素，而且有點莫名其妙。

「很好，讓我來試試。」判官何宗奇上前。

徐志堅淡淡的道：「三位一齊上吧，何必這麼廝煩！」

「嘿嘿……」血手上官霸冷笑了一聲，喝道：「賊子拿命來，看看老夫的手段。」

禿鷹苗七虎這時回過氣來，怒喝一聲：「噢，看看老子的大刀斬你狗頭！」

徐志堅眉頭微皺，身形陡地閃前七尺，右手一牽一引，禿鷹苗七虎手中的刀已失去，徐志堅飛起一脚，禿鷹苗七虎龐大身形直飛了出去，「噗！」的直飛上株大樹上，端端正正地掛在樹幹上，駭得他呱呱怪叫。

生死判官何宗奇及血手上官霸二人大驚，一齊撲上，這二人的武功較苗七虎高得多了，而且內力也有天淵之別，因此一上手就是殺着，絕招連連毫不留情。

徐志堅竟然不懼，奮起應戰。

血手上官霸這個外號不僅說明他本人嫉惡如仇，而且手上確有過人之處，出手見血幾乎是他的作風，他這人全力施為，當眞有風雲變色，鬼哭神號之威。

判官何宗奇手上這對奇門兵刄判官筆，確有一筆判生死能力，江湖道上成名人物在他判官筆下吃虧的不在少數，今日含憤出擊，當眞不可小覷。

徐志堅應付了二十招，心中漸感不耐煩，陡地身形一凝，雙目神光湛然，右手一划，根本上看不清楚他的動作，判官何宗奇手上的兵刄換了主人，定睛看時，判官筆已釘入大樹幹之上，正在禿鷹苗七虎的頭頂上。

血手上官霸怪叫連連，奪命三招連環施出「見血封喉」、「手中乾坤」、「隻手遮天」，將敵人所有退路封死，强力進擊對方空隙，而一股怪異旋轉掌力帶動之下，令敵人身不由主跟着轉動。血手上官霸正等着。

徐志堅當眞是個練武奇材，一眼就看出對方的虛實及血手武功路子了，當下雙脚生了根似的屹立如山，絲毫不為所動，右手突然輕拍而出，一股强烈勁風應運而生，血手上官霸只感到一股大力襲上腰際，急往後退，徐志堅右掌正等在這兒，不為已甚，只是輕輕摸了一把，脚跟微竄，人已退後了二丈有餘，含笑凝立不動。

「你怎麼也會這手法。」血手上官霸大驚，忍不住地問，有點懷疑對方是師門中人。

「武學分歧雖多，原則不外如此，看你出手及變化已明眞理，照樣來一下不就行了嗎，又有甚麼奇怪！」徐志堅溫文有禮的答道。

血手上官霸呆了半晌，突然頓脚狠聲道：「小子，今日敗了，算你狠，只要老夫不死，決報今日一敗之辱，再見！」

判官何宗奇此時已來到了樹下，將師弟苗七虎救了下來，三人自知技不如人，多事糾纏只有自取其辱，因此急急離去。

徐志堅目送三人離去的背影心中頗有感慨，突然心頭一凜，緩緩的轉過身來，只見一名老道鬚髮皆白，背負長劍，杏黃色道袍，足踏雲履，滿面紅潤飄飄然有羽化而登仙之概。

「老道雲水到此久矣，見小施主展神威趕跑武林中三位健者，好好，很好，很好！」

徐志堅臉色馬上凝重了起來，久聞這雲水道長是崑崙派長老，為當今武林中輩份最高的人，一身功力已到達到巔峯的境界，五十年來益發精進，今日遇到，眞是有緣。

「小施主，貧道奉掌教之命前來，請亮劍。」雲水道人緩緩道。

徐志堅微一沉吟，身形突然斜着縱起，隨手一拂，已採得一枝梅花，身形倒折回原處朗聲道：「小子僅以此枝請老前輩指教！」

「很好，很好，請注意了！」雲水老道見了徐志堅施展的輕功及內力等，知道這年輕人一身所學已到達了極高的境界，雖然自負武功但也不敢輕視！

徐志堅此時自然是全神貫注，心與神會，體運自然，整個心靈全部溶入劍中，雖然此時手中只是株梅枝，此時絲絲劍氣吐出，嗤嗤聲响不絕。

雲水老道右手伸處，長劍已握在手，颼颼颼三劍劃出，頓時漫天殺氣，風雲變色。

徐志堅遭逢如此强手，提足十二成功力，梅枝作劍隨手揮舞，看上去絲毫不起眼，但雲水老道這等行家心頭大震，這幾下劍招當眞神來之筆，不着形相，空靈自然無所不在，體運自然無所不能。

這是至高無上絕學，不見於任何門派的典藉。雲水老道將近百歲，以他一生經歷及身份，見過所有名門正派劍路，全不及面前這少年所施展的三招。

掌教所命，任重大，無論對方武功如何，今日也必要盡力而為，下緩緩說道：「小施主留意，貧道要全力施為了，勝負在所不計，對敝派及天下武林也好交代！」

「道長請。」徐志堅莊容回道。

雲水老道肩頭微晃，劍招發動，看上去平淡無奇，但一招一式，來龍去脈，淸楚明朗，眞實快捷，由於老道修爲極深，已達返璞歸眞境界，表面上並無眩人耳目表象，而徐志堅却不敢稍怠，全力迎擊！

寂靜的山林頓時漫天劍氣縱橫，嗤嗤之聲不絕。

這一戰當眞驚天地而泣鬼神，當這兩大高手搏命出擊，眞是當世不易見到的絕學！

五百招過去，二人仍是不分勝負局面，雲水老道百年修爲，火候深厚老到，而徐志堅神與天會，出招應敵絲毫不用智力，一味自然，兼且修習正宗內功心法，內力悠長，根本不會疲倦。

雲水老道心頭漸漸不耐煩，突然長嘯一聲，身形凌空拔起，崑崙絕學飛龍九式展出，「龍翔九天」、「直搗黃龍」、「怒海龍王發雷霆」……這是崑崙派歷代祖師千錘百鍊絕學，施展開來的確奧妙不可方物。

徐志堅逢此大敵，精神陡長，拚力出擊。

剛强易折這是至理，二人內力貫注怒意漸生，犯了大忌，突然托托聲響，寶劍梅枝折斷，餘勁未曳，趁虛而入，二人身上鮮血迸發，已受了傷。

「好，老道百歲之人見到如此精妙劍法死而無悔，今日回去向掌教交代，他日有緣再見。」雲水老道人說罷，身形縱起，刹那間消失山林之中了。

這時，平地上三十幾名大和尚，擺好了羅漢陣，個個怒目而視，望着徐志堅。

「荒山僻地，今日有緣，高人輩出，在下捨命陪君子，奉陪到底。」徐志堅這回毫不退讓，雖面對天下聞名的羅漢陣，決定憑自己一身所學與對方重擊。

當先一個老和尚一身黃袈裟，正是少林達摩院首座無因禪師，合十道：「老衲奉命到此，望小施主成全。」

「好，在下接着就是了。」徐志堅說時緩步走入羅漢陣，手上仍是那枝梅枝，經已斷去了小半。

這是輕視少林派，還是另有所恃，但少林派和尚個個臉現怒意。

徐志堅來到了羅漢陣中央，立刻出聲道：「出手吧！」

「阿彌陀佛，各位師弟，全力施爲，千萬別大意，看天意如何決定！」無因禪師合十道。

嘩啦啦，三十名少林和尚揮動了手上方便鏟，去勢相當驚人。

徐志堅却有如老僧入定，絲毫不爲所動。

三十名大和尚分三層圍定，反覆繞着轉了三匝，陣勢立即發動，此來彼往，彼來此往，川流不息，兵刃集中於徐志堅的身上招呼，看上去當眞形勢危急。

但是徐志堅有如大海中柱石屹立不動，抵受千層波濤侵襲。

大約半盞熱茶時分過去，徐志堅已摸了個大概，再也不願多待，猛地長嘯一聲，掌中梅枝全力出擊，快捷、威猛有力，少林和尚方便鏟出手，慌亂中徐志堅趁虛而入，隨手一揚已抓住一人往外擲去。羅漢陣立即大亂，徐志堅再不容他們有援手的機會，身形一陣遊走，三十名大和尚已倒下了一大半，餘下的呆呆站着，似乎是傻了一般似的。

徐志堅身上也是血漬斑斑，受傷不輕。

「阿彌陀佛！小施主好精湛的武功，今日一戰，少林已經盡力，看來天意如此，他日有緣再行相見。」無因禪師合掌緩緩的道。

「好說！」徐志堅勉强說了兩個字，其實胸口血氣翻騰，顯然受了不輕的內傷。

徐志堅茫然回望，還好沒有强敵出現，如果再來一位像雲水老道那樣好的武功高手，今天非要倒下不可，看來這第一關似乎已經挨了過去。

海空依然是呈現悅目的淡藍色，山風習習，天地一片平靜，誰知道片刻前這和平寧靜的山林中，曾作過幾場生死存亡的爭鬥。

徐志堅緩緩的往來路走去。

突然，林中有兩名漢子奔過來，徐志堅老早聽淸楚了，仍然裝作不知地，往前走去。

「相公，慢走！」

徐志堅茫然的回過身來，愕然望着那兩名漢子道：「你們又是找痲煩的麼？」

「不，我們躲在上面很久，看到中原各大派高手給你相公打得落花流水，眞是漂亮極了。」其中一名漢子眉飛色舞，顯然也是爲這一戰而感動。

「二位找我有什麼貴幹？」徐志堅平靜的問。

「依小的看來，徐相公在中原道上不容易呆下去，不如另謀發展。」那漢子道。

「哦！什麼地方可以發展？」徐志堅茫然的問道。

「排雲島。」

「你們……」徐志堅故意問。

「我們二人雖然平凡，却可以引見，至於像閣下這樣突出的人材，即時可以到島上，但不知徐相公心意如何？」

「像我現在這樣是不容於當今天下武林，有排雲島這樣好的地

方，當眞是夢寐以求。」徐志堅道。

「好極，徐相公請隨我來。」二人引徐志堅往海邊走，突然停在一塊石頭上，雙手一陣划動，徐志堅假裝沒有看見，其實很留意，山上又有反光閃動。

密林中有間小屋，牆上掛着獵具，也有捕魚網等，看起來只是個尋常百姓家，其實，正是排雲島的細作哨站。

由於排雲島地形險惡異常，數十年來黑道巨寇滙集於此，近十年來，聲勢日益壯大，羣惡相繼，荼毒生靈，有越來越烈之趨勢。

武當掌門有見及此，二十年前物色到徐志堅，立刻傾囊相授，並私下約來各大門派掌門人籌策此次事件，並探明排雲島聯絡地址。

徐志堅身負重任，不辭勞苦決心身入虎穴，各大掌門人定下決策，故意下令派人追殺，徐志堅苦戰之下僥倖獲勝，但已筋疲力盡，故此令對方更相信，可以說苦肉計完全成功了。

黑夜，一艘快船靠近，兩名密探帶着徐志堅上船，沒有一句說話，只有幾個手勢。

* * *

幾位老年人躲在密林中，一直心急的等待，親眼看見徐志堅眞的上了船，大家暗中吐了口氣，又急急回去安排下一步工作。

徐志堅又何嘗不暗自慶幸。深入排雲島雖然可以混進去，但以後工作更加艱巨，而且孤身一人面對强敵，那是用智不用力，環境陌生不說，那般亡命之徒動輒殺人放火，生活在那樣的地方當眞不是好玩。

這艘快船不大，却有十數人划船，他們對這海面很熟悉，憑着天上星光指引，操縱得很順利，黑黝黝的海上，一片黑沉沉什麼也看不見。

大約過了三四個時辰，隱約望見一座島，也是黑漆漆的不見燈火。

徐志堅目力過人，見水流特急，時見漩渦，不熟悉地理環境及水流等，別說划船，只怕寸步難行。

快船最後靠在石頭上，那二人低聲道：「徐相公請跟我們來吧！」

「就到了麼？」徐志堅奇怪地問道。

「排雲島見到了，走路還得花一段時間。」引路的漢子答道。

徐志堅心內暗自欽佩，排雲島主事人的確想得妙，海上船隻不明就裡，只見黑黝黝的山石，自然不會想到這兒是强盜窩，再說，排雲島前急流漩渦就是最好防守力量。

走了好半天仍然不見人影，甚至任何有人的跡象都不見，樹木、房屋，什麼都沒有，只有漆黑光亮的石頭佈滿地上。

徐志堅突然問：「二位尊姓大名，今次引我到此無異救命恩人，日後兄弟自有報效。」

「我叫劉二木，他叫張榮興，引徐相公到此，島上曾派人調查很久，並不是今日我們作主的。」

「不管怎麼說，劉二哥和張大哥總算有緣，一個人總要飲水思源，沒別的說，以後兄弟有的總有二位的份，目前我是人生路不熟，希望兩位多多引導。」徐志堅趁這機會多拉關係。

「徐相公身負神功絕學，一定是排雲島中的風雲人物，我兄弟二人算得是什麼，只要徐相公記得提拔，我們二人就上了天！」劉二口中恭敬的道。

徐志堅知他說的是實情，微微一笑，正想答話，已走入一道彎曲的山道，兩壁高聳入雲，中間一條羊腸小徑，一走出羊腸小路，景色一變，與外面可說是兩個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

蒼松翠栢，綠楊垂柳，滿山翠綠中點綴着繁花，織成一片天然錦繡。

最可愛的是那塊平靜的小湖，湖旁綠竹茂盛而挺拔，顯然是天竹異種。

依山傍林建築房屋，也有亭台樓閣，甚至於仙鶴相伴着羣鹿，見人不避，好一片祥和的景象，不明底細，誰相信這是殺人越貨的强盜窩來呢？

「哈哈哈，徐志堅辛苦了！」一位神態威武，眞是個活張飛再世，不過比畫上張飛稍爲高了些的人道。

「這位是……」徐志堅仍然不知對方來歷，所以轉頭問劉二牛。

「這是我們島主雪山魔王陸仲英。」劉二牛低聲的答道。

「小可拜見陸島主！」徐志堅抱拳爲禮。

「哈哈！」雪山魔王陸仲英開心大笑，走上前來伸手重重拍在徐志堅肩頭上，大聲道：「徐老弟委屈了，以後我們兄弟倆展開拳脚，叫那些沽名釣譽的中原武林人物知道厲害，今天不說別的，先到聚義廳，看看各地英雄爲老弟擺下的酒席，好好去痛飲百斤。」

「多謝大哥。」徐志堅恭敬道。

這大廳寬敞高大，筵開五十桌，中間還有一片空場子，氣派上就看出與衆不同。

雪山魔王陸仲英與徐志堅一走進大廳，頓時掌聲與歡呼聲震動遠近。

徐志堅祇有來個羅圈揖，算是回禮。

好半晌，掌聲由疏落到平靜。

「島主。」一位矮胖子突站起身來，大聲道：「這位老弟武功好，連敗中原高手，可否要他亮幾招，叫我們大夥兒開開眼界。」

「司徒宗華。」陸仲英大聲道：「你是否想施展地堂腿、奪命追魂刀？」

「小的這點微末之技怎敢現世，再說我這地堂二字名不見經傳，還是讓賢吧。」原來這矮胖老頭子，正是聞名武林的地虎司徒宗華。

「比武只是自家人比劃比劃，老小子囉囉嚦嚦的，快給我出來，不行的地方，讓我老人家指點指點，聽見沒有了。」坐在上首的一名老者像個殭屍，整個手臉上祇有皮包骨，雙目開闔之間精芒四射，看來是個內外兼修的高手，徐志堅心內也暗暗震動。

地虎司徒宗華對這位老人家似乎很畏懼，恭敬道：「多謝老人家恩典，小的這就去。」

排雲島主陸仲英哈哈笑起來，一面伸手連拍徐志堅的肩頭道：「老弟，我知道你武功了得，大夥兒也相信，祇是大家想親眼看看，老弟就露一手，來，老哥哥先敬你一杯，以壯行色！」

「多謝大哥和各位，小弟自當從命。」徐志堅說時人已站了起來。

司徒宗華早已站了起來走上場子，左右手握着長短盈尺小刀，正適合他的地趟身法使用。

徐志堅緩步而出，氣度瀟灑自然，雙手空空，似乎是想用空手入白刃功夫，大家知道地虎這地趟刀法及地趟腿，有非常獨到功夫，徐志堅實在太過托大！

「徐老弟，請手下留情。」地虎司徒宗華口內在說，心內已燃怒火勃勃，地虎是容人輕視的嗎？不管怎樣，等會兒要給你好看。

「好說，請出招！」徐志堅緩緩的說道。

「得罪了！」地虎司徒宗華着地就滾，兩口長短刀飛雪片片，翻翻滾滾，舞到急處，就像個晶亮的球體，間中雙腿飛踢，攻勢綿綿不絕。

徐志堅神態從容，直到現在仍然未攻一招一式，也不見他施展拳脚，祇是從容漫步，看去就像在西湖邊吟詩弄月。

但那套步法的確妙絕人寰，前三後四，左一停，右一轉，地虎司徒宗華空自舞弄雙刀，飛踢雙腿，連徐志堅衣角也未沾着。

「好！」衆人祇看得心神皆醉，忍不住的轟然叫好喝采，頓時聲震屋瓦！

徐志堅向四下微笑點頭，間不容髮之中避開了對方三十六刀，七十二腿！

地虎司徒宗華已將功力施展到十二成，仍然無法傷到人家，心內怒發如狂，猛地彈身而起亡命直撲，想與徐志堅拚個同歸於盡。

嗤嗤嗤，徐志堅眉頭微皺，併天指倏出，勁氣排空，地虎司徒宗華軟痳穴被點中，「砰」地一聲響，翻身倒地動彈不得，但徐志堅併天指再度使出，旁人還未看清楚時，地虎司徒宗華穴道已解，猛地跳起身來，再想拚命又感覺不妥，茫然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得罪了，老大哥，小弟這廂賠禮！」徐志堅拱手爲禮，他不願得罪人。

地虎司徒宗華臉色一變，突地又哈哈地暢笑，笑聲突停道：「很好，今日老哥輸得心服口服，沒別的，等會兒再找你拚酒。」

「多謝老哥哥。」徐志堅也很高興。

「哈哈……」排雲島主陸仲英朗笑道：「兄弟，的確名不虛傳，高明！高明！」

「嗯，後輩中有這樣的高手，也是個人才。」上座那位鬚髮皆白的老者道。似乎是自言自語，也像是讚賞徐志堅的身手。

「這位是老神仙，是本島總護法，兄弟見過。」排雲島主陸仲英對徐志堅道。

「見過老神仙！」徐志堅躬身爲禮。

「罷了，今天大家高興，讓我不成器的女弟子來試試，秀華，拿劍來！」老神仙對身旁的一個少女道。

「師父，我去見識見識，別怪我使得不好。」少女似乎很得老神仙愛護，所以有點撒嬌的味兒。

「好啦，好啦，別耍花樣，去吧！」老神仙也是笑容滿臉，揮手令女徒弟出場去。

排雲島主陸仲英又朗笑道：「小兄弟，這位小姑娘方秀華，是老神仙的得意愛徒，深得老神仙眞傳，尤其是劍法，在島上已屬前五名以內的高手了！」

「見過方姑娘。」徐志堅拱手爲禮。

「請徐大哥多多指教！」方秀華有點害羞，臉泛紅暈，低頭含笑。

此時有名少女奉上一支青鋼劍來，低聲道：「請徐相公用這支劍試試！」

「多謝。」徐志堅接過長劍，待少女退後時，立刻轉向方秀華，輕聲道：「請姑娘手下留情。」

「好說了！」方秀華聲音很低，充滿了濃厚羞意。

說起來很奇怪，排雲島上人才濟濟，少年英雄很多，方秀華根本

連話都懶得同人說。但一見徐志堅反而有股從未有過的感覺，這感覺究竟是甚麼，不容易說清楚，祇覺得有種暖洋洋，微感昏沉沉似的。

「請出招！」徐志堅朗聲道。

方秀華心頭暗震，收起心頭胡思亂想，抽出寶劍，凝神斂氣抱元守一，果然是名家風範。

徐志堅自然不敢大意，全神貫注待對方出劍。

突然，方秀華肩頭微晃，一劍刺來，沒有赫赫威勢，也沒有破空劍氣，祇是平凡的一劍，但的確是好劍法，實而不華的一劍。

徐志堅當然識貨，不敢怠慢，也是平實的一劍推出。

二人劍式並未接實，立即收招，因此，變招越來越快，但却未聽到絲毫兵刃相交之聲。

外行人看不出甚麼兇險，但內全是武林高手，明白二人深得上乘劍法，與那種低劣的劍術乒乒乓乓，劍身碰交的聲音完全不同。

轉眼間已過了百招，二人東劃一劍，西刺一劍，似乎是鬧着玩兒似的！

突然徐志堅身形一凝，神態益發誠敬，周身上下眞氣充沛，身前二尺地方佈滿了一道氣牆。

方秀華立即感應到長劍碰到阻力，祇要劍刃接觸徐志堅身前二尺，立即碰到有質無形的膠質一樣，不能任意伸展。

徐志堅的青鋼劍突然有了光度，比平常似乎亮了很多，因此，方秀華知道自己內力不如人，再打下去有輸無贏，但她一向自負劍術高超，從不作第二人想，今日就此認敗服輸，心內實在有些不甘心。

大廳內羣雄又何嘗不震駭，徐志堅未用全力即已令方秀華縛手縛脚，眞個全力施爲，當今之世誰能擋得了！

颼颼颼，突然劍芒暴漲，方秀華全力施爲，這回施展快攻，當眞劍氣如虹，如銀河倒瀉，點點繁星迸射，耀目刺眼。

徐志堅也不甘示弱，身形與劍式一變，頓時精光滿佈大廳，比較之下，方秀華黯然失色。

嗤嗤嗤，劍氣破空之聲，衆人祇看得神投目奪，屏氣凝神，定着眼睛好像傻了一樣。

正在難分難解不知誰勝誰負之際，徐志堅突然一劍中空刺出，那一劍之速度簡直不能形容，方秀華根本無法招架，祇有乾瞪着眼睛等死的份兒。

老神仙霍然站起，正想有所動作時，祇見徐志堅突然收劍後退，抱拳道：「方姑娘使得好劍，日後我們多切磋切磋，說不定大家都獲益處，不知姑娘可肯賞面？」

「我……」方秀華定下神，明白對方手下留情，而且這番話是爲自己保存顏面，芳心暗自感激，但不知如何回答好。

「哈哈……」陸仲英朗聲笑道：「今日得見二位劍法，眞是我輩中人一生奇遇，大家定然深感眼福不淺，徐老弟初到荒島，今天累了，比武到此爲止，現在表示大夥兒歡迎這位老弟台，齊齊敬他三杯。」

「好！」轟然喝采聲，如擂鼓施威，聲震遠近。

徐志堅趕緊站起向四周不斷作揖！

大家有目共睹，徐志堅的武技，尤其是劍法，使排雲島上每一位心內都欽佩得五體投地了！

方秀華芳心深處又何嘗不是印上徐志堅的影子，絕世的劍法，寬厚的習性，並有那麼不出衆的風度儀表，無論那一樣都令人深深喜愛！

* * *

狂歡竟日，酒宴盡歡而散！

徐志堅大醉臥倒之後，被執事人員送到一間特別寬敞房間，四周派下高手嚴密守護。

這座山谷當眞是好地方，不僅四季鮮花競放，而且水草特別清香，一切五穀菜蔬，品種優美，山明水秀中，有股靈氣孕育其中。

徐志堅漸漸喜愛這座平靜的山谷，漫步其間，確有人間天上之概！

一天，他正在自由自在的觀賞山水之際，突然有三人策馬疾馳而來，山谷裏有馬，眞是令人不敢置信，徐志堅暗自奇怪，知道必有其特殊因素，慢慢總可以查了出來，倒不必急在一時。

來騎有如奔雷閃電，排山倒海之勢般衝過來，猝不及防之下，眞個危險萬分！

徐志堅猛然看到三騎衝到，向兩旁退讓已自不及，看來極難避開，危險已極。

「颼」地施展「一飛衝天」絕學，身形不彎不曲，也不像撐腰作勢，筆直的衝天而起。

三匹馬驟然見了徐志堅突起，猛地人立，馬上三名騎士凌空幾個空心觔斗，已經翻了出去。

「咦，你是誰？」嬌滴滴的聲音。

徐志堅定眼看時，心頭猛然跳動，暗道：「好漂亮的姑娘。」

「嘿！」這少女當眞刁蠻、强橫，徐志堅回答得稍爲慢一點，她立即順手抽起鞭子，向徐志堅的身上打去，將徐志堅身上的衣服扯去半邊，露出肩頭。

「妳怎可以打人！」徐志堅怒道。

「嘿！」這少女根本不理這一

套，又是一頓鞭子，有如狂風驟雨般抽到。

徐志堅的身手，怎會遇過這樣的事，右手一伸，精巧的馬鞭已奪到手，定神細看，馬鞭製作精巧，白金爲柄，還鑲了三顆火光隱現的大鑽，不說其他，就這三粒大鑽就是價值連城。這少女是甚麼人，竟然有如此貴重的馬鞭？徐志堅不敢造次，拱手道：「姑娘貴姓，小可徐志堅多多得罪！」說時雙手奉上馬鞭。

「嚴正坤，給我殺！」這少女嬌聲喝道。

「是！」右邊馬上一位壯漢轟然應了一聲，翻身落馬。

徐志堅定神看去，這壯漢身高肩闊，虎背熊腰，整個人像座鐵塔，威風凜凜，從他落馬時的身法看來，顯然是位內外兼修好手，看情況是這少女的跟班甚麼的！

「小子，識相些，趕快自裁了吧！」那壯漢霸氣十足的道。

徐志堅心中已有氣，這般人如此强橫，不管是甚麼來頭，也要給他們一個厲害，想到此處，立刻道：「在下這條命不值錢，也不是容易可以取到的。」

「嚴正坤，趕快動手，那有這麼多嚕嗦的！」那少女已經不耐煩了。

「遵命！」壯漢轟應一聲，立即出拳，同時喝道：「小子，給我躺下去！」

這傢伙拳頭像個醋砵兒大，迎風出擊呼呼聲響，端的威勢赫赫！

徐志堅再不客氣也揮拳迎上，斯斯文文的看不出絲毫勁道。

那少女臉泛微笑，心內得意道：「這狂徒自找死路，獅衛嚴正坤素有鐵拳之稱，你竟然自不量力，比拳頭祇怕是嫌命長了！」

「砰！」聲音不大！

此女總以爲徐志堅這一下定會飛了開去，看清楚時，那有這回事，徐志堅若無其事，站在原地不動，而那壯漢却後退一丈，正捧着拳頭彎下腰去，似乎受了極重傷害，痛苦得忍受不住之狀。

「狂徒，你用甚麼妖法傷了我的護衛！」那少女喝道。

徐志堅淡淡一笑，道：「武功，很平常的武功！」

「我不信，用兵刄對付他，給我狠狠的砍！」少女又叫另一位護衛。

「是！」這名大漢抽出肩上大砍刀，他知道大小姐的脾氣，客套話不多說，大砍刀直劈橫擲，招呼都不打一聲，硬是要命的幹！

「來得好！」徐志堅朗笑一聲，不讓不避屹立如山，眼睜睜的望着大砍刀劈下來。

「這小子莫不是傻了吧？」少女心中暗自懷疑，眼看徐志堅就要喪生刀下，也不禁有點不忍。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徐志堅右手上伸，用兩隻手指夾住大砍刀，微笑不語。

握刀大漢用力急掙，那柄刀似乎生了根紋風不動，他大驚之下手指急忙鬆開刀柄，猛地大喝一聲，鐵拳擊出，眞是致命一擊！

徐志堅突然施展武當絕學，沾衣十八跌，待對方拳頭到身，却也借力，大漢鐵塔般的身形突地飛了起來，「吧」一聲大響，已跌到了五尺開外去。

像這樣的武功他們今日第一次看到，眞有點不信自己的眼睛，但事實擺在眼前不能是不信。

「你是甚麼人？到排雲島有何企圖？」那少女喝問。

徐志堅相信對方是島上人，立刻笑道：「在下徐志堅，武當叛徒，避難到此，冒犯姑娘，罪該萬死。」

「嗯！」那少女似乎有點不好意思，稍爲有點羞意。「也沒有甚麼，我叫陸彩儀，這二位是的護衛，虎衛趙湖山及獅衛嚴正坤，我父親就是這兒的島主！」

「原來是陸姑娘，初次見面就冒犯姑娘，死罪死罪！」徐志堅誠惶誠恐的說道。

「不，我也有點任性，你武功很好呀，以後我得跟你學學才好！」陸彩儀這次文雅得多了。

「姑娘客氣，島上有許多武林高手，我這又算得甚麼，別說學不學的，姑娘高興我們在一起玩玩好啦！」徐志堅敷衍的道。

「別客氣啦，他們武功我看得多了，不錯，武功好的大有人在，像你這樣的，我敢保險決找不到第二個，再說，那班人粗裡粗氣，毫無半點斯文，我才懶得跟他們學呢！」陸彩儀嘰嘰呱呱大發偉論。

「眞的，徐相公武功確屬尖頂兒的，我獅衛嚴正坤平生不服人，今兒眞的心服口服，日後沒得說，也請徐相公指點指點，拜師嘛，我這塊材料你是不會收的，算是記名弟子，總可以了吧。」

「這……從那兒說起！」徐志堅這一下子不知如何說好，吶吶的幾乎說不出話來。

「我不理，你答應也要教，不答應也要教，你這徒弟算是收定了，決不能更改，師父再見，今晚我來找你。」陸彩儀說罷，如同擺柳身形輕輕飄飄縱起，落在馬背上，疾馳而去。

徐志堅望着三人離去，怔怔的出了神，這刁蠻任性的姑娘，還有一份天眞，祇是，祇是島上惡人多，必須徹底摧毀，自己孤身一人，身負重任，深入虎穴，中原武

林千百人等着消息，如今是沒有人幫助，全靠自己。

「想甚麼呀！」又是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響起身邊。

徐志堅大驚，急轉身看，鬆了一口氣，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比過劍的方秀華。

「嗯！看來心中有鬼才會這樣的膽虛。」方秀華臉上露出頑皮的微笑。

「方姑娘突然跳了出來，眞駭了我一跳。」徐志堅定一定神來才出聲道。

「我如果早些出來更駭你一跳呢！」方秀華粉臉上似笑非笑，似乎別有含意似的。

「原來妳早到了，剛才怎麼不出來，害得我衣服也被扯破了，現在祇有一件衣服，赤身露體成何體統！」徐志堅愁眉苦臉地似乎在埋怨。

「我師父有，等會兒我取一件給你穿換好啦。」方秀華道。

「多謝，祇是太麻煩了，不好意思！」徐志堅漸漸的覺得這位方姑娘比較投緣一些。

「我們這位公主挺不好侍候，你這位硬蹦蹦的師父日後有好的吃啦！」方秀華笑得有點怪。

「唉，我眞不知如何說好！」徐志堅祇有苦笑。

「我看呀！我們這位公主已經愛上你啦，當上了駙馬別不理人才好呀！」方秀華笑哈哈的道。

「方姑娘別說笑，給別人聽了，可不是耍的。」徐志堅口內雖然如此說，心內也興起股別樣的滋味。

兩人邊說邊走，天上地下無所不談，漸漸的熟絡了，徐志堅心想，看這姑娘心地不壞，何以處身險窟，莫不是別有隱衷，自己倒要好好下番功夫收爲己用，那才是莫大功德。

「徐大哥，你怎麼也到排雲島，他們說你是武當叛徒，我怎麼也不信。」方秀華沉默了很久突然說出她心中所想。

徐志堅深深吸口氣，喃喃道：「世上事有很多是身不由己的，背叛武當的確有我不得已的苦衷，方姑娘雖然與我交淺，但我體驗出方姑娘是位好姑娘，語重心長，我徐志堅決不會謊言相欺，其中內情日後自會坦誠相告，目前尚不是說的時候。」

「徐大哥如此看得起，我沒別的說，水裡火裡有我一份！」方秀華陡地也挺起胸膛，慷慨激昂說出願共患難。

「多謝，日後再說吧！」徐志堅不願太快表露自己身份，必須等待適當時機。

「嗯，這排雲島地勢險惡，內外景緻截然不同，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地獄，反正沒有甚麼事做，我們不妨細細遊覽一番啊！」方秀華突然提出建議。

「這樣好極了，祇是太麻煩方姑娘，不好意思。」徐志堅心內暗喜，排雲島地理環境，自己毫無認識，有她這位身份特殊人物帶路，那眞是太好了！

這裏有說不出的泉林勝景，雖然地方不大，看來一日也不容易走完，方秀華大概也有很多地方未到過，祇是比較特殊的或風景特佳之處她都知道，就這樣在徐志堅心中已有了極大的價值了！

直到黃昏，二人才分手。

徐志堅一回到房內，祇見陸彩儀正坐在房內，大概等得太久，已沉沉睡着了。

徐志堅眉頭微皺，年輕女孩子睡在房內，給人看了無論如何都是麻煩，當下趕快點好燈，然後輕輕的叫醒了她道：「姑娘，姑娘！」

陸彩儀霍地站了起來，顯然駭了一大跳，看清禁是徐志堅時，不由嬌嗔道：「你到那裏去，怎麼這樣久才回來？人家等得煩死了。」

「哦！這兒風景佳絕，初到這裡，又沒有事，順便四處走走，不知道姑娘在這兒，否則早回來了。」徐志堅當然不會把方秀華同遊的事情說出。

「你看，我帶來了衣服，是我叔父以前留下來的，等會兒試試再說。」陸彩儀說着指着小桌上的包袱。

「多謝姑娘。」

陸彩儀東拉西扯與緻極好，磨着不走。徐志堅內功深厚，雖說不累，但也想好好的睡一下，把事情想想，有個準。這位大姑娘不通世情，賴着不走，眞是沒有辦法，只好打起精神陪着她窮聊。

「徐大哥，以後你做我師父兼做我保鏢好不好？」陸彩儀突然問出這話。

「保鏢？姑娘，妳大概糊塗了，排雲島上妳是何等身份，誰吃了熊心豹膽敢惹麻煩。」徐志堅眞的有點怕了這位姑娘。

「才不是這樣說，島上一般人都是窮兇極惡之徒，多數是犯了大案及惹上了極厲害的仇家，在中原立足不住，才投靠排雲島，這班人不服王法，更不理什麼規則，想幹就幹。試想，我在這樣的地方，豈非危險之極。」陸彩儀說到此處眼都紅了，似乎有無限委屈。

「妳不是有二名護衛？」徐志堅問道。

「他們二人是我父親最忠實的部下，自然相信得過，但是，武功不及你，碰上眞正的高手，也只有送死，所以我不再想，徐大哥肯可

憐我，那才是眞的可以過安全日子，試想，一個人沒有安全，做人還有什麼意思？」陸彩儀說到傷心處，凄然欲淚，楚楚可憐。

「我……」徐志堅想拒絕時，見了陸彩儀一副楚楚可憐樣子，於心不忍，於是接口道：「這麼吧，日常沒有事，就讓他們陪着，我如果有空，執行保護，最好妳還是自己學好武功，就什麼護衞也不用了。」

「好，就這樣好啦，我去跟爹說。」陸彩儀說罷，眞像一隻彩鳳翩翩而去。

徐志堅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痛痛快快洗個熱水澡，打開包袱，內衣及鞋襪、外衣及長袍，式式俱全，對這位姑娘也不禁有點同情起來。

這兩天忙得可以，經歷多少危險，如今雖已入虎穴，想要剷除島上大盜惡寇，自己一個人的確力量太過單薄，事在人爲，總之一定要想盡法子才是。

「嗤嗤」突然兩隻奇形暗器自窗外打來，徐志堅身形似一枚箭射出，直往窗外大樹撲去。

「颼！」一條人影衝天而起，只聽得一聲蒼老的聲音：「有種的跟我來！」

「嘿嘿！」徐志堅喝道：「有種的不要跑！」

那人個子矮小，悶聲不响在前面疾馳，輕功極好，徐志堅藝高人膽大，猛吸一口眞氣，施展絕頂輕功全力追去，看看迫近，左近又有人大聲喝道：「小子，看鏢！」

徐志堅身形微閃，矮個子老者又跑出了二十餘丈，左近只有一聲，根本沒有暗器，看來這林中一帶已埋伏了不少人馬。

無論如何，也要弄個水落石出，徐志堅發力急追，大約半盞茶時分，矮個子老者已飛身投入深山谷中，好個險惡的所在，入口只有幾尺光景，裡面黑沉沉的，不知有什麼凶險埋伏。

徐志堅微一沉吟，身形「颼」的一聲，猛然穿了過去。

好一塊山谷，有點像諸葛武侯當年圍困司馬懿的葫蘆谷，中間有三個人靜靜站着，一言不發。

「三位兄台，不知有何見教！」

徐志堅抱拳道。

「你是武當門下？」中間一名老者問。

「如今已被逐出門牆，不敢再說是武當弟子。」徐志堅朗聲答道。

「聽他們說，你的武功很好，我們想領教一下，看看武當派近年有什麼新成就。」老者緩緩走出來。

「晚輩自當遵命，請問三位貴

姓大名，以免失禮。」徐志堅拱手爲禮道。

「老夫韋秋塵，外號陸地神仙，這是二弟韋秋雁，外號南霸，另外這位是三弟南海漁夫韋秋水。」

「原來是南海三仙。」徐志堅聽清楚時，立刻神態變爲恭敬，朗聲道：「晚輩曾聽家師時常說到當世高人，極力推崇三位前輩，想不到今日在此相逢，幸甚！幸甚！」

「嗯，清塵老道功參造化，近者九大門派掌教，以他成就最高，看你這娃兒，有什麼成就，我們在這兒比劃比劃，然後說其他的。」陸地神仙韋秋塵緩緩地說道。

「晚輩請三位前輩指教。」徐志堅揚手道。

「好，我們先比比拳掌。」南霸韋秋雁越衆而出。

徐志堅知道前面三人不是等閒之輩，暗自調元守一，凝神斂氣，全身處在一種虛無境界，意與神合，周圍五十丈，那怕是一枚扣針，一片落葉，他都聽得清楚分明，看上去雙目半開半闔，似乎是睡了。

南霸韋秋雁久久不見對方發招，立刻動手猛吸氣，開聲吐氣，「殺！」掌心疾吐，「轟」地聲响，雄渾已極的勁氣排山倒海般向前衝擊。

徐志堅雙掌緩緩的推出，頓時有股柔和輕風吹起，那股强橫霸道的勁氣一碰到柔和的輕風，立刻風清雲散，刹那間天清氣和，月白風清。

南霸韋秋雁臉色微變，猛喝一聲：「殺！」這次他已經發出全力，頓時聲勢赫赫，轟轟欲發，大有風雲變色，山崩地裂之概。

徐志堅依然屹立如山，右掌單立，這次反而不見絲毫痕跡。南霸韋秋雁强橫霸道的掌力似乎碰到一道無形氣牆，無法輕越雷池半步。

月白風清，徐志堅臉色神態依然平淡和泰。

南霸韋秋雁却已頹喪不堪。

「很好。」陸地神仙韋秋塵平和道：「果然英雄出少年，你已練成了三陽眞氣，難得，難得。」

「晚輩初學乍練，貽笑大方。」

徐志堅拱手道。

「老朽還有三招劍法，我們再比劃比劃一下。」陸地神仙韋秋塵說起三招劍法，頗有自負之色。

「晚輩敬盆領教！」徐志堅說時，已順手摘了一樹枝，神態肅穆，凝神待敵。

陸地神仙韋秋塵伸手處，已握着把木劍，緩緩的在空中劃了個圈子，看來有點糊塗，毫無理路可循。

徐志堅左手一揚，樹枝輕點，然後曲折的劃幾條綫，停在空中不動。

「罷了，罷了！」陸地神仙韋秋塵棄劍長嘆。

「我們走吧！」南海漁夫韋秋水說時當先領路，其餘二老也跟着，他們走時脚步踉蹌似乎站不住脚。

徐志堅有什麼話，出言安慰反而更令他們傷心。今日比劃別說三人，就連崑崙派雲水道長畢生研習劍法，兩甲子修參之功時至近時悟道之際才豁然貫通仍然敗跡。可見自己幸運，家師父傳授習成絕學，當可縱橫宇內，爲天下武林造福，才不負師父一番苦心。

「颼！」一支火箭迎空射來。

徐志堅急閃身避過，谷口已被火封，三邊山上站着總有百人，個個高擧火把，嚴陣以待。

颼颼颼，火箭齊飛往下射來，還好沒有埋上火藥，所以徐志堅並未受傷，閃避得很輕鬆，只是不容易一下子衝出去。

鬧了好半晌仍然是僵持局面，徐志堅弄不清楚這是甚麼一回事？南海三仙引自己來此，照說他們不會玩這把戲，難道另外還有何人攪鬼？

「殺呀！」

「逃命呀！」

山上突然一片大亂，拿火箭的人紛紛逃竄，顯然是被人追殺。

徐志堅定神往上看時，突然聽到山上有人叫道：「徐大哥！」「師父！」，正是方秀華及陸彩儀的聲音。

「我在這裡！」徐志堅大叫道。

「老弟，我們來了，這就放繩下來，小心啦！」聲音雄渾响亮，正是排雲島島主陸仲英的聲音。

徐志堅心內感動，這時無暇多說，急忙拉着繩子，幾個縱身已到山頂，老神仙也在，其餘二十幾位排雲高手嚴陣以待。

「多謝各位盛情，還勞動島主及老神仙，罪過，罪過！」徐志堅拱手道。

「哈哈，我這女兒所命，要不來呀，只怕有點不方便啦，哈哈……」排雲島主陸仲英說出原因！

「嗯！好徒弟，我們給妳拉來了，只爲了幾個毛賊，妳怎麼賠償我們精神上損失？」說罷老神仙望着方秀華笑嘻嘻的道。

「明兒我燒幾樣菜孝敬師父啦！」方秀華道。

徐志堅立刻明白，大概方秀華在自己居處附近見有人偷襲，立即暗中追踪，直到南海三仙退出，另有人趁機暗算，方秀華立即回去拉着陸彩儀，於是大隊島上高手立時趕到，解決了一場危機。

「我們回去再說吧！」排雲島主

陸仲英說時當先走去，餘人也跟着離開了這塊險要地方。

一路上氣氛有點異樣，徐志堅感覺到有不平常事情發生，由排雲島主及老神仙等高手的臉色就可以想像得到，排雲島主有了麻煩了！

試想，有人私自縱火，而且是近百人，他們似乎與島主意旨相違抗。

這意味着島上有人意圖不軌，看情況那班人見自己武功好並被島主引爲心腹，趁南海三仙邀自己比武，窺伺在暗中。幸好方秀華暗中見了，看來這是上天安排，令得大破排雲島事情有了極好的開端，如今正走向成功路途。

島上私宅四周戒備森嚴，老神仙及島上一批貞忠武士分坐大廳上。

空氣是異常沉悶，顯然事態極之嚴重。

陸仲英緩緩站了起來，沉聲道：「排雲島遠離中原，天然屏障，不愁外敵侵襲，島上五穀豐收，更有海鮮，在這兒住可說是有福之人。」

說到這裡，人人臉色越來越是凝重。

「誰知道十五年前……」島主陸仲英又接着道：「中原一批黑道人物，乘船逃走，遭遇風浪飄流到我們島上，爲了一念之仁，將他們收留下來，從此中原武林大盜凡站不住脚的全逃到此島。以前所定規則漸漸失去了約束力，不僅如此，陰謀奪取島上控制權之野心越來越狂，徐老弟，今日之事更是明顯大膽之舉！」

「爹，我們何不派人把反叛狂徒殺了，一了百了，保持排雲島寧靜！」陸彩儀自問自答說道。

排雲島主雪山魔王陸仲英望了女兒一眼，沉默了好半晌才道：「如今祇怕他們勢力太過强大，蠻幹下去恐怕落得兩敗俱傷局面，這是我久久不發動討伐的原因。」

這是事實，不容否定，但又有誰能有辦法去解決這難題？

想了好半天，徐志堅毅然站了起來道：「島主及各位前輩大哥，看來叛徒已決心犂平排雲島，實不相瞞，兄弟這次來此負有重要任務，兩日來所見所聞及剛才經過，已知島主確屬仁義之士，我才坦言相告。」

「怪不得呢？以老弟如此人才怎會是叛徒，哈哈，看來排雲島僥天之幸，賜下老弟這樣人才來此。」排雲島主大喜之餘，立即致意。

「爲今之計，事不宜遲，島主恐怕人手不夠，我立即修書到岸上，邀九大門派高手等待候命，島主秘密將他們帶來此處，還不馬到成功。」徐志堅朗聲道。

「我看，修書比較有危險性，不如由你老弟親跑一趟比甚麼都妥當呢。」

「也好，事不宜遲，請島主立即派船接迎吧，九大門派精銳高手大約三十人左右，所以不須太大的船。」徐志堅道。

「好，讓我親自護衛船隻，率領衆水手，立即行動！」島主果然是好島主。他對海上特別熟悉，爲了萬全之計，只有親自出島一次。

事情很順利，九大門派高手，自武當掌門清塵爲首，大喜之餘立即上船，當晚即回排雲島。

此時，島主可以說是穩操勝券，當下由武當掌門議決，用計先消滅他們一半人物。

於是，島上大廳埋下炸藥，所有人退至左側山林倉庫中等待。

三日後，對方果然忍不住派人來偵查，發現島主等高手踪跡不見，他們推測認爲島主是自認勢力不敵，所以暗中逃去。

叛黨中以天魔手胡三才爲首，黑心殺手馬標、地虎司徒宗華爲副，幾乎集中原黑道精英，實力非同小可。

「胡老，我們人多勢衆，何必再尋？」黑心殺手馬標道，他好久沒有殺人，心內不知有多難過。

「嗯，好吧，衆兄弟齊心合力立即行動，先佔領全島重地，然後再追殺逃亡者，走！」天魔手胡三才眼見成功在望，精神大振。

二十幾個黑道巨擘帶頭，直撲至島主居所，果然不出清塵道長所料，島主屋中珍寶極多，令得那批叛徒，自然要先得爲快。

「轟隆」爆炸威力驚天動地，武功最高的二十幾人全部喪生。

「殺！」排雲島主猶如大鳥撲出，直撲飛了過去。各大門派高手及島上忠貞之士此時有如猛虎出柙，不消一天，已經控制了排雲島。

徐志堅眞的做了陸彩儀的護衛，也是方秀華的師友，三人行動總是在一起。

此後，三人奉命行道中原，做下了許多驚天動地的義事，成爲了中原道上新秀「風塵三俠」，這是後話。

柔和的海風輕輕地在排雲島吹起，淡淡的花香，淸脆的鳥語，又是充滿了排雲島的四週了……

湖海奇人奇事錄/石　人·文
可　飛·圖

鐵頭功鬥蛤蟆功

逞強鬥氣　徒然喪命

「鐵頭功」家鄉叫做「桐油簍」，又名「桐油灌頂」。

到底是何典故，至今仍是搞不清。但筆者却看過練「鐵頭功」及親眼看過鐵頭功的厲害之處。

國際摔角界，有日籍的韓國某名家（一時記不清其名）好像是金三吧，就是以「鐵頭功」馳名國際摔角界的。

他那一份鐵頭功，可以撞得對手發昏，從他的紀錄片看到，他每天要把頭顱對着電燈柱或岩石「亂撞」多次，可知任何功夫都得下苦功，能咬牙吃苦，沒有不可成的。

天下事都如此，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

但金三的功力如果和筆者的一位母舅比較，就有如小巫見大巫，不足掛齒了。

* * *

筆者還穿開襠褲的時候，就聽到大人們說：「四舅父快要成爲癲子了！」

「癲子」就是神經病，瘋子。

當時小小的心靈十分恐懼，但從沒有見過這個母親時常提起到就嘆氣的「老四」，「四舅父」！

我小時見過癲子，好可怕。

如果這個沒來過我家的「四舅父」也是這麼瘋瘋癲癲的，多可怕呀！

後來斷斷續續地聽到大人們說四舅父是個「酒桶」，如果比賽喝酒，恐怕天下沒有一個人是他的對手了。

這時筆者大爲好奇，曾問：「詩仙也是酒仙的李太白可以勝過四舅父了吧？」

換來大家一陣哄笑，父親叱斥：「枒子去唸書，懂得甚麼？」

我仍不服氣，但不敢開口了，低頭脹紅了臉，乖乖地去唸「人之初」與「勸學瓊林故事註解」去了。

我常幻想李太白加上「酒中八仙」以及張飛，典韋和四舅父拚酒，誰會贏呢？

因爲，聽大人們講到他的酒量時，說他喝酒是連酒罐抱起來，對着嘴和牛喝水一樣，一天可以喝下三大罐，每罐是十八斤。

那種燒酒，是老家自己以土法釀造的，酒性甚烈，後勁更大，一般人在逢年過節或宴客時燙一小壺就可以把全家人喝得變成紅臉關公。

筆者在五歲那年春節時，被二伯逗着喝了一小口，燙得喉嚨如火燒，當場大哭大叫，倒地亂滾，慌

得大姐把我抱住，連灌了幾口冷茶，又嘔又吐了半天才算太平。

就是牛喝水吧，也不可能一天喝下三大罐水的吧，何況是下喉如火燙的燒酒呢。

我十分不相信，除非是會法術的茅山師父，或者是活神仙才可以。

心內老是想見到這個四舅父，看他如何喝燒酒，他到底可以喝多少？

* * *

筆者七歲那年，已讀小學三年級了。

那年臘月，大姊出嫁了。

我是大姊抱大的，我家是個大家庭，大姊爲了幫助母親照料我與小弟、小妹，一直延誤了婚期，到她廿三歲時才出閣。在家鄉早婚的風俗來說，男人是二十歲娶親，女子是十八歲就出嫁了，她是遲了幾年。

大姊很能幹，分擔了一半家務，是母親的臂膀，加之她是女師範畢業的高材生，能寫能算，父母也捨不得她早嫁。

她在吉期前三天把我拉到花園亭子內，拍着我的頭道：「三弟，你知道四舅父嗎？」

我忙點頭，又搖頭，因我聽大人說過他，却沒有見過他來過我家內。

大姊溫柔地拍我肩頭道：「三弟，四舅父有一身好功夫，他的頭比鐵造的還要硬呢……」

我驚奇問：「是甚麼東西做的？」

大姊笑了起來，道：「阿弟，這是打比喻，因爲四舅父從小就練鐵頭功。」

我忙說：「好呀，他教我多好。」

大姊笑笑道：「他就要來了，住在西莊。」

「西莊」，就是「大屋」的西面倉庫——專門堆放百貨布疋與各種貨物之用，另一間是專門放稻穀的倉庫，我曾去「偷」過冰糖之類的食物。

那裏面又沒床，怎可以住人呢？

大姊又說下去：「四舅父愛吃酒，脾氣又不好，他來了，你不可以去和他亂講話，懂了嗎，阿弟！」

我淡然點頭，因爲那時我實在不懂爲甚麼不能和四舅父講話？我在家最得長輩寵愛，人見人愛的叫我「小皇帝」，爲甚麼我不能和這位四舅父一起玩耍。

大姊又再叮囑：「阿弟，一定要記住，由現在起，不要去西莊玩了。是娘叫我告訴你的，如不聽話，就是不乖，娘會打你屁股，爹會叫你跪搓板。」

這眞把我嚇着了，祇好直點頭。

大姊高高興興地連摸我的頭說道：「阿弟乖，聽話，大姊很喜歡你。」

* * *

我眞是好悶氣，大人們到處在忙來忙去，很少有人逗我，也沒有人同我玩，連大姊也好像不見了影子，在後院和舅母、姨母、堂姐們不知忙甚麼。

第二天早上，我練完了「早課」八段錦與體操，因爲正好是禮拜天，不用去學校上課，一個人不知怎的走到西莊去了。

「西莊」與「東莊」、「南莊」、「北莊」就環繞我家大屋的四面，我們住的大屋前後有七進，房子好多，還有大花園，由花園的四面側門可以到四個「莊子」去玩的。

* * *

「西莊」距離大屋約半里，那時正當隆冬臘月，很冷，又是雪後初晴，我的手指也凍得發痲，不住湊在嘴邊呵熱氣。

剛經過幾排大樹，距西莊大門十丈左右，突然後頸一陣涼，直打冷顫，不由伸手去棉襖後領掏摸，沾手冰涼，竟是一個雞蛋大的冰團。

我不由抬頭向頭頂的樹椏望去，知道是樹上積雪掉下來的，但爲何團得這麼緊而硬呢？

這一抬頭，嚇了一大跳！

祇見一個大毛猩猩似的大個子，穿了一身黑獐皮爲裏子的長袍，下襬全部可以看到毛絨絨的掛在半空，這個大個子竟是如扁擔似的橫空一字，頭抵在樹椏間，脚跟擱在另一樹頂上，整個身子懸空，一字橫躺着向上。正在抱着一個大肚酒罐子在對着嘴灌，下喉咕嚕有聲，那是窖藏在酒窖內好多年的大號罐，聽說是和浙江紹與「女兒紅」一樣，在女兒出生那一天釀酒入窖，女兒出閣時取出宴客。那麼，一定是我家「南莊」的地下酒窖內的貨色了，因爲我有一次和二哥去看過。

據說這種大號罐是三十斤裝。

我本能地向後退，想掉頭跑回家去。因爲，這大個子正抹着下巴的酒漬，歪側着頭對我咧嘴而笑，好濃好長的大鬍子，巴掌有蒲扇那麼大，那披了長髮的頭，也和斗般大，多麼怕人。

我還當作是大人們說的古時的强盗大王呢。

「嗨。小枒子，別怕，你叫甚麼名字呀！」

好大的喉嚨，聲音震得我耳朵發悶。想起了喝斷長坂坡的張飛，也不過如此吧？

我壯大着膽子，說道：「我叫『小皇帝』！」

他哈哈大笑，把大肚酒罐往樹椏上一放，脚下一縮，人已落下地來了，又嚇得我想跑，因爲他高大的和鐵塔一樣，少說也有七尺多高，我的頭祇到他膝蓋上那麼高呢！

他的大巴掌竟撫着我的頭，不住地晃着他的大腦袋。

「是你，你就是你娘的三枒子？大家都叫你小皇帝的那枒子？」

我茫然地直看着他，脫口道：「你……就是四舅父？」

他十分高興地連叫：「是……是嘛，枒子，好乖，你大姊要嫁去陳家了。四舅父來吃喜酒嘛，眞過癮！你家的這個燒酒料子好，眞好喝……」

我似懂非懂地接口問他：「四舅父，你是這樣睡覺的？」

「是呀，這樣睡最好不過了，要舅父教你嗎？」

「好呀！」

「枒子好志氣，你還小，再長大三年，舅父就教你了。聽說你在學把子了，紮個馬給舅父看看。」

我就有了興頭，因爲那時年紀小，對「學打」比去唸書更有興趣，馬上坐個子午馬給他看。

他歪着大頭，瞄左瞄右看了一下，伸出大手，把我的屁股向上推了一推，扳住我的肩頭扶正一點。

「唔，就這樣可以了，枒子記好，後面不能向上拱，肩頭要挺直，打出的拳頭才有力氣，也好起脚踢人，懂了嗎？」

我收了勢子，點着頭。

他摸着我的頭：「枒子，你開架了沒有？」

「開架」就是師父開始教打拳。

我點頭。本來心中是十分害怕的，這時一點也不怕了，祇覺得這個四舅父很好玩嘛。

「開架是那一路拳？」

「四門斬。」

「唔，一定是老董教你的。」

我點頭，董師父是「南少林」嫡傳弟子。

「枒子，你演一遍給我看看。」

我就踏開了馬步，演了一套「四門斬」給他看看。

他大手不住摸着下巴大鬍子，歪頭說：「枒子，好囉，你的右脚在左拳翻擊時，應當先彎下二寸膝蓋彎，可以加快一倍，老董太馬虎了。」

我忙搖頭，但說不出話來。

因爲董師父已這樣教了許多次，我老是不記得這個秘竅。

他伸開大手，揑拳作勢，說道：「枒子，舅父打一套拳給你看看，好不好？」

我連忙不住地點頭。

他把右拳向腰間一收，又向前面伸出。

只聽得「轟」的一聲響，由他拳頭打出，一丈多外的一棵碗口大的柳樹，就不住地猛烈搖晃個不住。

我正在奇怪，隔了這麼遠，他怎麼可以打得樹身亂搖，還有他把拳頭伸出，爲何這麼響？

突然，「格格」的響着，那丈餘外的柳樹，竟會向排水溝歪倒，由腰部折斷了！

我不禁呆住了，直縮舌頭又伸出。小時候就有這個怪習慣。

他又向我咧嘴笑道：「枒子，這樹存下半段也不好看，舅父又再給你看一下。」

他突然一低頭，躬腰，頭向前衝，活像老水牛和對頭衝鬥。

他竟向那半截樹幹一頭撞過去。

又是震耳大響。

還剩下六七尺的樹幹，又被他一頭撞成兩截了，上一段一直飛到幾丈開外，才落入林內。

我伸出的舌頭急急縮了回去。

他又轉過身回來，向我微笑：「枒子，你看到了？」

我不住的點頭，對這位舅父奇怪而又尊敬得不得了。

他瞇着好大的眼睛：「枒子，你再長大一點，舅舅教你幾手功夫……」

我連忙說道：「好呀！現在我請舅父教……」

「不行，等舅父先和你爹說，再帶你去舅舅家中，至少，你得放暑假再說。」

「舅父，現在快要放暑假了……還有七八天。」

「好吧，枒子，你先回家去，吃過了喜酒，快要過年了，正月初，你到舅父家裏來玩耍，舅父先教你一手功夫。」

「眞的？」

「當然是眞的嗎，小枒子怎麼可以對長輩不信任？」

「好呀，舅父，你爲甚麼不到家裏去玩？我們一同去嘛！」

「不行，枒子，你乖乖的回家，不要和你娘說，等舅父先和你爹說好了，再告訴你。」

「好。」

「這幾天，你大姊出嫁，你不要一個人亂跑，懂了嗎？外面會有壞人。」

他摸摸枒子的頭，向他笑着擺手。

恰好，聽大姊在叫我的奶名「曉得」，我忙掉頭跑了，沿着花園圍牆的小路繞到「北莊」，再進側門回到花園打鞦韆去了。

* * *

大姊出嫁了。

那一天，大姊一直由早上哭到上花轎，又抱着我哭着說了些甚麼話，記不清了，我也一直在哭，要打抬花轎的人，被二哥一手扯住直往廂房推。

家中一連三天都大排筵席，叫做「流水席」。客人入座就上菜，吃完一席的客人則走，工人一一清理杯碟，抹淨了桌面，再換上了紅布，又上一桌，不論是誰，只要去吃酒，只管坐下就吃。

那是有錢大戶人家才有這樣的排場，嫁女是一向不收賀禮的，只請客，任何人一去就是客。

在大姊被花轎抬走的那一天，客人特別多。

由這頭望不到那頭，聽說共有二十多桌。

我却被二哥關在廂房中，被他在門外反扣了。還恐嚇我，再敢哭或亂叫，爹就會把你掌心打腫！

我眞怕捱「巴掌」。一個人悶在房內，只能由窗縫看到外面的人大吃，酒香與肉香，使我直吞口水，却不敢作聲，也不敢叫，只想着大姊直淌淚！

突然，外面人聲嘈雜，一陣大亂。

我聽出不是尋常事了，一定是有人吃醉了酒在發酒瘋了！湊近窗前，把手指挖破窗上糊的牛皮紙，向外看熱鬧。

却不是有人發酒瘋。

而是四個叫化子在大顯威風。地上躺了十多個伙夫與長工，一定是被四個叫化子打倒了，那四個叫化子正在大吼大叫，脚一挑，就把八仙桌與大圓桌連杯盞菜餚一概挑翻在地上。

是有人來找碴了，我直想衝出去。

好了，大表兄帶了十多位堂兄弟趕來了。

大表兄剛抱拳和四個叫化子說話，就被其中一個「冲天炮」打出一丈開外去了。

堂兄弟們一齊呼喝叫打。

圍上了四個叫化子拳脚齊上。

那四個叫化子眞好厲害，人影交錯中，不到一盞茶時間，十四位堂兄弟連同大表兄都倒了下來，沒有一個爬得起來再打的。

我也嚇呆了！

因爲大表兄和堂兄弟們都是十八歲到二十多歲了，都學打學了好幾年了，有的還練過十幾年呢！爲甚麼這麼多人打不過四個中年叫化子呢？

爹和大哥、二哥在八位師父陪同下出現在大院了，走到四個叫化子面前丈許遠，拱手說話，却因爲隔開了七八丈遠，聽不清楚講甚麼。

那四個叫化子不住的冷笑，說的是外鄉土語，我也是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也勿懂。

有四位師父，包括董師父在內，向四個叫化子逼去，很快交上了手。

看得我眼花，約莫打了一頓飯時間。後又有三位師父倒了下去，還吐血呢？對方四個人中，也有一個仆倒地上，但很快又跳起身了，只剩下董師父一個人以一對四了。

另四位師父剛圍上去，猛聽一聲震耳大喝道：「請退下，對手是湘南討天教，不是丐幫中人！」

是四舅父來了，聲到人到，竟是由大屋頂飛撲下來，活像老鷹抓小鷄。

董師父和另外四位師父退回到爹身邊，同時，順手將倒地的三位師父扶了起來，從腰間取出了藥餵入他們嘴裏去。

只聽得那四個叫化子不住的嘴裏嘰哩咕嚕在叫，走馬燈似的在四舅父身邊亂轉。

四舅父雙手箕張，不時握拳出擊「轟轟」，巨響不斷。

那四個叫化子手忙脚亂，有的一退就是一丈多外，有的還不時在地上亂滾一陣，又跳起身來。

只聽得四舅父又哇哇怪叫：「狗養的，有膽上門來生事，怎麼不敢接招，丟盡了討天教的面子，還不快滾？」

四個叫化子突然有兩個拋出了長索。

一條繞住了四舅父的脖子，一條套住了他的左臂彎，用力猛拉。

我眞給他急死了，四舅父這下會打輸了。

果然，在那個用長索套住四舅父脖子的叫化子雙手猛收之下，四舅父又被拉向那叫化子。

另一個的長索套住了四舅父的左臂的叫化子也飛快地繞到另一面，雙手緊握長索猛拉。

眼看四舅父已被長索勒陷入脖子內了，在對方猛收之下，越勒越陷得緊，非斷氣不可了。

在對方猛拉之下，眼看四舅父已經被拉得撞到對手面前去了。

董師父等五位師父已經大踏步搶出，都被另外兩個叫化子抖起的二條長約兩丈的軟鞭擋住了。

我差點大哭了出來。

却看到四舅父在那叫化子一手收緊索，一手已經斜揚作勢，向他劈下的剎那……

四舅父突然一躬腰，頭一低，閃電般一頭撞向那叫化子。

那叫化子驚叫一聲，向後疾退，劈下的一掌正劈在四舅父的後腦瓜上。

那叫化子却被四舅父一頭撞中了胸前，仰跌一丈多外，跌倒在地，口中不住噴血，身子挺了幾下，就不動了。

另一個以長索纏住了四舅父的左臂的叫化子，大約想救助同伴，雙手握索向他那邊用力猛拉。

四舅父又轉頭向他疾衝而來。

那叫化子大約因爲同伴倒地吐血，已嚇慌了，猛地撒手丟下手中長索，轉頭就向外面飛身騰空，落在圍牆上，剛要向外躍去，突然一頭栽在牆外。四舅父雙拳連出，隔了一丈多遠，打中了對方的背部。我好像聽到那叫化子骨頭斷裂的聲音。

另兩位叫化子厲聲怪叫，突然把腰間掛的細竹簍，用黑布罩着的簍子已拋向董師父他們五人，掉頭就向圍牆騰身躍去。

竹簍一落地，就聽到「絲絲」與「呱呱」像小孩子啼哭的聲音，冒出了十多條小蛇來，飛快地向董師父他們爬去，有的一鑽出布罩，就蟠成一團，把膨脹的拳頭大的蛇頭不住屈伸，吐着蛇舌，直瞪着爹和大、二哥那邊。

只聽得爹大喝：「蛇有毒，各位師父小心！」

又一聲：「四哥，你多小心！」

四舅父正把繞在脖子的長索拉開，一看見兩個叫化子向牆外逃，拖着兩條長索，騰身就追。

只見他躬腰如箭發，人在半空，頭一低，已經向一個落脚圍牆的叫化子背部猛撞過去。

那叫化子冷笑一聲，猛翻腕一鞭。

「呼……嗚……」尖銳作嘯，是軟鞭劃破空氣的嘯聲，四舅父追勢不變，但被對方一鞭掃中左腰間，「吧」地打實了。衝勢被阻，身形也落下。這一來，他的鐵頭功也隨下落之勢，收勢不及，正好撞在圍牆頂的邊沿上，「轟」地巨響，圍牆倒下去了，四舅父也竟衝到牆外去，把牆外的一排萬年青也壓倒了。

董師父和另外一位古師父，也已掠身過牆，追截那三個叫化子，手揚處，喝聲：「打！」

發出鐵蓮子與鐵膽。

那兩個叫化子已經掠過圍牆外四五丈了，一個向地面翻落，一個猛廻身揚手，一鞭擊落兩個鐵膽，一個空心觔斗，讓過了三顆鐵蓮子。

四舅父突然怪笑，甩開兩根長索，正好那個滾地躲避暗箭的叫化子剛站起來，想騰身掠走，被一條長索套住腰間，被四舅父左臂一抖，就跌翻在地上了。

另一個叫化子剛好翻落地面，又被另一條長索纏住了雙腿，一連猛跌了多次，竄出一丈多外，還是跌倒了。四舅父左手一拉，就把他倒拖了過來。

董、古二位師父又冷笑一聲，上前一連劈掌，把二個叫化子打得滿地亂滾，鼻子流血，嘴巴溢血，由於滾動，連破衣也都是血。

四舅父又伸開雙手，一手一個抓小鷄似的把二個叫化子後頸皮抓住，連抖了幾下，二個叫化子就不動了。

昏過去了。

我在窗孔內，因正對着倒坍的圍牆缺口，所以看得很清楚。

那十多條蛇，在另外三位師父揮掌猛擊之下，不住騰空飛躍閃避，打得滿地扭動。

陳師爺(帳房)和大批親友也趕來了，有人拿了幾把竹掃帚，按住受傷的小蛇，再加上鐵鍬、鋤頭之類一陣猛打狂砸，都打成了蛇醬了。

爹吩咐大哥去請二舅父來。二舅父戴上一個皮手套，伸手去把二個昏死的叫化子腰間的竹簍摘下，說道：「還好，仍是關住活門，長蟲跑不出來！」他一手一個，提着兩個黑布罩住的竹簍匆匆走了，後來才知道二舅父是捉蛇的高手。

* * *

四個中年叫化子是「討天教」四大護法，到九宮山「尋寶」未得手，跑到我們老家一帶來，不知受誰的慫恿，說我家很有錢，每位叫化子可以拿到「喜錢」銀元千塊……

他們四人可能想撈一大筆，上門來一開口就要打賞一千塊銀洋，一面入座大吃大喝，出言不遜。長工與伙伕們在忙着給他們端菜送酒，他們四人反而把長工、伙伕一個個下了暗手，打昏在地，驚動了負責招待客人的表兄，堂兄弟們趕來詢問，也被四個叫化子以重手法打昏過去。

當我爹由後堂大院聽到了情況，和八位師父出來向他們道歉怠慢及請問來意時，他們又變了口風，說每人要借盤川一千大洋，師父們認爲對方存心來生事，就和對方交手打了起來了……

結果，那四個中年叫化子，二個被四舅父的「鐵頭功」撞斷了胸骨與背脊骨，急救不及，傷重而死。

另二個，則經爹以治傷醫藥施治，躺在床上七八天，才能起床行動。

當地官府是我族堂兄輩，要把二個叫化子押去監禁審訊。爹說情表示算了，不必追究了。

由爹與紳士們開過會，與官府交換意見後，買棺葬了二個死去的叫化子，並請和尚超度，另以二十銀元送給了那二個叫化子，他們二人叩頭向爹道謝，半夜走了。

有錢好辦事，那堵被四舅父一頭撞倒的圍牆，當天晚上就有泥水

工人連夜來修復了。但四舅父一頭撞倒一堵牆的事，第二天就傳了開去。

筆者是親目所見的，不時在呆呆地看着新補修好的圍牆，它不是一般建築或紅磚砌的圍牆，而是特產的青岩石以糯米磨成漿加上石灰等灌砌而成的。堅固逾恒，大戶人家稱爲百年基業，意謂用此建材與方法砌成的牆壁，至少可以保持一百年不會坍塌。

竟被四舅父一頭震塌了，高約二尺左右，寬約三尺左右的缺口，實在叫人難以置信。

難怪那二個中年叫化子被四舅父一頭撞實後，都骨碎而死了。事後，聽說那兩個中年化子都練有一身內外五門功，如「鐵布衫」、「十三太保橫練」等功夫，火候很高，但是還經不起四舅父這麼的一撞，則其威力之巨，可以想像得到。

四舅父一頭撞倒岩石圍牆之事，迅即傳遍了各地，越說越玄，而四舅父却在第二天一早就不見了。

那天我去「西莊」找他，由外叫喚了好久，才知道他已走了。

* * *

我那時幼稚的心靈裏，把四舅父當作神仙了，人如何會有這麼硬的頭呢？

爹爹希望四舅父能教我，也練成這樣帥的功夫來。

加上不見了大姐，心內酸酸的老是想哭。

娘突然叫我過去，把我拉到她的膝前，咬着耳朵說：「三枒子，你喜歡四舅父嗎？」

我忙點頭，說：「好喜歡。」

娘噓一口氣道：「這是你的緣份吧，四舅父偏喜歡你，他要你去他那兒過年，你去不去？」

我連忙說道：「去，去！」

娘笑了道：「三枒子，看你們舅甥，眞有緣份呢。」

* * *

在出事後的第三天，我就由長工用轎抬着，進入山道，翻過了一山又一山，四舅父住在大山內，叫甚麼「何家凹」，距離老家大屋六十里。

那是山腰間平崗上一座大莊院。

四舅父一手抱着酒罐，哈哈笑着把我由轎門口舉起，舉上了半空，一直這樣走進大院，外公、外婆叫他別嚇着我，四舅父笑得連屋瓦也似在搖動了。

他叫我住在他房側小書房中，房中却盡是練武習功的書籍，甚麼「少林七十二式」，「崆峒八手」、「峨嵋伏虎拳」，「終南八卦游身掌」之類小說也有二千多本，有的還是用珠砂毛筆與墨筆抄成的。

也有石印木刻的圖像，是手工畫的。

可惜我那時年紀還小，十九看不懂是甚麼意思，祇知道全是練功夫，我們叫做「學打」的書籍。

後來才知道是歷代收集的秘笈，他花掉了許多銀子與時間搜購得來的，這些都是絕傳的武功秘笈，不是一般人可有的，連大上海的書店也不易看到一二本呢。

* * *

四舅父摸着我的頭頂，瞇着眼傻笑，但却先叫我看着他練功夫，過幾天再說。

據四舅父講：練「硬頭殼」功夫要特別吃苦，最基本的是要能強忍大小便。早上起床，不論如何尿急，便急，不能上廁所，一定要先練氣，把全身的力氣逼向頭頂上「運聚」，不住撞硬練習……先是以頭去碰撞「棉花鼓」，再碰撞成叠表芯塔，再撞碰牛皮棚……一定要把全身氣力與潛在的意志集中到頭上來，把任何撞碰之物當作強仇大敵。

如此不斷的苦練，頭頂自然的逐日堅硬了——撞碰的東西也隨着不斷改變。

而碰撞之物必須依照書上或明師指點的秘法請精巧匠製造，例如：「棉花鼓」、「表芯塔」、「牛皮棚」等等，都要依照一定的尺寸、厚薄、寬窄與形式做好，由軟而硬，由柔而剛，循序漸進……

那些奇形怪狀的練功器具，甚麼「棉花鼓」之類，至少有幾十種，除了練「鐵頭功」道具之外，還有練其他功夫的。可惜那時我年紀太小，已經記憶得不清楚了。

* * *

我的確想學「鐵頭功」，但四舅父却說我是唸書的種子，祇可以練練拳脚，他也可以教我幾套最好的功夫，就是不適宜練「鐵頭功」，那是因爲我是唸書的學生仔，不是放牛仔，如果學了「鐵頭功」，唸書腦瓜就不靈光了，使我十分失望。

四舅父又形容「鐵頭功」好比「牛衝鬥」，帶我去山坡上看水牛角鬥，十分猛惡，嚇得我雙脚發軟，以爲水牛看到我們，不角鬥了，誰知道却向我們衝來。

四舅父哈哈一笑，把我抱起向大樹上躍去。

他一跳就二丈多高，把我放在一個四平八穩的老樹椏間，叫我「祇看不動」，他又跳下地，大步向角鬥的二隻水牛走去，他一點也不怕，一伸手，一手各執一隻牛角，向左右一分，一按，祇見二頭水牛的頭角先被他分開尺多，兩隻蠻牛的嘴，被他雙手按到地面上去，祇見牠們向四舅父衝擊。

但祇能不住地搖尾聳股，連頭

也抬不起來，祇聽到牠們「吽吽」地低沉怒吼着。

四舅父大喝一聲：「畜生……去……」

雙臂向左右猛分，好像開弓一樣，二隻水牛就一連後蹬暴退了幾步，頭又抬起來了，但一看到是四舅父時，牠們尾巴一夾，低頭沉吼着，掉頭向側邊山谷奔開了。

我眞看得目瞪口呆。

* * *

我一直在四舅父家中過年，一直住到元宵節後，外公外婆等都對我疼得不得了，甚麼好吃的都給我做出來，我一點也不想家，不記得回家了，因爲四舅父在練功房內，教了我好幾種小巧的絕招，甚麼「沾衣跌」、「燕青十八翻」、「鴛鴦腿」……之類，把我樂透了。

但寒假快要結束了，就要開學了，非回家不可，就在家中派來長工抬着轎子來接我的那天，我看到陳師爺也是坐着轎子來了，祇見他神色凝重，平時像彌勒佛笑嘻嘻地露出金牙的一團和氣消失了，一下轎子，連招呼也沒一聲，甚至沒看我一眼，就急匆匆的往內走。

我委屈的想哭，因爲平日他一見到我，就「三少，三少爺」或「小皇帝」的叫個不停，同我講古，又講他的「打滾經」，跑江湖的故事，是和我最接近的一位「外人」……怎麼突然全變了。

外公、外婆與大舅父、四舅父他們在後進大院中不知商量甚麼大事？足足半個多時辰，才見陳師爺匆匆走出，祇有四舅父一人送他出來。

外公早已吩咐爲我另備轎子了！

陳師爺叫了一聲：「三少，令尊、令堂叫我接你回去，就要開學了。」

一面拉住我的手，我還要撒嬌一下，四舅父已經聲出說：「三枒子，乖，你快上轎，我也同去你家。」

本是依依不捨的我，聞此言一樂，與匆匆地進入轎子。

可不是嗎？四舅父已經上了那匹黑不溜秋，全身墨汁染過似的馬了。

而且，他當先一騎馳出，頭也不回。

* * *

事後，才知道陳師爺是專程送信給四舅父的。

而那一封信是爹具名，但內面却附夾了一張「桃花紙」，套紅如血跡斑點的「拜帖」。

那封拜帖署名劉天任，却是找四舅父「拜山」，並另致拜帖一份給四舅父。

* * *

回到家裏，我一進門就已感到了一片異常嚴肅與緊張的氣氛，但不明白爲甚麼如此？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娘把我拉到後進，我興奮地叙述四舅父教我學打以及外公外婆如何喜歡我，怎麼樣疼我等等。

娘只是沉默地點頭，叫我洗洗熱水澡早些睡覺。我也實在感到倦了，很快入睡，却做着恐怖的怪夢，夢見四舅父已死了！

* * *

當我在沉睡夢中，大家也在熟睡的半夜後。

四舅父却在俗名叫着「車輪盤」的山上，去赴「死亡約會」。

據說，劉天任等共四個人，指名向四舅父挑戰。

但限定只准五個人去，其中雙方各一個擔任公正裁判人。

也是一對一的局面，勝三場是贏家，輸家必須依照江湖規矩，一切聽命贏家。

而我們這邊限制四人出馬，除了四舅父是正主兒，是此次對方挑戰的對象外，爹與另外三位師父是陪同四舅父去赴約的。

爹被對方認定是裁判人——雙方各推一位裁判人，對方的裁判人據說是一位九宮山的全眞道士，他非常滑稽，自稱是「沒穿圈的牛鼻子」。

由大人們的陸續談話中，綜合起來，就是那一夜的經過情形。

對方爲首的就是「拜帖」上具名的劉天任。

據說，這個姓劉的是名震三湘的人物，只是記不清是甚麼路數了。

據說他是「討天教」教主的拜把盟兄弟。

也可說是爲了上次那四個中年叫化子生事受挫，兩死兩傷後，該教來了結「樑子」，爲交代「過節」，要找回「場面」而來的。

當然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奇怪的是，來的這五人中，除了九宮山那個當裁判道士外，就是該教副教主及上次受傷經爹治療養好傷認錯溜走的中年叫化子，却不是該教主他親自出來，而是以這位姓劉的帶頭，據說是教主遠赴長白山採藥未回，全權由姓劉的代表該教，姓劉的也自稱是教主的拜兄，由該教請來做代表的。

他們先找到了家父，交代了門面話，首先向家父表示道歉冒犯，因那天該教四位「護法」喝多了酒所致，又受了別人的利用，承認被人整蠱了，向家父負荊請罪。

繼之，開門見山的聲明是爲找四舅父「討教」絕學的，家父雖然再三說明當日的事，應由家父負其全責，表示息事寧人，引咎自責……

無奈對方堅決表示，不論如何非要和四舅父了斷一下不可，理由是四舅父對該教的人太過份了，不給該教一點面子。因四舅父明知他們是討天教的人，却一點也不留情，趕盡殺絕，造成該教四大護法兩死兩傷，若不扳回場面，該教將無顏再立足江湖，勢非自行解散不可了……

那位甚麼副教主，也是大言不慚，咄咄逼人，家父已經了解此事已難善了，只好把事情經過寫信給四舅父自行決定，由陳師爺送信去。

四舅父接信後，只說了一句話：「當然奉陪！」

* * *

結果，是一場石破天驚的惡鬥。

過程十分激烈，那眞是武林高手的拚命相搏，據說，那位副教主練成「黑砂手」，雙掌齊腕如墨靛烏黑，掌風所至，連樹葉也像火燒過一樣，好幾次，被他劈上了「虛招」，附近的樹木遭了殃，經他打斷的樹木，斷口處也泛灰色。

雙方足足鬥了兩個更次，由三更後直打到天色朦朦發亮，還是四舅父技高一籌，以「韋陀杵」把對方右掌齊腕拗折。

但四舅父也被對方的指尖劃破了三道血痕，立時連血也變了黑色了。

對方斷腕，加上內部受傷極重，當場昏倒了。

四舅父自行用匕首把左臂被抓傷的三道血痕的肉挖下三四寸長，二三寸寬，深可見骨，自行敷上金創藥，包紮了一下，就再下場叫陣。不論誰勸阻及代替他下場，他都堅持不肯，聲言非打完四場不走開一步。

副教主栽倒，那兩個中年叫化子本就是四舅父的手下敗將，那敢言勇，大有怯意，不敢出頭。

姓劉的一聲不響下場了。

* * *

據說這個劉天任，那時年已六十左右，生得矮矮胖胖，禿頭放光，保養得法，也許武功造詣深的緣故，看來只不過四十歲左右，一張娃娃臉紅得發亮，兩邊太陽穴鼓起如兩個跳動的雞蛋。

他一下場，就聲明因爲四舅父受了傷，可以改期再戰，如果要出頭，他可以先讓四舅父十招。

口氣比四舅父更狂大，眞是癩蛤蟆打呵欠，好大的口氣。

但姓劉的確厲害，功夫紮實，也眞的閃避了四舅父十招而未還手。

四舅父脾氣如火，暴怒之下，迸裂了左臂創口血流不斷，如果久戰下去，恐怕會把血流光。

四舅父爲了速戰速決，全力以赴，施展了「雷打三焦」絕招，以「鐵頭功」向對方連衝三次。

第一記，正撞在姓劉的小腹上，如擊敗架，只把姓劉的撞退三步。

第二記，撞在對方胸口下，姓劉的退了七步，站穩身形。

奇事出現在四舅父的第三記猛撞對方的大肚皮……

撞中了，實實在在的一頭撞在姓劉的挺突的肚皮上。

這次，姓劉的並未後退一步，雙脚深深陷入岩石寸許，那是最堅硬的岩石，俗名「鐵岩」，四舅父的鐵頭功却收不回了。

因爲，對方的大肚突然好像被四舅父硬生生的撞凹了，突然向內收縮下陷。

而四舅父的頭，也正好深深陷入對方的大肚皮裏了，對方說是收縮，四舅父的大頭也越深陷，漸漸連雙耳也不見了。

對方的大肚皮，好像一把鋼鉗，大嘴把四舅父的大腦瓜生吞活剝吃掉似的。

奇怪的是，力大無窮的四舅父竟像失去了氣力，拳與脚都不能發力施威了，只不住猛烈蹬脚，想將頭拔出收回，他的脚也把「鐵岩」踹得四分五裂，凡是他脚踏之處，石碎如粉屑。

四舅父突然發出悶雷似的吼聲，突然前弓後箭，以撩陰步，一脚踢向對方褲襠下，膝蓋猛向上頂去。

劉天任也猝發大吼，拳曲的雙手突然箕張，猛抓四舅父的後腦與玉枕穴之間。

於是，慘劇發生了。

只見劉天任全身抖動，終於臉色大變，鬆了手，無力地向後倒了下去。

他的大肚皮也自然鬆弛張開了，四舅父也跟蹌地撲在劉天任的大肚上。

劉天任的祠堂(睾丸)爆裂了。

四舅父的大腦袋壓擠得五官變了形，口、鼻、耳都在冒血。

好像比平時縮小了好多，但旋即腫脹得更大，又青又腫變紫了。

* * *

原來，劉天任的看家本領絕學正是蛤蟆功，是鐵頭功的剋星，才敢來找四舅父的痳煩，因爲突然而來，我爹都未摸清對方的底子。

他先運氣硬挨了四舅父二次鐵頭衝擊，是存心佈下陷阱，使四舅父不知他會「蛤蟆功」。

等到四舅父在第三次猛撞時，用足了十二成功力，劉天任才全力施展蛤蟆功，把四舅父的鐵頭夾住，陷沒腹壁中。

由於雙方都是全力施爲，四舅父功力凝聚頭上，劉天任功力聚注於腹間，所以雙方都無餘力出拳動脚了。

劉天任一見四舅父上當入阱，只想加力猛收腹壁，先使四舅父口、鼻不能呼吸而窒息昏迷，再下毒手把他擊斃，眼看就要達到目的了。

不料四舅父大約已知自己大意輕敵，上了惡當，想拔出頭已無望了。頭上如上了鐵箍鋼套，馬上就要窒息斷氣，竟拚着一死，放棄了頭部的掙扎反抗，沉一口眞氣，運足了全身功力，貫勁於「入襠撩陰腿」，把對手祠堂頂爆了。

而他自己也因頭部散去功力，全身功力，都集中在孤注一擲的最後一擊，被對方「腹壁」力擠之下，所以連五官也變形，七竅溢血而死，結果兩敗俱死。

劉天任雖經那兩個中年叫化子急救，也只斷斷續續交代了幾句遺言，比四舅父多活了幾分鐘，也斷氣了。

不止是因睾丸粉碎重傷，還受了四舅父臨死前全力一頂，連小腹丹田也移位了。

我爹每述說這件慘案時，都淚流滿面，手巾濕透。我也躲在書房一角偷偷聽到的，根本不敢過問半句……

爹每次都以感嘆作結尾：「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中亡，老四練功成癖，『學打』一生，還是脫不了這一劫數！唉……」(完)

六人幫故事之二／溫瑞安・文
可飛・圖

血金

淒惶追憶驚險夜　羞恨交加湧心頭

從此以後，張小愁棄絕了對晚上的眷戀。

本來，她的性情是只要看到一隻小狗的眼睛，心情便會柔和，見到一朵花的燦爛，心情也會開朗起來。

像這樣的一個女孩子，理所當然喜歡暮夜的柔靜。就似在母體裏的胎兒，那一種沉靜溫存的感覺。

尤其她大部份時間，都是在這山城裏生活、長大、唸書，等到夜幕如輕紗一般降臨這山村的時候，她的窗外和屋外的蟬聲、虫叫、蛙鳴、蛇行，以及還有一些不知名的蟲蜴動物發出來的响聲，在她來說，不但不覺聒噪，反而是襯托出山村夜裏柔靜的一部份。她甚至可以聽到玻璃窗外面棲息的蒼蠅正在磨着牠的薄翅，還有植物在外面迅速生長，以及月華步出浮雲的「聲音」。

她喜歡聽這些「聲音」。

她覺得這些聲音能使她的寂寞變得美麗，或是很美麗的寂寞着。

可是，自從發生了那件事之後，她就厭倦了夜晚。

——她厭惡了夜晚的黑。

也許，她怕的其實不是夜，而是黑。

* * *

她怕黑，是因爲「黑火事件」。

在這個事件裏，她有一個親人，也就是她所最愛的人，被一種不知名的「火」，活生生地燒死。

就死在她眼前。

從此她怕黑。

——就算是白天，她也不喜歡陰暗的地方，到了晚上，她總是要把燈開得亮亮的，就算就寢也不熄燈。

* * *

自己所喜歡的人，死在自己面前，而自己全無法挽救，也無法解除他身受的苦痛，是每個遇到的人——就像自己所做的事，很希望能達成，但又偏不能如願，那種無奈與無力，只不過，事不能或可再爲，人一旦死，便不能復活，所以更令人痛心傷感。

當自己的父母或親友，臥病在床，或遭逢意外，看着他（她）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或生命正一寸一寸的離開他的軀體，你也只能愛莫能助，無以身代，就算一個人能有幸迄今仍能免於目睹親朋戚友的亡逝，但誰不會見過一些無可挽救的死亡，包括寵物的終於老死、盆栽終於枯萎、庭園的石板地上的螞蟻羣噬咬着一隻螳螂。

就算是一隻蜥蜴，只要常見牠的出現，有一天，牠忽然自天花板摔下來，從背向着人到腹仰對着天，死了，你也會在所難免感到失

去了甚麼東西。

就算每天起床後，也會有一些你體內的生命正在逐漸死亡：例如掉落在盥洗盆旁的頭髮。

張小愁本來就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何況給她遇上的，是那麼大的一個刺激，那麼的怵目驚心：

她不但眼見一個她所深愛的人活活燒死，而且還在燒死之前强暴她！

* * *

那天晚上，不像是眞實，而似是噩夢。

張小愁和蔡四幸，在那樣一個微風陶然的夜晚裏，在看了晚場電影之後，他們習慣地把車開往郊外的路上，直至「貝花村」的入口處才兜轉回來。

兜風——對張小愁而言，本來是比看電影還開心的事，看電影只是看別人生別人死，如何歌如何泣，但兜風對張小愁彷似是在坐一艘生命之船，盪盪然的依靠舵手，作安全而舒適的擺渡。

蔡四幸就是她心目中的「舵手」。

——也許對一向好動愛冒險的蔡四幸而言，看着車前的燈光如何吞噬着黑黯的路面，也是一種愉快的感覺吧。

他們在車上，談那部電影，談心也談情。

最後，蔡四幸還向她談起他那幾個明天就要從遠方來的朋友。

那一羣他引以爲榮的朋友。

張小愁望着蔡四幸眼裏綻發的光采，心裏默默記下這些名字：「不平社」裏的：陳劍誰、史流芳、牛麗生、駱鈴。

她還憧憬着明天就見到他們，那些蔡四幸只要提到他們的名字眼睛就似放烟花一般亮的人物。

沒想到車子就在那時「死」了「火」。

那是一個黑得甚麼也看不見，連視覺都等於喪失的地方。停在那個地方，好像就是泊在張小愁的心靈裏最不可面對的漩渦中。

蔡四幸下來修車，一向幸運的他，這次可以說是十分不幸，他那一雙手能領航在印度洋少見的大風暴裏、一艘載了六百人而又斷了桅而且穿了如個美洲豹體積般大洞的船，安然泊進了它預訂航程的港灣，但這次竟修不好這部車子。

他七度回到駕駛位置上，意圖發動引擎而失敗的時候，張小愁掏出手提袋裏的手帕，替他揩了臉上的汗，這是她一向熟悉的工作——蔡四幸易流汗，而總是忘了帶手帕。

直到後來，「五人幫」裏的四大高手：陳劍誰、史流芳、駱鈴、牛麗生還有另一個好奇多情的溫文，仔細問起的時候，她才醒悟這裏邊有一個陷阱，令她不寒而慄，但也同時隱伏了一個破綻，令她覺得猶在黑暗裏的一絲曙光。

那時，車外倏地閃過了一抹白影。

蔡四幸正在專心搞他的機器。

張小愁卻看得一淸二楚。

——黑暗裏有一個白色的女人閃過，就似車燈照射在螢光漆上一樣分明。

她叫了出聲。

蔡四幸霍然回首，白影一閃而沒。

他決定要下車察看。

他在臨離開之前，還安慰張小愁：「沒甚麼的，我下車看看去……」

這句話使張小愁覺得很有安全感。

她相信蔡四幸的能力，同時也相信蔡四幸一向都是個幸運的人。

她當然還不知道，所有的不安全都是在看似安全裏孕育着的，而有時候多少的幸運都不能換回一個不幸——在一百個幸運裏，你至多不過發財成名掌大權，但一個小小的不幸，就可以把你的生命剝奪，使得其他的幸運都變得毫無意義了。

事後，在她心底裏是有怨怪蔡四幸的。他對她說：「沒甚麼的」，結果卻不但「有甚麼」，還發生了極大的甚麼。

其實，天災人禍和意外都是不可怨責的，人人都以爲「沒甚麼的」，或者自己甚麼都可以應付得來的時候才會出亂子——所以除了上帝，誰都無法保証自己會「沒甚麼的」。

蔡四幸步入黑黯的叢林裏約莫十來分鐘。

甚麼聲音也沒有。

只有黑。

黑，彷彿不止是黑，而且還有聲音。

張小愁剛剛覺得有點不安，直至從不安又轉成恐懼。

車裏已沒開冷氣，她也開始流汗，同時用手帕抹汗。

就在此時，兩道弦光，刺破了黑暗，刺入了張小愁的眼簾。

因爲太亮了，一時間，使得張小愁幾乎甚麼也看不到，直至强光轉成汽燈一般的黯芒之後，在她眼前依然是一片閃着金星的暗青。

緊接着，有人打開了她的車門。

在她沒有轉過身來之前，她已聽到如同野獸一般的低嗥聲。

她轉過身去的時候，就聞到一股酸味。

如同在潮濕處擺放了三、四天的煎肉餅，發了霉還生出紅苔來的

酸味。

然後她就看見一個人。

她知道那是蔡四幸。

可是他此際的作爲，又可以說完全不是蔡四幸——甚至已算是另一人。

蔡四幸一向都對她溫柔、體貼。

現在蔡四幸就像是個沒有了人性，更有獸性。

他的舉動連野獸都不如。

他不理張小愁的詢問，一把抓住她的頭髮，把她拖出車外。他也不理張小愁的驚呼，就把她推倒在草地上，他更不理張小愁的掙扎，一拳力擊張小愁的小腹，使她不停的嘔吐，他就在這時候剝掉她的衣服。他甚至不理會張小愁的哀號，用他男性的殘虐得像刀鋒一般的強暴，讓張小愁有一種被貫穿的感覺，就像自己是吃火鍋時那串被串在竹籤上的淡水蝦一般，遇痛還不能蜷縮起來。她完好的胴體無處不傷，使她到今天還不能併着雙腿走路，在身上搽香皂的時候還要避開多處瘀傷。

她永遠沒辦法忘記，蔡四幸雙手似抓住牛角的鬥牛士一般地抓住自己的乳房，劇烈的抖得像一座燃燒的山，狂噴出的熔巖，而他竟然還要強迫她用口去接受他的暴虐，使她感到痛楚之外，更難忘的是恥辱。

然後蔡四幸倒了下來，張小愁已快給他胸前那一塊硬物厭斷了兩根胸骨，她的眼淚如飛落下，聽到他在喘息中還以一種奇異的語調喃喃的說：「你不認爲這才是我們相識以來過癮的一刻嗎？」

說完了這句話，他就不再說話了。

他翻身坐起，收拾了一切，踽踽走入黑暗中。

剛才他做盡一切狂亂的事，但就是沒有撕破衣服——包括他自己的和很張小愁的。

張小愁想叫住他，但不知因爲恨還是懼怕，她並沒有叫出口，然後蔡四幸就消失在黑暗裏。

過了好一會，張小愁才含辱忿忿的坐起來，穿上像垃圾一般擲棄的衫裙。

她的淚流不止，但是沒有哭出聲來。她知道她的那裏正流着血。

她傷心的不是自己失掉了貞操，而是卻在這樣含屈受辱的情況下失去的。

甚至她的驚訝還大於辱憤。

——蔡四幸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既然他突然變成這樣子，做了這樣的事，還會不會獸性大發，乾脆殺了自己滅口？

如果不是因爲此處只有這一處有兩道死裏死氣的暗芒，而四周又黑得失去方向，張小愁眞的會逃跑。

但她沒辦法跑。

她感覺到自腿的盡頭痛入了腹上胃下，像有一支冰棒在她體內翻攪。

她也不敢逃。

因爲她怕那無盡的黑暗裏，隱伏着比蔡四幸更可怕的狂暴。

這時候，她便聽見聲音。

蔡四幸狂嚎着出來，身上像給無數會蠕動的海藻纏住了，慘叫聲凄厲得使張小愁的心如玻璃一般地裂開，而且還掙扎着呼號：「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原諒我……報仇……」

不知爲了甚麼，張小愁就是爲了蔡四幸在臨死前喊出這幾個字，她已原諒了蔡四幸大半，而就是因爲這樣，她不願告訴警方或者報界這件事，不想讓一向英雄風範的蔡四幸，死後還被流言所毀，形像破壞無遺。

她想過去替他「撲滅」身上那些比黑暗還黑暗的「魔鬼」之際，他就眞的看見了鬼魅。

世上人人都在講鬼，至少也或聽看過別人講鬼故事，但有幾人眞的遇過鬼？又有幾人遇過的鬼是眞的？

眞正遇過鬼的人，也許就不講鬼了，但未見過鬼的人，老愛聽鬼的故事。

張小愁這回是眞的見到了「鬼」。

阿蒂和德叔。

兩個被「黑火」燒死的人。

——這使張小愁馬上醒悟到：纏在蔡四幸身上，透骨蝕心的銷融着的「東西」，可能就是「黑火」。

她想到的時候，阿蒂的鬼魂已向她迫近，德叔的陰魂則在追逐着蔡四幸。

張小愁忽然有一種感覺。

她覺得她自己也變成一隻鬼。

——因爲在她面前所遇所見，是失去人性的獸或已死去的人，教她在傷痛驚恐之餘，神經不能不一時錯亂。

正如一個人被長期的關在一羣神經病人當中，他自己已不是唯一的清醒者，而是瘋人之一。

接着她就嗅到味道。

血臭的味道。

還有酸味。

像一塊爛肉裹着一隻爛蘋菓，再置放七天後所發出來的味道。

張小愁記得自己就在這個時候暈了過去。

* * *

「你爲甚麼不把這些事告訴家人或者警方？」

直到陳劍誰發出這沉重有力、

沉着有勁的一問，張小愁才從一個無盡恐怖的噩夢中驚醒——因爲太過恐怖了，如果不是有外來的力量，張小愁就壓根兒失去了重醒的能力。

這種情形就像因瓦斯中毒的情形一樣，在懨懨欲睡之時，彷佛有一種掉進深淵的快樂——連醒都不願醒，要醒也醒不來。

陳劍誰這樣沉厲的發問，才把張小愁在一驚之下醒了過來。

她剛才第一次把慘案發生全部眞相道出了。

她的容顏仍愁眉未展，但鬱憤已舒。

有時，還是說出心裏的話才比較輕鬆一些。

雖然，她還是把許多「過程」略過不提。

不能提。

那場可怕的羞辱，令她甚至無法啟齒。

不過他們也似很明白，並沒有人去追究這些細節。

他們聚精會神，要聽的只是「關節」。

事情的重大關節，就似一首詩裏的「詩眼」，一支火柴的火藥部份，一個組織裏的龍頭，那是關鍵，同時也是重點。

辦大事的人可以忽略小節，但必緊守重點，當然一個能辦成大事的人，可能不單注意大節，也不會罔顧一些其實關係重大的細微末節。

「他們」——對張小愁而言，眼前的「他們」，其實是五個從外地來，但關心她的陌生人。

* * *

他們就是：

「五人幫」中的「老大」，他們都暱稱他爲「大肥鴨」的陳劍誰。

一個從台北來的書香世家子弟，有一副健壯體格、生性愛冒險的「書呆子」史流芳。

一個嬌生慣養極難伺候但心底善良，集美麗、青春、可愛、富有於一身的香港女子駱鈴。

自中國大陸，近年來每一次政治運動中都吃盡了苦頭的「黑五類」子弟，不但孔武有力而且害臊、貪睡、不善於與人交往的牛麗生。

另外一個，跟張小愁是同一個國家的人。他生性樂觀、好奇、天掉下來當被蓋了之後還可以再當麻將枱用的年輕人，他是善良多情的溫文。

這幾個人的組合，走在一起，足教平靜無波的世界也鬧翻了天。

何況這兒本來就不是平靜的地方。

而且還是暗潮洶湧，隨時都可能惹來殺身之禍的是非之地。

* * *

現在他們集中對付的目標是——

「黑火」！

他們要爲一個人報仇。

他的結拜兄弟：蔡四幸。

他們要查明眞相。

何況，「黑火」已一再閃現，就在剛才，他們之中的其中兩人：牛麗生和駱鈴，要不是他們老大陳劍誰及時趕到，他們早就燒成了炭，化成了灰，還不知會變成那一家中的燒肉串燒！

* * *

你說當他們聽到：他們的結拜兄弟蔡四幸原來是一個這樣的人，這樣對待無辜而美麗的張小愁，他們心裏會有甚麼感覺？

憤怒？

羞恥？

乃至懷疑？

甚至放棄！

何況，除了老大「大肥鴨」之外，他們其他幾人，根本還沒見過這個結拜兄弟蔡四幸！

* * *

他們覺得很丟臉。

史流芳和牛麗生甚至抬不起頭來。

駱鈴憤然。

她爲張小愁不平。

不平則鳴：「怎麼姓蔡的是這種人！」她幾乎叫了起來，道：「我們還爲這種人報甚麼仇！」

她這樣一叫，幾乎驚動了正在後廳吃炒粉的張家二老。

蔡四幸被「黑火」燒死的事，張小愁父母當然知道，他們既惋惜年輕有爲的準女婿蔡四幸之死，但也暗自慶幸張小愁能安然無恙，只不過女兒當晚好像也受了一些皮外傷。

從未見過「白色的女人」而又遇到「黑火」的人，都沒幾人能活——能活下來就是不幸中之大幸。

張小愁並沒有把受到凌辱的事告訴雙親。

包括警方。

她不想讓雙親知道她的羞辱，還要爲她難過、躭心。

陳劍誰也使了個眼色。

「五人幫」裏，合作無間，默契極高，駱鈴知道自己聲音太響了，伸了伸舌頭，聳了聳肩。

他們都服「大肥鴨」。

平常大家可以鬧在一起，但在要緊關頭，誰都不敢當着他的面前放肆。

張誕十分懊惱。

而且激動。

這些日子以來，他含辛茹苦，年過卅五，尚未娶妻，他簡直把小愁這個妹子視作他的妻子了，平時他呵護她，寵愛她，甚至大聲點的話兒也不敢說半句，但他到今天晚

上才知道，她曾受過那麼大的凌辱，那麼可怕的摧殘，那麼不可磨滅的傷害！

他幾乎要發作了。

如果蔡四幸還活在面前，他眞恨不得要把他活活打死。

「爲了你妹妹，」陳劍誰即刻提醒了他，「我覺得你應去勸倆老回房歇息才是。」

張誕也明白這些事是不宜讓兩位老人家知道的。

他們知道了，除了躭心和傷心之外，對大局是不會有好處的。

所以他強自壓制下來，沉痛的拍了拍他妹妹的肩膊，走進內廳，並傳來跟倆老細微的對話聲。

「你還沒有回答我剛才的問題，」陳劍誰見張誕走進去了，才再愼重的重覆他的問題，「你爲甚麼不把這些事——就算你不想讓家人傷心，不要外人知道——告訴警方呢？」

然後他等張小愁的回答。

張小愁回答得很俐落。

而且堅定。

「因爲我愛他。」

「我其實並不反對他這樣做，」小愁頓了一頓，她的話令人不敢置信——那麼一個純潔、溫柔、美麗的山城女子，會當着這麼多人面前說出這樣羞辱自己的話來，「他一直都很愛我，很尊重我，如果不是在那種地方和那麼粗暴的話，我也是不會拒絕他的。」

「因爲我也愛他。」

她認眞地說出她心裏到口裏的每一句話：「而且，我既不想在他死後有辱他生前的英名，也覺得四幸不會做出那種事，一定是神智不清的狀況之下才會發生的，我不能怪他。」

駱鈴忽然緊緊握着張小愁的手，便反復地說了同一句話，像無頭無尾的譜子。

「我服了你了，原來你比我堅強。」

「他對你這樣，你還能原諒他！」

「啊，但願有一天也有人值得讓我愛他愛得那麼深的就好了……」

史流芳喃喃的低聲自語：「還是少做夢吧。」

駱鈴聽不清楚：「甚麼？」

溫文也激動的說：「對！我敢保證，蔡四幸絕不是這樣的人！」這干人中，除了張小愁，就只有他與蔡四幸過從最密。

「我們知道你愛四幸，四幸今天雖然已經不幸，但他曾經擁有過你這樣一位紅顏知己，還是幸運的。」陳劍誰總是在適當的時候說出他的看法：「可是，你代他隱瞞，說不定也隱瞞了破案和替他報仇的線索。」

他咳了一聲（誰都知道他並不是眞的咳嗽，只是爲了要清一清喉嚨，或讓張小愁更有心理準備一些），才說：「所以，我還要再問你一些問題，雖然明知這樣做也許會逼使你去面對那些不愉快的記憶，以及要作出相當難堪的判斷。」

張小愁說出了往事之後，好像大病初癒，雖然蒼白無力，但神智要比叙述往事前寧定。

她微微仰着尖秀的下頷，「你問吧。」她說這句話的神情，好像明知就算命運不在她手，她也不介懷的意態。

* * *

「你們看過電影之後，就開車沿着公路一直走？」

「是。」

「這是你們的習慣嗎？」

「是，他和我，都喜歡夜裏開車兜風。他喜歡夜裏開車，我喜歡在他夜裏開車的時候坐在他身邊。他開車的時候手指按在軚盤上，很修長好看。」

「有沒有人知道你們這習慣？」

「有……至少我的家人和他的家人，還有一些朋友……應該都知道。這山城並不大，住久了大家都知道那一部車子是誰開的。」

「你們那天晚上出去，可有人知道？」

「至少他的家人和我的家人……一定知道。」

「你曾用過你的手帕替他揩汗？」

「……是。」

「揩那裏？」

她狐疑的看着他。「我有必要回答這些嗎？」

「不但必要，而且非常重要。」

「……臉部。」

「有沒有抹過眼睛？」

「應該有吧……」

「到底有還是沒有？」

「我想一定是有了……」他的汗直淌到臉頰上來。

「他有沒有戴眼鏡？」

「你不是說你曾見過四幸的嗎？」

又一次，她狐疑地看着他，雙眉在印堂結了個問號。

「我見他的時候，他沒有。但我要知道的是：他出事的那晚有沒有戴眼鏡？」

「沒有。他一向都沒有近視。」

史流芳在旁推了推眼鏡。

「那條手帕你一向放在甚麼地方？」

「手提袋裏。」

「那天出外之前，你把手提袋放在那裏？」

「甚麼？你是說手提袋？」

「嗯。」

「手提袋當然是放在家裏啊……」

「你掏出手帕的時候，可有沒有嗅到異味？」

「啊……你是說，那手帕……」

這時，張誕剛勸服雙親先去休息，他再踱回廳來，從他的眼神就可以得悉，他其實餘怒未消。

怎消得了？

「請回答我的問題。」陳劍誰堅持的語氣像黑暗裏的一盞厲燈。

「好像有點酸味……」張小愁有點猶豫：「又好像不是。」

「爲什麼不是？」陳劍誰緊迫盯人。

「……車上本來就有一瓶車座香精，那是檸檬味的，所以也有些酸酸的……」張小愁茫然地說：「我分辨不出來。」

「我聞過那種香味。」陳劍誰每一句話都像把一些安定的藥劑注入張小愁的心裏，「香精的酸味到底還是甜的，但那一種香味，是刺鼻的，而且是臭的。」

「對對對！」駱鈴大有同感：「臭的臭的，簡直臭死了。」

「我……我實在不大清楚……」張小愁困擾的說：「不知道是不是我記錯了，我只覺得這香味濃得有點過份，那時我還以爲是車座香精的味道。」

溫文趕快爲她解釋：「後來發生了那麼可怕的事，誰還記得之前那些鷄毛蒜皮事的呢！」

「誰說這是鷄毛蒜皮的事，如果是，大肥鴨也不會在這裏問起。」史流芳就是要跟溫文唱反調：「這件事不查明，可能連案也破不了，包括每一項小事。」

「那怎麼查！」溫文不服氣：「忘了就是忘了，你以爲小愁是一位蛋呀？把頭敲破了就可以倒得出來啊？」

史流芳生氣了：「你說話怎麼這麼粗魯！」

溫文高超地冷笑着：「總比你儘說廢話的好。」

「其實，答案已經出來了。」陳劍誰在他們正爭辯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及時打斷：「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覺察？人偶爾會對顏色、聲音記錯，但對味覺、嗅覺很少弄錯，那可能是因爲入口的事關重大，而嗅覺能辨別的味道不似視覺、聽覺、觸覺來得繁複。小愁是個敏感的女孩子，縱然經過了極大的恐慌，但香是香，臭是臭，不可能混淆得如此一塌糊塗。」

溫文迷迷惘惘地道：「你的意思是……」

「不錯，那是香的，正是因爲濃烈的香味，才能掩去原來的酸臭味。」

駱鈴「哈」地笑了起來，「對了，要不然，一條臭手帕，誰會抹了又抹。」

史流芳喃喃地說：「所以……用一種帶酸臭味的無形藥物，使大家眼裏都看不到火光……是眞有這回事了。」

陳劍誰像是退了一百步後再來看這件事情：「應該是合邏輯的。」

張小愁迷迷恍恍，但極端痛恨的說：「到底，到底誰在做這種事呢？」

溫文完全受到眼前這可憐又美麗而令他從心動到了情動的姑娘影響，也迷迷痴痴，但除了又憐又愛之外，就是全無半點痛和恨的說：「對，誰會做這種事呢？」

陳劍誰看看快要柔情得成了一灘水的溫文，瞄瞄正在怒視着溫文的史流芳，就像一隻枯等了一整夜的公貓，忍不住也在他一向冷酷的唇邊，泛起了一絲像花開那麼不讓人覺察的笑意。

「哈！你們知道嗎？」駱鈴忽然叫了起來。

聽她的口氣，就好像剛剛瞥見「白色的女人」在此搖晃過去似的。

連牛麗生的耳朵幾乎都要豎起來。

「我們老大就連笑的時候，」駱鈴說話的神氣，簡直不止像是發現了新大陸，而是新大陸發現了她，「都是皺眉頭的！」

這時陳劍誰却嘆了一口氣，像抓回了放出去的一隻斷線風箏。

這使得他要把話快快說出來：

「你們之中誰都會隨時遇到『黑火』，所以必須注意幾件事。」

事關重大，人人聚精會神。

「一，『黑火』原是普通的火，只是從被害者眼中看來是黑色的而已，所以才造成閃躲不了的殺傷力。所以，在白天，『黑火』根本生不了效。當然，在暗室也一樣是有危險的。」

「二，火不是黑的，而是當事人看不見火光。要人看不到火光，首要便是用一種氣體、液體或霧體的藥物傷及眼球才能生效，所以，要破解『黑火』，只要眼球不爲那藥物所沾，便可以免於受人所制了。」

「三，就算給那藥物沾着，依我估計，要等一段時間才發作的。假如一沾上就失去對火光的視覺，德叔就不會貿貿然的走上沙原，阿蒂也不會在幾乎看不到東西的情形下走入膠園，而金鈴子和阿牛也不會硬摸黑走回來的……這一段時間，也許，還可以想點辦法，或者先發制人，或者闖出險境再說，大家務必要記住了。」

「第四，那藥物在撤出前，又酸又臭……剛才我受一個印度女人

偷襲之前，我還以為她蹲在草叢裏大便，便是這個原因。就算這藥物的臭味能夠辟除，但酸味卻辟不了——這足以成為躲避暗算的生死門。」

「還有第五，『黑火』既然不是『黑』的，那麼藉邪魔鬼神之說以懾人，至少是別具心機。也就是說，有黑火，就有妖邪，要是黑火不黑，那麼，至少這絕不是鬼在作怪，而是人的把戲。我們知道這難關跟一些邪術障眼法有關，而紅毛會督或者其他一些巫師也因而得利，但我們仍不知道『黑火』究竟是他們的手段還是目的。」

陳劍誰說到這裏，轉向張小愁：「你要注意幾件事。」

張誕開始佩服起這個身裁比他矮上好大一截的人來了，也趨前一步，表示小愁的事就是他的事。

可是溫文更過份，陳劍誰向張小愁囑咐一句，他就應一句，好像是他已完全「代表了」她一般。

「如果眞有人會在你手提袋中的手帕下過藥，那麼，這個人必定非常接近你，而且十分瞭解你的起居生活以及深知你和四幸拍拖的習性，才能辦得到。他至少要算準你會帶這個手提袋出外，而且一定會與四幸看完電影後還去開車兜風，並算準車子恰好在那段路上『死火』，這當然也可以先做手脚，而且料定你們困在車內一定會流汗，而你必然會掏出手帕來為他和妳自己揩汗……」

說到這裏，陳劍誰兀然止住，像是想到了什麼事情似的。

駱鈴覺得老大很少如此，不禁問：「怎麼？」

陳劍誰額上的皺紋一顯即消：「沒什麼。」

張小愁陷入苦思，神情只是很迷茫地說：「知道我和四幸的事的人，實在很不算少數。」

「可是能自由出入你家裏，或至少十分熟悉四幸的車子和小愁的習性的人。」陳劍誰馬上打斷說：「怎麼也不可能太多吧！」

張誕也在轉着眼睛像在腦海裏去找那一號人物似的：「這個……」

「這個你們可以慢慢想，好好想，或者有什麼不便明告的，但為了追查那裝神驅鬼、殘暴殺人的兇手，我還是希望大家能夠坦誠合作。」陳劍誰的語音已帶了一點凌厲，像在黑板上用粉筆寫着的時候發出了沙沙的聲音：「另外，請注意我的問題：你說那天晚上，你罵了一會兒，然後車門就被打開了，你就知道是蔡四幸——請問：你是怎麼知道的？」

他問得像簽上支票後面的零頭一般小心：「是你看見他回來了？聽到是他回來了？還是……感覺到他回來了？」

＊　＊　＊

張小愁惶恐的抬起頭來，在迷茫中加上剛浮起的驚愕，那眼神是那麼的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我見猶憐：「他當然是蔡四幸！」她急促、可憐而受盡委屈地道。

「是你親眼看見的？」陳劍誰仍牢盯不放。

「天！」張小愁終於叫了起來：「怎麼能夠不是他！」

溫文慌忙道：「是呀是呀，一定是他！」

史流芳也忍不住遷就着她的固執：「是他是他……」

陳劍誰歎了一口氣，這口氣像嘆得是往肚子裏倒吞回去。

「我明白，我明白你的心境。」他苦澀的說：「我也希望是他。」

「但……他是我的兄弟，我知道他的為人，他要是做出這種事，也一定是在喪失了本性的情形下才做的；就像是『黑火』本來只是火，是一些外在的原因令你以為全是黑色的火一樣……」陳劍誰更苦澀的說：「所以我更希望不是他。」

張小愁低鬱的叫了一聲，宛如被屠宰動物的悲鳴。

她以手掩着臉。

手指很秀氣。

半掩的臉更秀氣。

那是個使她不能接受的事情。

她雖然受辱，但一直是以為是受她心愛的人之辱……如果那竟是「另一個人」，實在令她無法接受這種假設。

「你別忘了！」陳劍誰在說明一件事的時候，向來不容人干擾，所以他一向不喜歡旁人在他分析事情的時候，私自說話或分心做事，遇到這樣的人，他也不會說出任何關鍵性的話。「被燒死的那個蔡四幸，不是在那個姦污你的蔡四幸走返密林後再趔趔趄趄走出來的嗎？」

「何況，四幸在被黑火焚燒的時候，說過一句話……」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原諒我……報仇……」

陳劍誰這一提，大家都在反覆思考那句「不是我」的意思。

什麼意思？

駱鈴倒是問了出來：「怎麼一會『不是我』一會又『原諒我』？我搞不懂。」

張小愁已不是梨花帶雨了，而是接近歇斯底里了。

「另外，德叔和阿蒂這兩個『鬼魂』是在那個『蔡四幸』玷污你之後才出現的，那時候，四幸正受着焚身之劫，你在這種情形之下，神智早就亂了，不可能清楚的分辨，到底是人還是鬼？究竟眞的是這兩個人的鬼魂還是另有蹺蹊……」陳劍誰殘酷的說下去，「如果『黑火』是障眼法，那麼『鬼魂』的出現更有可能是人扮的，如果這一切都是假的，那麼，第一次在黑暗裏走回來做出那種事來的，也未必一定就是蔡四幸了。」

溫文不服氣：「可是小愁怎麼會不認得蔡四幸？」

「世上有些現象，只要落在你眼裏，就自然而然的造成錯覺。譬如我穿上警察的衣服，戴上警察的帽子，別上警章，坐在警車裏，你會以為我是什麼？當然是警察，其實我並不是，甚至說不定是個剛偷取警察制服而被逮着了的賊。」陳劍誰冷靜得像一杯雪藏了的酒一般地解釋着：「如果我拿着枴杖，又跛着脚，一瘸一瘸的走，你一定以為我的腿有問題，其實正是我要你產生錯覺，誤認我是個跛子而已。」

「阿蒂和德叔，他們也有他們的特徵，像電影裏的鏡頭一樣，加上化裝、光暗和一些技巧、技術，眞的好像就有妖魔鬼怪出現一般，這其實並不難做到的。」他加重語氣，「試想想，在那樣連『黑火』都可以發揮色澤作用的光綫之下……更何況對方又是佈下陷阱、早有準備的。」

「天啊！陳老大。」溫文見張小愁那末痛苦，他也幾乎呻吟出聲音來，「你可以不說下去嗎？」

「一個人病了，當然也可以不打針吃藥。」陳劍誰反問：「可是，你會以為他的病會好得很快嗎？」

「可是這既不是針，也不是藥。」溫文這回可要「英雄救美」式的反駁了：「光是用話刺激她就會好起來嗎？」

「也許你是對的。我們可以暫歇一歇。」陳劍誰好像一點也沒有生氣的樣子，只說，「我只是要小愁知道，既要找出眞相，就要有面對眞相的勇氣。」

駱鈴到了這時候，忍不住說：「其實，誰做這種事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陳劍誰這會倒是笑得額上的皺紋更深得像刻上去一般。

「哦？」他說。

「一定是紅毛會督裏的人。」駱鈴瞪着那一雙矇得來明明亮亮的杏眼，「一定是顧影那王八蛋搗的鬼。」

陳劍誰幾乎屏息着等她說完了，才問：「那你打算怎麼辦？」

「我……」說到這裏，忽然省起，嘻嘻地笑着，對陳劍誰嗲聲嗲氣的說：「老大，不都看您的主意囉！」

「好，」陳劍誰本來想斥她幾句，但一見她那個可愛得像一朵花兒，在漩渦裏打着漩兒的樣子，着實綳不下臉來，只好說：「你今晚在這兒好好的跟張小姐聊聊，我明天去紅毛拿督看看。」

駱鈴亮着閃光閃光的眼憤慨的說：「好，我們明天就去。」

史流芳有點遺憾：「明天才去？太遲了罷，不如……」一見陳劍誰的樣子，便不敢說下去。

溫文却一廂情願兩廂自願的說：「哎，也好，今晚我也一起來陪小愁，明天一起去為小愁報仇。」

「錯了。」陳劍誰像在牆上釘一口釘子的說：「是我去，不是你們去。」

史流芳、溫文、駱鈴三人一齊叫了起來：「那我們幹什麼？」

「看藍天、看白雲、看月亮、看園子的番石榴。」陳劍誰一副悠然如中秋賞月的說，「如果你們高興，還可以多看看我們的牛先生麗生之英俊瀟洒風流倜儻的月貌花容。」

大家都無奈地把頭轉向牛麗生。

牛麗生正張開了嘴巴，像塘鵝一般乾巴巴的傻笑着。看他樣子，只怕再捱不了十五秒便要入睡了。

＊　＊　＊

這天晚上，他們就住在張家。

「黑火」既然要燒死駱鈴和牛麗生，也難保不燒到張家來——畢竟張小愁是目睹「黑火」和「白色的女人」而仍然活着的「證人」。

折騰了那麼一整天，他們都累了，開始還閒扯着，不久之後，牛麗生就傳來了非同小可的鼻鼾聲。

有時候，打鼻鼾和打呵欠都是一樣，似會傳染的。

駱鈴也想睡了。

可是她沒到房裏去睡。

張小愁本來是要跟她共床睡的，可是駱鈴却溫柔體貼的說：「我睡時也會拳打脚踢，我怕會把小姑娘踢下床去呢！」所以她寧可枕在桌上打瞌睡。

史流芳調侃了一句：「嘩！把你這睡態宣揚出去，看還有沒有人敢娶你！」

駱鈴這次令人意外的沒變臉，只倦慵慵、惺忪着睡眼說：「我要你管！」

「好好好，我不管，我不管，」史流芳攤攤手說，「我又不是你丈夫！」

「你是我丈夫？」駱鈴一副睡了九成九分的樣子，但嘴巴裏依然可不饒人，「你想得美！我嫁豬嫁狗嫁給蟑螂都不嫁給你！」

結果剛好有一隻蟑螂飛掠過她的手指，駱鈴嚇得尖叫起來，幸好沒把張氏兩老吵醒。

她的手一震，觸電也似的，蟑螂飛到牛麗生的頸上，且一路爬到他的臉上，可是牛麗生依然沒有

醒。

他睡着了，睡熟了，看來有人在他耳邊放鞭炮也吵他不醒。

那隻蟑螂爬到他唇上就沒有爬上去了——因爲被牛麗生鼻孔噴出來的氣，一吹就吹到屋角去了。

駱鈴懼魂未定，猶聽到史流芳忍着笑咕噥道：「又說是要嫁給蟑螂！新郎可駕到哪！」

這時候，在院子裏負手踱步的陳劍誰，忽低喚了一聲：「老史。」

史流芳應了一聲，匆匆而出，駱鈴一副小人得志地笑道：「嘿嘿嘿，半夜給老大叫出去，必有一輪臭罵！」

她眞希望如此。

她希望世上一切對她不好或不夠好的人，都會得到報應。

* * *

到了院子裏，夜涼如冰的，陳劍誰正在觀賞兩盤盛開的曇花。

史流芳站在他身後，已經好一會兒了，他並沒有騷擾他的老大。

他知道「大肥鴨」在幾種情形之下，一定是在思考着重大的問題：其中之一便是賞月賞花，還有搖着脚的時候，或者，在擧杯喝茶或水的時候……

他也知道「大肥鴨」一定已知道他已來到他的後面了。

這麼多年來，儘管他用最輕的步伐，他都知道是誰貼近了他背後——哪怕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也不例外。

他已不必再作嘗試。

隔了好久，可能是遠處有一頭狠犬的嚎叫，一吞一吐的，叫得好像斷了一條腿似的，比內傷的人嘔吐還難聽。

就在這頭不知是狠還是野狗嘷叫第二度響起時，陳劍誰霍然回身。

他用一隻手。

左手。

五指嘼張，如啄如鈎，扣向史流芳！

「抵抗！」陳劍誰低聲疾喝：「招駕！」還沉叱道：「反擊！」

史流芳嚇了一驚，想跳開，但爪子已倏忽地攻了過來，要退已來不及。他連忙封鎖，但對方的手已突破了他的防線。他移動身體想要閃躲，但那一隻手如影附身，無論他怎麼避，都有幾個要害眼看就要捏在陳劍誰的五隻手指裏。

乍聽陳劍誰疾叱：「還不出腿！」

史流芳如夢初醒連忙出腿，這一記膝撞，曾把一口五十斤重的麻布大沙包撞得斷了鐵鍊，也曾在一次與人交手時，一膝硬撞斷一個比他重一百五十磅蘇聯拳手的右肘，陳劍誰單憑五隻手指，還不敢硬接，只有藉勢一按反縮了手。

史流芳一旦撐開距離，另一腿前蹴急起，陳劍誰翻手拍開，但史流芳以橫側踢撐了出去。

到陳劍誰再以陰陽鎖手架開時，史流芳的右腿已連環的輕踢——可見在轉瞬之間，史流芳已從近身逼開陳劍誰，出腿的距離已越打越遠了。

陳劍誰格過了輕踢，史流芳正大旋身準備廻踢之際，陳劍誰忽道：「好了。」

史流芳馬上站在原地，沒再出腿。

這時那狠(犬)嘷聲剛好一歇，這嘷聲剛好掩蓋剛才兩人在瞬息間連風聲都不帶的交手微響。

陳劍誰問：「你明白了沒有？」

史流芳說：「我明白了。」

陳劍誰說：「你說說看。」

史流芳道：「老大是教我：對近身搏擊的高手，應先把握距離，把敵人撐開，才不致落盡下風。」

「我剛才使的是『番子鷹爪功』。」

「你是怕……萬一那印度女人突襲我……我會應付不了？」

「剛才你抬膝的時候，我已在你腿上按了一把，要是我的指甲有毒，抓出了破口，恐怕你就討不了好了。」

「這……」史流芳這才發現自己左膝上的褲子已有五個磨平了的痕印，剛好是指頭大小，情知「大肥鴨」已留了情，赫然道：「……我會多加注意的了。」

史流芳已許久沒跟陳劍誰正式交過手了。

當日，在他武功還未練好的時候，陳劍誰還常常親自教武，或給他們「餵招」，但這幾年來，陳劍誰也許認爲他們在武術上各自成家了，便很少再親自出手了。

而今這麼一交手，史流芳發現了幾件事，却讓他心中有所警惕：

一、看來，自己與幾人來到此地，別看只是南洋的一個小小半島，高人可多着呢，要不然，大肥鴨也不會如臨大敵，深夜試招，而且還漏夜授武。

二、陳劍誰剛才把他逼得險象環生，用的只是一隻手。

三、自己蒙大肥鴨提醒，好不容易才得以反擊，但早已氣喘如牛，可是老大連氣都不多喘一口，跟平時全沒兩樣！

史流芳如此忖思着，不禁悚然自驚：自己着實是太偸懶了！這些日子以來，大肥鴨的事情可比他忙，精神負擔也比他重，但練功之勤，還遠在他之上！

不過自己至少還比駱鈴勤力些。想到這裏，心裏又有點安慰：

幸虧還有一個駱鈴還比他更懶！

(未完・一)

五彩傳奇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七惡八邪聽了大智和尚的報告，才知寶物如今在一艘大船上，已到渭水，他們追到渭水上，見一艘船上坐的是八府總捕歐陽龍，以及他率領的「黃山三友」和「關洛大刀」黃艮及百多個官兵，兩艘船在渭水河中追逐打鬥，歐陽龍原以爲七惡八邪早被他所佈的陣消滅，如今發現他們追到此，不明是誰洩漏了他的計劃……

小彩道：「難怪嬌嬌阿姨一定要我用心學武，原來不學武，會被人殺死，我不願意死！」

小五子道：「你若是想活，而且活得十分愉快，你就應該把武功學好！」

小彩道：「你怎麼也會說這幾句話？這是幾個叔叔常對我說的！」

小五子笑道：「這也是羅大叔他們對我說的。」

小五子指指大艙，又笑道：「他們沒有騙我們，你看，他們如今多高興，我從來沒見過他們是如此的快樂，快樂得一句話也不說了。」

小彩點點頭：「你回去之後，一定要好好把武功練好。」

小五子道：「你也一樣，我們一定苦練。」

小五子看看大艙一眼，又道：「我不怕挨打！」

小彩道：「我是你的媳婦，媳婦是幹什麼的？」

小五子道：「我怎麼知道！」

突然，大艙內傳過來一聲驚呼。

那聲音幾乎把大艙掀開來。

大艙內驚呼的聲浪，把小五子與小彩二人嚇一跳。

小彩緊緊拉住小五子，道：「他們爲什麼又叫起來了，叫得這麼嚇人！」

小五子道：「我們過去看看就知道了。」

小彩有些害怕的躲在小五子身後面，立刻令小五子覺得自己有責任保護小彩，就好像小彩眞的是他媳婦。

小五子心中也有些怕，但他卻不能在小彩需要他的時候退縮不前。

這是男人的優越感，連小五子這麼小的人也免不了存在。

具有優越感的人，尤其是男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會有英雄主義的色彩，這時候小五子便是這樣。

他舉步走近大艙門邊，輕輕的叩艙門，道：「羅大叔，我……是小五子，我可以進來嗎？」

大艙的狂叫聲靜下來了。

大艙門也被拉開來，是白爾艷拉開的。

裡面，燈光照射下，嬌嬌已向小彩招手，笑道：「過來！過來，你來看看什麼叫寶物。」

小五子見艙中央放的大木箱，業已不見鐵鍊與大鎖，木箱子仍然蓋着，但他知道這木箱可能有機關，立刻問羅大叔，道：「羅大叔，你們不敢開箱子，是嗎？」

羅老大忽然又哈哈的笑起來。

白爾艷笑道：「小五子，這隻

箱子裡並沒有暗器機關，倒有一箱寶物是眞的。」

小五子笑道：「什麼樣的寶物？」

羅老大拍小五子的頭，笑道：「讓你們進來，就是要你二人看看這箱寶貝，認識一下什麼才叫寶物。」

白爾艷接道：「以後你們行走江湖，便也不會吃虧上當了。」

對面的嬌嬌也笑對小彩道：「聽到沒有，可要看淸楚了，將來也會知道什麼才値銀子。」

羅老大與文公度收住歡笑。

羅老大抬頭看看前後艙門，重重的道：「艙門關緊，寶光可不能外洩。」

文公度道：「今夜分了財寶，我們三年不再出現江湖，哈……」

「鬼見愁」石老三立刻反對，道：「怕什麼！江湖上早就沒有『刀公子』了，誰還奈何我等？」

文公度臉色一寒，叱道：「石老三，你是不是捨不得你大散關的小酒館？還是在想念你老婆石大娘？」

石老三咧嘴笑道：「文老大，我們辦完這事，你跟我去大散關，我不但管你天天喝老酒，如果你心火上升，我的老婆也陪你睡，就好像嬌嬌……」

「死要錢」嬌嬌怒叱道：「石老三，你少提當年一段情，是你開黑店把老娘弄上手，我們之間沒有情。」

成器已滿面怒容不開心。

文公度笑笑道：「算了吧，石老三，你的石大娘我可不稀罕，你留着自己消遣吧！」

羅老大已沉聲道：「你們正事不辦，怎麼閒扯淡，什麼石大娘大酒館，大家快分寶呀！」

其實石大娘早已死在大散關，石老三還不知道這回事。

如果石老三知道，他也不一定會發火，因爲他對於老婆與財寶，他還是喜歡財寶。

石老三賺的財寶全放在無憂島上，他如果眞的喜歡石大娘，也不會如此做了。

於是，十五個男女，加上兩個娃兒，盡皆瞪着一雙大眼睛盯上那口大木箱。

羅老大雙手猛搓，雙目烱烱，連舌頭也在舐嘴唇。

文公度吃吃的笑，雙目卻看着對面的羅老大。

羅老大雙手慢慢的掀起箱蓋來。

「哇呀！」

「啊！」

「咳呀！好哇！」

大艙裡面，刹時充滿了驚喜聲。

大艙裡也充滿了萬道彩霞來。

大箱子內的毫光，宛似銀河頃瀉出無數金星來，把艙頂上面掛的油燈也反射得成了個紅豆似的黯然無光。

衆人的臉上也變了顏色，變得五顏六色，宛似塗上各種油彩般走了樣。

雖然變了樣，但卻都是喜悅的樣子。

小五子拍手笑了。

小彩也在笑，咯咯的笑。

小彩還想伸手去拿，卻被文公度打了一巴掌，叱道：「不許拿，又不是你的玩具！」

小五子也想拿一把，但他知道會挨打，就沒有敢伸手去拿，他有些被打怕了。

大木箱共分五層，每一層都是絨布隔成夾層。

第一層上面是一顆顆各色寶石，大的就有鴿蛋大小，小的也有玉米那麼大。

羅老大吃吃笑道：「文公度，怎麼分？」

文公度笑道：「公平的分。」

羅老大道：「這玩意如何公平分？」

文公度笑笑，道：「兩邊對坐，你一個我一個，各人輪到了便由自己撿，然後我們再分第二層！」

七惡中沒人反對。

八邪的人當然也不會有人反對！

羅老大道：「由誰開始？」

文公度道：「八邪論輩份，總得先由大哥拿。」

羅老大笑道：「我這做大哥的可不在這時候倚老賣老，我們先由最小的拿。」

文公度笑得乾澀的道：「那是你的事。」

白爾艷忽然笑道：「我可愛的羅老大，你別自命淸高了，誰不知道這件事你出的力最大？如果眞要由小的來，你祇怕三天也吃不下飯。」

羅老大指自己鼻尖，笑道：「好，這麼說，我也就不客氣了。」

文公度指着箱中的寶石，笑道：「大的問題解決了，如今還有個小小問題。」

羅老大一怔，笑問道：「什麼問題？」

文公度道：「雙方應該由誰先取這第一顆。」

羅老大道：「不錯，這確實是個小問題。」

文公度道：「小問題往往也能擴展成大問題，七惡八邪已不是第一次分財寶，不能因爲小問題而壞了規矩。」

羅老大笑道：「這個好辦！」

他立刻自懷中摸出個制錢，道：「一面是花，另一面是字，文兒，你要那一面！」

文公度想了一下不敢做主，他心中明白，萬一被七惡搶先，那麼，每個人都得比對方小一點，這個虧相當大。

文公度回頭道：「你們大家說，要花還是要字？」

不料八邪業已七嘴八舌的，有人要花，有人要字。

大艙裡又吵嚷起來了。

文公度一聲怪吼，道：「你們別爭了，還是由我來說。」

他重重的看了羅老大一眼，笑瞇瞇的道：「羅老大，主意是你出的，制錢由我來擲，你不會反對吧？」

羅老大一楞，心中暗罵文公度：「老小子眞夠奸。」

但他還是把制錢拋給文公度的手中。

文公度道：「羅老大，你是要字的一面？還是要有花的一面？」

文公度眞缺德，他把問題推在羅老大的身上。

羅老大本來是要文公度爲難的，不料輕易的上了文公度的當。

羅老大如果猜中還好，萬一猜錯，由八邪先動手，羅老大就會遭受白爾艷幾人的抱怨。

然而，羅老大又無法再想，便乾乾的笑道：「祇要有寶就好，管他大一點小一點。」

他回頭看看白爾艷六個人，又道：「你們說是不是？」

不料白爾艷幾個並不點頭，羅老大立刻又道：「你們誰有意見？」

仍然沒有反應！

誰也不敢有反應，主意一旦說出口，萬一錯了怎麼辦？

羅老大沉聲道：「這麼說，你們沒有反對的了？」

仍然沒有反應！

羅老大笑對文公度道：「都是二十年的好兄弟，他們信得過我，好，我們要花的一面，你擲吧！」

羅老大幾乎把責任完全推在另外六個人的身上。

所謂技巧的表決就是這樣。

「反對的舉手。」

這時候誰也不敢反對，於是就等於大家同意了。

既然大家同意，出了問題便由大家負責。

文公度手托制錢大聲喊：「天靈靈，地靈靈，菩薩老兄幫個忙，出個『字』吧！」

他拇指一彈，那枚制錢在空中滾動。

「噹郞」一聲響，制錢落在船板上。

那枚制錢也眞怪，在船板上轉了一陣不倒下。

羅老大伸指頭指叫：「花！花呀！」

文公度也伸出一個指頭叫：「字！字呀！」

不料那制錢卻突然停在船板上，豎沒有倒下去。

羅老大的頭上在冒汗。

文公度也不輕鬆，他有點在喘氣。

兩個人的指頭仍然指着那枚未倒下去的制錢。

羅老大指的是「花」。

文公度指的是「字」。

那枚制錢似乎在移動，但卻並不太明顯。

半晌，白爾艷忽然掌拍過來。

羅老大與文公度借力收回手。

白爾艷已叱道：「你們兩個老混蛋，玩詐呀！」

錢一串笑道：「玩詐我最在行！」

白爾艷道：「七惡八邪自己人，自己人不玩詐。」

羅老大抹去額頭汗，道：「不玩詐，你說怎麼辦？」

白爾艷道：「我們大夥兩邊坐，由小五子與小彩二人來，雙方不會玩詐了吧！」

七惡的人在點頭。

八邪的人也同意。

於是，小五子被推到中間來，他已拿到制錢在手上玩。

小彩笑道：「眞好玩。」

小五子低聲道：「我看不好玩，我們中間必定有一個要挨揍！」

小彩道：「爲什麼？」

小五子道：「不信你等着瞧！」

羅老大已叱道：「小五子，你同小彩在嘀咕什麼？快擲呀！」

小五子抖手擲出制錢來。

那制錢「叮噹」一聲便落在艙板上。

七惡八邪低頭看，反把小五子與小彩擠到外邊來。

於是，立刻一陣爆笑聲。

是八邪的笑聲。

羅老大嘆口氣，忽然抓過小五子，他抖手就是幾巴掌，咬牙叱道：「你是怎麼擲的，你怎不叫小彩擲，你愛出風頭，是嗎？小狗操的！」

小五子挨了幾巴掌，但他卻不吭一聲，他本來是要小彩擲的，但他想到如果小彩擲錯了，文公度必定會打她。

於是，小五子自己便擲了。

他果然沒猜錯，羅老大眞的打了他。

小彩走近小五子，道：「小五子，你痛不痛？他打你打得好重！」

小五子與小彩走出大艙外，兩個娃兒靠在船邊不開口。

小彩沒開口。

小五子也沒開口。

但大艙裡面，卻傳來歡笑聲。

文公度第一個伸手拿，他撿了半天分不出那個是大的，寶光璀璨，他有些眼花撩亂。

羅老大第二個拿，他催文公度快拿。

羅老大之後，便是「冷面小刀」成器。

成器之後輪到「大頭鬼」包藍。

雙方輪流拿，最後面是錢一串。

於是，又開始第二輪。

這一層，每人都拿了七八顆才拿完。

七惡八邪業已笑得嘴都合不攏了。

至少，十五個人的嘴都有點僵又痲。

羅老大掀開第二層木盤，艙內立刻散發出星河般的銀光，便也撩起一陣驚喜與口哨聲。

文公度搓着雙手直哈氣，那動作似乎會傳染，八邪之中倒有五個也這麼的哈大氣。

「死要錢」嬌嬌幾乎大哭起來了。

她當然是喜極而泣，涕淚滂沱，雙手顫抖。

羅老大眼都直了，他伸出舌頭舐嘴唇，露出一副貪婪的模樣，自言自語：「哇呀，怕不有幾百顆，傳言扶桑才有這麼潔白巨大的珍珠。」

文公度接道：「珍珠成精品便是夜明珠，你看，滿艙銀白，你我好像置身在銀河一般。」

羅老大低吼一聲，道：「開始拿呀，你等什麼？」

於是，文公度伸手撿最大的拿。

羅老大當然不會拿小的。

七惡八邪又是一陣輪流取，每個人少說也拿了二十幾顆大珍珠，都像鴿子蛋那麼大，像鍍上一層銀那麼亮，天河的星兒也不過如此吧！

羅老大伸手取去第二層夾盤，祇見是許多玉石和貓兒眼，一塊塊玉石業經精雕細琢成各樣花卉人物，一顆顆貓兒眼正散發晶瑩可愛的黃光，漂亮極了。

文公度立刻當機立斷的道：「我們一次各取一樣，這些寶物大小皆差不多。」

羅老大道：「我有意見。」

文公度一怔，道：「說吧！」

羅老大道：「前兩項你我先取，這一次咱們倒過來，由後往前！」

文公度看看這一層的寶物，便點點頭道：「羅老大，你的意見也是我的想法，我同意。」

七惡八邪誰也沒意見。

錢一串走上前，笑道：「那麼，我也就不客氣了。」

祇見錢一串斜着看，正面瞧，半天，他才滿意的取了一塊綠玉雕觀音與一對貓兒眼。

綠玉雕觀音上面還刻有字，密密痲痲有幾十個，那對貓兒眼也特別大又亮，看得文公度流口水。

第三層每人分了三次才分完。

文公度立刻問羅老大，道：「這第四層由誰先拿？」

羅老大道：「當然還是由後往前，別忘了，我們業已先拿了兩次。」

文公度沉聲道：「第五層呢？」

羅老大吃吃笑道：「為了兄弟們對你我的擁戴，第五層當然我先拿！」

文公度道：「為什麼你先拿？」

羅老大道：「前兩層由你先取，這最後一層難道不由我先取？」

文公度冷冷道：「也是擲制錢贏的先後！」

羅老大道：「七惡八邪分財寶這是第三次了，大家心中都有數，不能太過令對方吃虧，別因小而動傢伙。」

文公度臉皮僵窒了一下，隨即哈哈大笑，道：「你羅老大是聰明人，我文公度也不傻，因小而失大的事情，那是笨豬才幹的，你我不會幹。」

羅老大道：「所以我的意見就是顧全大局，並非我要搶先，而是我的後面還有他們六個人。」

羅老大當然說的是包藍六個大惡人。

於是，羅老大又掀開第三層木盤，剎時間滿艙金色似朝霞，便頭上吊的油燈也變成了金色。

所謂金雕玉琢是什麼，這裡便不難看到。

滿盤金器，卻是件件精品，飛禽走獸與人物，件件栩栩如生，尤其那一對雙目，皆鑲一對晶瑩的碧眼，每一件都有個紅絨小盒，好看極了。

金子在七惡八邪的眼中並不貴重，但這些金雕之品，卻件件價值連城。

可也眞是巧合，一共是三十件，每人兩件，輪到誰，誰便拿心愛的，誰也不吃虧。

文公度已直不楞的望第四層木盤發呆。

他實在不知道這下面的一層放的是什麼。

羅老大又搓搓雙手，笑道：「文兄，羅某當仁不讓了，哈……」

羅老大雙手取出木盤，不由得怔住了。

文公度等擠着看，便也不由得個個目瞪口呆。

祇見這最下一層中放一對紅玉雕成的金童玉女，玉像各長一尺，模樣兒天眞無邪，那男童手托元寶，笑得露出滿口貝齒，在燈光的照射下，體內散發出彩雲也似的光華來，宛似眞氣可見。

那女童雙手托個彩珠，露出一對天眞的美態，腰肢半扭，美目傳神，那種人見猶愛的模樣，令人以為這本來就是活的。

羅老大半天不開口。

文公度也傻了眼。

七惡八邪沒有一個開口的，誰能在這時候開口？

這才眞的是兩件價值連城的寶物，剛才每人所分的，祇不過是這兩件寶物的陪襯。

紅玉本來就是稀世之玉，也是玉中之后，比之白玉更難求，如用紅玉雕成金童玉女，普天之下，大概祇有這麼一對了。

羅老大伸手去撫摸，不由驚奇的又縮回手來，道：「哇，好涼！」

文公度立刻伸手試，驚訝的道：「果然涼如冰，唔！無價之寶哇！」

羅老大道：「寶物祇有兩件，文兄，你說怎麼辦？」

文公度道：「總不能砸了每人分一塊吧！」

羅老大道：「我以為，以論功行賞辦法，大家以為這次合作誰的功勞最大，誰拿一個！」

文公度道：「我看雙方出力的人都差不多。」

文公度當然明白，若論功取，七惡之首的羅老大必然會得到一個，八邪之中，嬌嬌若不是先毒死七八十個軍士，八邪早就被圍殲在十八盤大山裏了。

羅老大道：「既然文兄不同意，你可有甚麼好方法？」

文公度道：「看那一個願意把剛才所得的全拿出來，再分給大家，他就可以取走一件。」

羅老大搖頭道：「如果都願意呢？」

便在這時候，大艙外面，傳來小五子與小彩的驚呼聲。

文公度立刻蓋起大木箱，嬌嬌與白爾艷已衝出大艙來，祇見船邊正有兩個大漢在往船上爬。

敢情正是那兩個巨無霸！

原來大船擱淺在渭河邊，兩個巨無霸中的是迷魂粉，一旦入水，便又立刻清醒過來。

兩個巨無霸背着大石頭站起來，剛巧把頭露出水面外，兩個人彼此解下大石頭，頭暈腦脹的往船上爬，卻被小五子與小彩二人看到。

小二子一聲叫，嬌嬌當先衝出來，見是兩個死而未死的巨無霸，三把飛刀已出手。

嬌嬌口中冷喝道：「上得船來挨刀哇！」

「唔！」

聲音宛如悶雷，當先往船上爬的大漢，業已怪吼着雙手捂住雙目，倒栽到水裏去。

「噗通」一聲，水花四濺，便也把他後面的大漢衝跌在水裏面。

白爾艷雙手拖起船邊一支小鐵錨，等那另一巨無霸剛剛站直身子，她便厲吼一聲，道：「死吧，大塊頭！」

那錨雖小，足有五七十斤重，錨尖如刺，狠狠的扎在那巨無霸的背上。

於是，就在「噗通」一聲裏，傳來如野牛般的厲嗥聲，聲音傳過河面，也衝進人們的耳朵裏，有人不相信那會是人死之前的吼叫，倒像黑風洞裏刮出來的一陣響風。

七惡八邪又紛紛進入大艙裏，白爾艷拉住小五子的手，笑道：「沒事了，你也進去吧！」

嬌嬌拉小彩，道：「進去看寶。」

小五子與小彩走進大艙裏，羅老大的雙目立刻一亮。

文公度看了嬌嬌一眼，道：「小孩子進來做甚麼？」

嬌嬌未開口，羅老大倒先開口了。

「文兄，我有個意見，當可解決我們眼前這件傷腦筋的事情。」

文公道淡淡的道：「希望你不含一點私心在內。」

羅老大道：「當然，當然！」

羅老大拉過小五子，笑道：「這小子將來可是你們的東床快婿吧？」

文公度重重的點點頭，道：「不錯！」

羅老大笑道：「你們的小彩，可是我們未過門的媳婦，是嗎？」

文公度道：「廢話！」

羅老大笑道：「那就好！」他望向木箱。

文公度沉聲道：「這與分寶有甚麼關係？」

羅老大道：「關係大了。」

文公度道：「你有話直說，別吞吞吐吐的。」

羅老大道：「七惡八邪，此生也就共養了這麼一對寶貝兒女，預見他們將來宏揚我等作風，在江湖之上為我們揚眉吐氣，大家的臉上也有光彩。」

文公度道：「那是當然！」

羅老大又道：「到了那一天，你我坐享他二人的孝敬，受道上的尊崇，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七惡八邪均面露得意之色。

羅老大道：「說句大家心中明白的話，我等都是絕子絕孫之人，

如果將來得到他二人孝順，比親生的兒女也差不了多少！」

白爾艷拍拍小五子的手，笑問：「聽懂你羅大叔的話了嗎？」

小五子立刻道：「我一定孝敬各位叔叔阿姨的！」

嬌嬌也立刻問小彩，道：「你呢？」

小彩天眞的道：「我也一樣！」

於是，大艙內傳出一陣狂笑聲。

就在一陣大笑之後，羅老大拍手令大夥靜下來。

他又掀開木箱來，道：「小五子與小彩算是訂過親了，可是，我們卻一直沒有下聘禮，嘴巴光說是不算數的。」

文公度立刻笑道：「羅老大，我明白了，你是想用這一對紅玉雕的金童玉女，做爲聘禮，好，娘的，我這裏照單全收下了，哈……」

文公度伸手去取兩個玉像，羅老大忙伸手拍。

文公度道：「難道我猜錯了？」

羅老大道：「猜是猜對了，可是你祇猜對一半。」

文公度道：「怎麼說？」

羅老大道：「箱中一對金童玉女，並非已屬於我們之物，又怎能拿來下聘？」

文公度一楞！

不錯，一對金童玉女尚未分，怎能說是七惡之物？

但他忽然心中暗自高興，因爲一旦分給雙方，羅老大便會取來作爲聘禮了。

文公度一念及此，便笑道：「羅兄的話不錯，這確實還不屬於任何人的寶物。」

羅老大哈哈笑道：「我以爲，我方應取金童！」

文公度道：「我們就拿玉女吧！」

二人遂各自取出金童玉女兩尊紅玉雕像在手。

文公度瞪着雙目等候羅老大說下去。

羅老大哈哈又笑，道：「你我雙方最好免去俗禮，各自拿出一件寶物，做爲他們的定情之物吧！」

文公度一怔未開口。

羅老大又道：「就交換這一對玉雕金童玉女，做爲二人緣定終身之物，文兄以爲如何？」

文公度心中不快，但表面上卻表現得十分大方，他滿臉堆笑的道：「羅兄的主意就是大夥的主意，我能不贊成嗎？」

羅老大遂又把「金童」遞向文公度。

文公度祇得把「玉女」遞在羅老大的手上。

於是，大艙之中，又是一陣爆笑聲。

小五子看向小彩，發現小彩也正在看他，便不由得露齒而笑。

小彩也笑了。

她怎麼會知道，自己會與小五子將來是夫妻？

她當然不明白媳婦是做甚麼的。

當然她更不知道，小五子就是她親哥哥。

就如同小五子不知道小彩是他親妹妹一樣。

一大箱的財寶分好了。

眞難得，七惡竟未同八邪火併起來。

這些惡人都是最聰明的，他們知道寶物人人愛，但卻都需要活的人才能享有。

死人是不會享受財富的。

所以他們從來不會爲了分財寶而相互拚鬥。

他們每一次所獲得的財寶，都爲數可觀，便也不在乎多分少取。

就好像他們第一回在關外奪得的十箱參王，誰多取一支又有甚麼關係？

還有一回攔劫震遠的鏢車，兩萬兩黃金，十五個人背得齜牙咧嘴，誰還管自己少分幾兩？

七惡八邪紛紛走出大艙外！

羅老大拍拍文公度，笑道：「又是一次圓滿合作，文兄，回到無憂島上去，三年偃旗息鼓別出來。」

文公度也笑道：「彼此，彼此，惡人洞有人侍候你們，三年之後再見了！」

白爾艷走近羅老大，卻對文公度道：「用心調教小彩姑娘，你們八人別藏私。」

嬌嬌笑嬉嬉的道：「這話也是我要說的，哈……」

文公度道：「當年冒出個『刀公子』，害得我們好淒慘，還算閻王爺有眼，把姓南的召去了，哈……」

羅老大道：「如果姓南的仍在，這趟買賣龜孫王八蛋才敢來。」

文公度已走到船頭，船頭距離岸邊三丈遠，他聞言回頭笑道：「再過個幾年，小五子與小彩練就了我們的看家絕學之後，就不怕再有刀公子那種人物了，哈……」

七惡八邪紛紛躍下船。

七惡往北走，八邪往東行，刹時便走得無影無踪。

小五子心中在琢磨，「刀公子」是自己的親生父，可是這些人爲甚麼還要教自己的武功？

小彩卻不知道這些，她以爲自己從小就是被人收養在無憂島上的孤兒。

西京總督府，在得知華陰傳來的消息之後，立刻告示滿天飛，賞格更是上萬兩白銀。

無憂島上沒有人，惡人洞更是無人知。

江湖風浪，總是會有平息的一天，對於這件大案子，一年，兩年，三年之後，便也成了個大懸案。

* * *

小五子長大了。

他長了一雙迷人的眼睛，鼻子俏得像女人生的那麼直，那麼挺又細。

他的嘴巴總是緊緊的閉，那會給人一種冷沉的感受，卻又不時的露出兩個淺淺的酒渦。

男孩子有兩個酒渦就更顯得可愛多了。

認眞說來，他還眞像當年的「刀公子」南英。

他應該像南英，因爲他是南英的兒子。

他那個鼻子就像柳柔柔，柳柔柔正是他親娘。

所以他長得風流倜儻，儀態脫俗，那像是個惡人？

可是他的心就是與他的面貌相反，他比惡人洞中任何一個人都陰沉。

正因爲他陰損毒辣，羅老大七個人又送了他個稱呼，他們叫他小王子。

小王子比小五子當然好聽，小五子是小王子，七惡便是王爺。

小五子當然不會計較這些了。

他祇計較自己的武功，因爲他一直就認爲，一個人的武功高强，活得才有意思，命也才能活得長。

如果羅老大要找他較手，他會用包藍或陶民教他的武功應戰，甚至丁大川、金太保的武功他全用出來。

羅老大等於一人打幾個，他當然不是小五子的敵手。

羅老大都打不過小五子，其餘的就更不用說了。

有一回，羅老大把小五子拋下一處老虎洞口。

羅老大並非要那頭老虎把小五子吃掉，他在試一試小五子的膽量，也要看一看小五子的武功。

那是三年前的一個黃昏，小五子記得很清楚，他見老虎向他撲過來，他並不立刻出刀，先是幾次閃掠。

他要在閃掠中先弄清楚老虎是如何撲人的。

老虎的撲式，是前面雙爪箕張在大嘴巴的兩側，前胸卻又暴露在半丈高下。

於是，小五子——當時他才十二歲多幾個月，忽然迎撲過來的老虎，撒出一把黃土，緊接着，他全身貼地迎上，那把金太保送他的尺半尖刀，便幾乎完全送入老虎的胸膛裏。

這一手連羅老大也佩服。

爲了這件事，白爾艷還同羅老大大吵一架，就差沒動手玩命。

女人，女人的心總是自私的，白爾艷對小五子業已有了母子之情，因爲小五子幾乎就是她一手帶大的。

* * *

天山高峯上傳來「轟隆轟隆」的雪崩聲。

那聲音有些像天上打悶雷，可是此刻天上無雲，不過，一輪紅日業已露在東峯頭上。

這是可愛的一天。

小五子被另一個洞中「嘩啦啦」的鐵鏈聲吵醒過來，他在石床上伸了個懶腰，便大步走出洞室。

他來到灶房洞內，每次他醒來，就是先走入灶房石洞，他伸手要吃的，已經習慣了。

「智機、百靈，飯好了沒有？」

灶房裏卻走出白爾艷來，她手中提了個包袱，呵呵一聲笑，道：「我可愛的小王子，你醒過來了？」

小五子一怔，道：「白姨，怎麼是你，智機和百靈呢？」

白爾艷吃吃笑道：「他們在裏面，不過今天阿姨親自爲你做了幾樣點心，你路上慢慢的吃。」

小五子一怔，忙問：「路上？去那兒？」

白爾艷把包袱遞給小五子，邊走邊笑道：「小五子，你今年也老大不小了，該去外面闖闖世面了，昨夜我們商量了一陣子，覺得你應該先在外面自己闖上一年，這一年之內，你可要發揚我們七惡精神，有聲有色的幹出一番事業來，否則，你憑甚麼同小彩婚配？」

提起小彩，小五子便問道：「也不知她長得好看不？」

白爾艷笑道：「一定很好看。」

小五子道：「這一年之間，我可以去找小彩嗎？」

白爾艷道：「你找不到她的，無憂島並不是個普通地方，你找遍全島也找不到一個人。」

小五子拍拍小包袱，道：「這裏面都是白姨替我弄的吃的東西？」

白爾艷道：「還有些金葉子碎銀子。」

小五子道：「我要那些東西做甚麼？」

白爾艷吃吃笑道：「個小笨蛋，你幾次見我們在外面拚命，爲的可就是這東西，因爲有了這東西，你無論走到那裏就是爺，是爺便會受尊重，人們在世上混，便是想當爺，想叫別人尊重他……」

（未完・廿一）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鬼　谷

上文提要：康少峯正在攻打惡魔楊威，眼見便可敗老賊，突聞震撼山嶽的轟炸聲，接着到處坍塌，混亂中不見了幽冥教的人。康少峯不信楊威等被掩埋，料是有詐，尋找時，發現楊威之子楊明將其同父異母之妹奸污後睡着了，小燕則昏迷一旁。羣豪見此情景，憤激之下要立斃楊明，康少峯却要以楊明爲餌，以誘楊威出現……



棄暗投明巧佈局　怒斥痛打惡魔頭

吸血鬼王道：「教主所料不差，事實可能正是如此！」

楊威不再言語，與吸血鬼王大步向前，跟攝魂判官會合在一起。

只要再進一步，羣豪便可盡收眼底。

幽冥秀士與二鬼却突然停了下來，未再前進，眼觀四路，耳聽八方。

情勢愈來愈緊張！

惡戰隨時會爆發！

驀在此刻，毒閻王傅平點亮了燈。

燈一亮，康少峯已無可遁形，傅平大叫道：「殺明少爺的兇手在此！」

「殺！」

先下手的爲强，推倒楊明，小峯揚琴躍出，猛往毒閻王身上招呼。

傅平嚇一跳，一味閃躲，隨後跟進的教徒作了替死鬼，一瞬間便三死三傷。

楊威、二鬼返身回撲，勢如電奔。

「殺！」

「殺！」

鬼谷谷主、病叟龍雲那兩批人馬已及時殺出，將楊威、二鬼、傅平夾在中間。

康少峯威風八面，如得神功，攝魂判官轉身回撲，眼前的情況還沒有弄清楚，發覺身後又有追兵，就在他心神微分之際，嗚！康少峯已揚琴攻至，一招「琴音貫頂」，劈下攝魂判官的半個腦袋，當場嗚呼哀哉。

傅平點燈，小峯現身，楊威回撲，羣俠出擊，攝魂判官亡命，全發生在一剎那間，快得無以復加，慘烈兇險至極。

甫一交手便損失一員大將，饒他楊威身懷絕技，也不免膽顫心驚，未敢輕舉妄動，展目環顧四週，正苦思對策。

康少峯咬着牙，瞪着眼，臉上的五官都變了形，每一寸肌膚皆充滿了濃濃的殺機道：「楊威！惡棍！魔鬼！我康少峯與你仇深似海，不共戴天，今天如肯俯首伏誅，本掌門可以賞你一個全屍，如敢哼半個不字，攝魂判官這個狗賊就是你的榜樣！」

幽冥教主楊威怒眉雙挑道：「臭小子休狂，憑你們這幾個孤兒寡婦，老弱殘兵，還奈何不了本教主。」

猛提一口眞元之氣，勁貫雙臂，單挑康少峯。

「來得好！」

康少峯不退反進，疾迎而上，雙雙大打出手。

父子倆硬碰硬的拚了三招，半斤八兩，秋色平分。

康少峯不滿意，認爲殺不了楊威便愧對亡母，有辱師門。

楊威非但不滿，還有點惶恐，給吸血鬼王、傅平使一個眼色，打算突圍而出，退守地道腹心，沒料到諸俠個個爭先恐後，以命相搏，已如潮水般掩殺過來。

小峯指揮若定，頗有大將之風，調兵遣將道：「姓傅的交給我，諸位全力咬住楊賊與鬼王，把傅老大送上西天後就輪到他二人了！」

楊威豈是省油的燈，暴喝一聲：「這可由不得你！」抓起玉面郎君楊明的兩條腿，當作兵器來用，漫天一掄，洒下滿地血雨。

諸俠移形換位，早將三人四面包圍，掌、拳、刀、劍如雨點子似的落下。

一方硬往外闖，一方死守不放，倒楣的是玉面郎君楊明，才片刻工夫，頭顱已被砸爛劈碎，彷若一個爛西瓜，骨碌碌地滾出去老遠。

楊威的心腸的確夠狠，竟把親骨肉的軀體當作兵器用，兒子人頭落地，做老子的居然面不改色，仍自橫掃直劈，猛攻不休。

雙方寸土必爭，各不相讓，血雨腥風中，沒多久楊明的軀體已變作血漿、肉泥、骨粉，僅僅還剩下兩條血肉模糊的大腿。

楊威兇性大發，羣豪飽受威脅，誰也奈何不了他。

咚！鐵掌趙峯被他掃中，跌倒在洞腳下。

咚！武當一塵歪歪斜斜的退了七八步遠。

康少峯決心速戰速決，一鼓作氣連攻三十招，已將毒閻王傅平的軟鞭劈斷磕飛，卸下一條臂來，人也倒地不起。

小峯毫不放鬆，追上去一脚踩住傅平的心口道：「姓傅的，你是毀滅龍虎門的外寇，楊逆是內奸，都是該死該殺的惡魔，向閻王爺報到去吧！」

吧字出口，脚上用力猛一踩，竟在傅平的胸部踩出一個大窟窿，踩碎了五臟六腑，七竅流血而亡。

這兒小峯大獲全勝，傅平伏誅，那邊幽冥秀士一陣瘋狂攻擊下來，神州一奇、冷面人魔等人被打得東倒西歪，險象環生，只有左慧姑、鬼谷谷主母女仍在苦撐。

康少峯雙眼赤紅如火，殘琴上鮮血淋淋，出現在楊威的斜對面道：「逆賊，你睜開眼睛瞧瞧，攝魂判官、毒閻王傅平、玉面郎君楊明都死了，下面就輪到你與吸血鬼王了！」

情勢急轉直下，大勢已去，敗局已定，楊威却心有不甘，仍圖作最後掙扎，探手入懷，取出一顆大如核桃，紫黑色的圓球來，大聲恫嚇道：「不要動！此乃本教主特製的『百毒追魂彈』，一旦投擲於地，毒霧馬上瀰漫全洞，入鼻即死，無藥可救，不怕死的儘管上，本教主願與爾等同歸於盡！」

羣豪聽得一呆，細細打量他手中的「百毒追魂彈」，製作甚是精巧，似非信口之言，大家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莽撞，只好止步停下來。

幽冥秀士見諸俠膽怯，趦趄不前，以爲計已得逞，進一步要脅道：「怕死就別再前進，立刻退到地道外面去，本教主要告辭了！」

大家都不怕死，沒人退走。

有三個人更勇敢，橫身擋住楊威的去路。

一個是康少峯。

一個是左慧姑。

一個是鬼谷谷主。

楊威愕然一楞，吸血鬼王小聲道：「小弟的功力與師兄相距甚遠，可否將『百毒追魂彈』交給我，以便教主全力應付突發情況，進而殺出一條血路，返回核心要地，重振旗鼓？」

幽冥秀士沉吟不語，康少峯破口大罵道：「吸血鬼王，你最好少出餿主意，有種的就過來跟本掌門決一死生，別躲在逆賊身後當跟屁蟲！」

楊威聞言忽有所決，道：「也好！」

立將「百毒追魂彈」交給吸血鬼王。

吸血鬼王接過毒彈，乍然暴退丈許。

康少峯脫口說了一句：「謝謝師叔！」

這一句「謝謝師叔」，好似平地一聲雷，震驚全場。

毫無疑問，暗通消息，盜出寶圖玉符，一再暗中相助的人原來是吸血鬼王。

羣情沸騰，一片嘩然，大家皆爲之雀躍不已。

楊威當然不會雀躍，惡狠狠地瞪着吸血鬼王道：「魏武，你……你竟敢背叛本教主？」

說這話時，聲音在顫，全身在抖，顯然驚惶至極，也憤怒至極。

吸血鬼王魏武冷笑道：「老夫一心悔過，棄暗投明，『背叛』二字給我收回去！」

「這麼說來，盜走銀圖玉符的人就是你？」

「知道就別問！」

「偷竊解毒藥，放走康少峯，不用問，也是你的傑作？」

「完全正確！」

幽冥教主楊威暴跳如雷道：「本教主對你不薄，想不到你居然恩將仇報，做出這等喪心病狂的事

來！」

急怒攻心，滿面殺機，兩眼暴睜，雙拳緊握，隨時都有出手行兇的可能。

康少峯一點也不敢大意，殘琴橫胸待發，已作好出手的準備。

吸血鬼魏武毫不示弱，反唇相譏道：「你對人不薄？哼哼，你說得出口，魏某可不敢聽！六親不認，殘害親生骨肉，是爲不慈；目無尊長，頤指氣使，是爲不孝；心狠手辣，毒害同僚，是爲不義；欺師滅祖，囚殺師尊，是爲不忠，你……」

聲聲刺耳，句句錐心，楊威實在聽不下去了，發出一陣狂叫，將吸血鬼王的話掩沒。

身爲幽冥秀士老泰山的鐵掌趙峯聽得很窩心，隨聲附和道：「說得好，罵得對，這個惡棍就是這副嘴臉，毫無人性可言。」

魏武續道：「楊威，你不忠！不義！不慈！不孝！目無天理，泯滅綱常，根本不是人，是披着人皮的禽獸，老夫一時糊塗，被你拖下水，差點遺恨終身……」

楊威截口道：「閉上你的狗嘴，本教主一直把你引爲心腹，你却吃裡扒外，私通外人……」

「休巧言詭辯，在先師面前你是最得意的門生之一，你是如何對待他老人家？」

「那是因爲他私心自用，偏袒左玄，不肯將銀圖上的絕學傾囊相授，不肯把掌門一職傳給楊某。」

「不，這話與事實不符，你是貪得無厭，既想獨佔寶圖，又要竊據門戶，師父他老人家才起了戒心。」

「胡說，張老頭若非決定將掌門一職傳給左玄，又有將本教主逐出門牆，甚至處死之意，楊某怎會摧毀龍虎門，活捉張子漁。」

「顛倒黑白，倒果爲因，完全是狡辯，一派胡言，楊威，你捫心自問，師父爲甚麼不把掌門之位傳給你？爲甚麼有意把你逐出龍虎門，甚至處死？一切都是你自己無恥卑劣言行造成的，怨不得誰。」

楊威雙眼發直，鼻歪嘴斜道：「魏武，你滿嘴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的男盜女娼，也不想想看你自己是個甚麼東西？」

吸血鬼王魏武一臉莊嚴道：「魏某一時鬼迷心竅，被你的花言巧語所騙，爲虎作倀，助紂爲虐，自知罪孽深重，愧對亡師！」

「可還記得咱們當年的誓言？」

「當然記得。」

「說出來給大家聽聽。」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如違誓言，天誅地滅！」

「那你打算如何自處？」

「魏武自知罪孽深重，百死莫贖，等你伏法後，自有去處，用不着師兄牽掛。」

「哼，你想得倒美，本教主現在就要取爾狗命！」

「只怕你辦不到。」

「笑話，天下沒有老夫辦不到的事。」

「楊威，你不妨試試。」

「接招！」

「殺！」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楊威心火大發，快如閃電，掌行「春雷乍展」，挽起一片狂濤，疾取魏武手中的「百毒追魂彈」。

吸血鬼王左手已斷，僅餘一隻右手，如今握着毒彈，根本無力反擊，只有閃身退避的份兒。

暴退八尺，收起毒彈，這才亮出白骨劍。

楊威根本不給他喘息的機會，呼嘯的掌已撞上身來。

諸俠心裡有數，吸血鬼王恐非楊威之敵。

更嚴重的是，毒彈如被楊威奪回或弄炸，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於是，蜂擁而出，在吸血鬼王魏武的前面築下一道人牆。

康少峯很想知道龍虎門昔日慘變的經過始末，故而耐心的聽下去，未採取行動，今見楊威兇性大發，欲奪回毒彈，立即挺身而出喝道：「逆賊，你死期已到，還不忘逞兇，這樣你死得更快更慘！」

話落招出，「空谷傳音」、「風聲鶴唳」，猛攻一琴一掌。

小峯功力既深，動作又快，且係蓄勢而發，楊威甫進三步，便被康少峯截住，大打出手。

他們之間，有着數不清的仇，算不完的恨，小峯裝了一腦子的憤懣，滿肚子的怒火，好似兇獅惡虎，下手辛辣狠毒，兩招攻畢，接着又加了六琴六掌。

鬼谷谷主母女師徒，病叟龍雲、神州一奇，鐵掌趙峯，吸血鬼王，武當一塵等人也沒閑着，輪番上陣，四面夾擊，猛打落水狗，狠揍過街老鼠。

楊威乃頂尖高手，絕非泛泛之輩，怎奈衆叛親離，孤單無援，地道又極狹小，施展不易，空有一身本事，還是禁不住羣豪的窮追猛打，尤其是康少峯聲勢咄咄逼人，奇招迭出，勉強苦撐了三四十回合，卒被殘琴亂掌所傷，倒在丁字路的三岔路口上。

康少峯臉色鐵青，殺氣未減，氣忿忿地道：「楊威，你想不到有今天吧？你的陰謀詭計那裡去了，你的神氣威風那裡去了，你的兇殘毒辣又到那裡去了，我恨你，恨你入骨，殺你的理由有一千一萬個，明年此日就是你的忌辰，保証叫你看不見明天的太陽！」

楊威不愧爲是一代梟雄的身份，重創在身，口吐鮮血，仍牙關緊咬，搖搖擺擺的挺身站起。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虎吼一聲：「還我女婉君的命來！」劈面一掌又將楊威打了個四脚朝天。

可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楊威又掙扎着站了起來。

鬼谷谷主臉一沉，道：「你離經叛道，忘恩負義，害得我們左家好慘，本谷主不殺你何顏見先夫九泉之下？」

叭達！重擊一掌，楊威又作了倒地葫蘆。

這次，傷得很重，再也爬不起來了。

楊威作惡多端，壞事做絕，幾乎每一個人都想找他算帳討債。

有仇的報仇！

有恨的雪恨！

左慧姑爲亡父賞了他一個耳光子！

呂松林爲愛女盈盈給了他一拳頭！

冷面人魔夏宏光插了一刀！

武當掌門人一塵刺了一劍！

只有剛剛到達的少林掌門人智通大師，念在我佛慈悲的份上沒動手。

一陣拳打脚踢下來，楊威已是奄奄一息，正巧滾在玉面郎君楊明的人頭，和小燕姑娘的遺體附近。

康少峯目泛兇芒，手提殘琴，來至楊威倒地之處，道：「閻王叫你三更死，不許留命到五更，你……」

病叟雲龍按住殘琴道：「小峯，他的生命已如風中殘燭，沒有多少時間可活了，就給他留個全屍吧。」

「不行，這樣未免太便宜他，叫死在他手裡的人如何瞑目？」

「可是，你不要忘記，嚴格的說起來，他應該是你的……」

「龍前輩，別說啦，這事是我心中的最恨，晚輩不承認！」

「你承不承認是一回事，事實又是另一回事。」

「這……」

康少峯詞窮了，殘琴緩緩垂下，痛苦湧上心頭。

正感不知該如何處置既是生身之父，又是仇人死敵的楊威，猛聽噗通！一聲，吸血鬼王魏武乍然雙膝跪倒在他面前。

這事來得太突然，全場皆驚，康少峯一臉訝異道：「魏師叔，你老人家這是幹甚麼？」

吸血鬼王磕了一個響頭，畢恭畢敬道：「弟子『追魂劍魏武』，叩見掌門人！」

康少峯心中自語道：「原來魏師叔號『追魂劍』，吸血鬼王四字鬼氣太重，就讓它隨着幽冥教徒從此消失吧！」

忙伸手扶追魂劍魏武，滿臉堆笑道：「師叔切勿多禮，請起來說話。」

魏武却執意不肯，道：「弟子自知罪孽深重，無顏偷生，請掌門人賜我一死！」

康少峯沉吟一下，道：「師叔言重了，逆徒楊威乃元兇主謀，罪大惡極，一切罪責應由他一人承擔，師叔只是從犯，雖有不是之處，但係因受楊賊蠱惑而起，何況早有悔悟之心，一再暗助小侄，諸俠今日能大獲全勝，師叔應居首功，將功折罪，理當既往不究，尤其魔教已亡，百事待理，更需借重大力，小峯如此處置，諒先師、先師祖地下有知，亦會齊表贊同。」

魏武依舊長跪不起，堅持要爲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爲負責，經羣豪一再勸慰後，方始勉爲其難的站起來，道：「好吧，爲了協助大家將被囚的武林同道順利救出，以及妥善安頓魔教餘孽，姑且再偷生數日。」

諸俠聞言愁眉稍展，武當掌門人一塵道長道：「貧道的兩位師弟一清、一風，現在生死下落如何？」

追魂劍魏武不假思索立道：「一風、一清道長，和白龍莊主衞大俠，以及少林寺的幾位高僧，都被楊威囚禁在地道內，還好端端的活着。」

武當一塵聞言喜不自勝，喧了一聲「無量壽佛」，神州一奇呂松林迫不及待的道：「魏大俠，小女盈盈的情況怎樣？」

魏武道：「有驚無險，楊威老謀深算，欲繼續以呂姑娘的性命作要挾，迫大家就範，必要時可當作擋箭牌，是以並未下手殺害，跟衞莊主他們囚禁在一起。」

這番話令諸俠心安不少，玉笛金童更是稚氣十足地嘻皮笑臉道：「魏前輩，你的戲演得眞好，裝模作樣，惡行惡狀，叫人恨得牙癢癢地，我想來想去怎麼也想不到暗中幫助我們的會是你吸血鬼王，簡直跟捉迷藏一樣，好神秘也好好玩啊。」

鬼谷谷主不悅道：「小孩子家，懂甚麼，別瞎說，快站到一邊去。」

玉笛金童伸一伸舌頭，退後半步，拉一下康少峯，又道：「小峯哥更厲害，始終守口如瓶，不露聲色，差點把人家給彆死。」

康少峯指着玉笛金童的小嘴道：「我要是提前揭開謎底，就憑你這一張嘴，早就張揚開去，萬一傳到楊賊耳中，魏師叔早就沒命了，我們也不可能大獲全勝。」

病叟龍雲道：「你們兩位沉穩

持重，三緘其口，我老人家十分佩服，但有一點龍某甚感困惑，願就教於魏大俠。」

追魂劍魏武一怔道：「龍兄有話但請直說無妨。」

龍雲道：「魏兄既然決心棄暗投明，助天下英雄完成此一壯舉，爲何不在血女，五毒叟出現之前就採取行動？這樣一定可以減少不少無謂的傷亡。」

魏武字斟句酌道：「龍大俠有所不知，楊威在得知羣豪有意進兵五虎嶺之初，便佈下了天羅地網，攻守進退之間皆有極週密的部署，除非有十足的把握，斷不可貿然行事，各位也許覺得，在大樓下面，奪命三使未至之前，魏某應可猝然出手，給他致命一擊。但是，大家有沒有想到，假如一擊不中，被他逃入樓內，想要再追殺，可能比登天還難。」

微微一頓，接着又道：「樓內機關密佈，又與地道相連，是幽冥教的腹心重地，楊威一旦進入此樓，誰也奈何不了他，想想看，當大家被困在樓內鐵柵時，如非莫倫及時前來攪局，又放了一把火，現在的結果可能大不相同。」

玉笛金童道：「是呀，那時候好危險啊，魏前輩爲甚麼沒幫忙？」

魏武道：「當時，魏某本已決定要孤注一擲，是五毒叟的出現使我臨時改變主意，莫老兒無形中幫了咱們一個大忙。」

玉笛金童「哦」了一聲，沒再開口。追魂劍魏武續道：「不過，主要的原因還是怕他一旦潛入地道後，諸位不僅束手無策，而且險阻重重，是以決心跟隨楊威到底，以便隨時接應。沒料到，楊明這小子私自將小燕押來此地，誤打誤撞，陰錯陽差的又幫了各位一個大忙。」

左慧姑愕然追問道：「楊明幫甚麼忙？」

魏武道：「此處派有重兵把守，如非被這小子支開，想入此洞，談何容易，就算能夠成功，也必然會付出極慘重代價！」

取出百毒追魂彈，又道：「楊威絕非危言聳聽，這顆毒彈毒性極强，投擲於地，或以內力震碎，五丈方圓以內的人休想有一人活命。」

鬼谷谷主道：「這倒是幾句實話，若非魏賢弟支持到最後一刻，後果實在不敢逆料。」

魏武這時才認出鬼谷谷主乃左玄之妻，叫了一聲：「大嫂！」後，便淚如雨下，再也說不下去了。

康少峯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待魏武情緒平復後，鄭重其事的道：「師叔處變不驚，用心良苦，小姪至感欽佩，如果沒有你老人家的運籌帷幄，事情不可能如此順利，天曉得會經歷多少兇險。」

神州一奇呂松林關心愛女安危，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道：「小女等人他們到底被囚禁在那裡？」

魏武道：「就在這條地道內。」

「快說怎麼走？老夫這就去救她。」

「不行，一則地道太複雜，找尋不易，再則幽冥教尚有數百名教徒潛伏在內，沒有小弟陪同，可能寸步難行，甚至會發生意外。」

「那就麻煩魏兄跑一趟吧。」

康少峯不待魏武開口，便滿口答應下來道：「盈盈他們的安危第一，師叔就陪呂前輩、一塵道長走一遭吧，但請速去速回，還有很多事需要師叔大力鼎助。」

魏武頷首應諾，方待與呂松林、一塵轉身離去，突聞身噗通！一聲響，猛回頭一看，見是黑虎莊主鐵掌趙峯仰面栽倒在地。

老莊主臉色發青，口吐白沫，已經說不出話來，康少峯大驚失色道：「這是怎麼回事？莫非五毒叟又來趁火打劫？」

然而，展目四眺，並未發現莫倫的踪影。

追魂俠魏武定目一看，立道：「趙莊主並非遭人暗算，而是體內的毒藥發作所致。」

康少峯錯愕一下，道：「體內毒藥發作？趙莊主體內會……」

魏武沉聲說道：「楊賊多疑善變，心狠手辣，自從愚叔將寶圖玉符携出總壇後，越發變本加厲，懷疑教中的每一個人，二鬼、三使、趙莊主父女，都被他在暗中下了毒。」

小峯聞言想起趙峯曾提及中毒之事，道：「可是，老莊主曾說過，毒發的時間應在兩天以後，現在時間還沒到呀？」

魏武道：「趙莊主所說是在正常情況下，假如動手相搏，消耗內力過巨，就另當別論，會提前發作。」

康少峯目注昏迷的趙峯道：「可有解救之法？」

「只要及時服下楊威的特製解藥，便可起死回生。」

「可知解藥存放何處？」

「在地道中的一個密室內。」

「師叔拿得到嗎？」

「可以。」

「那就趕快拿一點來吧。」

追魂劍魏武點點頭，領着武當一塵道長、神州一奇呂松林方待轉身離開，康少峯忽又想起一件大事來，道：「師叔，在教內總該有幾個信得過的心腹吧？」

魏武止步轉身，應了一聲：「

有！」

「多不多？」

「大約七八十人。」

「夠啦，麻煩你派幾個人去把守出入通道，請神叟、醉叟來此會合，凡是楊威或三使的死黨，可先集中起來，暫由師叔的親信看管，聽候處理。」

小峯的想法與魏武不謀而合，頷首一諾，這才匆匆離去。

沒多久，醉叟解千愁便從右邊的地道內飛奔而來，當他眼見羣魔橫屍當場，不禁爲之雀躍不已，直着嗓門嚷嚷道：「掌門人，你眞行，棒極了，果然有一套，魔教一亡，天下太平，我醉老頭又可以喝我的黃湯，睡我的大覺了。」

康少峯道：「咦，萬博先生怎未同來？」

「一東一西，我們不同道。」

「算算時間，也該來了呀。」

「這個老怪物秉性難改，說不定又去做生意了。」

冷面人魔夏宏光粗聲大氣道：「老酒鬼，你要搞清楚，這是賊窩呀，做甚麼狗屁生意？」

醉叟解千愁神采飛揚地道：「隔行如隔山，夏大崗主只會打家劫舍，自然不懂生意經。」

夏宏光聽得刺耳，横眉竪目道：「你他媽的只會喝酒，又能懂得多少，老子就不信在賊窩裡也有生意可做。」

醉叟振振有詞道：「樹倒猢猻散，魔教的那一羣王八龜孫正在生死關頭，誰不想算個命，卜個卦，問個吉兇，求他指點迷津，生意做也做不完，財源滾滾而來。」

康少峯沒讓他二人再繼續爭執下去，道：「好了，別再爭辯了，今何時，此何地，萬博先生雖然視錢如命，諒他還不至於在這個時候發血腥財，解前輩請去瞧瞧，看余大俠是否發生意外？」

醉叟解千愁亦覺事有蹊蹺，當即領命而去。

解千愁人影甫失，追魂劍魏武，武當一塵、一清、一風、白龍莊主衞道以及一羣少林高僧已結伴而返。

康少峯見大家安然無恙，心下大安，神劍衞道瞥見楊威就倒在附近，不由的怒從心底起，惡向膽邊生，猛踹三脚，將幽冥秀士踢得翻了好幾個滾。

踢了三脚，恨意未消，本待再賞他幾劍，發現小燕的屍體就在一旁，不禁悲從中來，仆地放聲大哭。

康少峯遲遲未見呂家父女，甚覺詫異道：「師叔，呂前輩父女倆怎麼沒來？」

追魂手魏武道：「呂姑娘自從在竹竿上被楊威點了穴道後，一直未解，需要調息一陣方可行動，大概很快就會到的。」

「解毒藥拿到了吧？」

「沒有，搜遍全室，一無所獲。」

「甚麼？沒有？那怎麼辦？師叔也同樣身中劇毒，這可如何是好？」

魏武道：「沒錯，我也同樣是身中劇毒之人，發作的時間不會超過三個時辰。不過，愚叔罪深惡重，死而無怨，倒是趙莊主家破人亡，不幸已極，一定要設法施救才行。」

冷面人魔夏宏光道：「除了楊威這個老混蛋的特製解藥外，可有別法？」

追魂劍魏武大搖其頭道：「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縱然服下靈芝仙藥也無濟於事。」

「那怎麼辦？」

「找楊威！」

痛哭一陣，白龍莊主在羣豪苦勸下已起身立在一旁。

呂松林父女，神、醉二叟迄今未返轉，情況不明。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已完全昏迷，臉部紫黑，僅餘一口微弱之氣。

而楊威却出乎意外地並未氣絕，臉部出現紅暈，身體微微蠕動，看樣子很快就會醒過來。

康少峯看在眼裡，不怒反喜道：「老賊清醒一下也好，這樣師叔和趙莊主就有救了！」

羣豪亦有如此同感，幽冥秀士楊威頓成衆人注目的焦點，經過一頓飯工夫的苦候後，終於清醒過來。

睜開雙眼，首先映入他眼簾的便是近在身旁的楊明的頭顱，與小燕姑娘的屍體。

這二人都是他的親生骨肉，左手抓住楊明的人頭，右手摸着小燕的殘軀，許是天良發現，抽抽泣泣的哭起來。

哭聲悽慽，淚下如雨，始終未發一言。

一個六親不認，殺人不眨眼的楊威會哭，確乃一大奇聞，諸俠半信半疑，靜觀其變。

康少峯擺琴卓立，怒目而視，暗自冷言冷語道：「哼，我倒要看看你還能變出甚麼鬼花樣來。」

楊威不言不動，直哭至聲嘶淚盡方休，鬆開雙手，將一雙浮腫而又遍佈血絲的眸子投向康少峯，勉强坐起來，朝小峯招招手，有氣無力的說道：「小峯，你……你過來一下好嗎？」

康少峯一怔，沒答理他，故意扭頭望向別處。

幽冥秀士不死心，又道：「我求你，求你過來聽我……最後一言

如何？」

康少峯報以一聲冷哼，道：「哼，本掌門已經吃過一次虧，上過一次當，沒興趣聽你的連篇鬼話。」

楊威呼吸急促，全身發抖，拚足全力道：「罵得好，我是該罵……高興罵就罵吧，但求你過來聽……我一言。」

小峯心如鐵石，不爲所動，仍然一臉冷漠。

追魂劍魏武嘆息一聲，想說話，但話到口邊又嚥回去。

鬼谷谷主道：「小峯，你還是過去一下吧。」

康少峯的臉冷冰冰地，聲音更冷：「師娘要我認賊作父，跟魔鬼妥協？」

「絕無此意，只是覺得他已是將死之人，過去的事大可不必太計較。」

「不！我娘的一生幸福完全斷送在他的手裡，小峯不能沒有原則。」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你過去聽一聽又何妨。」

龍雲、魏武、呂松林的想法相同，康少峯禁不起大家的勸說，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往楊威面前一站，氣虎虎地道：「有話快說，我沒工夫跟你磨菇。」

楊威蒼白的臉上泛出一絲笑意，道：「小峯，還在恨我嗎？」

「廢話！豈止是恨你，簡直恨你入骨，恨你鑽心，恨你一輩子。」

「你應該恨我，爲了你娘，爲了你師父、師祖，也爲了你自己，都應該恨我。」

「哼，你知道就不必多此一問！」

楊威內傷極重，中氣不足，喘息了好一陣工夫後，才又自怨自艾道：「老夫自知惡深似海，罪比山高，無意向任何人求恕乞命，只希望你能聽我說幾句心裡話。」

康少峯滿臉不耐道：「那就快說，別浪費時間。」

楊威環顧諸俠一眼，道：「老夫一生熱衷名利，追逐聲色，心狠手辣，冷酷無情，固是不爭的事實，但此刻却是滿懷懺悔之心，不管你們各位能否聽得進去，望勿再懷疑我楊威又在玩甚麼陰謀詭計。」

冷面人魔夏宏光插言道：「老匹夫，你已是籠中之鳥，甕中之鱉，過街的老鼠，就算想玩也玩不出花樣來了。」

楊威言來一片眞誠，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無奈小峯的心早已被亡母的愛與恨佔據，那能聽得進去，道：「有甚麼事就直說，別盡說廢話。」

「我畢生荒淫浪蕩，嗜殺成性，不知殺了多少英雄好漢，也不知毀了多少女人的名節，而且還一直自以爲是，沾沾自喜，此時回想起來，却恍如惡夢初醒，頓覺格外孤單淒涼。聖人有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夠啦，別再胡說八道，我不聽。」

「孩子，你至今仍不肯承認是我骨肉？」

「小俠我承不承認，你心裡有數，不必多言！」

「爲父的所求不多，只求你從此改康姓楊，承繼楊家香火就心滿意足了。」

「我永遠姓康，絕不姓楊，你最好死了這條心！」

康少峯說得斬釘截鐵，令楊威痛不欲生，鬼谷谷主道：「小峯，他已是不久人世之人，就依了他讓他瞑目而去吧。」

小峯昂首傲立，無動於衷。

追魂劍魏武幫腔道：「左大嫂之言甚是，過去的已經過去，何必再斤斤計較。」

康少峯說不答應就不答應，慷慨陳詞道：「不錯，我的血管裡的確有他的血在流動，但是，我恨他，爲了我娘，爲了龍虎門，我不承認這個惡棍是我的生身之父，否則，會悔恨終生，引爲奇恥大辱。」

神州一奇呂松林道：「記得老夫以前曾經說過一次，你承不承認是一回事，事實又是另外一回事，你們的父子關係任何人都無法否認，你父行將就木，所有的恩恩怨怨仇仇恨恨均該到此爲止。」

小峯神色依舊，閉口不語。

冷面人魔夏宏光忽道：「夏某這裡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

病叟龍雲道：「夏兄有何高見？」

夏宏光條理分明道：「爲了紀念亡母，康少俠理當繼續姓康，日後結婚生子則可姓楊，這樣對生父也算有了交代，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這是一個好主意，羣豪齊表贊同，你一言，我一語，苦口婆心的勸說許久後，康少峯總算勉勉强强的答應下來。

楊威自然不盡滿意，但已差强人意，不敢再有何奢求，費力的伸手在臉上一摸，取下一張人皮面具，只見一張輪廓俊秀的臉上，有兩道長三寸，寬三分，深二分，皮肉外翻，深可及骨，極端醜惡難看的刀痕。

玉笛金童嚇一跳，脫口驚呼道：「我的媽呀，怎麼這麼醜！」

楊威苦笑道：「江湖上的人都

說楊某的臉孔千變萬化，確是事實，因爲常常換面具，但却並非有意，實乃情非得已，各位現在所看到的才是老夫的眞面目。」

病叟龍雲道：「這刀痕是怎麼來的？」

「是被五毒叟莫倫所傷。」

「你們有仇？」

「一切皆因銀圖秘籙而起。」

「事情的經過究竟如何？」

幽冥秀士楊威做了一個深呼吸，慢吞吞地道：「楊某喪心病狂，爭名逐利，爲了霸佔寶圖，犯下滔天大罪，毀掉龍虎門後，五毒叟莫倫以爲銀圖定已全部落入我手，曾夜入五虎嶺，企圖硬搶，一場惡戰下來，幽冥教傷亡慘重，老夫的臉上也被他砍中兩刀，差點丟了性命。」

喘息一會兒，一瞬不瞬的望着康少峯，又道：「事後爲父的曾率衆追殺多次，可惜只有一次相遇，而且，莫魔武功太高，已臻化境，僅僅傷了他的一目而已。」

康少峯冷眼而視道：「這是你的事，沒必要說給在下聽。」

楊威正容道：「爲父的現在已一無牽掛，唯一令我死而難安者就是此仇未了。」

「這是你自己的事，與我何干？」

「希望你能替我了斷此仇！」

康少峯本要一口回絕，但靈機一動，又改變主意，道：「可以考慮，但有條件。」

「甚麼條件？」

「把你特製的解毒藥交出來。」

「此乃小事，事實上你不說爲父的也會這樣做。」

五毒叟莫倫自火焚大樓後，至今未再現身露面，康少峯覺得此人可能業已遠去，追問道：「這個老毒物落草何處？」

楊威道：「此魔浪跡天涯，四海爲家，爲父的至今仍不知其確切居處，好在莫倫乃成名人物，找起來應非難事，尤其當他得知你身上尚有十六張銀圖時，多一半會主動前來尋釁。難在莫魔玄功入化，猶在血女之上，同時一身是毒，叫人防不勝防。」

說話太多，體力不支，喘息片刻後，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巧的木匣來，交給小峯，續道：「匣內靈丹，乃爲父的特製之物，既可療傷解毒，也是防毒妙品，可在未與老毒物交手之前先服一粒，便可百毒不侵，不會被他的毒物所傷。爹爹爲了對付莫魔，曾精研天下百毒，以及下毒解毒之術近二十年，恨只恨一念鑄錯，沒有除掉五毒叟，却害了不少自己人，可謂罪大惡極，天理難容。」

（未完‧卅五）

上文提要：艾慈不信勞克會如此大意，竟被丁百年鎖進鐵籠，丁百年準備讓勞克陪他北上偷龍珠。正納悶間，見小三子披麻帶孝對着鐵籠中的勞克在哭訴，要殺勞克為父母報仇。路上艾慈攔截住小三子問話，才知是勞克為了考驗愛徒的智與勇，甘冒險坐困鐵籠。艾慈聽後同小三子移步三道灣，而勞克也在丁百年慶賀時溜回來……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小子統吃

艾慈殺賊復除魔　頓為衆梟矢之的

艾慈怔了一下，喊道：「小三在老龍潭附近哪！」

勞克又奔走半里遠，飛龍堡那面，丁百年的四大高手就如同四頭下山的餓狼，早衝了過來。

艾慈嘿嘿冷笑，手叉腰，一下子擋住四個人：「各位爭先恐後的出了飛龍堡，是為丁百年盡忠呢，還是為姓丁的惡魔盡孝？否則何至於如此捨死忘生的往前跑？」

白中虹一看是黑桃愛司一個人，他破口罵道：「好小子，原來是窩在這兒，殺了你比活捉老偷兒還重要，哥兒們，圍起來殺！」

艾慈暴退一步，忙搖手道：「慢慢慢，要殺要砍時間有的是，但我得問問各位，丁百年每個月給你們四位每人多少銀子？」

白中虹又罵：「關你娘屁事！」

艾慈笑笑道：「怎麼說不關我的事，一旦動上手，我得根據各位平均所得出刀，有道是什麼樣的貨什麼樣的價，當然各位若一文不名，那就打沒銀子的仗了。」

他收住了嘻笑，又道：「自從開天闢地那天起，弱肉强食分高低，不論什麼仗陣為的全是銀，不為名不為利，王八蛋才願意興兵去打仗！」

宮雄一捋山羊鬍，罵道：「操！主意打到爺們頭上來了，你小子以為你眞的是黑桃愛司，想通吃不成？老實說，爺們只進不出，還想刮你小子身上的油水呢！」

艾慈呵呵一笑，忙搖手道：「各位千萬沉住氣，一定要聽我的勸，眼前這一戰免了吧，各位荷包空空，我也一文不名，沒有銀子還拚命，那是傻瓜幹的事，白出力氣，白掉肉，這種鳥事沒人幹，各位還是回家轉，我祝各位一路平安。」

賀天鵬開口吼：「黑桃愛司個王八蛋，這一陣子你可露臉了，萬兒也響了半天邊，合着全仗你那兩下子，先抄了寶山城的熊家，回頭又放倒熊當家與勾二爺，便平鄉崔家也栽在你小子手段裡，我還聽人傳言，你小子也整過安家寨，如今你也弄到了不少銀子，你小子難道沒想到，丁堡主的臉早被你小子抹灰了，你還想怎麼樣？」

他頓了一下，又道：「別再打銀子的主意了，今晚既然又碰上，也算是另一種緣份，他娘的大夥兒卯足勁幹一場，不殺出結果，誰開溜誰就是狗操的！」

艾慈冷笑道：「大鬍子，你的話眞雄壯，聽起來有道理，再想想可又狗屁不通，你小子也不多想想，有道是人人愛財，取之有道，你們都是個個愛財，見財就要，昧心銀子你們也要，殺人放火也不管，我只在你們身上擠榨那麼一點

點，既傷不了你們的元氣，也救了我燃眉之急，至於說殺人，有時候我是能免則免，如同現在，我不是誠心勸各位息事寧人，回頭轉嗎？」

于上雲忍不住吼罵道：「一派胡言，歪理一堆，先搏殺你這王八蛋！」

他說幹就上，出刀就是一招六式，自六個不同方向，罩向敵人。

于上雲一發動，宮雄接着就上，揮刀就砍。

急掠的身影猝然向上，艾慈拚力扭翻中，利刀已拔在手中，緊接着一連串金鐵撞擊聲，幾乎把他的身形堵在一片黑芒大海中。

激流迴蕩中翻落實地，艾慈挽了個刀花，那麼瀟洒的迎擊四個凶神惡煞，他還在笑：「四個人眞不要臉，為何不再多個丁百年！」

四個高手殺他一人，他說出這句話，四個人誰也不會臉泛紅，就算那個臉紅吧，反正天黑誰也看不清。

一連身形暴旋，他不叫四人圍住他，只一旋出包圍圈，他又嘻笑道：「佛家說，衆生好渡人難渡，只渡衆生不渡人，看樣子各位不掛彩披紅掉上四兩賤肉，你們是不會想要罷手的。」

賀天鵬與白中虹二人側身斜撲，二人乃用劍能手，兩刀兩劍，四人刹時又把艾慈圍了起來。形勢上對艾慈又構成絕大威脅，但艾慈不等情勢惡化，冷然一笑，暴起身形，直往「無影掌」宮雄殺去。

宮雄大喝一聲，抽刀斜砍，却不料艾慈在相距五尺不到而宮雄的砍刀劈來的同時，突然彈身而起，半空中利刀刀背撥中砍刀，便也掃過宮雄的肩頭。

血雨中，宮雄悶哼不退，砍刀反向後殺，光景要與敵同歸於盡。

然而，艾慈利刀掃中宮雄，也使他借這一掃之力在空中打個側翻，人已欺上了「俏郎君」白中虹。

宮雄再也舉不起刀了。

他被一邊的賀天鵬伸手架住，急急的以巾包紮。

白中虹的劍發出「咻」聲不絕，他窮二十年之功力，揮發出一片極光，波濤湧浪般捲向敵人。

又是一陣脆響。

白中虹目注艾慈利刀的冷芒，他正準備彈劍挽出五朵劍花往那片刀芒中穿過去，只要他的劍穿過那片極光，他便有把握穿入敵人的心窩。

他穿透了那片極光幕。

他心中竊喜，對於即將來臨的果實，也有些飄飄然。

他立刻換了站立的部位，左足不動，右足疾往前踏過去。

「啊！」

這叫聲是從白中虹口中叫出來的。

長劍中途被利刀後端撞向一邊，艾慈的利刀是實招也是誘招，艾慈在「刀譜」上只這一招就揣摩了半年多。

他的利刀呈蛇形，撒出的光芒是一片，但形勢却更見詭異，白中虹眞的受他的騙，上當了。

利刀殺過白中虹的左脅，帶起的不只是那一聲「啊！」，更撩起了一片鮮血來。

白中虹不信邪，他把劍猛往利刀上撩過去。

其實白中虹不得不如此，因為他還不想死，他要用力阻擋利刀的回殺。

「咻」聲甫起，艾慈二次彈升，他的利刀並未再殺，而白中虹也撩了個空，看上去他好像要往側衝倒似的。

斜出四五步，白中虹一跤跌在于上雲懷裡，口中哇哇叫，他還在罵：「殺了他，快殺掉這小王八蛋！」

虬髯的賀天鵬，把宮雄扶在路邊，他雙手抱劍，直往艾慈逼去。

艾慈冷冷地道：「如果我是你閣下，這仗早就不打了。」

賀天鵬冷冷地道：「問題是爺們只有命一條，銀子半紋也沒有。」

呵呵一聲笑，艾慈道：「那裡不是交朋友的？四海之內皆兄弟，英雄也有落難時，今天我請客，一切全免了，各位儘管走，約莫着兩位的傷也夠嗆，及早回去敷上藥，十天半個月也就沒事了，不過一定要找好郎中，可千萬別被大夫敲竹槓，這年頭醫德淪變，大夫的心是黑的，還有，找丁百年多多為各位弄些燕窩什麼的補補身子，各位，有了健康的身子方能辦大事，我可是肺腑之言哪！」

看起來他網開一面，實則他把丁百年的四大高手當龜甩，就好像「誘」之即來，逗一逗再放走。

四個殺手沒開口，收了傢伙就回頭。

四個人邊走邊罵，艾慈把罵當歌聽。

他哈哈的笑着，一頭栽進荒林子裡。

誰也不知道他闖入林中幹什麼事，只隱隱聞到放屁聲，西風送來一陣臭，好小子，他拉稀了。

一盞熱茶工夫，艾慈挽着褲子走出來，他口中罵：「娘的，若非老子肚皮不爭氣，急着拉稀什麼的，我會那麼發慈悲的放走你們四個王八蛋走回頭？門都沒有。」

如今，艾慈眞的無「屎」一身輕，他悠悠蕩蕩的向南走，沿着河

邊走過三道灣，三更將盡，他便到了老龍潭。

* * *

太子河的水由於地形關係，到了這兒成了九十度大轉彎，河水看起來在這兒折了個大漩，便也使得河水形成一個大水潭，每年這兒總是會淹死幾個人。

艾慈到了老龍潭附近，撮唇打個口哨。

立刻便有了迴響——也是一聲口哨。

艾慈聽得清，立刻奔過去，就在亂石岸邊，葦葉深處，一條小船躲在裡面。

三更半夜天，若是不仔細看，誰也不會知道這兒會躲着小船。

艾慈登上小船，小三笑瞇瞇的迎上前：「兄弟，眞辛苦你了。」

艾慈冷冷地道：「我爲朋友兩肋插刀，談什麼辛苦，只希望這種沒銀子的閒差事以後少來。」

勞克已在艙中叫道：「睡吧，養足了精神應付未來的挑戰吧！」

艾慈問小三道：「你師父對這次實況演習可滿意?」

小三咧嘴笑。

船艙的勞克已高聲道：「說滿意，還差那麼一小截。」

他把頭伸出來，又道：「小三能扮出個哭喪孝子，這一招尚差强人意，只是他沒有把握住人物表情，也欠逼眞，雙目既不紅又不腫，那裡像死了爹娘的人，而且他望見『仇人』時也不逼眞，打人不痛，罵人不癢，早就破綻百出，不要說送我一根洋鐵釘，就算開口說句話，也難了。」

艾慈一笑，道：「大叔寃枉他了，小三不狠打，那是因爲你是他師父，他不痛罵，更表明他一片孝心。」

勞克沉聲道：「你懂個屁，要不要下回你去坐鐵籠，看小三能否把你也弄出來?」

艾慈忙搖手，道：「不不不，隔行如隔山，你的絕藝我不幹，小子難窺堂奧。」

他低頭進入艙中，又道：「大叔，爲了你的實況演習，害得小子吃不好睡不着，我那兩個賢德的妻子臨分手還特別叫我帶給你一包好吃的，我把它放在馬鞍上，那匹馬寄放在一家種菜的大門口，等我騎回來，你就有口福了。」

勞克指頭戳在艾慈的頂門上，道：「還是我的乖姪女孝順我。」

說完，倒頭就睡。

* * *

飛龍堡自從走脫了勞克，又傷了「俏郎君」白中虹與「無影掌」宮雄二人之後，「飛天蜈蚣」丁百年只要一提起小瘟神似的艾慈，他就破口大罵黑桃愛司不是東西，非要剝皮抽筋，難消心頭之恨。

這時候，他那座上的貴客「黑心火鷹」金大山，拂髯冷笑道：「一年來，道上的哥兒們被這小子折騰得面目全非走了樣，天災過了換人禍，這小子叫咱們不好過，娘的皮，老夫既然知他在關洛道上興風浪，又在這一帶黏着不離開，合該被老夫撞到，算他兩個要倒大楣，明日一早，我在這赤陽地界內去找找，看我不一把火燒焦他們兩個王八操！」

丁百年忙道：「燒焦小的，千萬留下老的，指望着他替咱們盜取一對龍珠哪！」

金大山冷哼道：「有我金大山在，又何用那個老偷兒，丁兄放寬心，只要到了長安城，一對龍珠就是咱們的囊中物了。」

丁百年一聽，心中稍安，道：「早知金兄有辦法，昨日就該把那老偷兒做了。」

人，本就活在後悔之中，而後悔的結果便是苦惱，如不是還有個「明日」做希望，不少人早就抹脖子上吊了，因爲沒人活得眞煩惱而死皮賴臉的活下去，那麼這世上也不會有那麼多的老年人了。

「希望」是個十分誘人的名詞，有希望便有了生命，希望無窮更誘人，多少人爲這個名詞而吃盡苦頭，也因此，希望便也給予人們無盡的勇氣，所以人才打起精神活下去。

只是，人們活下去的希望各有不同，有的人爲愛而活，有的人爲錢而活，更有的是爲恨而活。

如今，平鄉崔家堡的人就是爲恨而來到飛龍堡，自從「血面太歲」崔成虎與「粉面小子」崔騰虎兄弟二人被「黑桃愛司」刺死以後，這一個多月來，崔家既辦喪事，又招兵買馬，因爲崔家堡總管「鐵拳」尉遲明二次受傷後，落荒而逃回崔家堡，才不過兩天，突然發瘋了，整天胡言亂語，不辨東西南北。

而副總管巴大雄也失踪了。

崔家堡恨透了黑桃愛司，就在一切喪事辦完後，「陰司判官」崔偉虎與「鐵頭金剛」崔志虎二人又到了赤陽的飛龍堡。

當然，他們有目的。

他們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設法爲死者報仇，另外便是想染指那一對龍珠。

沒多久，這些梟霸們好像是有志一同，因爲，石板坡的勾家莊的勾鴻和勾熊兄弟二人也來到了飛龍堡，勾鴻還帶着老婆勾大娘一同來。

這一對夫妻誰也離不開誰。

* * *

那日勾鴻夫婦二人聽了艾慈的情報後，强忍着艾慈爲二人製造的

錐骨刺痛，快馬趕回石板坡的勾家莊，迎面就見三弟勾熊哭着迎來。

勾熊當即把「黑桃愛司」殺害勾通的事，說了個詳細，當然，這中間還被丁百年加以渲染。

丁百年把黑桃愛司說成是人間小魔王，陰司小魔鬼，更罵艾慈老祖先。

勾鴻在家把傷養好，便立刻趕來飛龍堡。

勾大爺絕嚥不下這口氣，他決心要生吃活剝小艾慈。

這兩撥人馬一齊到了飛龍堡。

如果不是安家寨離此七百里，說不定安天海也會快馬加鞭的趕了來。

* * *

就在這天正午時分，平鄉崔家堡與石板坡勾家，雙雙進了飛龍堡。

就在這日，飛龍堡那面也走出個厲害人物。

「黑心火鷹」金大山出馬了。

只見他穿一件紫色鑲紅邊的長衫，黑色大馬褂，頭挽黃巾，足蹬綠色快靴，肩上掛着帆布袋，大敞步的走出來。

金大山先生在赤陽城中碰運氣，看看能不能遇上黑桃愛司這個人。

他心中也明白，只要自己在赤陽放倒這小子，不但在長安奪寶時候少個礙手的，而且在各路人物面前先露足了臉。

金大山走入赤陽北城門，秋陽正中。

他在街上緩步行，有人看見了他的奇裝異服在竊笑，這對於長了一副雷公臉與山羊鬍的金大山而言，却也增加他的洋洋自得。

秋陽照上他那白得出奇的臉上，綻現出微微地笑，眞叫人以爲他是個怪物。

金大山一直走到赤陽城南大門，他看不出有像丁百年說的那號人物出現。

他緩緩走入一家客棧。

那家客棧也是赤陽城最大一家客棧——悅來客棧。

四樣熱炒，一壺老酒，金大山邊吃邊看街上的人，表現出一種人生享受又享受人生的模樣兒。

於是，機緣巧合中，還眞的叫他碰上了。

天一亮，艾慈便找到三道灣附近的那家菜園子，他騎回自己的馬，也帶回來一大包點心，勞克也大快朵頤一番，小三子也吃得不少。

勞克發覺艾慈滿面春風，不由笑罵：「好小子，你遇上了什麼得意的事了，何不說出來，大夥都高興一番。」

艾慈道：「實不相瞞，我在想我的兩個嬌妻了。」

勞克道：「人之常情，應該的。」

小三笑道：「什麼時候讓小三認識一下?」

艾慈道：「一定有機會，等着吧！」

勞克晃着腦袋，道：「丁百年那小子，遲遲不去長安城，約莫着他一定請了什麼能人了，昨日我聞知飛龍堡來了貴客，不知又是什麼樣的凶神惡煞。」

艾慈道：「昨夜我爲大叔斷後，遇上的是丁百年手下四大殺手，被我傷了兩個，姓丁的要去長安奪寶，只怕非要延期不可了。」

勞克道：「不大可能，如果請來高手助陣，他的兩個總管武功不差，由他二人遞補，一樣構成堅强陣容。」

艾慈道：「皆是手下敗將，何足掛齒。」

勞克冷冷地道：「傲而不驕是條龍，既驕又傲屁斑蟲。小子，你知道什麼叫屁斑蟲?」

「不知道。」

「大小形狀像臭蟲，有個黑黑的殼，既會飛又會爬，誰碰上了都會把肚子的苦水嘔出來。」

「你說我是屁斑蟲，惹人厭?」

勞克冷哼道：「不要小視敵人，就算是手下敗將也不可小視，相反的，這種人最危險，他們上過你的當，如再捲土重來，必不會再蹈上次失敗覆轍。」

艾慈道：「大叔的意見我明白了，高見！」

勞克站起身，道：「走吧，咱們進城去，管不了丁百年老小子何時去長安，咱們先去長安。」

艾慈一怔，道：「明知一對龍珠不是寶，咱們又何必插一脚，叫他們去空歡喜一場吧！」

勞克叱道：「你知道什麼，一對龍珠也是千年古刹之寶物，即使非寶亦是寶，何況是佛門聖物，豈容落入黑道人物之手?」

艾慈點點頭道：「大叔，這就是你可愛又値銀子的地方，沒話說，我跟你去長安。」

他一頓又道：「聽說長安地方大，小子早想去逛逛啦，這一回到大地方開開眼界，回來也好在我那兩個嬌妻面前吹大牛。」

勞克道：「眞有出息，先進城吧！」

兩個人跳上岸，勞克躍身便上了馬，他咧嘴對地上的艾慈道：「小子，敬老尊賢，此其時也，你就在馬屁股後面跟着跑吧！」

艾慈哈哈笑，道：「你請馬上坐，我在地上走！」

他怎會爭着騎馬而叫勞克在地上走的道理。

＊　＊　＊

兩個人，晃裡晃蕩的進城了。

他二人的目的，就是到悅來客棧牽出勞克的坐騎，因爲長安可是千里外那麼遠的路，不騎馬怎麼成。

長安城乃八百里秦川上最大古都，十一代帝王之都的長安，好玩的地方可不少，早去幾天先玩個夠，然後大幹一場弄足銀兩再回轉。

不料老天也有巧安排，偏偏叫他二人碰個正着，這可是一場大戲，有得瞧的了。

＊　＊　＊

兩個人來到悅來客棧大門外，勞克坐在馬上沒下來，探頭先往店裡面看。

這也是他的老習慣，他非要先看看店裡的人。

他看見一個奇裝異服的大漢，似道非道的不像人樣，雷公嘴，山羊鬍，舉着酒杯四下看。

勞克猛古丁吃一驚，心中暗自思忖，這個老怪也來了，難道他就是丁百年的貴賓？

勞克忙下馬，他頭不轉，却低聲對艾慈道：「小子，店裡面來了個大魔頭，聞言他打得一手好火器，身法詭異，心狠手辣，他的那隻袋子裡，裝的不是金和銀，一袋子火器坑死人，你小子千萬要當心。」

艾慈提起脚跟往裡看，不由咧嘴笑：「倒希望他袋子裡裝的是金和銀。」

勞克冷冷地笑道：「如果你被他的鑽肉火器弄上了身，你再也不會要打他銀子的主意了。」

艾慈伸手讓，道：「進去吧！大叔。」

二人一前一後進了店。

老主顧上門，小二笑着迎。

勞克左看右看，幾個位置不方便，一晃肩到了金大山的桌面前，他自言自語：「就在這兒擠一擠吧！」

他伸手去推桌上的帆布袋，又道：「大爺，我幫你放在椅子上。」

金大山冷冷看了勞克一眼，再看看艾慈，不由哈哈的笑得頭直點，道：「二位才來呀，嘿嘿！」

他伸手抓過自己的帆布袋，又道：「不勞動手，我自己拿。」

勞克雙眉一揚，道：「你老兄認識我二人？」

金大山冷笑道：「心儀已久，等於認識。」

艾慈拉拉勞克，道：「我看咱們換個桌子吃吧！」

金大山長身而起，道：「坐下來吧！二位儘管吃個痛快，這一頓我請客，吃完了我送二位去個地方！」

勞克銳芒一亮，對艾慈道：「小子，我們交好運了，有人請咱們白吃白喝，你還換什麼位置？」

艾慈道：「大叔，咱們也不在乎三五兩銀子，吃喝總要求個痛快，有的人吃飯在飯桌上擺上一盆花，有的沒有花就由大師父刻個花兒擺在盤子上，爲的是讓客人大開脾胃多吃點，如今桌邊坐了這麼個……」

他的嘴兒撇了撇，露出一副好像看見一堆牛屎樣，又道：「我怕反胃，算了，換個位置吧！」

金大山嘿嘿笑道：「二位坐在那裡也一樣，勸二位盡撿好的多吃些，我靜候二位吃個飽，然後再送二位轟轟烈烈的走過陰陽界，跨過生死橋。」

勞克雙眼一翻，道：「你有心來俺有意，赤陽城外顯本領，老小子，你別把爺們看扁了，等一會武大郎上單槓——有得你蹦有得你跳的了。」

他對艾慈道：「道上有個玩火的人物，這老兄名叫『黑心火鷹』。」

艾慈道：「原來是個玩火的。」

金大山只是一陣冷哼，拿支竹籤挖着牙，那模樣兒根本就是在等人。

勞克與艾慈坐在另外的桌子上，一頓飯吃到過午，店裡面只剩他三人。

艾慈叫過小二來，他要會帳。

勞克也叫人把馬牽出來，他摸摸肚皮對虎視眈眈的金大山道：「玩火的，南城外五里地，那兒有個三道灣，柳樹林子地方靜，如果你以爲我二人能使你興奮莫名，那就移駕三道灣，咱們比高低去。」

金大山嘿嘿笑道：「臨死還要撿地方，也好，老子先走一步了。」

他扛起了帆布袋，擱下銀子二兩重，揚長出店而去。

艾慈看着金大山背影還在笑。

勞克在腰裡摸一把，摸出一把紅紅綠綠的小彈丸，他笑笑說道：「小子，你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艾慈笑道：「不就是你在玩火的布袋裡摸的。」

「原來你全看見了。」

一頓，他又道：「江湖傳言，關洛道上『黑心火鷹』，打得一手厲害火器，加以身法怪異，不少江湖好漢便死在他的火器之下，如今弄他一把來，咱們趕快到城外，來一次實彈演習，看看這些糖疙瘩，究竟有什麼令人大吃一驚的威力。」

艾慈道：「好呀，城外實驗一番去。」

二人快馬加鞭馳出城，剎時拍馬到河岸。

勞克摸出一粒來，抖手擲向一

棵老柳樹。

「彭！」

火花四濺，老柳樹倒了楣，樹幹被炸開一個大口子，足足有半尺那麼大，火苗子還在燃燒着。

勞克忙下馬，捧了一把細沙掩上去，這才把樹上的火苗子滅掉。

艾慈看那樹上着火的地方，驚道：「厲害！」

勞克道：「這玩意兒能躲不能接，伸手去接一定上當，小子呀，你心裡可要有個底兒呀！」

二人跨馬來到三道灣，早見「黑心火鷹」金大山屹立在河邊一棵大樹下，那張雷公臉上隱含着鄙夷的冷笑。

勞克與艾慈二人下了馬。

勞克已往樹底下溜，他還指着艾慈對金大山道：「玩火的，我二人之間各有所司，衝鋒陷陣那是他小子份內的事，你只要放倒他，你叫我老偷兒往東，老偷兒絕不往西。」

好一聲夜猫子似的梟笑，金大山一手放在帆布袋上，道：「早年聞得『俠盜神偷』盡在道上攪稀泥，想不到的是突然銷聲匿跡四五年，不料這一年來又傳出你老偷兒找個什麼『黑桃愛司』的小傢伙鬧翻了天，嘿嘿！你們已至聲名狼藉，人神共憤的地步，不少人就想剝你二位的皮，如今遇上金大爺，約莫着明年今日就是二位的忌日了。」

艾慈冷笑道：「姓金的，聽你這麼一說，好像我二人今日死定了？」

金大山咧嘴尖笑道：「只要是經由金大爺替他送路的人，至今還未曾有一個活在世上的。」

艾慈雙手叉腰，道：「很好，既然你一心要我二人的命，我們當爲自己的生存而奮鬥，其結果，就看各人的修爲了。」

金大山冷冷道：「我很不耐煩對我耍嘴皮子的人，何不怕省省勁，集中意志，凝聚力量，放手一搏，且看彼此如何把自己的修爲發揮得淋漓盡致，然後做一番斬草除根永絕後患的偉大壯舉吧！」

艾慈指着金大山，對閉目養神在樹根下的勞克道：「操，大叔你聽聽，多麼的慷慨激昂，多麼的氣壯山河，多麼的豪語驚人，多麼的喪心病狂呀！」

他踏前一步，對金大山又道：「聽口氣，你成了黑道中的衛道之士，英雄自居了，娘的，關洛道上的獨行大盜，草莽中的一條蟲，也配談英雄和義氣，說穿了你這頭火鷹還不是企圖染指那一對上面刻着『達摩混元秘笈』的一對龍珠。」

他故意對龍珠加以渲染，其實他已知道龍珠上面刻的並非武功秘笈。

就在金大山一怔之間，他又接道：「我問你，丁百年把你找來當他的打手，給了你什麼好處？」

金大山冷然暴射出烱烱眸芒，嘿嘿由鼻孔笑，道：「小子，你與道上的轇轕，將因你的死一了百了，你又何需再翻動蓮花巧舌多問些不相干的鳥事。」

勞克已在樹下鼾聲大作。

艾慈笑道：「好，閒言已表過，書也該正傳，開場鑼敲得久，有人不耐煩睡着了，姓金的，你閣下打譜要我的命，看樣子就算我把荷包裡的銀子全捧上，你也不會放我一馬，可是我就不同了，你老小子想知道不同之處在那裡嗎？」

金大山皺眉道：「什麼不同？」

艾慈道：「原因很明顯，我紮根就不識你姓金的是老鳥老蛋，當然我們之間也沒有牽扯不清的恩恩怨怨，所以在交手上我會考慮是否取你性命，因爲我的作戰目的只爲銀子，姓金的，你若眼下腰纏萬貫，我們就更好商量了。」

金大山已在丁百年那兒知道這小子是專門敲銀子的，想不到，如今却敲上自己的頭上來了。

他破口罵：「老子是來取你狗命的，可不是來送銀子給你花的。」

艾慈冷冷地道：「我話已說在前面，等到你……」

他的話尚未完，紫影晃動。

金大山已不耐的發動了。

他是筆直的，好像縮地功般的撞向艾慈。

他那左手仍然緊緊的抓着帆布袋，右手一拳晃向敵人的面門，看上去那明明是狠狠的一拳打過來。

艾慈心中很是明白，姓金的一拳有問題。

他擔心出掌去接會上大當，因爲姓金的手中說不定就拿着火器什麼的。

冷笑一聲，拔地倒翻，一觔斗退出三丈外。

這時，利刀已握在艾慈手中了。

他的身子剛剛站定，一眼瞥見姓金的右腕猛抖，兩粒彈丸已破空射來。

艾慈不及閃避，他挺足跟，使一招鐵板橋，身子筆直的後倒，就見一紅一綠兩粒彈丸在他的腹上與臉上三四寸地方颼颼而過。

緊接着爆竹也似的聲音傳了過來，三丈外的草石上立刻燃燒起兩團鬼火也似的綠色火焰來。

那種火不能沾身，中在身上抹也抹不掉。

「厲害！」

艾慈彈身斜翻出兩丈外。

他冷冷地在笑。

金大山厲笑如鷹，道：「看老

子法寶！」

他身法詭異的向艾慈旋過來，人未到，一顆彈丸又出手射來。

艾慈持刀而立，只頭一偏便躲過彈丸，却突然又有一顆比先前稍爲大一點的彈丸襲了過來。

最令艾慈奇怪的，是那顆大彈丸速度不快。

但是，一顆小彈丸却以極快的速度打向前面的大彈丸，而且十分準確。

艾慈眼明手快，當他發覺姓金的身法虛晃，兩粒彈丸又將互撞的時候，一聲斷叱，人已反方向一連三個空心觔斗暴翻。

他的輕功是一流的。

他如果想脫離，金大山絕對拿他沒轍。

艾慈當然不會就此撒鴨子，他以輕功先鬥鬥這個玩火的人。

他要看看，金大山到底在火器上有什麼嚇死人的絕招。

就在艾慈身子剛剛站定，身後面那一大一小兩顆彈丸已爆炸出一團五尺見方的火團，熊熊烈焰，散碎開來，那種威力，端的令人心膽欲裂。

艾慈一個大轉身，正欲揮刀而上。

他以爲姓金的不過是這兩下子，該是他動刀的時候了。

突見勞克像喝醉酒也似的一閃一晃在自己身邊錯過，口中還在嘲笑道：「小子，老夫早說過姓金的不好惹，你偏不信邪，這下子可好，你知道厲害了吧，我可不願意陪你死，我老人家要溜了。」

金大山兩次擊空，厲聲大罵：「王八蛋，你能躲過大爺兩次擲射，放眼當今，你小子算是第一人。」

艾慈一臉的笑，直不楞的盯着敵人，他好像有些兒反常，他的嘴巴閉得緊緊的。

光景他在打什麼主意。

金大山竟然沒有發現，他以爲艾慈有點嚇破膽。

他突然厲吼一聲，抖手又是一粒彈丸擲出來。

也就在艾慈拔空而起，再次向他飛縱過來的時候，金大山梟笑一聲，同時抖手撒出一把足有六七粒彈丸，猛古丁罩向艾慈。

顯然是決戰的最後局面。

金大山打算只要中上一顆，敵人就死定了。

艾慈又是剛剛才起身，力道全貫注在身法上，要想在已動中變動身法，那實在是不太容易。

金大山就是認準這一點才撒出一把彈丸來。

艾慈發現如處銀河一般，迎面繁星繞體而來，他猛咬牙，利刀展開一招「巨浪拍岸」，剎時佈滿了一片刀幕。

那是他習練的「刀譜」上密不滴水的刀法。

那也是抗拒敵人梅花針暗器的維妙刀法。

他在這種情勢下便不由自主的施展出來了。

他認爲，只要不用手去擋去接，應該不會太危險。

於是一陣爆裂與火焰狂飆中，艾慈如履火焰山一般，那些彈丸就在他身體四周一丈方圓外爆開來。

他就在四周濃煙烈火中一翻落地。

他的刀法絕妙，當彈丸炸開的剎那間，彈丸已被刀擊向外，沒有一個打中他的身。

然而……

就在金大山準備驗收成果，而又稍作驚異的時候，艾慈却悄無聲息的駕着一團灰煙，到了金大山的身前。

金大山又急急伸手入袋。

他又要抓彈丸了。

艾慈的利刀就在這時候發出「咻」聲不絕，利刀已至金大山的頭頂。

金大山冷哼，雙肩晃動，人已脫出刀鋒之下。

他果然道上一流梟霸，輕功也十分了得。

也就在這時候，也就是金大山冷笑着伸手入帆布袋中的剎那間。

也就在一團團煙焰掩住眼界的時候。

艾慈的利刀自敵人的頭頂收回，他旋身，便也旋擲出一粒彈丸。

那粒彈丸來得說巧也眞巧。

彈丸是在勞克從艾慈身邊走過的時候，偸偸塞在艾慈手中的。

勞克不用仔細交代，艾慈心中自然明白。

這種事金大山再是厲害也不明白。

他甚至還有些糊塗。

因爲，自己的彈丸在飯店裡被人摸走了，他還未曾發覺，他怎麼會不糊塗呢？可眞太糊塗了。

只是，艾慈心中也不是味道，勞大叔也太小氣了，他只塞了一顆彈丸，爲什麼不多拿幾顆！

也因此，艾慈十分珍惜這唯一的一顆彈丸。

他因爲珍惜，才一直不出手。

但現在他出手了。

「彭！」

艾慈那唯一一顆彈丸還眞被他用上了。

而且也擊中了敵人。

只不過未擊中金大山的身子。

雖然未擊中金大山的身子，但比擊在金大山的身上還要令人滿意。

因爲艾慈認準的是金大山左肩上掛着的帆布袋，他一擊而中，火花立刻「絲絲」的爆開來。

金大山的帆布袋開始燃燒了。

爆裂的火星子燃上金大山的頭髮，而令金大山一頭杵到沙堆裡。

玩火的人自然知道如何才能自救。

只不過他頭下脚上翻動中，他還能那麼厲害的抖左手，把左肩上掛的帆布袋對準了敵人暴擲過去。

艾慈看得眞切，一連就是九次空翻，一傢伙退出了十丈外，他躲在一棵大樹後面看熱鬧去了。

突然，一聲震天大爆炸。

剎時間飛沙走石，便附近的幾棵老柳樹，也都是殘枝落地，枯葉飄飛，那一股窒人鼻息的煙幕，就是陽光也被遮擋了。

細看那燃燒爆炸的地方，竟然被炸成一丈方圓兩丈深的大沙坑。

於是，空中發出「嘩嘩啦啦」的聲音，無數細碎沙石雨點也似的往地上落了下來。

光景下起沙雨來了。

就在漫天沙雨裡，金大山灰人似的好不悽慘狼狽。

金大山撑地而起，他猛抖紫衫，斜刺裡往來路奔去。

他才縱出三丈遠，迎面的勞克呵呵笑道：「玩火的，你想要撒鴨子走人？」

金大山狂吼一聲，罵道：「狗東西，你敢阻擋老子的去路？」

「呼！」

一拳搗了過去。

然而，他那會想到勞克不但不退，反而伸手向他擊來的拳上抓去。

金大山冷笑，拳風加足十二成功力，直搗敵人的面門。

鐵拳已至勞克面前不足一尺地方，勞克却那麼巧妙的一把抄住金大山的手腕，他只是一送反手外甩。

「啊！」

金大山不由自主的撞在一堆石頭上。

眞是厲害，人在倒下去的時候，他還能暴彈右腿，極端陰毒而又巧妙的踢向勞克的小腹關元。

那一脚妙而且快，勞克躲得也實在，他的身子猛一偏，右手立即往下撥，金大山再也無法躲得開。

突然，金大山發出凄厲的慘叫聲，剎時間他抱住右腿大聲叫。

鮮血在噴洒，小腿上的血直往石堆上流。

冷汗開始從他的頭上擠壓着往下滴，他咬着牙吼聲道：「小狗操的黑桃愛司，你竟然狠心下毒手，挑斷金大爺的脚後跟，你小子可要牢牢記住了，金大爺早晚叫你屍如焦炭，化爲膿血而死，啊！」

艾慈就在金大山倒下的剎那間出手了。

此刻……

勞克呵呵笑，抖着腮幫子，道：「嘖嘖！我的兒，敢情再也不會螳螂蹦了。」

金大山怒罵道：「老狗，你閉嘴，老子的彈丸八成是被你這老小子動了手脚！」

勞克伸手入懷猛一摸，至少十粒彈丸在手上。

他在金大山的面前晃，道：「姓金的，可是這玩意兒？嘿嘿！」

金大山一看，呼天搶地的罵道：「老偸兒，你眞不是東西呀，想不到我金大山今天栽到你老小子手裡。」

艾慈利刀一掄，道：「有道是，佛渡有緣人，鬼拉短命的，你個老小子，一開始盡打要我們命的主意，一心要送小爺進鬼門關，一副洋洋自得的鬼樣子，怎麼啦？你現在不窮嚷了？」

金大山怒道：「黑桃愛司，你也不必洋洋自得，道上那個不知道你才是個道道地地的要銀子也要命的吸血小鬼，金大爺栽在你手裡，但求一個痛快，小狗操，你他媽的快快下手吧！」

艾慈冷笑着對勞克說道：「大叔，你聽聽，人家要死得痛快些，娘的，我就是想不通，死還有痛快不痛快之分，約莫着他是想死得快一點，這簡單，咱們就用他那玩意兒，回敬他一顆吧！」

勞克笑道：「你眞是我肚子裡的蟲，哪！你再拿一粒去，不過我老人家心腸可軟，看不得別人悽悽慘慘的裝鬼叫，叫苦連天的可憐樣，你小子等我老人家躲得遠遠的，你再看準了下手。」

艾慈接過來，笑笑道：「就這麼辦，你老人家快快躲得遠遠的。」

勞克剛剛走出兩步遠，金大山已狂叫道：「不不！你們不能用我的東西，我不要那種死法，王八蛋，你們聽到沒有，老小子要另外死法。」

艾慈面無表情地道：「看你老小子怕了，大概中了毒火彈丸，死得一定轟轟烈烈，我倒想在你這一身細皮白肉身上，見識一下這玩意兒的厲害！」

金大山忙搖手，道：「不不！你若用彈丸糟蹋老子，我操你十八代老祖先，就算是死了，老子也要變成厲鬼找你小子算帳。」

艾慈捧腹大樂，道：「老小子，你連死也要挑挑揀揀的，叫我這操刀之人也無所適從而得不到殺你的要領。」

他來來回回的踱着四方步，正

欲回過身來的時候，突然……

本來不可能的事情，突然發生了。

因爲，就在他快轉過身來的刹那間，金大山竟然快得無與倫比的伸手在黑馬褂中摸出兩粒看來要大上一倍的彈丸，抖手向艾慈打過去，同時又在懷中掏。

於是，艾慈眸子的餘光已看到兩粒斑斑爛爛彩色彈丸，眼看着沾上身來。

一聲暴喝，身子急偏，前面一粒彈丸幾乎擦着他的藍衫飛過。

然而，金大山就是怕一粒不中，所以他又急打出第二顆，那一顆他並不擲向艾慈的身，却擲在艾慈的足下。

那眞是電光石火一般出現的危機。

幾乎也是間不容髮的一刹那。

就在遠遠未聞爆炸聲而近處先響中，艾慈貼地猛翻滾，隨着一身烈火，早已滾出了一丈外。

他長衫着火，不敢稍停，忙不迭的在沙地上翻滾着，然後雙腿彈起，人已閃向幾棵老柳樹後面。

這時候他發覺臉皮火辣辣的，手背上也有幾粒水泡，再看那一襲老婆做的長衫，早已破爛不堪。

一連聲的梟笑，金大山道：「王八蛋，你們誰還敢過來？嘿嘿……」

勞克繞過大樹走近艾慈，一看他那種狠狽樣，不由吃驚地道：「想不到這老火鷹的身上還藏有，可惡！」

艾慈喘口氣，道：「這老小子眞會掩飾，我眞的被他騙了，我本來在動腦筋弄他幾個銀子的，娘的，差一點要了我小命。」

勞克吃驚道：「你如果舉刀去殺他，難保你不會死在他前面。」

他伸頭看看金大山，又道：「他如果引發了身上所有的彈丸，他眞的拉你去當他墊背的了。」

艾慈刹時又恢復了平靜，他輕鬆地笑笑，道：「看來這回是敲不成銀子了，娘的，就算放生也難了。」

勞克道：「我看也是這樣。」

艾慈道：「眼下我並不缺銀子，留這老小子活在世上盡是害人，娘的，就叫他帶着他的銀子一併入地獄吧！」

他不打算在死人身上掏銀子。

他只向活的人要，如果金大山死了，艾慈也不會伸手去摸金大山的口袋。

他不屑於在死人的口袋摸銀子。

他緩緩的站起來，一橫身，他又站在金大山的前面數丈遠。

他要保持安全距離。

這一回他可小心多了。

冷冷的望過去，只見金大山雙手握着數粒彈丸，那大概是他身上的全部了。

艾慈的臉與手背痛得宛如刀割，那模樣兒就好像殘兵敗將，而令一旁的勞克邊笑，邊取出傷藥來，往艾慈的手中一塞，低聲道：「姓金的凶殘成性，宛如狠虎一般，我看你就送他歸西，如何下手，你自己琢磨吧！」

那不是傷藥，艾慈當然知道。

勞克緩步走開了。

他從來不在這種場合插手。

突然……

金大山厲吼道：「小輩，你也嚐到金大爺彈丸的滋味了吧，你的氣焰呢？你以爲挑斷了老子的脚筋，就可以使老子無法動彈而任你小子挑肥撿瘦的了，嘿嘿！我操你八輩子祖奶奶，你小子在做白日夢，你看，你看清楚，老子仍然還有彈丸，只要有一粒招呼上兒的身上，老子就撈回本錢而有得賺的了，來吧，王八蛋，你還等什麼？殺出個結果來吧！」

艾慈不開口，他只是在想。

金大山又嘿嘿笑道：「老子今年五十六，你今年有多大？小子你今年不會超過十七八，老子比你在這花花世界多活了四十春，與你同死可值得，老子已賺了你四十年，有什麼不划算的？」（未完・廿六）

寒夜屠龍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裏應外合殺韃子　沒收庫銀援義軍

上文提要： 來如風挾持七王府的方管事，目的要交換回被關押在七王府內的申屠仁等四兄弟，但忽必日兄弟不肯交換，來如風見智鬥不成，下了決心要耍狠的，決心要殺忽必日這三個王子。來如風便派人去通知花子幫的席美姬派人支援，另方面他則與來如聲、別小堪等幾個小兄弟策劃計謀，等待中秋節晚上進攻七王府……

來如聲道：「小豬過河呀，過了河母豬數小豬，數來數去少一頭，哈……」

張千立刻也笑了。說道：「娘的，這幾日急糊塗了，少了我自己的一件，唔，一共是九件，哈……」

「哈……」大伙都笑，張千起身便走，他走到門邊回過頭，又問：「我帶著九件牛皮盾再回來？」

來如風道：「你不用再回來了，你在附近的飯舖等我們，我們明天天黑便會趕到那兒。」

張千精神大了，宛似就快兄弟五人再團圓似的。

他走得十分快，廟門外還傳來張千的口哨聲。

* * *

來如風找個地方睡了，誰不睡呀，只有白爾壯，白爾壯的目光一大半落在花牡丹的身上。

花子幫的人眞會折騰，大約是剛過午吧，忽自太原北面的城隍廟場子一邊走出一批人來，這些人拿碗當樂器，幾十個花子幫扮成神鬼模樣，只一到了迎面的大街頭立刻便散開來。

他們有規律的每十人一個小組，邊唱邊還敲打著，仔細看，嘆，其中二人手上還提著竹籮子，籮子是用一塊白布遮蓋著，另外三人在敲碗，三個人之一人是神仙，另外兩人便是小鬼模樣了。

今天這是八月中秋團圓夜，太原城中只一過午便有店舖關上門，一家人準備過中秋了。

這時候只聽有幾處的花子們，分別往店家住戶門外站定後，先就開口唱起來。

他們唱的也好聽，有抑揚有頓挫，打拍子的是竹鑼，唱的人不說，另外還有接腔的。

「哎，月光光，人心慌，請問可憐漢家郎。

哎，心心慌，月不光，悲傷人兒漢家郎。

喲，受人欺，漢室殤，幾時才能挺胸膛。

喲，一更你吃團圓餅，吃過月餅你要響應。」

這時就有個追問的花子開口，道：「嗨嗨，嚮應什麼？」

唱的人頭一抬，道：「撕開月餅你當英雄。」

幾個人一組，邊唱邊逗，只見有些人家以爲是花子前來討小錢的，便打算送他們幾個小錢，豈知提藍子的立刻取出一個蔴餅遞上去，還笑唱：「平日靠門盡伸手，今天咱們回回手，掌櫃的，快收下，一更天再撕開了看，看了以後你就知道了。」

有些接了蔴餅的人要當面撕，早被扮神的花子阻止，道：「掌櫃

的，撕不得，洩露天機要命的。」

於是，這話一聽就沒人再撕開麻餅瞧了。

太原府城突然花子多了起來，每條街上少說也有花子一百多，然而仔細看，只有北街的七王府不見一個花子，而七王府的法事好像快收場了。

花子幫的兄弟們自前街到後街，挨家挨戶的送麻餅，太原府街早有人得了消息，那捕頭石老川心中就納悶，天下只有花子伸手索討的，怎會有花子送人麻餅的，這件事有蹊蹺，不查明是不可以的。

石老川自從挨了皮鞭之後，他早晚吃睡不舒坦，心中那股子恨就別提了。

現在，他得了消息走出街門來，他還眞的吃一驚，怎麼街上盡是花子幫的人。

石老川意味著要出事，他轉過一條街，迎面堵住幾個叫花子：「站住！」

幾個花子哈哈笑，其中一人道：「是官爺呀，幹什麼？」

石老川沉聲道：「這話應該由我問，你們這扮神弄鬼的幹什麼？」

那人哈哈笑道：「慶祝團圓節呀，怎麼的，這樣子也犯法呀！」

石老川一怔，冷叱道：「是不是犯法得容本捕查一查，查過以後當然會明瞭。」

那人手一擺，道：「捕頭大人呀，你查吧，咱們人窮志不窮，吃的雖是伸手飯，腰包也沒錢，可也心安理得睡得穩，不但夜來不怕鬼敲門，如是高了興，閻王殿上咱們還嚇鬼吶。」

石老川叱道：「嚇鬼？什麼嚇鬼？」

那人哈哈一笑，道：「鬼怕窮人呀，哈……」

石老川道：「盡是叫街耍嘴皮。」

他指著竹籮子，道：「什麼？」

那人笑笑，道：「麻餅呀，今天八月中秋嘛！」

石老川抓起一個麻餅，他往口邊送，光景要一口咬下一塊來，卻被一個花子抓住了。

「哎，別吃呀！」

石老川道：「怎麼啦？」

那花子哈哈一笑，道：「大人，你只一聽便明白了。」

石老川冷然道：「聽什麼？」

那花子立刻唱起蓮花落來。

「哎，月光光，人心慌，請問可憐漢家郎。

哎，心心慌，月不光，悲傷人兒漢家郎。

喲，受人欺，漢室殤，幾時才能挺胸膛。

喲，一更你吃團圓餅，吃過月餅你要嚮應。」

石老川眼一瞪，叱道：「娘的，你想造反吶！」

他雖然如此說，但他把手中的麻餅猛的揣入懷中，轉身便大步而去。

石老川的這個動作反而令幾個花子怔住了。

有個說唱的花子扮的是小鬼模樣，他帶著幾分憂心的道：「娘的，他會不會找來府衙捕快們前來抓人呀！」

沒人回答他的話，因爲無人知道這老捕頭會不會眞的去叫人來。

只不過幾個花子一商量，再看看滿街多是自己郎，便也不管那麼多了。

一旦拋去煩惱事，幾個花子又敲敲打打的唱起來，當然，他們仍然每一戶雙手奉送一個麻餅。

* * *

太原府城中有不少人家收到這麻餅，絕大多數人聽話的把麻餅收在供桌上，就等一更天才分食，但還是有人不等時辰到便把麻餅撕開來了。

只一旦撕開來，麻餅中的紙條也露出來了，只見紙條上寫的是「八月中秋殺韃子」。

太原府的人們早就恨透韃子們的囂張，只差機會沒有，有的人見了這字條，暗中在磨刀，再看看滿街都是花子郎，他們已猜到了這些花子不尋常。

也有的不打算在家中慶團圓夜了，紛紛的打道回鄉間，他們找地方去躲藏。

只不過還是有許多年輕人，暗中磨拳擦掌準備著大幹一場了。

一輪明月高高掛，宛似天上掛了一盞琉璃燈，照得大地一片明，有人就這麼說，爲什麼元朝完了是大明？正就是大放光明的意思，也是明朝眞正打倒元順帝是在關鍵的八月中秋大放光明夜，如果有誰去考証，大概也是這一段的史料最可取，要不然，你聽！

聽那幾個人走地有聲中，有人就這麼的開口：「今夜咱們要旋轉乾坤，在這大放光明之夜，爲中興漢室做出自己的成就來。」

這人話完，立刻有人嚮應，嚮應的人正是這人身後跟的幾個人。

「對，來叔，咱們今夜要爲漢室做些什麼。」

是的，來如風率領他的幾個年輕人趕來了。

他們趕來太原府城沒進門，他們繞道北城外，天黑不久才進城。

那高長老已等候在城門內不遠處，他見來如風幾人已混進城，暗中示意來如風，果然，來如風幾人便跟著高長老轉入一條小巷中。

來如風還遙遙看向遠方，遠方當然是七王府了。

高長老拉住來如風，他把手拍了兩三下，嘍，自暗中轉出批花子來，少說也有百十個之多。

這些人的手上除了有十幾個帶的是火種，另外的全是一根打狗杖，當然，也暗中藏了一把尖刀在身上。

來如風哈哈笑道：「高長老，他們都聽我的？」

高長老道：「這其中也包括我呀！」

來如風道：「你就免了，席幫主那兒少不了你的。」

高長老嘆口氣道：「好嘛，我高昇變成狗屎了，任你們踢來踢去呀，操！」

來如風也笑了，他拍拍高長老道：「也行，這些人由你去指揮，我這裡仔細說給你聽聽。」

他在暗中以手比劃，聽得大伙全點頭，於是，來如風手一揮，道：「各位，咱們不敢代表興漢一支軍，至少也可以稱得上是義民，我親愛的兄弟們，咱們把熱血洒胸膛，頭顱提在手上，殺！」

「殺！」

「殺韃子呀！」

這批人自小巷中衝出來了，只見他們一窩蜂似的往大街上衝來。

「殺韃子呀！」

原是百十個叫花子，但當他們就快衝近七王府的時候，也不知從什麼地方，一傢伙變成五百多之衆，這其中不少人手上舉著切菜刀。

這時候七王府還正在爲七老王爺做七七法會吶，見來了這麼多的人，還以爲是人們慶賀中秋團圓節吶！

只不過還未分清楚吶，嘍，這批人已衝近了，爲首的並非是來如風幾人。

爲首的乃是花子幫的長老高昇。

那高昇側身一聲厲叫：「兄弟們，熱血的漢家兄弟們，殺韃子呀，衝呀！」

「殺韃子呀！」

七王府門前的守衛七八人，這在平時是森嚴的，但在這五六百人之衆的前面，就好像河面的幾片浮萍，一下子便被淹沒了。

看吧，這時候才知道人多好辦事，人多之處有烈士。

* * *

七王府中傳出厲吼聲：「幹什麼的？造反吶！」

這吼聲引來厲吼，那七王府中地廣大，有人匆匆的把一批批弓箭手召了來，分別把守在三處通往後院的幾座大廳通路上，這些弓箭手放排箭，立刻有不少人被射倒在院子裡，便也阻住了殺往後面的人羣。

於是，火起來了，起火的不只一處，便王府後面也著火了，一時間火光衝天起，足可以與天上的月亮比亮光。

太原城中也有幾處起火了，三百多花子幫的人正在攻打太原知府衙門了。

太原也有一處守備署，卻也正與五七百花子幫的人幹上了。

只不過雙方幹了半個多時辰，太原府城已沸騰了，成千上萬的百姓走上街頭來，這光景眞夠玄，因爲連百姓們都造反了。

百姓們二更天不到便在麻餅中發現那紙條，一時間還帶著幾分怕，誰不怕抄滅九族呀，然而見這些花子幫的人能同官家對抗那麼久，便一齊開門出來了。

來如風率領著張千、白爾壯，還有來如聲六人，一路繞到了七王府的後院牆外面，花子幫也來了幾十人。

只見這來如風對後邊的十幾個扛著鋤頭的花子幫兄弟道：「就在這地方，挖！」

嘍，這原是有計劃的，來如風只想先把人救出來，然後他才能放心大膽的殺韃子，怕的是七王府中的三個陰狠王爺們，拿著申屠仁四人當擋箭牌。

來如風不率人直攻七王府，便是這個道理。

* * *

十幾個花子有力量，對著圍牆挖起來，挖過圍牆便是後屋，已聽得惡犬在長嗥。

來如風看看這一排屋子，他稍加思付便指著一排山牆，道：「挖，挖個洞來再瞧瞧。」

十幾個大漢立刻又挖起來。

只不過剛剛挖開個小洞，一頭惡犬的頭擠著要出來，正巧在張千身側，張千不加思索的一刀扎過去，口中厲叱：「去你娘的。」

「啊！」狗也厲嗥，便也引來一個大漢的吼叫：「什麼人？」

來如風手指一側，他對身邊的來如聲道：「一旦出現，不能手軟，殺！」

來如聲道：「堂兄，這話你交代好幾遍了。」

來如風叫人再換個位置挖，才挖一半，就聽前面有人大喊：「不好了，有人在挖牆根呀！」

這人叫得不是時候，因爲那兩批埋伏在後大院中的弓箭手三十人，剛剛調往前面支援去了。

「轟」聲起處，一堵小牆倒下來，就聽靠後牆的土炕上一聲淒問：「誰呀！」

這叫聲甫起，張千已大叫一聲道：「大哥，是我，我呀，我來拯救你們了。」

於是，張千當先奔上土炕，他只一瞧四位兄長的模樣，不由咬牙切齒罵道：「他奶奶的，好殘忍，拿人不當人呀，操他娘的。」

來如風過來了，他拍拍坐起來的申屠仁與丁大海，再看看另外的石虎與毛勇，他沉痛的道：「四位，恕我來如風來晚了，咱們快，先背你四位出去。」

他不等落淚的申屠仁四個再開口，立刻召來十個花子大漢，又道：「快，打開他們身上的鐵鐐，立刻背他們出去，這兒你們就不用再理了。」

來如風又對張千道：「你一路擔待，找個安全地方歇下來。」

張千道：「來大俠，我要殺韃子。」

來如風道：「太行五鼠已出盡力氣了，我來如風心存感激，你們還是快走。」

張千恨得直咬牙，他也只得和申屠仁四個在一起了。

* * *

就在這時候，遠處傳來幾聲厲吼：「快攔住他們，不能叫他們得手！」

他一聽便知道是忽必日的吼聲，來如風這裡當先跳出去，嚄，十幾頭惡犬撲來了。

對付惡犬來如風原本有一套，但幾十個花子衝出來了，花子幫的兄弟們平日裡最討厭狗了，爲的是「狗咬破」，狗也仗人勢，所以他們練的是打狗棒。

如今打狗棒用到正點子上了，只見十幾個花子掄起手上打狗棒，他們一個架式的塌肩弓腿，出手便對準惡犬的腿上掃打著。

還眞的有研究，只見這些惡犬不能跳，也是貼地撲咬，但打狗棒打在狗腿上，狗腿乃最脆弱地方，挨上一棒再撲就不靈光了。

這就是剋制，一般人舉棒自上向下打狗，便是打在狗身上也阻不住惡狗撲咬，花子幫的棒打在狗腿上，再厲害的狗也慘了。

花子幫的人來了幾十個，而來如風只要十幾二十個便成了，只要有人放火打狗就算幫上大忙了。

此刻，十幾頭惡犬挨了棒，跳不起來了，在遠處的敵人沒來之前，花子幫的人又出棒，棒棒打在狗鼻子上，可也把這惡犬打得汪汪叫就地滾。

來如風與來如聲幾人正大馬金刀的等來人吶。

只見，來人在十幾丈外站住了，這光景來如風也怔了一下，怎麼他們不過來？

抬頭看，七王府燒得火光衝天起，少說也有七八處之多，但來的人卻站著不動。

來如風把手一擺，他低聲的道：「除了我們幾個，花子幫的好哥們守在這兒別過去。」

他不放心的回頭猛一吼，又道：「聽到沒有？」

有個花子大聲應道：「咱們不放心來大俠獨往呀，叫咱們回去如何交代。」

來如風知道這是席美人的交代，但他卻大聲道：「兄弟們，來到這兒聽我的。」

「是，來大俠！」

來如風這才放心的與花牡丹六人往對面的一批人走過去，他也看清楚了，對面站的正是七王府的三個王子，其中還有七個武士與那方管事在內。

雙方這才剛看清楚，突聽忽必日厲吼如虎，道：「射呀，一個也不放過。」

立刻間，自他站的兩邊暗處，一排排的利箭直射過來，那眞是嚇人的排箭，不但來得猛，也是交叉的。

來如風還眞沒防這一招，見對方的利箭來得猛，立刻大吼一聲，道：「跟我殺呀！」

他當先拔身而起，人在空中便是七個空心觔斗連著翻，他落地出招，一氣呵成，手中已打出他的棒子來。

來如聲六人跟著騰空起，其中三人身上還帶著幾支箭未落下，顯然的，他們身上牛皮盾發生效果了。

忽必日也吃驚震退三步才舉刀，來如風一聲冷笑，道：「叫你這小子知道厲害。」

「彭」聲隨之而起，忽必日大叫一聲疾閃身，他還指揮著：「殺！」

方管事與幾個武士立刻出刀，那忽必日原想一邊閃，不料來如聲迎上來了。

「娘的，你還想走呀，今天你就歸天吧！」

忽必日大怒，立刻揮刀殺上去了。

花牡丹揮棒躍到忽必亮面前，她哈哈一笑道：「三小子呀，你在床上不行，武功更不行，你死吧，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呀！」

她這麼一吼，嚄，忽必亮火大了，這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不殺個結果誓不休。

弓箭手們一見這場面，箭是無法再射了，一個個拋去弓箭拔出刀，一聲狂吼：「殺！」十幾個韃子又擁上來了。

於是，留在後牆下的幾十個花子幫的兄弟們出手了，沒有利箭，他們是不怕的。

雙方立刻陷入一場狂殺中，便也聽得此起彼落的咒罵與厲嘷，鮮血在空中標濺著。

也不知是怎麼出的手，當來如

風掠過幾個人的頭上，一頭往忽必日撞去，還眞嚇得忽必日全身一震。

這是一個凶殘的人，當他面對死亡時候應有的反應。

要知再是凶狠的人，一旦他自己面臨死亡，自也是膽顫心驚的，忽必日當然也不例外。

忽必日側身揮刀疾殺，但他還是慢了一步，對付來如風這種高手，慢上小半步也休想逃過他的出招。

來如風左手疾扣，扣緊了忽必日的握刀右腕，於是，他咬牙冷笑了。

「娘的老皮，你同你老子差遠了，你只有殘忍，而殘忍的結果便是此刻這樣。」

忽必日尚未出聲，來如聲一棒扎過去。

「啊！」忽必日的喉管被扎，他只叫了一半。

「蹭」的一聲，來如聲拔出棒頭尖刀，他只一個旋身，忽必日已倒在地上不動了。

忽必月正在與別小堪對殺，當忽必日的慘叫聲傳來，忽必月就想逃，但他一直脫不出別小堪的棒子威脅範圍，他小子還眞的急了。

忽的，忽必月抱刀直往別小堪身上撞過去：「殺！」

別小堪拔身而起，他往忽必月的頭上閃過去，便也聽得「咚」聲起處，忽必月就沒聽出聲便撞在台階下不動了，忽必月的腦袋被打至開花了。

* * *

來如風站在那兒未再出手，他看著花牡丹對付一個忽必亮。

來如風對忽必亮沒好感，差一點上了這小子的當，此時他要看花牡丹如何收拾這忽必亮了。

便在這時候，忽的一團人影自半空中閃躍過來，這人好快的身法，直往花牡丹與忽必亮二人之間掠下，人尚未沾地，而忽必亮已尖聲嘷著往外撞去。

忽必亮拋下彎刀，雙手捂面，痛苦的在地上打滾哀號不已。

是的，白爾壯過來了，白爾壯打翻幾個韃子之後，一見忽必亮正與花牡丹過招不下，他看出這是出手的好時機，於是，忽必亮可也慘了。

花牡丹先是一怔，還以爲來了韃子吶，等他看到是白爾壯下的手，立刻哈哈笑了。

「喲，是你呀，你眞好。」

只這麼兩句話，嚄，白爾壯的精神也大了，他側目去看來如聲，豈料來如聲剛打翻一個韃子，他看到白爾壯在瞄他，不由手一指，道：「喂，牡丹妹的安危交由你白老兄了。」

白爾壯一聽發了楞，他聽不懂來如聲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他退出了？

就在這時，有十幾個韃子往這面奔來了，這些人的後面是一大羣花子與百姓，就聽有人厲聲吼：「攔住他們，殺韃子呀！」

「殺呀！」

來如風幾人抬頭看，火光衝天中這些韃子中間還有十多個是女子。

再看殺來的人，爲首的正是高長老，來如風迎上去大聲道：「前面的怎樣了？」

高長老一瞧是來如風，忍不住的哈哈笑，道：「來大俠，咱們成了……」

什麼叫成了？當然是一舉殺了許多韃子呀！

來如風抬頭看，火苗子發出「轟轟隆隆」啊，不由得厲聲道：「高長老，你們堵住這些人，如若投降，就免他們一死，分一批人快去救火呀！」

他叫起救火，立刻令花牡丹這些人一怔，怎麼此刻去救什麼火，燒光才是眞。

高長老大叫：「先把他們圍起來。」

他隨之轉身問來如風道：「來大俠，爲什麼救火，救的什麼火？」

來如風已拉過來如聲急問：「嗨嗨，我的小堂弟呀，七王府的寶庫在那裡呀！」

他這麼一提寶庫，便花牡丹、別小堪等也吃一大驚，花牡丹大叫：「快呀，快救火，不能燒了寶庫呀！」

風流丹幾人已舉著鐵棒奔向前面，道：「快隨我來呀！」

就在這時候，花叢中忽的人影兩個往外逃，齊向前走在前面，他一看便認出是方管事與一個武士，這兩人原來在混戰中扒在地上裝死，如今想要逃走了。

齊向前大叫一聲道：「站住！」風流丹也瞧見了，他早就想幹掉這個惹禍精，不由三個空心觔斗掠過去。

高長老吃一驚，那武士一刀斜劈過來，但這二人已是驚弓之鳥，毫無再戰的勇氣，雙方攔在一道花牆下，才兩個照面，就聽得兩聲「砰！」

方管事倒下了，那武士也倒下了，兩個人還瞪大了眼珠子呢！

於是，後院中傳來厲嘷聲，不少人圍殺著那十多個韃子，尤其是女人的尖叫更嚇人。

來如聲幾個奔得快，後面跟著幾十個花子幫的大個子，這些人聽說是找金庫，全來了。

是第五座大廳吧，來如聲指著

附近的火勢，道：「還好，這座大廳沒著火。」

來如風第一個躍進大廳中，他楞住了，因爲他發現大廳一角吊著一個人，那人只一瞧便知道是七老王妃。

來如風看得有些黯然，他衝著老王妃鞠了一躬，口中喃喃的道：「眞抱歉，改朝換代總是免不了血腥，犧牲也是難免，老王妃，氣數到的時候，便非是人力可以挽回的，你老多原諒了。」

那面，來如聲已拍著一道牆，道：「這兒，就是這兒地下面。」

於是，一傢伙過來二十多個花子幫的大漢，只見他們同心協力用力頂，一路還不停的一二三、一二三，於是，就聽「轟」的一聲響，一面牆倒下來了。

悲慘的事發生了，當牆倒下來的刹那間，就見這大廳上一陣晃動，自四面八方射出一排排的弓箭來。

弓箭每支一尺長，鋒利的箭頭閃亮著，就聽哎呀之聲不斷的傳來，二十多名花子幫兄弟全躺下了。

來如風幾人也吃驚，他們棒打又閃躍，有兩個人腿上也挨了箭，若非他們有護身的牛皮盾，只怕也免不了死傷的。

一陣勁射後靜下來了，來如風額頭冒冷汗，他這才想著西域巧匠必也爲七老王設下機關來。

來如聲大叫道：「快把中箭的兄弟們抬出廳外包紮呀！」

花子幫的人衝進來了，他們抬了挨箭的，死活全抬走，一個也不留。

齊向前與伍不銀二人的大腿上也中了箭，所幸並未有什麼大礙。

於是，又換來十多個花子幫兄弟，急急忙忙的挖土磚。

來如聲道：「堂兄，咱們快找馬匹來，也需蔴袋幾十個，裝了寶就上路，晚了怕有變。」

來如風道：「小堂弟，我把這兒的事情交給你了，你們幾個動腦筋。」他說完拔腿便走，而且走得很快。

來如聲一見這光景，他明白，他的堂兄必是去找那個花子頭席美人去了。

這時候，太原城中正有幾處幹得凶，太原守備的人馬出動了，大街上還眞死了不少人。

＊ ＊ ＊

城南門下有戰事，花子幫的人爲主力，爲首的是個女子，這女子的手上是一支青竹杖，別看是青竹杖，挨杖的韃子沒有一個是活的。

兩個武將左右殺，她仍然嘿嘿笑，她，可不正是席大美人呀！

現在，來如風來了，他大吼道：「我親愛的，南方的道路妳尚未打通呀！」

席美姬尖聲笑道：「就快了，倒是七王府的寶，你們怎樣了？」

來如風笑道：「快往馬上裝了，我來助妳一把。」

他忽的一個身法疾閃，嚄，尚未站定便把個武備打死在地，席美姬也不示弱，她一杖打得左側的武將當場昏死在地上。

於是，有一批花子幫的人自府裔出來了，王長老大叫：「府裔的人全逃了。」

於是，太原城中的百姓們歡呼了，抬頭看，月光正自頭頂放著極美的光亮，有人就叫：「唔，大明了。」

＊ ＊ ＊

一箱箱的金磚銀錠自地窖中抬上來，上來便往蔴袋裝，五十多匹馬全馱上，嚄，算一算便也算迷糊了，因爲太多了，算也算不清。

來如聲正高興著，嚄，花牡丹一高興抱上來了。

花牡丹把緊了來如聲，又是啃又是咬，高興得大笑道：「唔，太好了，太好了呀，咱們南方結婚去。」

她這是太高興了，可也令白爾壯看得大爲傷心不已，白爾壯幾乎嘔血。

白爾壯淡淡的一聲嘆，他轉頭往後院中走去了，他不再同來如聲與花牡丹他們一起了。

就在他剛躍過那段被花子幫兄弟們挖倒的圍牆時候，他猛的一怔，因爲他面前站了一個人，是個大和尚。

「哈哈，你終於來了。」

「你……你在等我？」

「是呀，你與我佛有緣，佛渡有緣人嘛。」

白爾壯嘆口氣，道：「大師，你等得眞是時候呀，也罷，我隨大師去五台山，我……人生眞的是一場空嗎？」

那知尚正是淨雲，他笑了：「人生不是空，人生都愛爭，爭來爭去才是空。」

「還不一樣呀！」

笑笑，淨雲大師回身而走，又道：「面對我佛，你會漸漸明白，人生不是空，你是不會懂的。」

白爾壯眞不懂，但他還是跟著淨雲大師去了。

＊ ＊ ＊

天上的月光更明亮了，半夜子時剛過不久，從太原那座大城門下一溜的奔出近百匹健馬，仔細看過去，有一半的馬背上馱著大蔴袋，蔴袋中裝的有糧食，但蔴袋中也裝了許多金銀珠寶。

這些馬匹的最前面正是來如風與席美姬二人，當然來如聲與花牡丹等人也出現在馬隊中。

已經快到陽曲了，忽見大道中央站著一個人，這個人把手張開來攔住了馬隊。

來如風等近前看，不由怔住了，因爲這人不是別人，乃太原府捕頭大人石老川是也。

太原城中他知道要出事，因爲，他此刻自懷中摸出一個撕開來的蔴餅：「各位，請指引一條明路吧！」

花牡丹笑道：「捕頭大人呀，你這是幹什麼？」

石老川道：「王八好當氣難受，我棄職不幹了，各位，石老川未忘自己是漢人呀！」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捕頭大人，你早知蔴餅中的字條了？」

石老川道：「不錯，但我沒向上報，我出城了，我也知道各位必往南行，所以我等在此地。」

來如風道：「可有意去南邊？朱元帥帳下少不了你的位子坐。」

石老川重重的點頭道：「各位，咱石老川幹了。」

「哈……」來如風與席美姬二人笑開懷了。

＊ ＊ ＊

前面看到汾水了，忽聽有人大聲叫：「等一等！」

這聲音一聽便知道是「鬧江鼠」張千的叫喊。

來如風手一舉，馬隊的人都站住了，他撥馬回頭等，於是，一輛大車緩緩的過來了，駕車的正是張千。

張千把車穩住，他對來如風道：「來大俠，咱們該是分手的時候了。」

來如風一笑，道：「車上的幾位如何了？」

大車上傳來申屠仁的聲音，道：「來大俠，咱們兄弟不去南方，聽說有位白前輩乃當年的『藥魔女』，已快把錢老的腿傷醫好了，咱們這就去請她伸伸手爲我兄弟四人醫腿傷，來大俠，這是來向各位告辭的。」

張千也笑笑道：「大難不死，我兄弟醫好便回太行山區了，再見了，各位。」

他就要抖韁繩往小道馳去，來如風跳下馬匹來，他一個躍身落在張千身邊，只見他一把銀票往張千的口袋塞去，道：「有傷總是少不了銀子的，收下吧，各位。」

申屠仁道：「來大俠，南邊義軍在拚命，這銀子……」

來如風道：「放心，咱們這次弄得夠，太行五鼠有義行，如果各位不收下，錢老就會罵死我，各位，代我在錢老面前道個謝，就說我祝他們老蚌生珠，老來得子呀，哈哈！」

「哈……」聽的人全笑了，六十快出頭的婦人，還想生子呀，奇聞！

大伙正在笑，突聽大車內的申屠仁笑得十分怪異，他笑罷大聲道：「來大俠，希望早日喝你與席幫主二位的喜酒呀，哈……」

來如風已回到了席美姬身邊，他衝著席美姬一笑，道：「我的大美人呀，聽到沒有，還有人等喝咱們喜酒吶！」

席美姬哈哈一笑，道：「有什麼好吃的，咱們早就結過婚了，只是他們不知道罷了。」

一邊的花牡丹吃一驚。

來如聲笑問：「堂兄呀，怎麼我們不知道？」

來如風哈哈笑了。

他爲什麼笑？想也知道那是因爲他與席美姬只差沒拜花堂，周公之禮早已是歷史陳跡了。

＊ ＊ ＊

花牡丹有些黯然的半天不開口，因爲她早已發覺少了一個仰慕她的人走了。

那個人正是白爾壯呀！

（全文完）



上文提要：君不邪等四兄弟在柳條溝又打了一場勝仗，不過他的三個兄弟均受了傷，幸好山海幫李大山送藥及吃的來慰問。張小燕半夜來告，其父被白虎堂的人殺了，君不邪悲憤之下獨自闖到白虎堂浦口分堂去報仇，誓要殺程定遠。但白虎堂的人暗中請來了「海上漁隱」段昌洪來幫手，段昌洪左右銀網雙管齊下，君不邪終被網住……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義海搏命

告慰亡魂了心願　巧施妙計索巨銀

院中也傳出脚步聲：「誰呀！」院門外的聲音帶着無奈，道：「桃兒，是我！」

立刻，院門拉開了，那姑娘披着一件長披衣，抬頭一看幾乎要叫出聲來了。

「天爺，是阿邪呀，快！」

這桃兒，先關門，後扶人，攙着君不邪進了門。

她不敢大聲叫，壓着嗓門叫：「快來呀，是阿邪少爺回來了，他……」

房內衝出小桃紅，另一房中也衝出蘭兒姑娘。

君不邪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他咧着嘴巴吃吃笑。

那小桃紅走上前，舉着油燈仔細看。

「我的媽呀，你被甚麼人打成這模樣？」

蘭兒已落淚，道：「把阿邪打成爛人了！」

小桃紅急叫道：「你二人快去先弄來一碗鴨蛋青，他這是鞭子打的傷。」

蘭兒桃兒忙壞了，又是找鴨蛋，又去找傷藥，小桃紅指着君不邪道：「你，好日子你不過，偏偏打打殺殺的，殺來殺去怎麼樣，你受罪，我心疼。」

苦澀的一笑，君不邪道：「我已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回頭？難了。」

小桃紅道：「誰說的，你只要點個頭，咱們買條船出江入大海，海島上去過神仙生活！」

君不邪笑笑，道：「聽起來我好像已成神仙了！」

他深深嘆了一口氣，又道：「在山哥、張川兄，他們都不能白死，還有幾位老前輩，他們的問題更多，不能一走了之。」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若是那種人，你只怕也不會對我另眼看待了。」

小桃紅有些黯然了。

君不邪道：「這一回我差一點死掉！」

小桃紅道：「你命大，死不了。」

君不邪道：「我只有到你這兒先把傷養好。」

小桃紅有些悲傷地道：「看你這身傷，比挨刀扎還叫人難過。」

她忽的又問：「對了，屠仁三個呢！」

她還吃驚的又道：「你都傷成這樣，他們三人是不是完蛋了？」

君不邪道：「還好，他們三個躲在一個十分隱蔽地方，也在養傷。」

「他們也受傷了？」

「而且傷得比我重！」

小桃紅楞然了。

＊　＊　＊

君不邪身上幾無完膚，所幸運的乃是他在「江上漁隱」段昌洪的銀網中被鞭打的時候，拚命以雙肘護住一張臉，如果臉皮被皮鞭抽爛，君不邪心中明白，他就會變成個小花臉了！

不論如何，在小桃紅爲他身上抹藥的時候，仍然忍不住落下淚來。

小桃紅憤怒的道：「眞是拿人不當人，那有這樣的打人手段呀，狠心狗肺呀！」

君不邪却笑了，道：「我有賺，尹大姐，我殺了程定遠，我殺了他父子二人，我有賺頭！」

尹大姐，那是君不邪對小桃紅的稱呼。

如果君不邪稱她一聲阿姨或乾娘，小桃紅會高興得三天閤不攏嘴巴！

君不邪也明白，小桃紅在這秦淮河上打滾快三十年，當年艷名四射，秦淮名妓小桃紅，那時候她是又會琴又會棋，又會書來又會畫，而公子哥兒都迷她，如今是，三五年之後就半百徐娘的了，身邊就是缺兒子。

十年前她就喜歡君不邪，那時候君不邪只有十三四歲小年紀，已經在南京碼頭是小混混了。

君不邪雖然出身不怎樣，人緣好見識廣闊，便也交了幾個知心的好朋友。

常在山幾人就是他的好朋友。

他常說，兄弟朋友是拿來做甚麼的？可不是光他娘凑在一塊喝吃玩樂就算了！是兄弟就要眞心關愛，有難大家搶着當！

君不邪就是這種作風，他才眞正交了好朋友。

尹大姐也就是他交的知心朋友。

小桃紅也眞心呵護着君不邪，別的不提，只這兩天爲君不邪這一身鞭傷，小桃紅幾乎是衣不解帶，髮不拉散的守在君不邪的床邊！

小桃紅指揮着兩個女兒跑進跑出，忙東忙西，把最好吃的也做出來！

君不邪十分感動，只不過他不掛在口邊上說「謝謝」，那樣，小桃紅就不高興了。

就在第四天二更剛過，君不邪起來了。

小桃紅雖然逼着君不邪再答應他睡三天，但君不邪却不能留下來。

君不邪如果不是心中塞滿了許多事情，他眞願再住上一年半載的不出門。

「尹大姐，我是個浪子，你對我好，疼我，關愛我，我心中感激，只不過……」

小桃紅道：「阿邪，誰要你感激，只要你答應我，好好的活着就夠了。」

君不邪道：「尹大姐，誰不想長命百歲，誰就是他娘的烏龜王八蛋，可是我阿邪一頭鑽進刀叢裡，我還不就是爲了活命才拚命！」

他抖抖身子，又鬆散一下四肢，笑了。

君不邪吃吃一笑，又道：「娘的，皮鞭雖狠，不傷筋骨，如今我不是又好端端的了？哈……」

「你還笑得出來呀，眞是的！」

君不邪抓起他的「火眼寶刀」往後腰插去！

這把「火眼寶刀」比之他的單刀短一尺，但是，聽介子仁說的，這把寶刀有削鐵如泥的功能。

既是寶刀，那比之他的單刀可就强多了。

小桃紅有些無奈的道：「天一黑下來，你就要走？」

君不邪道：「天已經黑了！」

君不邪走過去，他衝着二女吃的一笑，道：「這幾天眞苦了二位姑娘了，沒得說的，早晚我爲二位打造一套金首飾送來！」

蘭兒已忍不住抹淚了！

那桃兒木然的道：「君少爺非走不可？我娘好傷心，你每次走後，娘總是不吃不喝的哭！」

君不邪猛回頭，可不是，小桃紅雙目又見淚！

暗中猛咬牙，君不邪突然往院門外走了。

他不能再留下來，他有許多事要去辦，還是把兒女情長暫放一邊吧！

＊　＊　＊

君不邪心中想着一個人，所以他非走一趟不可。

君不邪心中的那個人不是別人，乃「繩上飛燕」張小燕是也！

自從幾天前，張小燕自閻王灘附近的岸邊回去以後，大概在爲她爹張班主辦喪事了！

聽阿燕說，張班主是被他的徒弟自江中打撈上岸的，張班主就死在程家父子二人之手。

夫子廟附近有個大雜院，院子裡住着每日在夫子廟前拉場子的江湖人物。

張小燕一家就住在這個大雜院中四間屋！

君不邪走暗巷，他不走大街上，如今是在南京城，他不想碰到官家的人，尤其那個捕頭佟大年！

走過夫子廟後街，那片大場子上早已不見人影了，君不邪輕悄悄的站在那個大雜院附近的屋簷下，他這才發現大雜院中間的屋子是開着門的！

仔細看，有兩個女子跪在門下

面，一身的素白衫褲，頭上纏着帶白花的白布帶！

君不邪看得心中一沉。

他慢慢的走過去了，迎門擺的是供桌，素果兩盤冥紙一堆，兩個紙紮人又分別站在供桌前！

不用猜，那就是張班主的靈柩停放在門內面！

輕悄悄的走過去，君不邪又輕悄悄的跪在兩個女人的身後面。

他叩首三次未站起，口中喃喃：「張大叔，我已爲你報了仇，江湖行很辛酸，願你早升天！」

忽的，前面女人後面看，其中一女張開兩臂使力的把君不邪抱住。

「阿邪哥！」

那女子正是張班主的女兒張小燕，一邊的女人是張小燕她的娘！一個殘廢的女人！

二更天已過，母女二人這是前來守靈的！

君不邪木然的道：「張大叔可以瞑目了！」

張小燕哭道：「還以爲你被人殺了，他們傳言是這樣的，我嚇死了！」

君不邪道：「我是那麼容易死的嗎？姓程的却被我一刀把頭砍掉！」

「嗚……」

張小燕回身伏地大哭。

她娘也抽泣不已的拍拍君不邪。

張小燕對着靈柩哭道：「爹，你聽見了嗎？是阿邪哥，阿邪哥出刀爲你老報了仇，是阿邪哥呀……」

君不邪有些傷感的道：「阿燕，我也只能做這些了，妳得多體諒！」

他叩個頭站起身來，打算就要走了。

他更關心閻王灘的三個好兄弟。

張小燕忙一把拉住君不邪，道：「你等等！」

張大娘也吃力拄杖起來了，她對君不邪道：「阿邪，你跟我母女來！」

君不邪道：「有事？」

張大娘道：「同你商量！」

三人到了一間小房中，房中不燃燈，三人就在黑暗中拉了椅子坐下來！

頓了一下，張大娘有些黯然的道：「阿邪，我們班子裡一共二十七個人，阿燕有三位師兄，他們見他們師父被害，好像寒了心，打算埋了師父就去投軍了！」

君不邪不出聲，他仔細的聽。

張大娘又道：「投軍也是正路，我不攔他們，只不過班內還有娃兒十五個，一大半都是孤兒，所以……」

君不邪道：「張大娘，這個班子不能拆，挺下去！」

一邊的張小燕道：「阿邪哥，上回你給的銀子，我們一年半載用不完！」

君不邪道：「三位師兄要走，每人送他們一百兩銀子，至於十五個娃兒，留下來，阿燕的功夫也不錯，教他們，日子還是要過下去的。」

張大娘道：「娃兒的功夫我教，阿邪，我的意思是，你同阿燕二人有感情，如果你帶她遠走高飛，我這個做娘的祝福你們，別爲我身子帶殘擔心事！」

張小燕一聽，立刻哭倒在她娘的懷裡。

「娘，我怎麼能丟下你走啊！」

「傻孩子，你總是要嫁人的。」

君不邪開口了。

「張大娘，照說，我此刻應叫你一聲娘才是，不錯，我與阿燕有感情，只不過……」

張大娘雙目一亮，道：「不過甚麼？」

嘆了一口氣，君不邪道：「不過眼下我走不了！」

他搖搖頭，又道：「有幾件事情必得辦好了才能走，而且也是十分冒險的事情，大娘，咱們都是江湖人，江湖兄弟們除了傲骨與霸氣之外，那就是少不了義字！」

張大娘以手示意，道：「我明白，我瞭解，阿邪，去辦吧，事情辦妥你再來，我的阿燕等着你。」

張小燕抹着淚，她悲哀的道：「你要小心啊！」

淡淡一笑，君不邪又摸出幾張銀票，道：「阿燕，替我保管着，也許將來咱們成家用得着！」

他是怕張家母女不收，才如此說。

張小燕當然也明白，只有這樣，她才會伸手去接。

君不邪有些如釋重負的吁了一口氣，然後灑脫的往門外走去，走得似乎了無牽掛！

他必須灑脫的表示不在乎，那是以行動來安慰跟在他身後走出來的張小燕。

就在暗角地方，張小燕忽又抱住君不邪哭了。

笑笑，君不邪道：「回去吧，別叫大娘傷心，記住，日子總是要過的！」

如果說他不傷感，那就錯了，有人也這麼說過：「英雄也怕情來磨！」

要不然，已走遠方的君不邪，却伸手狠狠的在臉皮上抹了一把淚水甩在地上。

他只是不想叫張小燕看着他傷心吶！

＊　＊　＊

君不邪既然又進了南京城，有個地方是要去的。

君不邪這些天也覺得自己夠窩囊，打打殺殺已有多次，眞要辦的事情却又一件也未辦成！

先是常在山死得寃，再就玉獅子是假的，然後張川死得夠可憐！

這些事說來說去都是因爲玉獅子！

於是，君不邪想到了趙其田開的當舖了。

是的，趙其田還有九萬兩銀子沒給他，雖然是狠了些，但事情還是由姓趙的而起。

如果姓趙的不把玉獅子交還那「天南瘋虎」王偉山，就不會有閻王坡的那場狙殺，至今天下太平！

君不邪越想越火大，他走地有聲的到了趙家當舖的台階下。

先是左右看一遍，二更天快到了，但這一帶不見人，君不邪走到台階上，他推開了門站到那個小小櫃枱邊！

小窗內有人聲：「甚麼事？」

君不邪猛抬頭，嚄，裡面的人一瞪眼！

「是你！」

那人不是朝奉，更不是趙其田，那人是當舖的管帳！

君不邪道：「叫趙其田出來！」

管帳的忽然低聲道：「好兄弟，快走吧，咱們東家正在同佟大人喝酒吶！」

「甚麼佟大人！」

「就是府衙的捕頭佟大年呀！」

君不邪道：「好呀，趙其田攀上官府狗腿子了！」

他忽然厲叱：「姓佟的帶來幾個人？」

「四個！」

君不邪道：「他們常來？」

那管帳的道：「差不多三日一小筵五日一大筵！」

冷冷一哂，君不邪道：「告訴趙其田，我在柳條溝住着，就是這幾日，我等他把九萬兩銀子送去，否則，不定何時，我殺他全家再燒他的坑人當舖！」

他說完走到門口又回頭，「我的船在江邊等着我，我們連夜回柳條溝，趙其田敢叫官家知道，他死吧！」

君不邪匆匆的走出當舖去了！

他好像匆匆忙忙的趕路出城了！

管帳的嚇壞了，拔腿就往後面跑，後院有個大客廂，裡面擺的是酒席，趙其田與另一朝奉坐兩邊，有五個官差圍着坐，正中央果然坐着佟大年！

這些天爲了追捕君不邪四個，姓佟的幾乎把南京城翻個身！

辛苦是辛苦些，只不過也受了幾處熱烈的招呼，北門的徐家賭坊，東門的李寡婦賭坊，秦淮河上幾處大畫舫，還有福壽街的酒家七八處……

佟大年心中高興，對於君不邪幾個，他是又愛又恨……

爲甚麼說愛？

那當然是有了他們的搗亂，當捕快的才有肥水！

世上若都是老好人，那只有捕快當强盜吧！

＊　＊　＊

客房中大伙正喝個八分醉，管帳的跑來了。

「佟爺呀，別喝了，那個小子出現了！」

佟大年瞇起半醒不醒的雙眼，道：「甚麼小子出現了？怎不說清楚？」

管帳的道：「就是那個訛詐我們東家十萬兩銀子的那個叫甚麼邪不邪的小子呀！」

他這話一出口，趙其田的臉色也變了。

「佟爺，快去抓呀，我姓趙的索命鬼上門了！」

忽的拔出刀來，佟大年大吼一聲！

「走，咱們去逮那小王八蛋，死活不論！」

他走地有聲，一路噢噢狂吼！

四個捕快緊跟上，四個人心中在罵人。

他們當然是罵君不邪，早不來晚不來，他四人當班才來到，找他們倒楣嘛！

就快出當舖門了，佟大年又問：「那小子是一個人嗎？」

管帳的點頭道：「他是一個人！」

「去了那個方向了？」

「出城去了，他臨去有交代！」

「交代，他交代甚麼？」

管帳的道：「他要咱們東家把欠他的九萬兩銀子送去柳條溝，還要盡快的送去，因爲他們四人不久等，否則他們隨時來殺人！」

不能叫他再逃掉。」

佟大年率領他的手下四人發一聲喊往江邊追去了。

＊　＊　＊

「快關門，娘的，南京城已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了，那小子膽子眞大。」

這是趙其田的聲音，他與另一朝奉又往後院走去，因爲客廂中酒席吃一半。

那朝奉對趙其田道：「東家，你以爲姓佟的能保護我們平安嗎？」

趙其田道：「至少那玩意是平安的。」

他這話又是什麼意思？

附近無人聽得見，便是聽見也

不知他說的什麼。

就在二人剛走入客廂中，忽的兩扇廂門關上了。

趙其田燈光下看，嚇得一瞪眼。

那個朝奉張口沒出聲，全身已在哆嗦了。

趙其田哈哈的道：「你……是怎麼進來的？」

那個人不是別人，他當然是君不邪了。

君不邪却指着滿桌酒菜，道：「坐下來，我也餓了，咱們三人碰杯。」

那地方人叫乾杯爲碰杯，而君不邪又表現得十分客氣的模樣，就彷彿他是主人在待客。

趙其田道：「好好，咱們三人碰杯。」

三個人坐在桌邊上，君不邪舉杯道：「乾！」

「乾！」

三人不但乾杯，還哈哈笑，只不過三人之中只有君不邪是眞心在笑。

趙其田笑得比哭還難看。

君不邪很快的吃飽了，他還拍拍肚皮一笑。

「趙東家，你欠我的銀子九萬兩，該給我了吧？」

他雙目忽的一厲，又道：「姑不論你在過去如何的坑我害我，我不再追究了，便是你把佟大年搬請來，我也一概不再追究，只要你乖乖的把九萬兩銀子交出來。」

他笑笑，又道：「當然，你如果把我押在你這兒的玉獅子還我，那是最好不過。」

趙其田幾乎想哭。

君不邪又道：「如果你今天還交不出九萬兩銀子，娘的，我從今天開始照你們當舖的利息加算，這九萬兩，每個月的毛利是多少哇？」

那朝奉一邊不開口，臉色灰蒼蒼了。

趙其田咬咬牙，道：「好，我把銀子給你。」

他轉身要走出大客廂房，君不邪立刻緊跟上。

趙其田道：「我放銀子地方你別去。」

君不邪道：「好，我不走，只不過你若再玩什麼花招，咱們是新帳老帳一齊算，殺人放火我都幹。」

趙其田道：「二大爺，你厲害，我不玩什麼花樣了。」

君不邪指着朝奉道：「坐下，坐下，陪我再喝酒。」

那朝奉眞聽話，一屁股又坐下來。

* * *

果然不久，趙其田取來一大把大張銀票，他重重的放在桌上，道：「九萬兩，一個子兒也不少。」

君不邪道：「姓趙的，個王八蛋，東門外菜園張就是用了你這種銀票，才被銀號通報官家，害得一個老實人被拉去砍了頭，單就這回事，我就想宰了你。」

趙其田急搖手，道：「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你說過不究既往的，是不是？」

君不邪道：「我是說這些銀票不能再上你的當，否則，你死定了。」

趙其田道：「再也不敢了。」

君不邪笑了。

「有了銀子，我們方能平安的住在柳條溝，哈！」

只見他忽的轉身，一衝而上了屋頂，他從房上走了。

到了這時候才發覺房頂有個大洞。

朝奉急急的道：「快去叫佟大人呀，這小賊！」

不料趙其田却冷靜的道：「省省吧，我也想通了，這銀子非花不成，哈！」

他笑得令人不解。

趙其田笑着，又道：「還是値得，哈！」

朝奉忽的也笑了。

趙其田道：「這種事靠官家是不行的，佟大年也是個飯桶，就叫他在江邊喝西北風吧，哈！」

江邊已刮西北風了，眼看着秋去冬要來了。

* * *

「哈！」

這是捕頭佟大年的笑聲。

佟大年五人根本沒出城，因爲他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君不邪的功夫奇高，非一般小賊小盜可比。

佟大年不是傻子，便是追上君不邪，他明白，挨刀的是自己。

那年頭誰願意挨刀？

更妙的是佟大年還眞是一頭老狐狸。

就在他快要出城門的時候，他又率人退回來，而且還退到趙家當舖附近。

「兄弟們！」他得意的對身邊四捕快說。

「大人！」四捕快很高興，那是因爲不出城去追那個連他們也害怕的君不邪。

佟大年指着趙家當舖，道：「你們知道三十六計中有一計叫他娘的『調虎離山』之計嗎？」

有個捕快嘴巴快，立刻應道：「有！」

佟大年笑笑，道：「我爲什麼不出城，那是因爲我想到了這計呀，那個心狠手辣的小王八蛋，他對管帳的來個虛晃一招，說是去了柳條溝，然後把我們騙走，他小子

便再找上趙老板。」

他嘿嘿笑着指向當舖，又道：「那小子說不定正在咱們那桌酒席上吃喝吶，個王八蛋！」

還眞叫他猜中了。

果然公門中的老狐狸！

有個捕快急道：「可能呀，咱們來個『去了去了又回頭』，立刻殺進去。」

佟大年一瞪眼，叱道：「殺進去？你有本事拿下那潑皮呀，我操，趙其田是你爹？」

那捕快頭一縮，不開口了。

就在這時候，忽見屋脊上躍起一團黑影，兩個拔高提縱間，不見了。

佟大年也吃驚，他就沒有那麼高明的輕功。

兩個捕快也看到了，四個人張口結舌不吭聲。

是的，君不邪就在那個時候衝天而起，他走了。

* * *

佟大年原打算明哲保身的，但他思忖了一下，便對四個捕快點點頭。

「走，去找趙老板。」

四個捕快沒意見，立刻跟着佟大年往趙家當舖走去。

有個捕快走在最前面，他伸手去拍門。

「開門！開門！」

屋內的人急急問：「又是誰呀？」

「佟大人來了。」

屋內立刻有人拉開門，那人是管帳的。

「哎呀！佟大人，咱們……」

「上當了，是嗎？」佟大年不高興的說。

「你大人也知道上當？」

佟大年道：「我們五個人拚命追趕到江邊，江邊什麼也沒有，一想不對，爲了趙老板，咱們又拚了命的趕回來了，人呢？」

這時候，後面的朝奉與趙老板也來了。

「佟大人，咱們都上那賊子的當了。」

朝奉說着，指指後面，又道：「屋頂被掀個大洞，敲了咱們東家九萬兩銀子逃往柳條溝去了。」

一聽九萬兩銀子，佟大年猛吸大氣。

「趙老板，你可眞捨得呀！」

趙其田哭喪着臉，道：「我若不給他，他殺人又燒房子，你們又不在，我……我眞正應了那句話，『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呀！」

佟大年道：「那小子們眞的去了柳條溝？」

趙其田道：「錯不了，他們幾個一直藏在柳條溝。」

佟大年冷冷道：「難怪了，行文書圖各處，一點消息也沒有，原來他們躲在那個鬼地方。」

趙其田道：「佟大人，如果能把我的失金追回來，我拿出一半送給大伙作慰勞。」

佟大年第二次心動了。

第一次心動是聽了九萬兩銀子，他心想，他只要有個三兩萬兩的，他這賣命的捕頭也不必幹了。

如今又聽要分一半，九萬兩的一半就是四萬五千兩呀，如果不卯足了勁的幹，那才眞的是個豬。

佟大年當然不想當豬。

如果他是豬，也許當不成南京的總捕了。

佟大年大巴掌猛一拍，道：「趙老板，這麼辦，我立刻回府衙上稟，咱們派人馬去圍剿，不就是四個潑皮嗎？非抓到他們不可！」

趙其田大樂，道：「抓到了就地砍頭。」

佟大年哈哈冷笑，他轉身往外走，趙其田追上去，一張票子塞過去了。

佟大年的冷笑也變了，變得像隻不咬人的狠狗一樣：「這，這怎麼好意思，事沒辦成先收你的……這……」

趙其田道：「收下吧，柳條溝離此幾十里，兄弟們路上喝茶水。」

佟大年就像收帳員似的，十分自然的把那張銀票揣入懷中了。

如果有人要問他收的什麼錢，佟大年就會說，那是勞軍款。

* * *

君不邪五更天未到，人已過了江，他是花幾倍銀子才找到一條小船，把他送過江來的。

因爲他的小舟，那條適合進入閻王灘的小舟，還停在浦口上游幾里處的草叢岸邊中。

君不邪不再進入浦口大街了，他找了小舟往江中划。

大江今天起風浪，那小舟一顛一簸的在大浪之間忽隱忽現，看上去十分驚險。

單只是過個江，往上游划，君不邪就費了好大力氣，直到過午才接近閻王灘。

君不邪算日子，前後離開整五天。

他相信經過這五天的休養，牛天剛幾人的傷應該好了，至少可以走動了。

君不邪帶着幾許傷感。

傷感對他而言也許是過份了些，但人人有悲哀的時候，君不邪自不例外。

君不邪不爲別的想，如今他的親人也只有屠仁三個了，他內心中早在掙扎，爲什麼要他們三個陪自己去挨刀？

他以爲是不公平的。

他以爲牛天剛等人圖的是什麼？

除了那個義字之外，還會有什麼？

有幾次，他試着想叫李凱三人離開，均被拒絕，就好像四個人已眞的成了命運共同體。

實際上也正是如此，便是死了的常在山與菜園張二人，也是他們這個小小組合的共同體一份子。

君不邪心中一直未放棄，要爲死了的常在山做些什麼，更要爲張川做些什麼。

「咯蹦」一聲咬牙，君不邪喃喃的道：「這是個機會，是爲在山哥、阿川哥二人做些什麼了。」

他一旦心中有了決定，小舟蕩得快，如箭一般的衝入一片茫茫霧氣裡不見了。

君不邪衝入閻王灘了。

閻王灘依舊那麼陰冷潮霉，暗無天日，野鳥在呱噪，江水在拍打，君不邪忽的吹了一聲胡哨。

君不邪已進入沼地三里縱深了。

「嗚……咕……」

有回應了，君不邪一聽便知道這是李凱吹的胡哨聲，他微微笑了。

「是阿邪嗎？」

「我回來了。」

「他媽的，你快把哥兒幾個弩死了，你跑去那裡了，怎不留下話？」

這是牛天剛的吼叱。

漸漸的，雙方已看清對方了。

牛天剛三人擠的小舟，看上去快要沉掉的樣子。

屠仁甚爲不悅的道：「眞不夠意思，丟下咱們三個不管了，像話嗎？」

李凱道：「這幾天你又去轟轟烈烈了吧？幹出什麼成績呀，說出來，大伙也樂樂。」

君不邪只是笑，當他把小舟拴在樹根上的時候，李凱躍上小舟。

君不邪的臉色忽的灰暗起來。

「娘的，程定遠那個老東西，他們把阿燕她爹害死了，你們說……」

牛天剛三人齊吃驚。

李凱道：「那天阿燕在呼叫你，就是爲了她爹被人害死之事了？」

屠仁大罵：「操他娘！」

君不邪道：「我的好兄弟們，先別說別的，你們身上的傷如何了？」

牛天剛道：「阿邪，咱們沒有一人殘廢的，你操這個心幹什麼？」

屠仁道：「最大的刀口子也結了疤。」

君不邪道：「你們這兩句話，是我最高興聽到的，我眞的放心了。」

李凱道：「原來你去殺程定遠這老狗呀？」

君不邪點點頭，道：「我也遇上凶險，差幸沒死掉，躺在小桃紅家中養傷。」

牛天剛大吼：「他媽的，什麼人殺你？」

君不邪便把這幾天的遭遇說了一遍。

哥兒幾個聽了還是介子仁老夫婦二人救了君不邪，牛天剛三人樂了。

牛天剛笑道：「眞想不到那個玉獅子會把這些老江湖也牽扯出來了。」

李凱拍拍大腿，道：「我如果不把眞的玉獅子弄到手，我他娘的就不叫神偷李凱。」

牛天剛道：「你不叫李凱叫什麼？」

李凱道：「就叫我王……」

牛天剛道：「王八蛋！」

李凱道：「就這麼說定了。」

屠仁道：「且聽聽阿邪說下去。」

君不邪便又把趙家當舖之事說了一遍，隨之，他自袋中摸出一把銀票，又道：「咱們每人少不了銀子，每人拿去一千兩，我打算再爲在山哥的家中送去些銀子。」

屠仁道：「咱們用不到，就送在山哥家裡吧！」

他此言一出，另外兩人也點頭。

君不邪道：「上一回我已送去銀子了，在山哥他娘還不打算收，太多了並不好，你們也不能身邊缺這個。」

他每人塞了一張大票子。

他忽的一瞪眼，又道：「咱們爲在山哥與菜園張報仇的機會來了。」

他此言一出，牛天剛三人齊都精神一振。

屠仁道：「甚麼機會？」

君不邪道：「我在離開趙家當舖時候，我丟下一句話，我說咱們哥兒四個就住在柳條溝于大戶的凶宅中！」

他嘿嘿一笑，又道：「那趙家當舖失了這麼多銀子，當然會把我們的行跡動向告訴官府，想那佟大年與惡師爺二人絕不會輕易放過咱們。」

李凱道：「阿邪，你是說佟大年與惡師爺會派人馬去柳條溝圍殺？」

君不邪道：「如果你是佟大年，你會不會幹？」

李凱道：「當然幹！」

牛天剛道：「怕他不幹！」

屠仁道：「捕快死了十多，他

早想生啖活吞咱們哥兒四個了。」

一笑，君不邪道：「所以，咱們爲在山哥報仇的日子終於到來了。」

李凱道：「說了半天原來還有這一仗要幹，咱們還待在這兔子不拉屎，狗兒打噴嚏的鬼地方幹甚麼呀！」

牛天剛道：「咱們這就快出這閻王灘，趕往柳條溝去佈置。」

屠仁問君不邪，道：「阿邪，你有甚麼計劃，還有甚麼計較，說出來咱們哥兒們盤算盤算！」

君不邪道：「我琢磨過了，咱們只有這四個人毛，官家再出動，必是大隊人馬，所以咱們要多動動腦筋了。」

牛天剛已叫了。

「走，走，一邊走着一邊說。」

他與屠仁同一條小舟，當先往幾里外的閻王灘出口划出去了。

那屠仁划着小舟，君不邪道：「咱們就利用于大戶的大宅院，同官家幹。」

他想了一下，又道：「奇襲！」

屠仁聽得哈哈笑了。

他邊笑邊道：「反正他娘的這年頭分不清捕役與强盜，官兵與土匪了，那個貓兒不吃腥呀，操！」

君不邪道：「所謂奇襲，自然與上一回咱們折騰石升與程定遠那些雜碎們不同。」

他把聲音放低，道：「等到了柳條溝再說了，屠仁，我累了，這划船之事，你偏勞了。」

屠仁道：「你是該好好睡一覺了，折騰了一天一夜，恁誰也吃不消。」

君不邪是很累了，他四仰八叉的睡在小舟上，天氣有些寒，只是小舟上的酒食早兩天就用完了。

屠仁抛了一床毛毯蓋在君不邪的身上，君不邪早已是呼出鼾聲。

* * *

兩條小舟在江面上斜着划，這是往江對岸逆水上行，划的人相當吃力，因爲今天江風大。

前面小舟上，牛天剛不時的看過來，他還在擔心着君不邪的這條小舟會不會出危險翻掉。

就在這時候，江面上忽然出現一條快船，船上站着七八個大漢。

這些人就在江面上仔細看，當他們發現江面上忽的出現兩條小舟，從兩里外處便飛駛而來。

那快船快到兩條小舟附近，就聽快船上有人吼叫：「靠過來。」

這口氣不善，聽得小舟上人一瞪眼。

小舟上的人看快船上盡是黑衣赤足漢，不像官家巡邏船，連甩也不甩的仍然往對岸划。

快船的人立刻又吼叫：「停船！」

前面小舟上的牛天剛，遠遠的一瞪眼，吼道：「你們是甚麼人，老子不停又怎樣。」

快船上忽的有人指着小舟，大聲叫：「快，快頂上去，就是那幾個小子呀！」

立刻間，又有人大叫大吼了。

「快把老爺子請出來，這幾個潑皮果然在江面上。」

不旋踵間，快船上出現兩個人。

這二人，一人是白虎堂總堂的「總管大爺」王虎臣。

另一人可不正是那個「江上漁隱」段昌洪。

原來那天「江上漁隱」段昌洪得知白虎堂二當家「魔刀」石升掉在大床下面昏死過去，他老人家急忙以內功心法，爲石升打通穴脈，氣衝天庭，好不容易才把石升救活過來，老頭子已是滿身大汗，臉色泛青。

段昌洪以爲已把君不邪押回虎丘山莊白虎總堂了，第二天他老人家像個笑彌勒似的回去虎丘山莊。

當然，他老人家是要王偉山大大的犒賞一番了。

豈料王偉山見了段昌洪回來，依舊的只是女兒紅一壺、大菜五樣招待。

段昌洪心中不舒服，半晌，他問王偉山了。

「五兄，我把那個害你瞎了一目的潑皮捉來了，你是怎麼發落他的？」

王偉山一聽，臉皮一緊，道：「你老兄抓到那可惡的小子了，在那兒？」

只一聽，段昌洪就火了。

「好嘛，你乃大門派的總瓢把子，怎麼同咱們閒雲野鶴的人打起哈哈了！」

他指着廳外，又道：「浦口分舵有個把頭夥同兩人押送的，這事你若不相信，可以問問躺在床上養傷的石二當家，就不難明白了。」

王偉山一聽之下，不由跌足道：「天吶，這麼重要的人犯，怎麼只派三個三流人物押送，完了。」

段昌洪道：「怎麼說？」

王偉山道：「根本就不見有甚麼人來，段兄，你……你爲何不親自押送？」

段昌洪道：「我如果親自押送，石二當家就死了。」

他不等王偉山再說甚麼，立刻又道：「派個快船，娘的，我在江面上去找人，找不到人我不回來。」

王偉山當然答應，派條船的事，太簡單了。

於是，白虎堂的快船由「總管大爺」王虎臣率領，就在這江面上逢船必問，見船必查，大小通搜，

這已經是第六天了。

「江上漁隱」發了狠，不見君不邪他這一輩子不叫船靠岸。

他相信能找到君不邪的！

果然，不但找到君不邪，也找到了君不邪四個人。

他老人家是用的網，他要一網打盡了。

「江上漁隱」段昌洪聽說找到君不邪四個潑皮，忍不住的哈哈大笑起來。

刹時間他大聲的吩咐道：「小子們，快把繩索備妥了，準備一個一個的綑起來。」

他這麼吼叫着，快船的漢子們哇哇叫着去拿繩子一大綑，嘩的一聲放在船板上。

「江上漁隱」段昌洪親自指揮快船。

他指着兩條小舟厲聲吼：「左滿舵，先攔左邊近的那一條。」

後面掌舵的挺起腰杆壓着木舵往左推，小舟上傳來牛天剛的大罵：「操他娘，撞來了！」

與牛天剛在一起的李凱，李凱是個猴兒精。

李凱指着岸邊厲聲叫：「大牛哇，把船直往岸邊攏，且看這些王八們船擱淺。」

牛天剛一聽也對，何必在江濤之中左閃右轉的。

他使力的把小舟往岸邊直直的划去。

牛天剛力氣大，那快船差半尺未撞上，快船已往左邊打個旋。

李凱哈哈笑，道：「娘的，等他們轉過船頭來，咱們已快上岸了。」

牛天剛道：「大家岸上宰活人。」

「嘩嘩啦啦」一陣響，小舟舟底有聲音，這一帶有淤灘，果然快船又去撞另一小舟了。

另一小舟上兩個人，當然是屠仁與君不邪。

君不邪正睡得濃，還不知道江面上發生事情了，屠仁又不想君不邪醒過來，他悶頭使力的划着船。

他見快船幾乎撞上牛天剛划的小舟，他已升起殺人念頭了。

遠處，牛天剛大聲喊。

「老屠呀，快往岸邊划，被撞落水不好玩，快到岸上吶，老屠！」

江風把牛天剛的叫聲吹散了，屠仁未聽見。

快船上，有人在吼叫：「我看你這小王八蛋往那兒跑，快打橫攔。」

快船由右滿舵撞過來，就聽噗吡一聲響，忽見快船不動了，由船頭底部泛起一股子黃泥巴水。

再看快船頭，差半尺未撞上小舟。

小舟自大船頭直往岸邊頂過去了，這光景還眞夠險！

屠仁就以爲太幸運了。

牛天剛在岸邊附近與李凱二人跳上岸，二人的手上揮着刀，早準備要幹了。

屠仁忙把小舟往岸邊划，那小舟幾乎在水草上飛起來，幾次顚簸，君不邪終於被顚醒了。

君不邪不開眼也不抬頭，他淡淡的道：「屠仁，你這不叫水上划船，你這是陸上行舟嘛，你……是不是不叫我歇歇勁呀，操！」

屠仁道：「沒叫王八蛋們把咱們的小舟撞碎，把你撞在江中，已是最大幸運了。」

君不邪道：「休得大驚小怪的，江上來往大小船隻多如過江之鯽，是你不會划！」

「會」的一聲，屠仁道：「阿邪，起來吧，上岸了！」

「到了？」

「是被人撞上岸的！」

君不邪忙着挺起身來，屠仁指着附近擱淺的快船，道：「阿邪，你看看，白虎堂的王八們在忙着吶！」

君不邪極目看向五丈遠處，果然有條快船不動彈，只不過當他發覺快船船頭上有個老者的時候，他已是火冒三丈三了。

君不邪再看岸邊上，牛天剛與李凱二人拍手哈哈笑，而且笑得捧腹。

於是，君不邪屠仁也棄舟躍上岸。

君不邪指着船上的老者道：「你們看，那個老小子就是用銀網罩住我的段昌洪。」

牛天剛三人一聽也火了。

屠仁道：「娘的，在江面上你睡着了，要是你在江面上看到他，咱們撲上船幹掉他。」

君不邪道：「那段老頭的兩隻大袖中均有一個銀網，一旦被他罩住，他會把這人當成烏龜一樣的摔個半死不活的活捉。」

他咬咬牙，厲聲道：「我就是被他摔得頭昏腦脹七葷八素的被捉。」

忽聽牛天剛指着七八丈遠處，叫道：「快看，他們有人往水裡跳！」

君不邪三人看過去，妙了！

只見這幾個漢子每人手上舉着一塊木板在頭上扶正，他們每一丈遠站一個，直到近岸一丈餘處。

又有個漢子手上拿繩索，數一數就有十七個。

這些人往岸上淌水而來，再看那船上老者與另一怒漢，二人雙雙飛身而起，他們人在半空中平着飛，不見空心觔斗翻，却見一脚踩一塊木板，刷刷刷的踩得每個舉木

板的漢子齜牙咧嘴直搖晃。

兩個人直不楞的躍在岸上了。

這二人不是別人，正是那「「江上漁隱」段昌洪與白虎堂「總管大爺」王虎臣！

霎時間，江中的人也奔到岸上了，十七人發一聲喊：「殺！」

立刻把君不邪四人圍上了。

其實，君不邪四人如果要逃走，只怕早在一里外了。

只因爲君不邪左右看，這個地方果然是個屠宰場。

四週盡是矮樹林，水草漫上岸，土丘黃沙在瀰漫，江水被風吹得唧唧喳喳響，怪淒涼。

淒涼的地方就是荒蕪所在，大江中的船上人，也不會往這邊瞧。

當然，更重要的是君不邪以爲，如果他連個段昌洪這樣的糟老頭也打不過，他還有甚麼本事爲司馬前輩把玉獅子追回來。

君不邪要在三個好哥子面前，認眞的鬥一鬥這「江上漁隱」段昌洪了，是的，他不走。

當然，屠仁三個更不想走。

屠仁就不停的咕噥咒罵：「甚麼樣的老狗，就憑兩具網也想坑咱們呀，操他老婊舅子的。」

現在，白虎堂的人又把君不邪四人圍在中間了。

「江上漁隱」段昌洪嘿嘿冷笑，道：「君不邪，個小王八蛋，你果然沒有死呀！」

君不邪道：「所以今天你死。」

段昌洪不怒反笑，道：「行，行，老夫今年一甲子，尚未聞到死是個甚麼味道，今天就借你小子的手，叫老夫嚐一嚐，死是個甚麼滋味。」

兩個人這是叫上陣，一邊的王虎臣忙搖手，道：「二位，且等一等。」

段昌洪道：「大總管，等甚麼？」

王虎臣道：「先問一件事情。」

他轉而問君不邪三人，道：「姓李的王八蛋小賊，是你盜走了玉獅子，是不是？」

李凱道：「去你娘的，咱們沒見甚麼玉獅子。」

如今未動刀，雙方動上心計了。

李凱不承認，目的是不表明玉獅子的眞僞！

王虎臣追問玉獅子，目的是玉獅子對瓢把子太重要了，誰下手？

王虎臣的意思是要弄明白，到底有多少人在打玉獅子的主意。

他聽了李凱的話，更加的糊塗了。

屠仁對君不邪，道：「阿邪，幹吧！」

君不邪抬頭看看天，日正當中了。

他咯咯咬咬牙，道：「閃一邊，由我對付這老怪。」

屠仁道：「也好，我來收拾這惡奴王虎臣。」

王虎臣是白虎總堂的「總管大爺」，除了總瓢把子，便是二位副座、三大護法，也不敢稱他惡奴，如今被一個潑皮當着這麼多兄弟罵是惡奴，立刻火大了。

他戟指屠仁叱道：「王八蛋，你是什麼東西，敢對你家王大爺不敬，我饒不了你！」

屠仁淡淡的道：「少來，老子還要宰你，只不過宰你之前先培養殺人的情緒而已。」

眞叫絕，殺人還需培養情緒。

「嗆」的一聲，王虎臣刀已在手，他刀指屠仁道：「我要把你碎屍萬段！」

屠仁道：「行，你痲煩，放馬過來吧！」

「殺！」

王虎臣十分凶悍的撲向屠仁，屠仁也不閃讓，立刻與王虎臣幹上了。

十五個白虎堂的漢子舉刀吼叫着，牛天剛火大了，他把大砍刀一掄，對李凱道：「宰他們！」

二人拔身往附近的土丘上躍，便也把這些人引過來了。

十五個漢子以爲他二人要逃走，發一聲喊便圍住了。

圍住就動手，立刻一陣亂刀砍。

土丘上立刻間宛如開了一家鐵匠舖，叮呀噹的雙方狂殺起來了。

那面，移動中的君不邪，他鼻孔中直哼哼，雙目直視着段昌洪的雙袖。

漸漸的，他退到一片矮林邊。

段昌洪冷哼，道：「小子，你休以爲有了林子，就能閃過老夫一罩，需知老夫的銀網是不限地形的，可大可小，可伸可縮，你小子白費心機了。」

君不邪也確實有此一想，他把段昌洪引到近林子地方，就是要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而又不被網住。

此刻聽了段昌洪的話，心中還眞有點洩氣。

君不邪不再一路閃退了，他站定了。

「來吧，走狗，出你的網吧，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哈……眞是有志氣，小子，臨死罵老夫是狗，更增添老夫殺你的決心。」

忽的，他直奔正面，左袖上揚一半，右袖中一片銀光出現，銀光由小變大，只在刹那間，等到快罩上君不邪的時候忽然變大。

君不邪下了個可怕的決心，他不閃不避。

（未完・十）

上文提要：小原、齊東海和羅旭三人原都是好朋友，三人都習「錢洞」武功，但在李照以婚約的唆弄下，搞得仇目相視，勢不兩立，時常拚鬥不休……李照對所有與小原有交情的女人都耿耿於懷，不是以傳授武學利誘，就是暗下毒手，陰美華遭她一擊後大小便失禁，不得不求她破解暗傷，但遭到拒絕，為此陰父求助小原出面幫忙……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蛇蝎美人心狠毒　異母之妹却善良

「地槓」算是不錯的牌子，但小原很篤定。

「出門」是「天七九」、「末門」是六點。

小原把兩張牌疊在一起慢慢地擠。

到賭場玩，就是追求這一刻，一點點地擠。

他本來很有信心，但是他發現兩張牌既無「天」也無「九」，這怎麼會是「天九王」呢？

小原的心漸漸地涼了。

擠到底，發現是五點。

他望着「天門」，「天門」却道：「莊上是不是通賠？」樣子很自然，不像個弄假心虛的人。

小原却以為，這人的嫌疑最大。

楊金虎本要幫他收枱面，伸出的手又收了回來。

明明是小原砌的這一條牌。

可以說他這一條牌任何一家都未動過。

等於是四家每人洗了些也砌了，但沒有摸過他這一條，那麼他作好的「天九王」呢？

「天九王」未到他手中，別人也未拿到。

小原心頭大震，這才是真正的「郎中」。

真可以說是神通廣大，妙手空空，這次通賠。

洗了再砌牌，這一次可更小心了，而且他和楊金虎四隻眼盯牢，就算是最神奇的「郎中」吧，總不會變戲法就把錢贏去了吧。

小原又是自己洗了一條牌，另外一條由三人洗砌的，這一次小原作了個「小皇上」。他是非贏不可。

骰子打出去也沒錯，他必須拿末牌。

都沒錯，正是拿的末牌。

小原心想，上次八成是弄錯了，這一次還會出錯？

「出門」七點，他押了三十萬。

「天門」銅錘一對，押了一百五十萬。

「末門」八點，他押了二十萬。

小原一擠，心頭又是一涼。

他的牌一擠兩開，清清楚楚，不是他要的牌。

那是什麼「小皇上」，竟是一張雜五，一張雜七。

小原這一次真的服了，這人是高手中的高手。

這當然也是通賠了，但是，小原賠了「天門」的一百五十萬時，發現他的那張銀票之下還有一張。

「還有一張票子？」

「是啊！」天門翻過銀票，場內爆出一聲驚呼。

原來這張銀票的面額是一千萬兩。

什麼人有此巨額賭資？楊金虎

道：「老兄，這可就是你的不對了，押這麼多總要聲明一下呀！」

「天門」道：「在我並不以為是個天大的數字。」

小原道：「至少你應該看到，莊上枱面上並沒有這麼多，你不怕莊上賠不出這麼多嗎？」

「不怕！」

小楊道：「你是說賠不出的就算了？」

「天門」笑笑道：「就請莊上說句話，他的話才算數。」

小原道：「尊駕偷偷放在下面一張千萬兩的銀票，却又說不是個大數字，可見尊駕見過世面，不知在場觀看的朋友們以為這是不是個大數字？」

很多人同聲道：「這數字不算大？別吹了！」

另一旁觀者道：「既然這不是個大數字，莫非這位朋友身上還有好幾張這種票子了？」

「天門」道：「經常有，但今天只帶了一張。」

有人大叫道：「吹牛不犯死罪。」

「還是那句話。」「天門」道：「莊上這位老弟如說不算，在下也不太堅持，相信這位老弟必然有個交代。」

小原道：「我承認，咱們再賭。」

「天門」道：「本來在下想收了，既然這位老弟還要賭，就請把賭資亮出來吧！」

此刻小原已經輸光了。

賭場是個無底洞，也是個最現實的地方。

不論你的賭技有多高，一旦輸了就會遭到白眼。

贏的人會像衆星拱月似地被包圍及恭維着。

小原道：「就以在下的信譽擔保。」

「天門」道：「老弟高姓大名？」

「在下原野！」

「天門」微微一怔，大聲道：「原來是武林中的新貴，原野原少俠，也是神秘宗派『錢洞』的傳人。」

「不敢！」

「這好辦，憑原少俠的超然身份，在下信得過。」

小原道：「在下也很欽佩少俠的爽俐。」

「這次要賭多少？」

「兩千五百萬兩。」

此言一出，場中一陣喧嘩，有人說這些人都不正常。

這數字足能買下一百個這種賭場。

「天門」也爽俐，立刻答應下來。

似乎都像是開銀礦的，銀子多得造反。

另外兩家當然是聾子的耳朵——擺設，不過是陪襯一下而已，各押了五萬兩。

小原枱面上光光地一兩也沒有。

「天門」枱面上還是那些剛收的枱面的總額。

小原這次洗牌，「天門」根本未動手，完全由小原一個人操作，這似乎是想使小原心服口服。

小原這次作了好幾副牌，也全神貫注地打出了骰子——「七對門」，又是他想要的點子。

他的賭技已經快完全復原了，要甚麼有甚麼。

如果這次再出岔子，那就邪門了。

小原發了牌，他先不動自己的牌，却嚴密地監視「天門」的行動，直到他看好翻開為止。

由於這是兩扇的牌九，沒有前後之分，也無第一道第二道押注之分，可以隨時揭牌，乾淨俐落。

「天門」是「虎頭」一對。

「出門」是五點。

「末門」是「天槓」。

除了「出門」之外，任何一家的牌都不好趕。

小原這才拿起自己牌一看，不由心頭一涼。本該是「大銀」一對，却變成了八點。

只贏「出門」，却要賠「天門」及「末門」。而「天門」却是兩千五百萬，場中又是一陣鼓噪。

似乎都要看看這位武林新銳，各派門下到底如何賠出兩千五百萬兩？小原雖然明知輸在手法之下，但人家的賭技神乎其神，輸得無話可說。

小原道：「高明！」

「天門」道：「過譽！」

「尊駕要馬上拿走兩千五百萬兩？」

「少俠是不是無法馬上拿出這個數字？」

「正是。」

「在下也不一定非馬上拿走兩千五百萬兩不可，因為在下下的注也可以說是少俠的信譽和人格。」

小原暗叫「厲害！」人家在賭他的人格。

對他這種人，當然對方這一手是最最犀利有效了。

小原道：「尊駕意下如何？」

「只要少俠說句話，即可抵銷這兩千百萬兩。」

「一句話？」

「對，真正是一言九鼎，又何止一諾千金？」

小原道：「願聞高見！」

「少俠和李照姑娘是未婚夫婦？」

「正……正是。」兩小同時一

怔，看來這人知道的不少，隱隱覺得此人是有所為而來，並非巧遇。

「少俠一句話可以使李姑娘點頭，即可救一個人。」

「救誰？」

「這個人是誰無關宏旨！救人是一份善心，不能因人而異，也不能因人不同而行善或不行善！」

楊金虎道：「你老兄能不能快點說出來。」

「天門」道：「有人中了李照兩掌，一運眞氣就會大小便失禁，加之是個少女，苦不堪言！」

兩小不由一怔。

他們想不出是誰，但必是秋玉潔等女人之一。

李照討厭以前曾和小原有過親密的關係的女人。兩小猜得沒有錯，却未想到是陰美華。

小原對這些女人也倒了胃口。

她們沒有一個對他是眞心的，甚至連百里虹也不例外，當然，這一點小原是看錯了。

因為百里虹在衆女之中，不像是同流合汚的作風。

小原道：「中掌的女人是誰？」

「少俠如果願以這方式還賭債，就沒有必要非問不可了。」

小原道：「中掌的人想要治療的藥物？」

「對，也許是一種治療的方法如點穴、推拿，也就是推瘀活血等等手法。」

小原道：「我本不願以這方式還債，但由於這也算是一件善事，就只好勉為其難了……」

「少俠豪氣干雲，實在佩服。那就走吧！」

＊　＊　＊

李照見小原自動返回「攬翠山莊」，以她的聰明和反應，當然立刻就猜到，對她必有所求了。

當然，她沒有想到是這件事。

「小野，難得你回來看看我！」

「一來是回來聚聚，二來是請妳幫個忙。」

李照心想，果然不出所料，哼！不求我你會自動回來？道：「甚麼事啊！咱們還用那麼客氣？」

「你答應了我才說出來。」

「你不說出是甚麼事我怎麼答應？」

「我相信這事在妳是輕而易學的。」

李照眼珠一轉，道：「小野，我對你也有一個要求。」

「請說！」

「提早成親，免得夜長夢多！」

「咱們的婚事，夜既不長，夢也不會太多！」

「不，你不答應我，我也不會答應你！」

小原道：「這樣吧！折衷一下，我原訂一年後成親，現在縮短為半年，就在此舉行婚禮。」

李照認為，半年眨眼即到，小原這人說話算數，他不會失信的，道：「好吧！我也答應你的要求。」

「謝謝妳！李照！」

「現在可以說出是甚麼事了吧？」

「有個女人中了妳兩掌，一動眞炁就有大小便失禁現象，可有此事？」

李照大恨，她恨的不僅是陰美華，還有小原，居然代她來求情，但在表面上又不能失信於小原。

楊金虎在一邊却看出她一百個不願。

李照笑笑中道：「小原，你對她還不忘情？」

「她到底是誰？我還沒有弄清呢！」

「小原，你我也來這一套？」

小原正色道：「我眞的不知道呀！」

楊金虎旁觀者清，以為有澄清的必要，就說了在賭場中發生的事，李照想了一下，道：「是他！他和陰氏父女有交情？」

「誰呀？」小原道：「妳是說那個臉上身上全是疤痕的賭者？他眞是高手！」

「對，他就是『千疤賭王』丁六壬。」

小原失聲驚呼，道：「他？我早就該想到是他呀，栽在他的手中，那就沒有話說了。」

這人又名「疤面郎中」，所向無敵。

只不過此人在四十五歲左右時，在一局豪賭的場面上玩假被當場抓到，當場被划了一千多刀。

丁六壬居然未死。當然，千餘刀都不是致命要害，但他從此更加鑽研賭技，就進入更高層次，出神入化了。

據說全場衆人盯住他，他照樣能玩弄手法大贏。

只是這種人不會常去賭場，所以才未被認出來。

還有，他的事被傳來傳去，已被視為神話，因而有很多人半信半疑，是不是眞有這麼一個人？

小原道：「妳是說丁六壬為陰氏父女要藥？」

「不是他們父女，而是陰美華自己。」

小原道：「甚麼掌法能使人大小便失禁？」

李照道：「本門武學精深博大，不是一種特別的掌法，而是一種手法或者說是技法。」

「治此疾要用手法還是藥物？」

「藥物與技法相輔相成。」

小原道：「李照，我已應諾人家，妳不會使我失信於人吧？」

「不會，我雖不喜歡那個出賣過你的女人，但看在你的面上也願意網開一面，成全她的。」

「多謝！現在就告訴我如何？」

「怎麼，回來一趟也不盤桓幾天？」

「我當然想，但除了這件救人的事之外，還有要緊的事要去辦。」

「得哩！你還有甚麼正經的事？」

「當然有，尋家父即為主要大事之一。」

「令尊有消息了？」

「有人說他在西域皈依黃教喇嘛了，也有說他在南海島上當了島主；還有人說他已經去世了……」

「小野，我不該提起你的傷心事，既有要事，我就不會强迫你非住幾天不可，好！我馬上教你治療之法……」

＊　＊　＊

小原和「疤面郎中」丁六壬約定在金陵莫愁湖畔一家大茶館中會面，按址找到，未見「千疤賭王」，却見到了陰美華父女。

小原道：「你倆父女可眞會轉彎抹角啊！」

陰九成道：「由於少女親自求過楊啟宇，他和美華有過節，那也是為了救少俠向他求解藥而制住了他的，自然記恨在心了，所以詭稱無能為力。」

楊金虎道：「萬一你女兒再把小原出賣了怎麼辦？」

陰九成瞪了楊金虎一眼。

小原道：「你們和『千疤賭王』認識？」

陰九成道：「丁六壬這人很絕，和他沒有很深交情，他不會助人的，十年前他被抓住詐賭，身上被刺了千餘刀，如不是陰某作和事佬，只怕不能活着走出那家賭場！」

「原來如此！好，我現在就把藥及推拿手法告訴二位……」

陰美華道：「小原，如你還要我，我……」

小原揮揮手，道：「過去的都已經過去了，唔，這是藥……」稍後又說了推拿手法，即和小楊離去。

小楊道：「小原，要不是你的面子，李照絕不會給藥，更不會說出治療的推拿手法來。」

「陰氏父女似也看穿了這一點，才找丁六壬。」

楊金虎道：「小原，我有個預感。」

「甚麼預感？」

「這治療法未必能根治！」

「你是說李照會敷衍我？」

「不是敷衍你，而是敷衍陰美華。」

「為甚麼，她以為我和陰美華仍有往來？」

「那倒不會，李照必然在暗中監視，你有無和陰美華往來，李照清楚得很，她最恨陰美華，遠超過秋玉潔等女人，因為陰獲得你較多的愛，由你教她七招武功即可概見！」

小原道：「李照甘冒欺騙我的大不韙？」

「這我就不敢說了，反正李照絕不會甘願把陰美華的病治好，這一點應該無問題的吧。」

小原不以為李照會如此卑鄙。

兩小離開金陵北上時，在一個野渡上遇上了羅旭。他們未說三句話就動上了手。

這兒只有個小舢舨，一個老人負責擺渡。

此刻這兒只有這幾個人，二人打得如此激烈，却沒有觀衆，眞是可惜，小楊以為，這二人都學了「錢洞」的武功，而且都學了七招，應該差不多。

的確如此，剛開始時平手，七招用完再循環使用，小原也只是稍落下風，看來七八十招之內，不會有太大的變化。那知大約在三十六招左右，羅旭突然變招。

所謂變招，也就是突出新招，七招外的新招。

這一招非但事出陡然，也比七招任何一招凌厲，小原未防，就以第七招破解，但太詭異了，小原中掌倒地昏了過去。

羅旭運指如風，小原尚未倒地已被制住了穴道。

楊金虎大驚。

羅旭傲然一笑，道：「小原，你還差點了。」

楊金虎忽然豎起大拇指道：「羅大俠，你眞是武林中第一把手，當今武林中人，能在二三十招內打倒他的找不出第二個來！」

羅旭道：「你不是他的朋友？他剛倒下你就打落水狗？」

楊金虎氣極敗壞地道：「羅大俠，您只看到了表面，那知我在忍辱負重，他把我們害慘了！」

「他害你們？還有誰？」

「我妹妹楊金蕊被他玩了，膩了就一脚踢開！」

「嗯！不錯！」

「我爹被他當衆侮辱過，還有我，更是被他奴役，拿我不當人看待，所以我一直在找機會。」

躺在地上的小原眞有點迷網，這小子眞的是兩條心嗎？這份精湛的演技，也未免太絕了吧？

羅旭道：「小楊，如我把他交給你，你如何處置他？」

「我不會叫他立刻死掉，我要零碎收拾他。」

「好好！就交給你了！」

楊金虎道：「羅大俠你不知

道，這小子天生異稟，那東西十分可觀，經常拿出來玩耍。

「噢？有這回事兒？」

以前原、羅、齊三人常在一起，但未注意小原的「東西」。這工夫楊金虎走近小原，邊扯下他的褲子。

小楊就是這份德性。

羅旭好奇，想看看小原到底有多可觀。

只可惜小楊扯下小原的褲子，似見不見，只能看到根部，也就是只看到了一半。

爲了一窺全貌，羅旭就彎下身子探頭觀看。

楊金虎道：「怎麼樣？夠看的吧……」

「吭」地一聲，楊金虎一肘砸下，羅旭這位高手却因分了神，在絕對意外之下上了大當。

「卜通」一聲，羅旭扒在地上，當然被制住了穴道。正因爲小楊表演得太精彩，就連小原也懷疑他是不是馬上背叛了？更令羅旭絕對相信他是伺機找小原復仇。

至少小原玩過他妹妹楊金蕊，而楊金蕊此刻也正在和秋玉潔等女人聯合起來對付小原。

表演精彩，絲絲入扣，固然重要，時機也很重要。

他選擇扯下小原的褲子，而又不使對方看到小原的東西的時候下手，而楊金虎剛才又誇張小原的東西很可觀。

更重要的一點，羅旭並不知道楊金虎也會「錢洞」絕學。

楊金虎解了小原的穴道，小原一聲大叫道：「小楊，你這一手『扮豬吃虎』眞絕透了！」

「是不是也把你嚇了一跳？」

「是啊！還以爲你小子眞要出賣我呢？但我還是有信心。」

楊金虎道：「小原，這傢伙是你的朋友？」

「以前是。」

「現在不是對不對？」

「小楊，我們不如放他一馬！」

「小原，你以爲放了他，他以後就會和你稱兄道弟，恢復以前的交情了？只怕正好相反。」

「我倒是不考慮那些，憑他的良心吧！但是，有些事需要澄清，所以要問他幾句話。」

小原道：「羅旭，當年我們三人同去『錢洞』是不是？」

「對。」

「我們是如何得到『錢洞』武功的？」

「從該洞主人口中得到的，後來主人過世了。」

「我們一共得到了幾招？」

「七招！」

「齊東海是誰毀容的？」

「我們動手，他失控被我抓傷的。」

「你們爲什麼動手？」

「還不是爲了李照，我們二人對她都有胃口，而她又不明白表示出來，似乎故意要我們拚命！」

「爲什麼要那樣？」

「我們也不知道。」

「不是她和我有婚約嗎？」

「這……我們就不知道了。」

「羅旭，你爲什麼要殺我？」

「我只不過想試試你到底得到了多少招『錢洞』的武功？因爲我以爲李照會多傳你幾招。」

小原道：「李照會的不止七招？」

「好像至少是八、九招。」

「她對你用過那第八招？」

「對我及陰美華都用過。」

小原道：「羅旭，『錢洞』中還有個少女是不是？」

羅旭目光一凝，似乎十分注意小原的表情，道：「你怎會想到還有個少女？你見過她？」

小原也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似乎羅旭並不想說出那少女的事。而李照也是，他們都應該知道那少女的事，李照却從未說過。

他們爲什麼不對他說？甚至隻字不提？

小原道：「我的記憶中，隱隱記得有那麼一個少女，似乎和我也很近，甚至還會唱歌……」

羅旭的目光又是一凝，道：「有那麼一個少女嗎？我怎麼不記得了？」

「你不知道？」

「也許你認識的少女不是『錢洞』中的人，所以我不知道。」

楊金虎道：「羅旭，聽說你玩過秋玉潔等女人？」

「這……」羅旭道：「雙方願意，用不上一個『玩』字。」

楊金虎道：「我也要看看你的東西！」

羅旭道：「楊兄弟，這東西實在沒有什麼好看！你就別看了，免得汚了你的眼。」

楊金虎道：「我只是想看看世上最最不好看的『東西』！」小楊要去拉扯他的褲子。

小原道：「小楊，算了！」

楊金虎道：「小原，我看你是落了瘡疤忘了痛，你忘了他想殺你，剛才又打倒了你，要不是我玩了個花招把他打倒，說不定已經殺了你！」

小原道：「無論如何，就再給他一個機會！」

楊金虎道：「可以，我看看他的東西，到底是直的還是彎的，是螺旋型的還是三稜型或扁的？」羅旭玩過他的妹妹楊金蕊。

楊金虎要去扯羅旭的褲子，絕

對沒想到羅旭能在說話中解穴，更未想到這麼快，前後未超過兩盞茶工夫。

「蓬」地一聲，楊金虎被一脚踩了出去。

羅旭一躍而起。

小原道：「小楊，你傷得重不重？」

「不重！還撐得住，現在你相信了吧？」

小原道：「羅旭，現在你還承認剛才說的一切是正確的？」

羅旭看看這情形，以一對二也許還行，道：「那就要你們自己去想囉……」立刻撲向小楊。

他要試試小楊有多深多淺？有無學「錢洞」的武功？

那知楊金虎以第五招迎上。

儘管火候不夠，却也有模有樣。羅旭破解這一招，還把他震退兩步，這工夫小原也撲了上來。

羅旭沒有接招就走了，因爲他和小原相差極微，加上一個楊金虎就不大靈光了。

小原道：「要瞭解一個人的心眞難。」

楊金虎道：「正是所謂：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你們過去那麼好，現在居然變成仇人了。」

小原道：「他居然不肯告訴我『錢洞』中的一切。」

楊金虎道：「由此可見，『錢洞』中有些事對你還是秘密，不讓你知道，對他們可能就有利。」

「他們？」

「是啊！不也包括李照在內嗎？」

「他說『錢洞』有個女主人。」

「對，却不承認有另一個少女，會不會正如他說的，那個會唱歌的少女不是『錢洞』中的人？」

小原微微搖頭，道：「不可能！」

「爲什麼就不可能是外人？」

「因爲除了『錢洞』，沒有那麼高的輕功……」

* * *

「棍王」毛嵩和「七子」另外六人不期而遇。

「豹娘子」道：「毛大俠，你似乎要在武林中豎立貞節牌坊！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毛嵩道：「人各有志！」

金萬迪道：「我看你是他媽的瞎撇清！你眞是不吃腥的貓兒嗎？」

毛嵩道：「我是個凡人，但不必撇清，我毛某和各位不同，不會爲了幾招武功而奴顏婢膝！」

楊啟宇道：「哪一位揍這老小子一頓？」

「風雲子」和金萬迪逼了上來。

毛嵩手不離棍，棍不離手，棍法凌厲而被稱爲「棍王」。他掄棍接下二人，這二人也亮了兵刃。

「風雲子」用雁翅刀，金萬迪是緬刀。

刀、劍這類兵刃，遇上用棍的就很吃虧。

毛嵩連攻七八棍，把二人逼得連連後退。

這六人此刻可不講什麼身份，一齊上了。

毛嵩再厲害也不成，不久被雷道人制住了穴道。

楊啟宇道：「老毛，要不要活動一下心眼？」

毛嵩道：「要殺要剮悉隨尊便，要我和你同流合汚是辦不到的！」

「豹娘子」道：「我看廢了他的武功算了！」

金萬迪道：「我不反對！」

結果沒有人反對。

「豹娘子」上前舒指連點，毛嵩運勁强忍着經脈上的巨大痛苦，却不號叫，這人眞能忍。

衆人望着毛嵩，沒有一絲同情之色。

「豹娘子」拍手道：「成了！咱們走吧！」

衆人離去時「豹娘子」道：「別怪我！這也是大家的意思，你認了吧！回家種田，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也不錯……」

衆人談笑風生地離去，毛嵩還躺在地上。

這兒是一片不太大的松林，時至黃昏。

他一直躺着未動，似乎十分平靜，事實上內心却並不平靜。

他想不通，「豹娘子」爲什麼要這樣？

很久之後，大約半個時辰之後，天色漸暗的林外，有個人影疾射入林，而且四下打量。

毛嵩仍然躺着未動，忽見「豹娘子」走了過來。

「你一直躺在這裡？」

「是的……」

「你是不是很奇怪？」

「是的。」毛嵩平靜地道：「剛才妳提議要廢我的武功，我嚇了一跳，後來他們互相徵詢意見時，妳又以『蟻語蜨音』叫我裝作痛苦狀配合妳的廢除武功行動，我實在想不通……」

「豹娘子」喟然道：「和他們同流合汚，我很痛苦！可是，一直無法下決心離開他們……」

「妳終於下了決心是不是？」

「那是你給我的勇氣！你的視死如歸，絕不妥協的作風感動了我，決定設法救你……」

「多謝！妳可知會有什麼後果？」

「他們五人不會放過我！」

「也包括我在內！」

「我們二人要是密切配合，就不怕他們五人。」

毛嵩道：「我倒是無所謂，只怕妳……」

「你不怕我也不怕……」

毛嵩坐了起來，握住了「豹娘子」的手道：「包大妹子，爲了報答妳的知遇之恩，我也要鼓足勇氣面對一切！」

「這樣就對了！我們可以到遙遠的地方去過與世無爭的生活。」

「怎麼？你要逃避他們？」

「你難道不知道，他們和『三奇』中的『瘋和尚』及『盲道人』一鼻孔出氣，也可以說甘爲他們所驅使。」

「你是說『三奇』之二也會對付我們？」

「那是必然的！因爲他們要支使『七子』，就要爲他們撐腰……」

這工夫忽然衣袂聲破空而至。

絕的是，說曹操，曹操就到，有這樣巧合之事。

事實上並非巧合，而是毛嵩猜得合情合理而已。

來人正是「瘋和尚」和「盲道人」二人。

「瘋和尚」道：「你們兩個傢伙，似乎還想來個第二春，你們可知道，叛了他們五人就等於叛了我？」

毛嵩站了起來，道：「你們兩個晚年喪節的空門敗類，缺德敗行，武林共棄，有什麼資格說這個『叛』字？」

「盲道人」道：「瘋和尚，看到了沒有？人家不賣帳。」

瘋和尚道：「那還不簡單？」

「盲道人」道：「這似乎是一件很好處理的事。」

毛嵩道：「可別太高估了自己……」

「瘋和尚」掄刀，「盲道人」出劍，把身份和名譽全丟在一邊，先出了手，毛嵩掄棍猛掃。

毛的棍是重兵刃，爲「豹娘子」開路。

「豹娘子」的緬刀是輕兵刃，就怕重兵刃。

十招內兩個空門中人並未佔到多少便宜。刀劍之屬，不敢和蟠龍棍接實，就更碍手碍脚。

只不過這兩個空門中人畢竟是「三奇」中人。

「三奇」和「七子」的差距頗大。

更重要的是，毛嵩和「豹娘子」沒有合擊的默契，他們是有生第一次聯手，默契是十分重要的。

五十招後，二人岌岌可危。

「盲道人」獨接「豹娘子」，她怎麼成？

毛嵩接下「瘋和尚」，棍上的威力固非泛泛，但也不過勉强暫時扯平，要助「豹娘子」則辦不到。

不久，「豹娘子」被制倒地。

毛嵩吼叫着出招，蟠龍棍橫掃直砸，兇猛無比，但再厲害又怎能以一敵二？

不久，毛嵩也被瘋和尚制住倒地。

毛嵩正好和「豹娘子」相距三四步對面臥地。

他們早已有意，只是沒有適當的機會而已。

毛嵩的表情很明顯，深表歉意。

「豹娘子」則也以表情告訴他，死在這裡也絕不後悔，所以毛嵩萬分感激。

人類在這種情況下建立的情感才更可貴。

瘋和尚道：「瞎子，你看如何處置這兩個人？」

「盲道人」道：「依你之見……」

「如果他們依咱們，可以考慮。」

「如果不幹呢？」

「瘋和尚」還未回答，毛嵩道：「你們不必研究依附你們的可能性，記住！那是不可能的！」

「瘋和尚」冷笑道：「姓毛的，你的骨頭很硬，我們也相信，如果我們單獨對付『豹娘子』呢？」

毛嵩厲聲道：「除非你們不是人！」

「盲道人」道：「在這檔口，就算我們不是人好了！」

毛嵩道：「你們要幹什麼？」

「放心！我們二人已經出家這麼久，可絕不會幹採花折柳的勾當。我們只想把她送入那家『夕陽勾欄院』中，你們應該知道，那是一家以獨特風格經營的勾欄，那裡的姑娘全是四十以上的老蟹！」

毛嵩的眼珠子都紅了，道：「只要毛某三寸氣在，必報此仇！」

「瘋和尚」道：「誰能保証你的三寸之氣到底還在不在？」

「豹娘子」道：「毛大俠，你不必爲我耽心，他們能作出這種事，我犧牲了沒有什麼，我不怕。」

「盲道人」道：「看到沒有，似乎這娘們頗爲嚮往勾欄中的生活，成年累月吃油穿綢，悶了還有嫖客擺弄一番過過癮……」

毛嵩道：「眞正是聞名不如見面，想不到『三奇』中人竟是一些敗類……」

「豹娘子」道：「不可一杆子打翻一船人，至少呂景文呂大俠爲人正派得多，絕非這種敗類可比。」

「盲道人」道：「瘋子，我們就上路吧！」

「瘋和尚」道：「毛嵩呢？」

「這一次可不會假的了，廢了他的武功！讓他回家大吃老米飯，如果他對『豹娘子』還有胃口，可以到『夕陽勾欄院』去找樂子。」

「盲道人」走近正要出手，忽然「瘋和尚」道：「瞎子，快看！這是人還是鬼……。」

由於天已黑了，有一鈎弦月懸在林梢。

視野不大清楚也不太暗之下，眼見數百丈外一條身影有如飄浮或飛舞而來。

「盲道人」也看呆了。

夜色已深，原野上很靜，只有微風造成的天籟，這影子怎不使人聯想到山精、木客之屬。

到了近前，原來是個少女。

很可人也很樸素，款款走近毛嵩和「豹娘子」二人身邊，用足尖輕輕各蹴了他們一脚。

二人立刻就被解了穴道。

「瘋和尚」和「盲道人」爲何未攔阻呢？

他們被少女的輕功所震懾了。

這如果不是鬼，大概就是武功中最高境界的「凌空渡虛」了吧？

這種玄功和「踏雪無痕」及「趕浪無絲」差不多。

也可以說比以上二境界還稍高些。

「盲道人」吶吶道：「姑娘是人還是……」

少女笑笑道：「你說呢？」

聲音也甜美悅耳，加上輕移蓮步，婷婷嬝嬝，眞是迷人極了。

「瘋和尚」道：「姑娘是人？」

「當然是人。」

「可是妳剛才所展露的輕功……」

「一點皮毛而已，我放了他們，是爲你們二人向上天贖罪，出家人怎麼可以作這種事呢？」

兩個出家人互視一眼，似乎並不想就此妥協。

他們畢竟是成了名的人。

這少女的輕功詭異而高絕，但武功又如何呢？

二人心意相通，悄悄地出了手。

他們早已丟掉了俠名和人格的負擔，他們完全是爲所欲爲，可是又以「出家人」自居。

此女似乎不屑出手，巧妙地閃過。

二人再全力合擊，這二人聯手，可就和毛嵩及「豹娘子」聯手大不相同了。但是，少女飄忽不定，一會在左，一會在右，一會在前又一會在後。

二人團團轉，不由氣餒，就停止了攻擊。

「瘋和尚」抱拳道：「我二人甘拜下風，姑娘能不能賜告芳名？」

「不能，你們走吧！」

少女答得十分乾脆，很瞧不起他們，却又不疾言厲色，予人以十分祥和、善良的印象。

兩個出家人走了。

毛嵩和「豹娘子」二人抱拳道：「若非姑娘適時搭救，我倆八成也被廢了武功了。」

少女道：「別人都學了『錢洞』的武功，二位未學？」

二人搖搖頭。

少女道：「二位能潔身自好，眞是難得，入世不如出世，既爲武林中人，又何必退隱山林？」

毛嵩道：「實在是武林中太……」

少女道：「武林有一股歪風，但並非已不可救，兩位何不爲重整武林作個先鋒？」

毛嵩道：「就憑我們二人之力？」

「二位也不可妄自菲薄。」

「姑娘過獎，實在汗顏。」

少女道：「下次遇上這二人，請注意，一定要攻擊他們的要害，一個是左腿彎處，一個是右腋下。」

毛嵩道：「是不是他們的罩門所在？」

少女點點頭道：「二位保重，我要走了。」

「恩人不敢賜告芳名嗎？」

少女道：「等原野的記憶完全恢復之後，可以去……」少女一晃身就不見，空山寂寂，還眞有鬼氣森森的感覺。

這是什麼輕功？

「毛大哥，要不是和這位姑娘交談過，還眞會以爲遇見了一位美麗可人的鬼呢！」

「的確！」

「這位姑娘似乎和原野有很親密的關係。」

「是的，要不是原野這小子有點流氣，有時胡來，配這位姑娘還眞是天造地設的絕配。」

「對對！他們眞是一對，其實小原也不壞。」

毛嵩道：「近來有人說，殺那二十餘個高手的根本不是小原，而是另有其人，以前小原爲什麼不爲自己辯白？」

「豹娘子」道：「越是不辯更能証明他的心地坦率。」

* * *

少女奔出七八里外，忽被一個人攔住了去路。

這人正是羅旭，道：「妳不該現身的。」

少女道：「爲什麼？」

「妳現身會有殺身之禍。」

「誰要殺我？」

「李照不就是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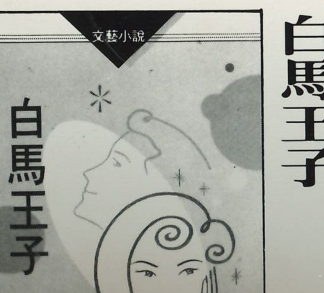
少女道：「這和外人有什麼關係？」

羅旭道：「我是一份好意。」

「心領了。」

羅旭往上一撲，少女就閃了開去。









過。

羅旭再撲，少女又滴溜溜地閃過。

羅旭心頭一震，「錢洞」的絕學眞是深奧無比，他們學的簡直都是皮毛，想起來也眞可憐。

少女往另一邊一掠，一個蒙面人又攔住了去路。

這個當然是齊東海了。

少女往斜裡一閃，二人却迎上去攔截。

還是比少女慢了一步，閃出了他們的包圍圈。

少女不見了，羅、齊兩人却動上了手。

這二人似乎很不容易打出結果來。

羅旭道：「你不該找我，應該去找李照。」

「爲什麼？」

「昔年她一會對我好，又一會對你好，最後又叫我們二人互拚，她只想嫁給原野。」

「至少我臉上的疤痕是你偸襲造成的吧？」

「這是上了她的當，你我拚個不停，她却在一邊暗笑，這太划不來了。」

在此同時，呂景文在小鎮上一家茶館中遇上了「瘋和尚」和「盲道人」，這當然有點痲煩。

第一是「瘋」「盲」二人都會「錢洞」的武功，甚至「瘋和尚」還多學了一招，呂景文只會一招。

「老呂，你近來放了單線。」「盲道人」道：「是不是又嚐了甜頭？」

呂景文道：「什麼甜頭？」

「小原有沒有再傳你一兩招？」

「有如何？沒有又如何？」

「別虛張聲勢了，呂景文，我們不喜歡『三奇』中人琵琶別抱。」

呂景文道：「什麼叫琵琶別抱？」

「你想自鳴清高，和我們唱反調。」

呂景文道：「二位知不知道你們近來的行爲？」

「怎麼？要爲我們糾正一下？」

「那倒沒有興趣。」呂景文出了茶館，二人跟了出來，呂景文停了下來。

兩個出家人也停了下來。

這二人的行爲近似無賴，他們似要呂景文和他們同流合汚。呂景文比他們好得多，當然不會屈從。

三人在街上理論了好一會。

人越來越多，圍了不下百十人。

就在這時，忽然人牆分開，擠進了兩個年輕的女人，這兩個女人厚施脂粉，一臉輕佻之色。

稍有經驗的人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她們是幹什麼的了。一身的綾羅綢緞，包不住一身的賤骨。

馬長臉的女人指着「盲道人」道：「馬爺，你不就是常去找我『關門』『拉鋪』的馬爺嗎？」

「盲道人」一怔，道：「妳胡說什麼？」

這女人道：「馬爺，你可眞是貴人多忘事呀！」

「盲道人」道：「貧道根本未見過妳。」

「什麼？你不認識我？你不是叫馬東風嗎？」

「這……」「盲道人」的確叫馬東風。

這女人居然能叫出他的俗家名字來，眞是邪門。

「我說馬東風，姑娘雖是這鎮上的『半掩門』，却也接過有頭有臉的人，嘿嘿！你算什麼？嫖過我却又說不認識我，你可眞沒有良心！」

「我沒有良心？」

「當然哩！有一次你說身上的銀子不小心掉了，說是要睡我一夜先賒帳，我還不是……」

「盲道人」厲喝一聲：「賤婦住口！」

女人大聲道：「我是賤，你主貴嗎？」

「妳再胡說八道，我就超渡妳。」

（未完・十四）

